

京華春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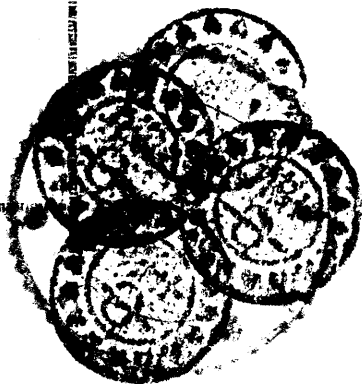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4 3191B

劉雲若著

京華春色

一九四八年出版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秋會言情小說

京華春色目次

第一回

罷舞休歌可憐薄命女
落花啼鳥疑是墮樓人

一

第二回

晚年昏瞶蓄意嫁女償宿債
良宵苦短欲思留客酬素心

一五一

第三回

客齋鬼雀屏中選
河東獅陣倉暗渡

一七〇

第四回

設巧計請君入甕
佈疑局于卿底事

一九一

第五回

居處無人嬌女棄
行途覲面浪子諱花容

二一五

第六回

初試狐步學卿卿
重操舊生憾是非非

二三四

第七回

重情義陋室藏嬰犯
共患難被底訴積愆

二四七

第八回

一夜春風誓與相隨
片刻依戀願結同心

二六一

社會言情小說

京華春色

劉雲若著

第一回 罷舞休歌可憐薄命女 落花啼鳥疑似墜樓人

話說在一年秋風初勁時，新新飯店六樓頂上的露天舞場，因氣候關係，預備結束了。當結束的前日，舞客已不似盛夏時踴躍，舞女的薄紗舞衣，更感覺翠袖天寒，勉強維持到規定時間，草草終場，茶役們收拾桌椅，將一切的燈光都熄滅人，也都各自下去睡覺，條時屋頂由繁華變成寂寞，方才華燈下的鬢影衣香，花光人語，好似移入別一世界，天邊的明月才佔據了這屋頂的全部，把光輝佈滿，寂寂的照着美人遺留的足跡，和桌面沾污的酒痕，這時天上玉宇無塵，人間清光四垂，正是都市中難得的美景良時，但一般醉生夢死的人們，都貪戀肉味的娛樂，對烏烟瘴氣中的狂歌亂舞，全不惜精神，如今轉入清虛有味之境，反倒去尋夢黑甜鄉中，沒一個肯來領略，月亮也似不耐清寂，徐徐由天頂轉移，斜到西方，一陣陣的峭風吹來，把屋頂洗得白光如雪，除了遠處有嗚嗚的汽車聲，報告人間的富貴者已夜遊歸去以外，一直沉靜沒有音響。時候已近三點了，忽然下面入口的樓梯，隱有脚步聲，須臾便在月亮中湧現一個人影，徐徐走向屋頂中心，原是個苗條的女郎，穿着

一件淺藍色的布旗袍，上身加着白嗶嘰短外衣，脚下跛着一雙繡鞋，將手兒插入外衣袋中，徐徐踱着，仰面凝注天上的明月，似有所思，走了幾步，忽立住了，巍然似石像般站着。風吹着垂肩秀髮，緩拂拂輕飄，許久不動，飯店中在此時已沒有外客進來，這女郎原是住在下面三樓旅館部中的舞女華慧娜，她在有月的時候，常常深夜獨來，徘徊到天明方去，今日却與往時不同了，竟好似方才痛哭過一樣，眼圈兒紅着，面色慘白，身體微微抖顫，好像支持不往這月涼似水，風峭如針，癡立了一會，她自念明天便與這地方相別了，自己一個孤女，自從故鄉遭匪災劫燒之後，家人盡喪，獨身逃來天津，舉目無親，幸而在故鄉時，曾入交際場所，學會跳舞，只可拋棄繼續求學的念頭，投入這新新舞場中，作一個舞女，幾月來本身的辛酸，受人的凌辱，已然一言難盡，可憐當這舞女，容貌不好便難得錄用，像自己容貌稍爲動人，就逃不開狂蜂浪蝶的纏擾，在前兩月有個張軍長的兒子張嘯丹，認識了自己，幾乎要擄爲禁脔，屢次侮辱，幸而都被自己用智計脫避了，近日又有一個學生呂初明，和一個商人郭柏齡，也都和自己深爲要好，尤其是呂初明對自己深情款款，相待十分懇摯，漸漸結成朋友，在異鄉有個知己，也可稍得安慰，郭柏齡人也醇誠，常常在談心時，表示肯幫助拔出苦海，自己因爲相交未久，又是這遊戲場中的遇合，故而未敢認真，不料今夜自己正陪呂初明跳舞，張嘯丹突然來了，大起醋意，藉題將自己喚了過

去叱罵，自己和他分辯，他竟動手打了兩個嘴巴，又教舞場經理將自己辭退，那經理怕他勢力，居然給我算清賬目，勒令明日搬出，從此茫茫大地，那裏是弱女棲身之所，可恨那張嘯丹，在常時對自己怎樣表示愛情，如今翻臉就恨不得置我於死地，男子的心真難測，這世界真黑暗啊，慧娜滿腹冤苦，又愁前途渺茫，對着月色當頭，怎不柔腸寸斷，一會兒仰面長嘆，一會兒淒然落淚，踱到石欄邊探身向下一望，只見長街如死，寂無行人，覺得這六層樓如高在雲際，瞧着站崗的警士，較在下面看渺小一半，不由心中動了一念，想到自己直不如學個綠珠墜樓，省得在世受苦受折磨，但又一轉想，這世上也未嘗不可留戀，自己大好年華，慧心美貌，將來未必沒有自拔的機會，只求得到正當職業，就可以安定生活，而且像呂初明郭柏齡那樣推誠相待，自己或者能在他二人中尋得歸宿，倘若在這時死了，豈不太傷他們的心，想着又發怔了半晌，忽然長嘆道，我不要再癡心了，像張嘯丹這人，我雖然討厭他，他却總表示愛我，溫存話說了許多，到頭居然這樣無情，一樣的男子，呂郭兩個就靠得住麼，可憐像我這飄零的弱女，要得個知心真是難事，當面說話都極好聽，也許是騙人上他的當吧，說着望望下面，又道，假設我今天跳樓死了，明天他們怎樣，呂初明常說把靈魂已交給我，沒有我不能生活，我死了呢，他能哭一場就好，可惜我不能假死一回，試試他的心，說完又來回踱了幾步，這時月影已沉到平西，夜風更緊，慧

娜方欲下去，忽聽樓梯又似有步履聲，暗詫這是何人，也在深夜上來，恐怕是個不好的男子，見自己獨自在此，發生歹意，便回顧張望，看見音樂台的半間板屋後面，可以隱躲，就忙跑過去，將身體隱住，遠遠望着樓梯口，果有一個人匆匆上來，穿着青色長衣，由長髮上看出也是個女子，這女子低着頭，走到音樂台前，嘆息一聲，慢慢抬起頭兒，慧娜才看出她年約二十上下，身量和臉盤與自己頗相彷彿，姿色也頗秀麗，却是顏色灰敗，頰上掛滿淚痕，神情淒厲可怕，慧娜暗想居然這有一樣的傷心人，在這時候跑到月下哭來，但不知她是何等身世，難道也和我際遇相同麼，想着就見這女子忽的將牙一咬，將足一頓，很快的跑到牆角，手兒扶住石欄，深出上身，似要向下跳去，慧娜大驚之下，急忙從音樂台後奔去，直沖過去，那女子的腹部已越過了石欄，眼看就要翻到外面，慧娜慌亂中一把將她那業已揚起的大腿拉住，拚命向後一曳，因為是個急勁兒，用力過猛，竟把那女子從石欄跌下來，摔得撲通一聲，慧娜忙放下她的腿兒，過去將她扶起來，只見那女子額角已撞青了一塊，面色比香灰還加難看，閉着眼兒，氣喘有聲，神智好像有些昏迷，便先蹲下去，扶他坐穩，才低聲喚呼，你醒醒兒，爲什麼跳樓尋死，那女子張開了淚漬模糊的眼，望着慧娜，見她也是個女子，似乎微覺吃驚，有氣無力的道，是你拉住我的麼，慧娜點頭，當然是我，你爲什麼……那女子這時精神已定，忽皺緊眉頭，咬牙說道，謝謝你，你

不必問我，什麼都不能對你說，說着很堅毅的立起。向左右看看，又對慧娜道，你也在這旅館裏住麼，慧娜道，是的，咱們都是女子應該互相幫助，你有……那女子很快的道，你要幫助我，最好下樓自去睡覺，留我在這裏，說時又暗地偷眼回顧欄外，似要抽冷子再跳下去，慧娜忙緊握住她的臂兒道，別動，我就能瞧着你跳了，你快說實話，我或者能替你想法，要不然我可要喊人了，那女子無可奈何的冷笑了一聲道，你何必苦苦纏我，比如我是無心自殺，意外的遇着危險，你救了我，可以得我的感激，如今我是自己不願活着，決意離開這個世界，你這樣攪擾，我可只有恨你，慧娜這時端詳着她竟然是個丰神雋爽微帶男子氣的美人兒，特別是兩條秀眉斜彎入鬢，配着點漆般的雙瞳，似乎有無限英氣蘊在鼻梁上端兩眉中間的方寸之地，在心中不覺愛慕，就笑道，你恨我也罷，我只能瞧着你死，現在請你到我房裏談談，我也許不再攔你，若定要教我離開，我喊一聲，全旅館人全來了，恐怕他們未必像我這樣好說話兒，那女子想了想，頓足道，死也不得清靜，走走，隨你下去，慧娜得了勝利，挽着她從屋頂一直走下，這時電梯久已停了，舞女的居處是在四樓一隅，步下兩層便到，進入慧娜獨居的小室，開了電燈，把門關緊，這房裏相當的狹小，只一張單人木床和一桌兩椅，全室精華所聚，都在鏡台上面，化妝品擺得五色繽紛，衣櫃開着，裏面的衣服直堆到地板上，床欄也搭得滿了，當地還放着個鶯旅行皮箱，柳條

箱從床底伸出半身，像在和皮箱接吻，慧娜將兩箱踢到床下，讓那女子坐到椅上，從暖壺倒出杯白水，給她喝了，便問她姓什麼，那女子道，你想逼我造個假名字告訴你麼，痛快說，凡是你要知道的，莫想我說出一句，我也自知不近人情，無奈錯不在我，你救我已先錯了，假如有一個人受了極重的傷，他沒有活的希望，旁人還是幫助她早死，脫離痛苦好呢，還是像那種沒知識的婦人心理，多給她延長時候的藥，教他受盡痛苦再死好呢，我就是受了重傷的人，死志已決，你救你多活一時，是多給我一時痛苦，我連感激都不能，你再問我姓名，豈不太不懂事了，慧娜聽着她的話也覺頗有道理，但是樂生惡死，人之常情，她不知受了何種重大打擊，竟把生活看成如此痛苦，便又問道，姓名算我多問，你實在不能把自殺原因告訴我麼，那女子點點頭，慧娜道，你該想開些，正在大好年華，前途終有光明，爲一時打擊就犧牲性命，這是沒知識婦女的行爲……那女子搶着說道，這種道理，我比你還明白，請不必再說，總而言之，死在我是一種安慰，我的求死，和普通人求生一樣，你不能攔阻普通人的生，就不能攔阻我的死，慧娜道，你還是心窄想不開，像我也是極苦的人，最近更受了極劇烈的打擊，死的念頭在我心裏轉了多少遭，但是現在還要勉強試驗着活下去，你也該多想一想，不要鹵莽，那女子立起道，請你少絮煩吧，說破嘴也莫想挽回我的心，再說你也沒管我的權力，即使暫時能攔住我，能永遠隨在我後面麼。

謝謝你，放我走吧，慧娜見她意志堅決，料想難以勸阻，而且看她的情形，深深領略了死是安慰的意味，忽地觸起本身遭遇，暗自嘆道，我自己尚不知是否能活下去，還攔阻旁人怎的，木來現時人們多半在痛苦中掙扎，不能掙扎的只有死，忍不住痛苦的也只有死，死是平常事啊，就任她去吧，慧娜這樣一想，就發癡似的望着那女子開了房門，方要向外邁步走出，慧娜忽覺像從天上落下一種奇怪念頭，落入腦中，眼球兒一轉，就趕過去拉住那女子道，你再等一等，那女子回頭噴視着她道，你怎纏起來沒完哪，慧娜道，我不攔你，只問你一句話，說着將門掩上，又拉她回到床邊，那女子說道，你問什麼，慧娜道，你有托我辦的事情沒有，那女子搖搖頭，慧娜又道，你身上有遺書麼，那女子道，死了死了，留遺書給誰看，慧娜道，哦，那麼你死也不求人知道了，那女子道，你以為死是出風頭的事麼，慧娜道，那麼你為何不到僻靜處去死，偏要在繁華街市上跳樓，那女子道，這是我選定的最好死法，別儘說閒話，我沒功夫，慧娜道，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你既決定死了，又不求人知道，那麼……給我作個代表行麼，那女子愕然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慧娜道，我想請你換穿我的衣服，教人們知道是我死了，那女子在驚異中發出微笑說道，這倒有趣，我代表你死，可是你呢，慧娜道，我依然活在世上，那女子瞧着她道，你的意思我又不明白了，這是……慧娜道，我想要看看人們在我死後是什麼情形，那女子忽地笑了、

抱住慧娜的頭兒道，你的思想相好，若不是聰明絕頂，萬不會這樣奇想天開，可惜我要死了，不然定要和你作個朋友，好吧，我允許你了，只是我和你面目不同，恐怕瞞不住人，慧娜道，六層樓跌下去，還有面目給人看麼，上次什麼公司跳樓的男子，不是跌成肉餅了，那女子聽着面色一變，慧娜疑她是聽自己說得兇慘，已生了懼心，暗想何不趁此機會再進勸告，或者能挽回她的死念，便道，你想想，把一人跌成那樣粉碎稀爛，多麼可怕，你還是……那女子似乎明白慧娜的意思，微笑道，我正希望那樣粉碎虛空，一點兒也不怕，你嚇我作什麼，快和我換衣服吧，慧娜見已無可挽回，就把從裏至外的衣服完全脫下，那女子也很敏捷的照樣脫了，兩人背着身兒，互相傳遞，須臾都已結束停當，又換了鞋子，竟然全能合體，那女子把手插入布袋裏道，這裏面還有許多東西呢，慧娜道，不要動，那是方才舞場給我的賬單，還有手帕等隨手物件，教牠們證明我吧，那女子道，我衣袋裏所有的都給你作紀念品好了，在內衣小袋中，還有個小鑽石戒指，請你隨便處置，慧娜也想起自己腕上戴着隻假珠鐲，就脫下套到那女子腕上，兩人互相看了看。慧娜瞧着她的綺年玉貌，心終不忍，又道，我還是要說，你不能稍緩時日，跟我作個伴兒，離開這傷心的地方，到外埠去重換新生命，那女子不答她的話，只催促道，我要作我的事去了，你既然用我代表，可不能在馬路上發現死了的你，同時這房裏還存有活着的你，你要趕快

離開這裏呀。慧娜淒然點頭道，我走可是……我走你就死麼，那女子太不耐煩道，要走快走，我可不等候了，慧娜回顧房中，心想自己若帶着行李，必露破綻，必得拋棄在此，才能使旁人深信是自己死了，但又恐空身出去，最近生活便成問題，那女子見她躊躇，就叫道，我旗袍的暗袋裏還有幾百元鈔票，你不必顧惜這點兒東西，快走吧，我上樓頂去等你五分鐘，走不走由你好了，說完便拉開門直跑出去，慧娜追到門邊，忽悟攔住她也是無用，止步略一遲疑，就匆匆從衣櫥裏取出一件新做成尙未上身的薄呢外衣，夾在臂上，急忙出了房門，因怕被人看見，不登升降機，只由樓梯急轉直下，奔到最底一層，見櫃房中燈火猶明，門旁坐着個茶房，正打盹兒，她躡步走到門口，挨身而出，腳兒才踏上門外便道，便穿好外衣，舉步急行，走了沒有幾步，忽聽身後突發大聲，似有重物墜地，接着便有人喊叫起來，慧娜只覺心在腔內向上猛躍，被喉嚨撞將回去，身體立刻軟癱倚在牆上，掙扎着回頭一看，街道上並沒有什麼異狀，只見有人向轉角處跑去，慧娜知道那女子定是由東面墜下，自己立在南面，所以不能瞧見，又聽那邊有人高喊道，快打電話，給局裏，飯店樓上有人跌下來，是女的，慧娜聞聽，不禁五衷欲裂，暗嘆那女子果然死志堅決，毫不遲疑的履行了她的志願，這時又有許多人從慧娜身旁跑過，慧娜方要隨着過去，看看那不知名的可憐朋友，猛想起那死的便是自己，自己已是死人，不能再露面了，只得低着頭

兒，直奔馬路走去，心裏一半嘆息，一半後悔，自想對於那女子的自殺，雖然會加攔阻，但總覺沒十分盡力，在良心上忐忑不安，想着走出很遠，這黎明的街市上，家家閉戶，路無行人，連警察都看不見一個，只電車鐵軌在地下睡着，好似離開那發生慘事的地方，已遠到千里外了，慧娜才立定沉思，死去的我大約已化成肉餅，正被那些人們瞧着消道，這個活着的我該向那裏去呢，忽憶起那女子的話，將手向衣袋裏一伸，掏出一疊鈔票，立覺心胆微壯，就放原處，想了想自知除住旅館，別無棲身之處，就又舉步疾行，進了另一片以藏垢納污著名的租界，尋着一家興隆旅館，進去開了個中等房間，在客簿上寫了個史鍾聲的假名，籍貫也改作北平，只向侍役要壺熱茶，飲了些略解燥渴，便闔了門睡在床上，悲悼那女子的命運，思索己身的前途，展轉反側，時近正午方才入夢，醒來已到黃昏，她起床草草洗了臉，便記起第一條要緊的事，忙喚侍役去買一張晚報來，須臾侍役買得送入，慧娜忙翻着了尋覓本埠新聞，果然在頭段上便現一行大字，題目印着「舞女華慧娜墜樓慘死」，看着只覺目內被熱淚充滿，視力模糊起來，忙用衣袖沾乾了。苦笑着自語道，我死了，我果然死了，可是坐在這興隆旅館裏的又是誰呢，接着再看下文，記載却很爲簡單，大意只是舞女華慧娜，自本年夏間投入新新飯店樓頂露天舞場執業，平日品行端正，人緣甚佳，收入亦殊不尠，昨夜不知因何事故，突乘黎明人靜之時，自六層屋頂跳

下，落於一百零九號路口便道之上，當被崗警瞥見，趨往救護，但該女已面目糜爛，肢體碎裂，血流滿地，慘不忍觀，當即報告地方當局，傳舞場主人訊問，證明死者確係華慧娜無疑，據稱華生前毫無異狀，此次跌斃想因失足所致云云，官方因死者並無屍親，除飭令暫行掩埋外，對此案尚將續加偵察云，慧娜看完點頭嘆道，舞場的人真有手眼，我這樣死法，只用失足跌斃四個字含糊下去，也算罷了，本來我沒想連累他們，只可憐那女子死得這樣悽慘，反整個兒幫了我的忙，我真不敢想了，可恨連名字都不知道，要紀念她也苦沒法，忽然憶起她所贈的戒指，忙拿起來看，只見是個赤金馬鞍式的，面上嵌着三塊小鑽，兩旁的很小，只中間一塊稍大，光頭却還不錯，再瞧圈口裏面，有兩行凹入的極細小字兒，一行是靜珠妹惠存懷贈七字相連，一行是麗生金珠店的字號，暗想那女子定是名叫靜珠，這個名叫懷字的人，若非她的丈夫，便是情人，與她的自殺必有關係，因而生出一種虛設的幻想，假設這個懷是靜珠的丈夫，另有所歡，致使靜珠含悲自盡，否則靜珠的情人，靜珠被他始亂終棄，由羞憤而自趨解脫之路，但這兩種假設，以後者近似，因為她是死在旅館中，住家婦女萬不會跑到旅館去自殺，而旅館又是情人會聚的地方，或者她死的時候，那個懷還在旅館，只恨靜珠是冒替了自己，她本身聲銷跡滅，那個懷倘是逼死她的惡人，就算遇到一步好運氣，可以逍遙法外了，慧娜又沉思許久，感覺受到靜珠很大恩

惠，她允許了自己的要求，又贈與這些財物，既得如願以償，而且眼前的生活也得安定，倘然我華慧娜日後踏上光明的路，得以不死，應該永世記憶着她。但華慧娜已死在飯店樓下了，這身體仍在世上，就免不了和社會接觸，名子是絕不可缺少的，於是心中一動，決定從今以後，就改用靜珠兩字爲名，並且永遠保存她的戒指，以紀念這生死之交，但是名字既變，姓也得改：只恨不知靜珠姓什麼，不能隨她，惟從自己姓上着想，把華字念了幾遍，記起春華秋實的成語，待要姓實，又嫌這字太不普通，便用了諧音的石字，以後便成爲石靜珠了，須臾待役送進食物，慧娜吃着，再看那晚報，才尋思本身的前途，她托那靜珠頂替，原爲平日有許多男子對她表示愛情，都說得情真意摯，她也很願意擇人而事，歸宿這萍梗之身，但又怕風月場中的口頭愛情，未必可靠，所以借靜珠死志難回的機會，作個試驗，想要看看自己死後，那些常說沒有自己不能生活，失去自己便得瘋狂的人，到底死不死，狂不狂，其實尙不敢望他們能熱烈到如此程度，只求有一個能感覺悲痛，已經很夠了，但是自己也沒法探聽一下。若只住在旅館匿跡隱聲，能知道什麼，想着便起身出房，尋着電話間，她知道呂初明原籍山東，在天津上大學，是寄居他的姑母家裏，呂初明會把電話號碼告訴過慧娜，慧娜却向未給他打過電話，此際才用着了，撥完號碼，聽到那邊有男子聲音問誰，慧娜道，我姓石，請初明先生說話，那邊似乎很不高興的答道，他不

在家，慧娜又問上那裏去了，那邊道，誰知道，左不過這幾個舞場，慧娜暗想呂初明定已聽到自己自殺的消息，看平日情形，總該悲悼不已，絕不會在這時候還到舞場取樂，或者他姑母家人久不滿意於他的游蕩，又曉得他常去跳舞，所以這樣含糊答應，便又問道，他是真上舞場去了麼，那邊沒好氣的道，我認識你是誰，騙你作什麼，眼瞧着他穿上漂亮西服，跟兩個胡鬧朋友一同走的，說完便把電話斷了，慧娜的心本全在呂初明身上，聽着不由涼了半截，但還將信將疑，以爲初明不致如此，又想起初明常說他常到的舞場，除了新新飯店屋頂，偶然也陪朋友上白虹舞場去，今天新新屋頂發生慘案已然停歇，他若跳舞必上白虹，自己何不打电话問問，大約他不會去的，想着又撥了白虹舞場的號碼，那邊是茶役接話，慧娜便問呂先生來了沒有，那邊問她尋那一個呂先生，慧娜方欲詳細說明，那邊已說道，你尋的呂先生，是常同張先生，馬先生同走的那位年青學生麼，慧娜知道初明的朋友有張馬二人，忙應道，是，那茶役道，呂先生早來了，正在裏面請說話麼，您貴姓，慧娜聽見呂初明果在此間，立覺脊背生寒，身體發軟，就倚在木壁上回答道，我姓石，那邊說了聲你候一候，便沒了聲息，似乎已進場去找，耳機裏隱隱送過音樂之聲，須臾便發現了呂初明的語音，口裏哼着音樂的譜子，像滿心充溢着由場中帶出來的陶醉，先哈囉了一聲，然後用英語問是誰，慧娜渾身亂戰，想不到他果然在此享樂，就故意澀着喉嚨道，

你是初明麼，那邊呂初明又答一句也司，才改了中國話問你是誰，慧娜恨得牙癢，當時不顧思索，就高聲叫道，我是慧娜，你知道我死了吧，跟我走，說完就聽那邊呀了一聲，隨着嘆通花啦亂響，似乎呂初明已大驚跌倒，慧娜才吐出一口氣，把耳機掛上，昏昏沉沉地走出電話間，回到自己房裏，倒在床上，一陣冷笑，一陣流淚，霎時把一顆心都灰盡了，她這番作爲，雖然爲着試驗一般巧言貢媚的男子，却最着重呂初明一人，如今見呂初明竟然如此，其他的人更不必問了，再回想近一兩日受張嘯丹凌辱被呂初明欺騙的經過，比較起來，呂初明或者比張嘯丹還要混帳，張嘯丹只於兇橫無情，呂初明却是心術惡劣，他那樣的假裝老誠，只是一種欲禽故縱的手段，想教自己認他是可托終身的人，自動的把清白身體供獻給他，幸而自己審慎未曾上當，倘若沒有昨夜的波折，恐怕早晚逃不開他的手，還不知將來落到什麼悲慘結果，看起來男子真沒有一個好人，像自己這樣的孤身弱女，處在社會中，簡直棘地荆天，寸步難行呢，慧娜且泣且思，半晌，忽然立起握拳抵掌的道，呸，我別儘自抱怨男子，這錯不在他們，在我，我太倚賴男子了，若從頭就不想什麼終身歸宿，不忙着嫁人，不求異性的安慰，只自打起精神去自謀生活，自作事業，便是世上男子都是豺狼虎豹，又與我何干，罷罷，從此我覺悟了吧，以前實在太怯弱，只想圖謀安適，尋個伴侶倚賴着度這一生，如今既知道錯了，以後應該拿出自身的精力，去和社會搏戰，前途有極清

爽的兩條路，戰敗了最大是死，戰勝了還可以照現在男子欺侮自己的樣兒，去報復他們，就是這個主意，不必猶疑，挺起身向前走好了，便拭淚長吁一聲，又對着鏡子照自己的容貌，見龐兒雖不免憔悴了幾分，但妙目流波，柳眉彎月，仍未改舊時丰韻，便笑了笑，瞧着頰上深凹的梨渦，暗想自己本認爲以貌媚人，十分可恥，如今逼到這步田地，此後就該利用這美貌，去玩弄世人，發洩怨氣，不特無須羞恥，反而可以得意了，隨又在鏡內作了幾個妖妖媚媚爲身段，自語道，我從此不再珍惜這身體了，浪漫浪漫，教男子們都伏在我足下，再一個一個的踢開，教他們也像我這樣哭，這樣傷心，可是我要作個值得，不能只對付一兩個人，越多越好，能把世上男子都凌虐一下，才更可以解恨，可以自豪，只是在現在的時代，除了作電影明星或者女伶，旁的事絕不能傾動太多的人，想作女明星，得去上海，自己口音不對，又怎能千里迢迢去到陌生地方去覓機會，若作女伶還容易些，可以就近到北平投師傅，學習一下，自己在天津已不能出頭露面，身上還有靜珠贈給的錢，正可以到北平去住，好在飄泊無家，到那裏全是作客，便決定天明起程，當下也沒出門，從中夜便坐以待旦，早晨算清了房飯錢，出離旅館，直奔車站，坐火車到了北平，下車時隨着大衆走出前門車站，她不知投奔那裏是好，只得雇輛人力車，向車夫商量，教他把自己送到一家賤價的客棧，北平車站的人力車夫，多半是萬惡匪徒，和野雞客棧勾結着，欺騙

異鄉孤客，萬幸慧娜所遇的車夫竟是好人。聽她說要尋廉價客店，便送到西南城一家半公寓半旅店的萬來公寓裏，看妥一間小房，續天要六角錢房金，因為慧娜沒有行李，只得賃了一套被褥，每天還得三角租費，但拿來被褥看時，竟是污舊非常，慧娜沒法，只好暫且鋪在木板床上，先交櫃十幾元錢，草草吃了頓午飯，便出門到市上舊衣肆裏買了幾幅新的被褥，又到綢緞莊定了兩身華麗衣服，買了些零用物件，才回到公寓休息，這公寓本是舊式民宅所改。完全是舊式規模，分前中後三個院落，和東西兩個小跨院，慧娜住的是西跨院，院中只有三間小房，慧娜住在中間，西邊的一間空着，東邊一間却是上着鎖，想是客人出門去了，慧娜在這小院中立了一會，見這房子最少有二百歲年紀，磚牆都剝蝕成深窪巨孔，却爬着一片片的長春藤，窗櫺好似在近數年內曾刷過紅色，這時雖褪得淡了許多，但仍和那灰敗的牆壁污黃的窗紙，合成古寺的荒涼意味，隔院的一株槐樹，分過來一半清陰，替這大跨院蓋了個義務天棚，但在這秋涼時節，已完全失去功用，只能遮住光線，教人覺得陰森可怖。牆角伶仃的生着一根玉簪，放出兩三憔悴半黃的葉子，頂了一個先天不足的花骨朵，在風中顫顫巍巍，似乎無力開放，只等着隨西風同歸於盡，慧娜不自禁的走過去，對着花兒悵然生感，木立如癡，心裏茫茫無着，不知想些什麼，正在這時，忽聽從院外過道裏有粗的重喉嚨高歌而來，夾着極響的革履聲音。好似街上過軍隊似的，漸漸

走近。但是唱的詞兒，十分別緻，隱約聽得是：妹妹我愛你：你的大腿：美：美：美：美：游
泳池裏：泡着你們的腿：腿：腿：我願意變作游泳池裏的水：水：水：水：吻着你們的腿：腿
：腿：水：水：水：美：美：美：美：慧娜聽着詫異這是什麼歌兒，回頭看時，只見從過道裏
走進兩個少年人來，一個壯碩，一個瘦小，身量足相差三分之一，那高的正抱着矮的脖
子，矮的却抱着高的後腰，還在興沖沖的唱着水水水腿腿腿，脚下的破皮鞋，故意把地震
得極響，似乎用以節拍，這兩人步到院中，瞧見慧娜，立刻停歌向她瞪目相視，慧娜在一
瞥眼間，已瞧清那壯碩的少年，約有二十多歲，一張很大的臉，濃眉配着闊目，口部特別
闊大，下唇極厚，想是久在日光下曝露，臉兒都是紫銅顏色，頸部露着棕黃的毛線衣捲
領，外面却罩了件淺藍色布衫，底下西裝短褲，只齊膝蓋，赤足穿着雙補綻成魚鱗式的破
皮鞋，十足是窮學生模樣，不過衫褲都是夏裝，而毛線衣却是冬服，全不適宜於這新涼的
一日，並且他頭上的髮成絡兒向四面披散，還帶潮濕，好像方從他所歌咏的游泳池歸來，
但暑期已過，怎能再冒寒游泳，這人在慧娜眼中頗覺奇怪，那個瘦小的却更怪了，在那高
個兒肘腋之下，已被襯托得像個小玩物，那知還是駝背，瘦得通身只剩骨頭，臉上的五
官，似乎上半截只有兩隻大眼，下半截只有牙齒，因為眉淡到似有如無，鼻子扁到僅具規
模，於是眼便天然的擴大地位，上下唇都短得無可再短，牙齒不甘埋沒，便全部顯露於

外，瞧着好似開口而笑，喜不自禁，身上穿着灰似地皮青灰色的西服，好像他以前是個短胖子，身上的肌肉脂肪，全被這身衣服吸收了去，於是身體瘦得只剩骨架，而衣服却肥得猶如受驚的魂兒，不能附體，而且表面磨出一層油質亮光，腳下的白皮靴子，因為擦的紛太多，走一步便順腳冒白烟，隨着留嚮印兒，慧娜看了他們一眼，見他們打不住的向自己看，尤其是那瘦子一雙大而無神的眼，瞪得更兇，慧娜忙低了頭，那二人也走到那一間上鎖的房間門首，慧娜方才明明瞧着門上有鎖，這時竟見他們並沒有用鑰匙，只把門一推，就進門去了，慧娜暗想這兩個少年真瞧不出是那一種人，派頭雖像學生，但如此襤褸樣兒，學校豈有乞丐式的高材生，大約不是什麼正經路數，自己倒要留神，正想着，忽聽院外過道又有人咳嗽着走來，還沒看見影兒，就見那兩個少年從房中向外一探頭兒，猛然又縮進去，立刻砰的聲將門關了，接着房內又有上插銷的聲音，慧娜方覺詫異，已有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兒走入院中，慧娜認得是在公寓門口賬房的人，只見他走到那房門外，皺眉歪嘴的先做了個異樣表情，才叫道，程先生，耿先生，兩位在房裏麼，房中寂然無聲，老頭兒連叫幾次，不得回響，氣得咳嗽一陣，用手揉揉鼻子，立時鼻頭更紅了許多，又捶着門叫道，二位別忍着了，這不是忍得過去的事，今兒支明兒，明兒支後兒，支到今天，還往那兒說，哈哈，二位準是跟我玩笑，我知道你今天有了落兒，看唱的那高興勁，二位先

生，賞下來吧，房中還是不答，老頭兒說兩句便夾一陣咳嗽，話停了咳嗽才止，搔着鼻頭怔了怔，忽然改了口吻，用生意話和市井語夾雜着大施挖苦，慧娜聽着，才知那房中兩個少年積欠房金，已將三月，另外還有零碎借墊的錢，那老頭兒是公寓掌櫃，屢次催討，他們不是支吾，便是藏躲，直支到今日早晨，說午時準有，午時又說出去借貸，如今從外面回來，掌櫃才又來逼索，但房中裝聾作啞，任他笑罵，只是閉門不理，掌櫃的對頭兒不是房中的兩人，却是本身的咳嗽，喊叫半晌，咳嗽竟使他不能再支持下去，只得乾瞪白眼，自行下台，對着房門說了句今天再讓一回，明日若再沒錢，咱們可有地方說理，別怨我們作買賣的不顧情面，說完便氣喘吁吁的出去了，掌櫃的咳嗽聲方消滅於院外，那兩人在房中便大笑起來，隨即開了門，向外探頭探腦，慧娜便不願再立在院中，自進房內休息，但因兩房中間口隔一層木板，雙方聲音聽得都很真切，那二人一直沒有住口，把在西洋影片中學來的各種歌譜，順口亂哼，慧娜暗想他們定是電影迷，若未曾在銀幕下耗費過長久時間，定不會記得這樣多，但是過了一會，那邊竟把慧娜的武斷推翻，忽然又改了二黃大戲，先來一段四郎探母，居然還是鬚生青衣對口，聽聲音唱老生的是胖子，青衣是瘦子，胖子還另外兼了份差，嘴裏打着傢伙點兒，探母過去，又是半段法門寺，胖子改爲淨角，瘦子改爲小丑，劉瑾賈貴連唱帶念亂了半晌，吵得慧娜頭昏，耳中只聽胖子一聲聲的「我說貴

兒呀」，「什麼雞子喊叫的」，瘦子尖說叫雞噪子喊「夠瞧老大半天的」，真是南腔北調，鬼哭狼號，無奈又沒法塞住耳朵，只可耐心聽着，從兩齣戲中聽出那胖子有些家鄉口音，瘦子口音却似江浙，又從兩人互相呼喚，知道胖子姓程，瘦子姓耿，慧娜暗想這二位少爺，既是外鄉人，又在公寓，定是學生無疑，千里迢迢前來求學，竟把大好光陰，全研究了戲劇電影，也真夠墮落了。尤其對於那姓程的胖子，更覺感慨，他和自己同鄉，竟忘了故鄉遭匪燒殺，現已無家可歸的人，還這樣醉生夢死，想着不由又勾起自己的悲痛來，慧娜這裏嘆息，那邊好似要炫露多才多藝，又變了節目，互相抱着跳起舞來，破皮靴踏着磚地，響得頗有節奏，慧娜本是個中人，聽着步履聲音，就知道這二人的舞技十分嫻熟，起碼也經過舞場中三五月的訓練，因而又斷定他們是少爺一流人物，曾經揮霍過，不久才落魄了的，正聽他們跳得高興，忽然驟行停止，門也砰的關閉，倏時寂靜無聲，原來外面又進來了人，但這回並不是公寓掌櫃，却是夥計給慧娜房中送水，慧娜因這院中住着兩個近乎品行不端的人，自己一個孤身女子，恐怕不便，就問夥計別院可有閒房，夥計以爲她嫌房間不好，回答現在都住滿了，過三兩天有移走的，可以給她儘先掉換，慧娜沒法只得暫且將就，欲待詢問隔壁兩人詳細情形，又怕板壁太薄，被他們聽見，反爲不美，夥計沏了茶出去，須臾天近黃昏，慧娜叫飯來吃了，房中燃起五燭光的電燈，暗如鬼火，照得四

壁陰森，似有懂懂鬼影，她悶坐在床頭，伴着自己的影兒。俯仰生愁，衷懷如結，回想在天津舞場中的生活，雖然一樣是飄零况味，但是綠酒紅燈，衣香鬢影，終和這破屋紙窗孤燈隻影，有些兩樣，又加境地寂寥，連外面市聲也似隔離極遠，只一陣陣初動的秋風，吹得窗紙颯颯有聲，慧娜倒希望隔壁再喧鬧一陣，好替自己稍釋愁悶，但那二人竟從白天一直沒有聲息，像是死了一樣，悶坐許久，只可鋪好被褥，也學個一睡解千愁，倒在床上，看手錶還不到十點鐘，方要闔眸尋夢，不料隔壁二位先生竟復活了，先是那姓耿的瘦子，高叫老程，胖子醒來立刻破皮鞋又在地下震響，忽聽他罵道，老耿，你這小子爲什麼叫我，老耿道，我睡不着呢，老程大怒，罵道，你混賬，我本來可以睡到明天，躲過這場餓，如今吵醒了我，肚子可怎麼辦，你得賠償我的損失，老耿道，我也是餓得睡不着，才……老程罵道，你該死，還不自己忍着，害我陪你受罪，你媽的……說着似用什麼東西擲了過去，老耿却沒作聲，所擲的東西想是軟枕之類，落地並不甚響，以後沉寂了片刻，却只聽床板戛戛有聲，像是兩人都展轉反側，不能睡着，那老程似乎餓得難過，恨那老耿把他喚醒，不住聲的罵着，老耿並不還口，倒代爲設計道，你也學我作反芻動物，還好受些，老程道，我這不是把頭放在低的這邊麼，媽的，早飯只吃了一個燒餅直到這時，有什麼芻可反，倒吊起來也沒用呀，老耿道，那麼就改個法兒，你想，想你爹在家被匪刺死，你妹妹被匪……

：說着咳嗽兩聲又道，你這麼一想，心裏就飽了，老程罵道，王八蛋，狗日的，你也是想起令堂大人被匪強逼姦死的事，才不餓了吧，老耿笑道，敝處家鄉還沒這樣，你空口罵我當得了什麼，老程發恨又罵了一聲道，便是沒有那回事，你也可以假設令堂受了欺侮，好想着解餓，這不是你的好法子麼，老耿道，放屁，我只想想那個麗春樓的老三，就可以忍過這一夜，還是你照辦吧，快閉上眼，細想那可慘的情形，準有效，話未說完，忽聽一陣騷亂聲響，像是老程過去打那老耿，老耿嗷呀叫着，挨了三五拳，方才罷休，老程回到床上，躺下又罵，老耿再不答言，漸漸沉寂下去，慧娜聽他們鬧過去了，才要閉目睡覺，那知過了沒五分鐘，隔壁老程又低聲叫喚他的同伴，那老耿却裝睡不應，老程提高喉嚨喊道，你裝死，我過去一拳就活，老耿才冤聲冤氣的道，作什麼呀，老耿和聲道，我實在忍不住了，心裏慌得要死，你想想這西邊的小館兒還沒落竈，咱們再賒一頓，成不成，老耿道，你自己去，我可不敢，已經欠下人家十多塊錢，不記得上回我的帽子你的長袍，都被他們剝了，老程道，左近小學校門口的大餅舖，也許還能賒出一斤餅來，你去試試，老耿道，更不成，那大餅舖還連賣雜貨的，咱們會欠下二三十包哈德門，一見面兒，定被揪住討老賬，那掌櫃的山東厲害着呢，老程嘆息一聲道，東邊街上的小餛飩舖兒，咱們只欠過一回賬，再去對付對付，大約還有希望，老耿忽然笑起來，却夾着哭聲道，我早想到了，

那裏是有希望，可有一樣，你忘了那饅飽鋪對過還有家小估衣莊，上月我們騙了兩件衣服，始終也沒再在那條街上走，如今自投羅網去呀，老程沉寂半晌又道，要不咱們還上點心鋪去，老耿道，更不成，那法子只能使一回，咱們天模大樣進點心鋪，裝作買最好的小塊茶食，嘗上兩個，就說不夠甜還要好的，鋪裏自然回答只這一樣，咱們就搭訕着出來，到別家也用這一套白吃兩塊，走上五六家，也不夠沾牙的，老程道，到底可以稍爲解解餓，老耿道，現在幾個點心鋪都認識咱們了，上回我去，他們就先問買什麼，要多少錢的，包好了遞出來，想措這點小油都不成了，老程沒法可施，滾得床板亂響，叫道，我就該餓死呀，老耿你知道我心裏多難過，不明白你怎麼忍得住，老耿道，我知道鬧也鬧不出飯來，橫心挨着呢，老程忽然起來道，走，咱們偷去，老耿道，偷誰，老程道，偷公寓掌櫃，他那廚房裏準有吃的，老耿道，廚房裏從咱們偷過兩次，天天夜裏把食物都鎖起來，連個飯粒兒也不留在外面，你偷什麼，老程道，我早知道，鎖着不會擰鎖麼，老耿道，好，你去，我可不幹，教掌櫃的捉住，連住處也沒有了，老程哀叫道，我餓極了，管不了那些，你不合作，我就自去，說完只聽他開了房門，就走出去，須臾老耿格格的笑起來，接着便有咀嚼之聲，慧娜才明白這姓耿挾着私心，暗藏食物，背地自吃，方才本覺對他二人一樣憐憫，如今竟憎惡老耿，對老程深發同情的惻隱，又念到同鄉分上，想要加以周

濟，正在這時，猛聽外面一陣喧嘩，隨有雜沓的脚步聲跑進院內，先是隔壁的房門碎的一響，老程喘呼呼叫道：老耿，糟了，我被他們捉住，打倒了夥計……跑回來……老耿還未答話，外面公寓掌櫃和三四個夥計已然趕到，公寓掌櫃居然沒有咳嗽，捶着門叫罵道，你們倆小子出來，今天咱們可要說真的，怎麼着，白住房子還想偷我，忍着沒用，快出來，房中老耿唧唧喳喳的抱怨，老程却默然不響，外面公寓掌櫃叫道，你們還打算是往常呢，今天作了賊，我可不那麼客氣了，說着就叫夥計去喊警察，慧娜聽掌櫃要鳴警捉賊，知道這事行將鬧大，實不忍瞧着這同鄉少年爲饑餓犯法。忙翻身下床，穿上外衣，開了門走到院內，見黑暗中有一五人擁在隔壁門外，公寓掌櫃正一疊聲催夥計出去報警，慧娜趕過去攔住，向掌櫃道，掌櫃的我全聽明白了，你且厚道一步，慢慢商量，掌櫃見是新來的女客出頭勸解，就叫道，石小姐俸別管，這倆小子太混賬了，我們非歸官司不可，慧娜道，我很明白，他們是外鄉人，困在這裏，大約是實沒法兒，才作出這樣事來，掌櫃聽慧娜偏袒程耿二人，氣得又咳嗽起來，噲噲的說不出話，只搖擺手半晌才道，不成，我作的是買賣，管他有法沒法兒，再說我也厚道夠了，欠兩三月房錢，還安心偷我，這不是騎着我的脖子拉屎，石小姐，院裏挺涼的，你別凍着，進去歇覺吧，別管我們，慧娜知道這種小商人不可理喻，就忍氣問道，我問你，他們欠多少錢，掌櫃翻了翻眼，眼白在黑暗中不住閃

動着道，他們房錢一月六塊，快欠三個月了，還有借的五塊零四吊，慧娜微笑道：「總共才二十多元啊，掌櫃的，你教夥計們散散，也不用報巡警了，我替還這筆錢，成不成。掌櫃怔了怔道：『僕替他們還這些……』」慧娜道：「你不信，我這就給你，隨說隨退入自己房中，掌櫃半信半疑，又警又喜，隨她進去，慧娜就拿出二十五元遞給他道：『除下三月房金和浮欠，剩下賞夥計好了，掌櫃心中詫異這住小房間的孤身女客，竟如此疎財仗義，但手中早已將錢接過，又客氣兩句，謝了一聲，慧娜道：『現在你總可以厚道些，讓過他們了吧。』」掌櫃陪笑連說是是着着，慧娜道：「你們方才說了那些閒話，也不像買賣人的規矩，我罰你們現在做些酒菜來，請他們二位吃，作爲陪禮，你肯不肯，掌櫃沒口子答應着，跑出房去，慧娜忙關了房門，熄燈就榻，這時隔壁又唧噥起來，須臾便聽那邊房門開了，接着自己的房門便被敲響，慧娜知道是程耿二人前來道謝，暗想自己只因他們境遇可憐，加以援手，但對於這種品行不端的人，却萬萬不可親近，只好裝睡不理，等明天早晨離開此間，另換住所就可以躲開他們，省得受無謂的糾纏，任他們怎樣呼喚，只不應聲，少時又聽有夥計送了飯來，用極尖酸刻薄的口吻，請他們去吃，程耿二人才離開慧娜門外，自去食用，慧娜却在這時睡着。到了次日醒來，已是八點多鐘，窗外雨聲淅瀝，房內更陰森森的生了一無限寒意，慧娜起床頗覺瑟縮，便添穿了一件昨日所購的絨衣，待要吃些早點，又怕程耿二

麼，慧娜道，我回天津，老程嗒然無語，脚步放慢，和老耿一齊退落車後，慧娜以爲他們聽自己將離北平，便失望回去，不再追隨，那知他二人仍在車後跑着，低聲說話，慧娜隱約聽老程道，老耿，這可怎麼辦，人家就要走了，你我受了那樣恩德，就瞧着人家走麼，老耿已跑得吁吁喘着答道，是啊，我真過意不去，你打算怎樣，老程道，我想留她再住幾天，咱們也好盡盡心，老耿道，咱們窮得要死，拿什麼盡心，老程聽了似乎在泥水中頓足，濺得泥漿亂飛，老耿叫道，慢着，你瘋發呀，瞧我一臉泥，老程不理他，咳聲嘆氣的道，人別搗霉，搗了霉就別受人的好處，現在我心裏真難過，老耿道，我替你出個法子，過去問問石小姐的家鄉住處……老程罵道，你放屁，問了又是等將來報答麼，我瞧你受人好處也多了，報答過誰……慧娜在車裏聽得真切，覺得這老程雖在窮途，却像個有血性的人，聽着他說話的鄉土口音，不覺動了惻隱之心，想要再周濟他些金錢，便掀着遮布向外看了看，見正走在一條很寬的街巷中，兩旁都是住戶，便教車夫停在一家關閉的大門前，她下車走入門樓簷下，回頭看程耿二人，也在車旁立住，衣服濕透都貼在身上，正互相望着，好似對慧娜中途下車感覺驚異，慧娜招呼叫道，程先生，你請過來，老程怔怔的走過，向她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慧娜本念着同鄉，想要單獨幫助老程，並且勸他離開老耿那險詐的損友，自圖上進，不料老耿未受召喚，竟也跟着過來，慧娜只得向老程道，程先

生，我在夜間都聽明白了，你落魄異鄉，很可憐的，我也是遼寧人，所以替你幫了個小忙，那本不算什麼，現在你冒雨跟着我跑，反教我心裏不安，在危難中互相救助，本是人類應盡的義務，何況我們又是同鄉，你萬莫提起什麼報答的話，不過我有一言奉勸，現在世上最苦的人，莫過於我們的鄉親。自從遭匪慘劫之後，又復繼以天災，窮苦顛沛，數千里流落異地，不相干的人，又誰來理會我們，只有仗着自己去奮鬥，像你程先生這樣青年，都要担着大責任，怎能還醉生夢死的胡鬧。從今你應該覺悟些，起碼也得想個自立的路兒，莫再在外面流落，受人白眼了，那老程聽着，臉色燒得紅布一樣，不敢瞧着慧娜，漸漸把頭低下，慧娜又從袋裏取出二十元，道，程先生，我這兒還有點小意思，請你拿去，趕快想辦法吧，老程突然用手掩住臉，木立不答，慧娜道，你接過去，我要走了，老程霍地向後退了一步，舉手向着慧娜，淚痕滿面叫道，石小姐，夠了，你這幾句話比什麼都值錢，我羞死了，石小姐，謝謝你教訓我，我到死也忘不了，說着只向後退，慧娜伸臂道，你把這點錢拿去，不必客氣，老程猛一頓足，揚起手來拍的聲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叫道，我……我還有臉兒，夠了夠了……接着揮手喊了聲石小姐再見，轉身便跑，任慧娜怎樣呼喚，只不回頭，須臾便跑得沒了影兒，慧娜怔了半晌，暗想這老程果是有血性的人，只爲自己幾句激勸的話，居然勾起羞惡的心，昨夜還在公署行竊，今日竟給錢都不

受，是見這人本是好的，或者能從此歸人正途，自己倒算作了一件好事，想着又是法慰，又是慨嘆，正在這時忽聽耳旁有人說道，石小姐，他是有些神經病，你把錢交我帶去給他吧，慧娜轉臉瞧時，只見那老耿正聳肩拱背，滿面陪笑的注視自己手裏的錢，便笑了笑，搖頭道，不必，他用不着了，說完便向老耿點點頭，手也插入衣袋，轉身上了洋車，拋下個失望的老耿，空瞪着那洋車衝雨破煙而去，慧娜坐在車上，回想方才的事，忽覺好笑，自己本來痛恨男子，才到北平一學唱戲，預備將來玩弄世人，誰料來到舊都，只有一日，反而救了一個男子，豈不違背原來志願麼，她想着忽聽耳畔人聲嘈雜，車子突然停住，向外一望，竟已到了車站，她本要在中途教車夫轉赴別家旅舍，只爲應付程耿二人，倒糊裏糊塗的忘了，這時見已來到車站，便爽性下車開付車資，因大雨淋漓不止，只可携着行李，進入站內鐵棚下的大院中，等待雨稍住再行，不料才走了幾步，忽覺有人從後面過來，將行李去，慧娜還以爲是脚行，及至回頭看時，不由吃了一驚，原來竟是老程，仍穿着那身被雨淋透的單衣，想必是從半途跑了，並未回公寓，就一直到了車站來，慧娜愕然叫道，喲，程先生，你……怎麼到車站來了，老程紅着臉道，我……我是暗地送送你，本不敢過來，只瞧着你下車提着行李，怪費力的，眼前又沒有脚行，所以我……才過來，慧娜道，謝謝你的好意，可是你爲什麼不敢過來呢，老程道，我怕你再給錢，慧娜笑道，

你也太客氣了，老程搖頭道，不，不，你那幾句好話，比錢還有用，我明白了，從此再不混鬧，把你送走了，就回公寓和老耿散蛋。我自己闖去，也許當兵，也許拉洋車。反正得歸條正路，絕不再倚賴人了。慧娜想不到自己幾句話居然有這樣效力，方自欣喜，老程已將行李提到售票房的窗前，向慧娜道，買票麼，我真愧慚不能替你買，你掏錢吧，慧娜忙道，我先不買，等等兒，咱們到這邊坐坐，說着就先走到一條長椅上坐了，老程也隨過來，立在旁邊，慧娜看左右無人。暗想自己孤身在外舉目無親，他這樣誠實，又在北平久住，程先生，你坐下，我並不回天津，你知道有好一些的公寓麼，老程愕然道，怎麼你不回天津，何必到車站，慧娜笑道，我就因為怕你們糾纏，才假說回天津。其實是出來另尋住處的，老程一怔道，哦，是我們的行爲，太教你害怕麼。慧娜微笑道，還好。現在我倒不大怕你了，說着立起道，這裏不能久坐，你快替我介紹個住所吧，老程想了想，臉兒燒得由紅變紫。吃吃的道，不瞞你說，我們學生原本都住西城，我和老耿住到南城來，就因為欠債太多，西城的公寓都不收留我們了。別處的旅館公寓，我又不熟識，不過這南城的旅館很多，只要有錢，隨便進那一家都成，慧娜道，我是要常住在此地，旅館開銷太大，怎住得起。老程道，你預備長住在北平，就只孤身一人……家裏放心麼，慧娜苦笑道，我沒有家，和你一樣，老程瞪目道，你怎知道我……慧娜道，昨夜我隔着板牆，聽老耿說來，老

程服淚汪汪的道：「難道你家裏也都被匪人……」慧娜忙攔住道：「是的，不要向下說了，我流落無依，到北平來投師學戲，身邊並沒多錢，一切都得節省，所以必尋一個房價低廉，可以長住的地方，話未說完，老程忽然跳起，拍手道：「有了，有了，你說出學戲，我才想起來，有一個人可以賃給你房子，或者還能教你唱戲，走，你隨我去，說時就提了行李，要向外走。」慧娜叫道：「你別跑，這是上那兒，去尋誰啊？」老程才覺得自己太鹵莽了，立住道：「你知道幾十年頭裏有個很有名的女伶金海棠麼？」慧娜道：「我不知道，你就說吧。」老程道：「這個金海棠現在落魄了，前些日我和老耿，在天橋遇到她，坐在地下縫窮，因為縫補破褲，談起來覺得她怪豪爽的，倒交了朋友，以後每逢收拾破舊衣服，總是尋她去，說着又忸怩道：「別看她縫窮，我還欠她好些錢呢，她住在天橋北邊，咱們快去，和她商量賃間房住，再煩她介紹個師傅教你唱戲，慧娜聽着深覺不妥，忙道：「這金海棠是什麼樣人，我和她既不相識，更不知她家裏是怎麼情形……」老程大聲道：「你放心，我担保她是好人，你一見就知道，我絕不騙你，走吧。」慧娜本來無處可歸，聽老程把金海棠，說得這樣好法，暗想金海棠名字如此漂亮，又是唱戲出身，定是很美麗的半老徐娘，老程才如此顛倒，或者和她有着什麼關係也太可知，自己早已拚出去了，何不隨他前去看看，便不住在那裏，也可向這金海棠詢問學戲的門徑，想着便不再拒絕，隨老程走出站外，老程正喊

住洋車，慧娜見他只穿單衣，不特可憐，而且難看，忙道：「程先生，你先回公寓穿了衣服再去吧。」老程搖頭道：「我不怕，只要肚子不空，身上就不覺冷，說着已有洋車趕過，老程告訴地方，說妥價錢，教慧娜坐上去，遞過行李，便揮手教走。」慧娜道：「你呢？」老程道：「我跟着。」慧娜道：「你還在雨裏跑呀，快再叫一輛坐。」老程道：「我走着好，路也不遠。」慧娜知道他是爲自己省錢，更要強迫他坐車。老程無奈，才又喚輛車坐上，直向南走，慧娜在車中向外看着，只見街道一段比一段荒涼，走了很遠却並沒看見所謂天橋，車子轉了個彎兒，竟然眼中另換了個境界，前面是一道小河溝，兩旁還有疏落落幾株柳樹，小溪垂柳，在烟雨迷離中，倒成了一帶清幽景色，河溝兩旁的坡上，都是里巷，却多是黃土房子，若不回顧後面的鬧市，只看前面，幾乎疑是入了村莊。車子就從溝旁的坡上走過，老程車在前面，走到一個巷口，便轉彎進去，慧娜耳突聽見一陣喧嘩，近在耳邊，向前一看，巷內堆着約有二三十人，都是衣衫襤褸的窮人，男女老幼全有，圍在一家的門首，攔得一條狹巷水洩不通，最可怪的，雨還下着，人們雖然頭上淋雨，脚下踏泥，却不躲避，只交頭接耳的議論，車夫連喊借光，衆人理也不理，老程忙跳下車來，向慧娜道：「進不去了，咱們就在這兒下車吧，巷裏第四個門兒就是。」慧娜忙打發車錢，下車隨老程擠過人叢，進到巷裏，走至一家小板門，老程道：「這裏就是金海棠家，說着高叫道：『金大嫂，在家裏

噫，連叫兩聲，裏面沒人答應，老程便走入小院內，向一間屋中探了探頭，便又跑出來，向慧娜道：「這倒奇怪，下雨的天兒，她不在家，上那裏去了，話沒說完，忽見有兩個蓬頭垢面的婦人，從巷底轉出來，向巷口跑着，且走且說道：『快走，咱們看看，今天也許要出人命，聽說金海棠還帶着刀子進去的，且跑且說，也攢入那一羣人中，』」老程聽了大驚道：「她是和人打架了，咱們看看去，便又扶着慧娜，向回走去，還沒走出十幾步，忽聽那一羣閒人紛紛喊嚷着，四散躲避，就見衆人包圍的那一家大門，突然開了，從門內滾出兩個泥蛋，直滾到街心，其中的一個站將起來，才瞧出是個女人，通身上下全被污泥沾染，衣服面目都像神像似的塑成泥胎，頭上梳着的頭髮，也變成一團泥餅，拖在背後，這女子揚起手舉着一塊大方磚，指着地下叫罵，老程聽出聲音，忙告訴慧娜這個人就是金海棠，慧娜不覺倒吸了一口冷氣，再看地下倒着的也是個婦人，正狂喊救命，也一樣滿身是泥，頭上流出的鮮血，與污泥混合成一種紫醬顏色，但從口裏似乎還不住吐出鮮紅的東西，看情形似已被打不輕，那金海棠手揪住地下婦人的頭髮，一手舉磚，叫道：「我打也打夠了，你這狗娘們死吧，金奶奶等着償命，說時又一磚下去，只聽好像打在破鼓上似的，那地下的婦人又殺豬般叫起來，看熱鬧的衆人，都在袖手旁觀，沒一個上前勸解，慧娜和老程道：「這金海棠怎這樣厲害，什麼事打人，不要真出人命麼，」老程道：「我只知道她脾氣火爆，好打抱

不平，却沒見這樣兇過，誰知道這是什麼事呢，說着只見從那門內走出兩個男子，一老一少，老的約有五十多歲，身穿舊布長袍，少的却是短打扮，二人趑趄超超的，望着那金海棠，愁眉苦臉，似乎要上前又胆怯，那年老的忽然向衆人熱鬧的人作着羅圈揖，叫道，衆位爺們，別瞧着，上前給勸勸去，多積德行好事，衆人都好似沒聽見，有的還笑起來，那年老的無奈，只得拉了那少年，直走過去向金海棠作揖打躬，替那被打的婦人討饒，金海棠正打着，見了這老少二人，忽的格的聲笑道，李二先生，你還有臉替她討情，我打死她不替你們家除條禍害。說着把磚一拋，道，好，你們爺兒倆出來，正好，當着街坊的面前咱們說說理，你們家務本來不着別人，我這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李二先生，你的老婆折騰兒媳婦，永遠不給飽飯吃，一天打得鬼哭狼號，你都不管，今見我教訓你老婆一回，你就捨不得，趕出來討饒，虧你怎麼活的這大年紀，那李二先生臊得滿面通紅，只低着頭作揖，金海棠道，你要我饒她，快去把你兒媳婦叫來，又向那少年道，你去叫你老婆，快去快去，那李二先生連忙拉着兒子，又回到院中，金海棠向地下的婦人叫道，老賤貨，你說還敢虐待兒媳婦不，地下的婦人氣息僅屬的道，我不敢……饒我……饒我……話未說完，只見從那院中又走出一個面色饑瘦，衣衫不整的少婦，褲子膝蓋部分漬着很厚的泥，想是才跪着過的，後面李家父子推着她，金海棠一見，招呼叫道，少奶奶，你過來，

不用怕，今天我跟你婆母交代明白。她敢再毀你一根毫毛，我就要她的命，說時那少婦已被推到她的面前，金海棠一手推住她，一手把泥裏的婦人提起，向衆看熱鬧的人叫道，衆位，你們走近些，衆人倒很聽她的令，轟應一聲，圍上前去，金海棠扯着破毛竹喉嚨叫道，李家的事，你們衆位大概早就氣不平，兒媳婦快教這惡婆婆折磨死了，我才出來管這閒事，把這老母狗打了，你們說，打的對不對，衆人紛應道，對，對，金海棠道，衆位，可得幫我把這場圓下來，我不能打完了放手一走，讓人家兒媳婦再受氣，現在出兩條道兒，李家這老母狗要不答應，我就一磚砸死她勞駕衆位跟我上堂作個證見，衆人聽了，其中老人和婦女都噤不作聲，只見些男子應道，打，打死，我們四鄰陪你打官司，金海棠轉臉向着那泥塑的婆婆道，你跪下給兒媳婦磕三個頭，當着大衆面前賭誓，以後再虐待她，怎長怎短，快快，那婆婆想是被打胆寒，居然應聲跪下，向那少婦連叩三個頭，衆人哈哈大笑，只聽她喃喃念誦，却因聲音太低，聽不見說什麼，金海棠喝道，什麼叫不得發生，憑你這號人還想發生，不成，再賭重的，那婆婆又說了兩句，金海棠道，罷了，你可不要口是心非，說着又向那少婦道，你被婆婆虐待，就因爲娘家沒人，少奶奶，不是我討大，你給我磕個頭兒，認我作乾娘，從此我算你娘家人吧，衆人聽了都似乎贊成這個辦法，有的還叫好兒，只是那少婦還不敢動，只望着地下長跪的婆母，金海棠看見，用腳踢那婆婆

道，怎麼樣，瞧你把她震嚇的，你快說，教她認我這乾娘，那婦人向兒媳比劃着，還沒說出話來，李家父子已架着那少婦，跪到金海棠面前，又按着她叩了三個頭，金海棠挺着胸脯道，好姑娘，從此我就是你的親人了，看誰敢再欺負金海棠的女兒，又向那婦人道，事情是辦到這裏，你要是不服氣，官私兩面，瞧着辦，要敢挨她一下，你可估量着，這一場算完了，以後我每天到你家看女兒，你還得好待承，那李氏父子聲應句諾的道，金奶奶，你回家歇着吧，我們都依了，金海棠道，什麼話，咱們是兒女親家了，別再叫金奶奶，李二先生忙作揖道，是是，親家母，休請回，遲會兒我再過去給您道乏，金海棠指着他道，老鬆貨，你回家管教老婆，別再作踐人家的兒女，又拍拍那少婦道，孩子，回去，當你婆婆的婆婆，她要打你，你站在門口一喊，我就過來，說完抖手便走，那李家父子架起被打的婦人，和少婦都溜進院門，街鄰們也都四散，慧娜才知道金海棠是個任俠好義的好人，心中十分傾慕，這時金海棠已走過來，老程迎着叫道，金大嫂，你這一架打得好啊，金海棠泥臉上僅露着兩隻眼睛，見老程笑道，小程子，好久沒見，今兒灣泥臥漿的你從那兒來，老程指着慧娜道，這位石小姐要拜望你，我陪她來，金海棠一見慧娜，忽然叫了聲，好似自慚形穢。一側身就將手去掩臉兒，不想手上的泥更都抹到臉上，她自己也覺好笑，望着身上道，啲我這泥蛋樣，怎麼見人，啲，這兩還下着呢，快進去，屋裏坐，說着

也沒對慧娜招呼，三脚兩步奔到前面，領着他們進了家門，直入房中，慧娜見這房裏後面是一鋪短炕，旁邊還連作飯的鍋台，地下拖着許多碎柴禾，前面一張舊方桌，一張小圓櫈，炕上還有個木箱。除此以外，再有便是屋頂橫拉着一條粗麻繩，上面掛着許多件新洗的衣服，有男人的灰軍裝，有白長衫，和褲褂褲子，尙都溼淋淋的。金海棠讓他們坐在炕上，自己從木箱內取出兩件舊衣，出去不知在那裏換了，半晌才又走入，慧娜這才瞧清她的本相，很短矮的身體，却配了個極大的頭顱，臉也洗淨了，濃眉大眼扁鼻子，額角還有大塊紅痣，嘴像個圓孔似的，還向左歪着，滿臉的麻點分配得很勻，年紀約有四十多歲，慧娜瞧着暗笑這樣醜人，難爲她竟取了那樣漂亮名兒，但覺她雖然生得難看，却在眉字間透出一種爽朗的氣，眼光另有一種亮光，靈活深黝，水汪汪的好看，這付眼光若放在美貌少女的臉上，還不知如何勾魂攝魄，可惜生在她這醜面孔上。倒使美點變成怪樣，眼波過分流動，反像賣弄媚眼似的，教人瞧着肉麻。這時老程已開口道，金大嫂，這位石小姐，是我的鄉親，她也是從我們老家被匪燒劫之後，流落到北京的。新從天津來，想投師學戲，只是沒有門路，我知道金大嫂當初吃過戲飯，所以領她來求你指引，金海棠一聽，那圓孔的嘴，立刻變成長方，向左邊歪去，瞧着慧娜叫道，喲，學戲，這麼好的姑娘學戲。現在這年頭兒，戲還是人唱的麼，老程接口道，什麼話，戲怎麼唱不得，你瞧男的梅蘭芳楊小

樓。女的雪豔琴孟小冬，金海棠道，你是只看一個狀元走馬遊街，沒看見一萬窮酸餓死窗下的了，你張口就是這些好老，怎麼不提我呢，說着又細端詳慧娜道，你是真願意學戲呀，慧娜點頭道，我就爲學戲才到北平來，金大嫂你有門路多提携我，金海棠道，門路怎麼沒有，可是你以先學過戲麼，慧娜道，沒學過，只當初在家裏時，偶而和會唱的朋友盤桓，也會哼唧兩句兒，不過什麼板眼的，全不大懂，金海棠又道，你唱什麼，慧娜道，青衣，金海棠沉吟半晌才道，你大遠的跑來，我也別掃你的高興，可以給你引薦個師傅，現在這年頭，聽戲的只捧臉子，我若不是在二十歲上生了一場倒霉的花疹，落成這個做象，也不致於現在縫窮，你的胎子倒夠好，認個師傅學梅派旦腳，將來許有指望，我給你辦，可是你若運氣不好，混不上去，可別怨我，慧娜想不到她這樣爽快答應，忙道，謝謝金大嫂，你幫助我，我永遠念你好處，怎能抱怨，老程叫道，這就妥了，妥了，我說金大嫂好人，你信了吧，幾時去認師傅呀，金海棠道，你先別忙，今天我還得先尋人家商量，你們先坐着，我去倒壺水來喝，老程按住她道，你別動，我們不渴，還有件事情，石小姐沒有住處，托你給賃間房子，金海棠道，她原來住在那裏，老程把她會住公寓的話說了，並且順口將慧娜救助他，和認識的經過都順口說出來，金海棠聽了，望着慧娜似乎生了愛慕之心，道，你倒是好心的姑娘，我就喜歡這樣人。要不……你沒處住……就住在這兒也成。

慧娜還未答言。老程已拍手叫道：好極了。石小姐住在金大嫂一塊兒，既有照應，還可以省錢，慧娜道：我想還是另外租一間，這院裏有空房沒有，金海棠道：有是有，只是你單住還得置好些東西。麻煩着呢，不如先跟我湊合着，你也省事，我也得個伴兒，慧娜見她意思誠懇，又加老程從旁極力慫恿，一時推不開情面，只得應允，老程立時把她行李攤開，放在炕上，慧娜還要和金海棠商議共同生活的辦法，金海棠攔住道：咱們娘兒們湊到一處就是有緣，用不着多說，我那時沒錢花，就向你要好了，只是我也太莽撞，這破房爛屋，不知道你住得下不，就強留起來，慧娜本來過慣了都市的繁華生活，如今漸次落到這類似鄉村的貧民窟裏，自然難免心中不適。但在飄泊無家之際，看見可以棲身之處，便覺可戀，遇到一個關切自己的人，便覺可親，當時倒很懇切的答道：這裏很好，我只要有個安身的地方就成，金海棠道：你在我這兒住，可別起欠欠的，頂好親親熱熱，像一家人才好呢，我現在主顧很多，有縫的洗的都直送到家裏來，不再上天橋打地攤作活了，老程笑道：那麼你算高陞了一步，我道喜，金海棠道：呸，臭縫窮的還高陞呢，老程道：石小姐的事算妥了，我該問你，方才爲什麼跟人家打架，金海棠聽了，好似被他搔着癢處，哈哈大笑起來，歪着嘴道：這事我忍了不是一天，今兒才得出氣，那李家就在天橋前邊開小估衣鋪，李二先，倒是好人，只是他的老婆不是東西，平常打遍街罵遍巷不算，還很命

的虐待兒媳婦。一天不知打多少遍，聽說常用熱火筷子扎下身。要是犯了錯兒，打罵完了，常十天半月不給飯吃。老程插口道：人七天不吃飯就死，那兒媳婦餓十天半月，怎麼活着呢。金海棠道：你聽呀，不給飯吃是不教吃人飯，李家養着兩條看家狗，有喂狗盆子放在院裏，兒媳婦餓急了，就去吃狗食，可是還得爬在地下，把嘴放進盆裏，像狗一樣吃法，如其不然。婆婆看見了還是一頓打。慧娜叫道，喲，這也太很了，那婆婆可是親的，金海棠道，是呀，只爲當初要兒媳婦的那一天，恰巧婆婆的娘家着火，燒了個家產盡絕，婆婆就認定兒媳婦是敗家精，也不想兒媳婦便是妨人，怎會妨到親戚家去，可是從此這兒媳婦就下了地獄，我早看不過了。今天她那裏，又打得鬼哭神號，正趕上我早晨喝了兩盅酒兒，一陣高興，帶着塊半頭磚就去了，那婆婆看我神色不對，先還直說好話，以後我問她爲什麼折騰兒媳婦，她就發了橫，吃我兩磚拍得她順嘴流血，才服了軟兒，這場架我倒跟她認了乾親，那兒媳婦也許少受些氣了。老程聽完，挑着大指道：金大嫂，真有你的，這才叫救困扶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金海棠笑道：你把我說得好似能仁寺的三妹了，其實我不懂這些，只看那婆婆可恨，那兒媳婦可憐，我不管又沒人管，就去充這份兒二虎頭了，說了一會，老程便要告辭回公寓去，慧娜道：你忙什麼，老程道我沒穿衣服，這會兒才覺出冷來。石小姐安心住在這兒，我常來瞧你，說不定晚晌就來，說着轉頭就走。慧

娜叫道：程先，我還問你的大號呢，老程回頭道，你喚我的學名好了，我叫程鵬，慧娜又叫道，你回來，我還有事，老程立住，見慧娜的手又伸向衣袋，嚇得拔腿就跑，口裏連叫不不不，一溜煙的沒了影兒，慧娜向金海棠道，我昨天聽程鵬和他那朋友胡唱亂鬧，又去偷東西吃，只當是壞人，還很駭怕，今天才知道他這樣厚實，可惜被壞朋友引誘壞了，金海棠道，你說他的朋友，是那姓耿的瘦子麼，那小子最混賬，有一次他和程鵬在天橋飯攤子上吃麵，他吃完暗地一溜，留程鵬作押包兒，程鵬等他不回，又拿不出錢來，差點兒教飯的打了一頓，幸虧我從那兒走過，把程鵬救了，再尋那姓耿的，居然在如意軒聽大鼓擺闊呢，敢情他腰裏的錢還是程鵬賣書來的，金海棠說着，慧娜忽聽窗外有吁吁哼哼的聲音，十分奇怪，還有人呼喝着，不知在作什麼，便由窗上小玻璃眼中間向外看，只見雨已小了，變成牛毛細線，仍在下着，院中土地還濕得汪着水，在對面的房簷下，放了一張小方桌，桌前平鋪着兩張空麻袋，有一個年約八九歲的小女孩，穿着一身由大紅褪成灰黃的小褲襖，腰上繫着一條繩，把腰束成極細，面黃肌瘦，掛着兩行鼻涕，身立得筆直，頭上頂着滿放小米的簸羅，口裏銜着一個雞蛋，兩邊腋下夾着兩個雞蛋，手上還端着一個較大的簸羅，上面也擺着約有十幾個雞蛋，正危立在桌上，地下立着一個中年男子，望着那小女孩喝了一聲走，那女孩鼻裏哼的出了口氣，似在用力，猛然一個

跟斗，便翻到地下麻袋上，雞蛋不落，小米兒也不洒，那男子又把女孩攔腰抱起，放回桌上，這次却是脊背向外立定，那男子又一喝走，女孩反跟斗下來，變成臉兒朝外。慧娜瞧那女孩好像上了夾板似的，練得這樣純熟，不知作什麼用處，就向金海棠詢問，金海棠不待看就說道，你沒瞧過麼，這是變戲法的，凡是這一行，都得外加一套武工夫，練的人年紀越小，越能起錢。那男子名叫牛長山，小姑娘是他女兒，小名叫玉子，只這爺兒倆過日子，牛長山就帶着玉子天天上天橋擺擋子，賺錢吃飯，慧娜道，瞧着怪怕人的，那麼瘦弱的女孩，從桌上翻跟斗，還外帶許多零碎兒，金海棠道，窮人吃飯，本不容易，你要瞧見牛長山在場子裏，把一把鐵劍插進喉嚨裏去，嘴外邊露着劍柄，向四面磕頭求夠了錢，再拔劍來，隨着就噴出一口血沫子，那還許把你吓壞了呢，慧娜道，他幹麼要幹這種營生，金海棠道，不幹這個幹什麼去，那一行飯也沒好吃的，這院子住着三家，除了我和牛長山，還有走江湖賣刀創藥的。爲教買的人知道刀創藥靈驗，那一天却把身上肉割幾道口子，仗着流血換飯吃，更不易了，說着忽聽外面撲通劈拍，連着幾響，夾着一聲哎喲，慧娜向外看時，只見那小女子正伏在地下，簾羅裏的小米，在地面上洒了一片黃，雞蛋也都碎了，她手裏却還抓着個簾羅不放，牛長山眼睛暴露，咬牙切齒，好像要把女孩吃了才能解恨，頓足道，小死鬼，你惦着媽的什麼，我宰了你，說完，將女孩拉起，她的臉兒已跌

出麻袋界外，額上腫起個大包，似乎正須備着挨打，不住的縮頸閉眼，牛長山拉起玉子，不再說話，就揪着到房裏，立刻聽得吧叭亂響，明是那玉子受着暴打，却聽不見呼號，慧娜不禁滿心疑惑，回頭向金海棠道，你聽見麼，這是玉子挨打不是，金海棠漠不關心的道，怎麼不是，這頓打準不輕，慧娜見她冷淡神色，暗自詫異，她對街鄰虐待兒婦，尙那樣的義憤激昂，現在同院幼女受這等沒人道的摧殘，豈不更慘，她想必早有見聞，却怎麼不管呢，便問道，金嫂，你還不勸勸去，那孩子跌得不輕，怎再禁得住打，金海棠搖頭道，你別外行，這個不許勸，吃生意的人，誰也是打出來的，你是頭回看見，就大驚小怪，其實牛長山教他女兒，真夠善靜，要像我小時候，從七歲寫到師傅手裏，就挨打起，直受了八年，師傅左手籐桿右手錐子，背詞兒一有崩瓜，吧吧吧三籐桿，他提一遍再背不熟，冷不防大腿上就是一錐，還不許喊叫，一出聲兒，起碼半邊肉爛，要是把師傅氣惱了，就細上懲治，真和審臭賊似的，打得昏過去，再用草紙薰，最可憐是練武工的時候，一個臥魚兒練得不像樣，師傅不等直起腰來，就向脅上一腳，跌下去可以把人疼死，有時拿大頂不夠工夫，就用炕蓆捲起來，倒戳在門後，一放半天，那才叫苦呢，像這孩子爲練工夫被親爹打幾下，還算回事，慧娜聽了，才知道金海棠的心理，她和頑舊的老婦一樣，看見一隻狗生了病，都要流淚，但能把自己的女兒，裹折了腳骨，聽着哀號，而不動心，因爲她昔

日也從那境中經過，認爲當然，又聽她說學戲的苦楚，不禁駭然問道，我現在學戲，也得受那樣折磨麼，金海棠笑道，你瞧如今有多少闊太太小姐，上台玩票，要有一點不舒服，她們也不肯學了，現在女腳兒，只要生條好嗓子，能唱，再有一付受看的臉子，會扭的腰兒，煩人編幾齣新鮮本戲，有相好的置幾身行頭，一上台準有人捧，再說現時大路戲都是給腳兒受用，怕站着累得慌，就唱總跪着的玉堂春，再不然就用兩人扶着唱六月雪，要像我當初，白天唱紅梅閣，晚上鎖雲囊，不是跳桌子，就是上欄杆，那才用着下苦工呢，慧娜這時聽對面房中毆打聲已止，那女孩又出來在麻袋上翻跌，金海棠看看時將近午，便出去買了食物回來，慧娜幫着她做熟飯，兩人吃了，雖是粗糲，反覺別有風味，飯後雨止，天也漸漸放晴，金海棠房裏便熱鬧起來，不斷的進來些粗漢和流氓，和她接洽工作，有的送衣服來補，有的送被褥來拆洗，有的來取做好洗好的物件，但這些人突見房中添了個時裝美麗的少女，都覺奇怪，個個把賊眼向慧娜釘着，還儘自搭訕不走，金海棠看出來，就挨個向外趕不許停留，這些人也像怕金海棠，全在她的罵聲中嘻皮笑臉的走了，金海棠見慧娜不大高興，知道她討厭這般人，忙道，我就仗這些窮鬼吃飯，沒法子不理他們，現在你在房裏，明兒再不許他們進屋，交東西收錢都在院裏，那就整齊了，慧娜道，別爲我耽誤您的買賣啊，金海棠道，不要緊，這等人都是我打服了的，他們沒錢時，不但賒我的縫窮

賤，還向我借零錢花，可是有了錢也真大把的還我。慧娜道：他們都是幹什麼的。金海棠道：反正都是在天橋圈兒裏找飯吃的人，也有擺小攤的，當小綰的，黑錢白錢的，戲園裏的武行，各式各樣都有，可全是窮光棍兒，除了我誰也沒法跟他們打交道，我不是吹，在天橋縫窮，只有我一個人能成，仗着臉醜勁大，又不怕事，他們還怕我，上回來了個鄉下小媳婦兒，沒有三天，竟被他們這羣壞蛋拐去賣了，正說着忽聽外面脚步聲響，像有人走進來，金海棠忙從炕上跳下，要迎將出去，但已來不及，外面的人進到房中，金海棠一見，竟向外驅逐，倒笑着叫道：任先生呀，那裏來，請坐，慧娜因金海棠方才說過不許閒人進房，如今對這人不下逐客令，反而殷勤招待，想必這人不是流氓，就轉臉偷眼一瞧，不由吃了一驚，只見來人年紀只在二十上下，生得娟娟秀秀的一張瓜子臉兒，雖然稍爲瘦些，却只是輪廓的瘦，面部肌肉仍然豐滿柔潤，眉兒真似彎彎的新月，點漆的雙瞳真稱得起剪水兩個形容字，配着玉柱樣的美鼻，和天然猩紅的唇兒，還有頭上的長髮，垂在頸後約有數寸，瞧這面上實是個非常俊美的女郎，但身上却穿着中山裝式的灰綠色西服，脚下穿着皮靴，亭亭立在門口，一脚踏着門限，一手扶着門框，作了個很美俏的姿式，慧娜瞧着只覺眼前一亮，接着心內一動，暗想這人是男是女，若是男的，怎有這樣女性的美，若是女的，怎穿了一身男裝，金海棠又怎喚他作任先生，想着就見那人向金海棠笑着

道，我不坐，上回託你賣的東西，有主兒了麼，這兩句話分明是男子口音，但稍帶江浙韻味，金海棠答道：你那兩件衣服早賣出去，比你討的價兒還多兩塊錢，我替你存了好幾天，說着就蹲在地下，將炕側的磚取下一方，伸手向孔內掬摸，那人望着金海棠嫣然一笑，露出口內極整齊的白牙，慧娜已聽出他是男子，更覺詫異，想到近年女子都愛好運動，便是閨閣少女，也很少有具有這樣東方的柔弱美了，他一個男子，怎倒像舊式嬌怯怯的佳人呢，正在這時，那人忽然移過眼光，瞧見慧娜，立刻眼皮收縮，上下睫毛幾乎相交，射出一種類似羞怯的光，這是色情眼的表徵，最能使女子看了心跳的，但是慧娜臉還未紅，那人的臉先紅了，眼光又漸漸移回金海棠身上，金海棠已從炕孔中拿出個紙包，打開來露出一疊現洋，遞給那人道：任先生，你點點，這是八塊，那人接過去，從裏面取出二元放回金海棠手中道：謝謝你，這兩元給你買茶吃，金海棠並不推辭，接過道：你要不夠用，就先拿着花去，那人搖搖頭，舉起纖纖的手兒道：我走了，再見，說時又瞥了慧娜一眼，便翩然轉身出去，金海棠叫道：任先生，別走，你許我的畫兒呢，那人在外面應道：我還沒工夫畫，這幾天忙着呢，金海棠道：昨天我給人會友球房送衣服去，還看見你和女看案打球，你左不過成天總玩兒，有什麼忙，那人格格的笑道：我忙的就是那個，現在又弄到幾塊錢，夠玩兩天的，等一個銅子兒沒有了，我再畫畫兒賣，那時就許連你的也

帶着畫出來了。接着街門作響，慧娜聽着那人已經出去，就問金海棠道，這又是誰。男不男女不女的，金海棠道，這是個小怪物兒，北京城天子脚下，什麼新鮮玩藝都有，他姓任，名叫笑予，我只管他叫小魚兒，也不知他在那個學堂上學，如今早不上了。住在西城一座廟裏，跟和尚作伴兒，會畫小人兒什麼的，聽說還能賣錢，他孤身在北京，就仗着手指吃飯。慧娜道，他託你賣的是什麼物件，金海棠道，我也不認得，是綠色五華葛做的一件肥大袍子，說是道袍，又沒那麼嬌豔的顏色，說是旗袍，又不像那樣寬長肥大，不過買的主兒，是可以改製兩件衣服。這任小魚兒真怪極了，我認識他還是在半年前，正在春暖花開，天氣乍熱，人們都有穿單衣的了，一天我在天橋做着買賣，這任小魚兒和我商量，要把他身上的棉袍子抽去棉絮，改成夾袍，肯出一塊錢工錢，可是立刻等着完工，我應了他，費三點鐘把他的棉袍抽了心兒，他給錢走了，把留下的棉絮也送了我，又過兩日，我遇見他在攤上喝豆汁兒，心想他必是大家少爺，逃學出來，流落在外面，還怕要變成乞丐呢，不料又過了一個多月，我上街買東西，忽然瞧見他從攝英番菜館出來，上了輛大汽車，身上衣服也豪華極了，我只當他平空發了大財，那知沒過三天，他又在天橋露了面，身上也襤褸了，又教我給補那露出腳指的絲襪，這還不算怪，頂新鮮的是夏天裏，我被街坊的姑娘拉着去逛中山公園，在裏面看見一個極漂亮的小姐，扭來扭去，好像故意賣

風流似的，引得好些學生都遠遠的跟着。我瞧着這位小姐面熟，仔細一看，才知是任小魚兒，竟男扮女裝。當時也不敢問他。過幾天他又穿着一件八十年頭裏的藍紗大褂，携着白綉扇，到了天橋，我攔住問他，他不答理，也不知上那裏轉了半天，才又回來，問我和天橋的小估衣舖有來往沒有，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沒錢花了，要賣大褂和扇子，我就領他到一家估衣舖，給賣了兩塊多錢，再一問他，原來那大褂扇子他是接古董的價兒買來的，曾費了二三十元呢，從那次我才跟他熟了，每到天橋，必找我去，不是縫綴，便是賣東西，日子長了，我聽他說話，知道他簡直是個瘋子，今天就許比王爺闊，明天就許比叫化子還窮，那行事和唱戲一樣，早晨想裝老頭兒，就買一身老人行頭穿上，到午後扭夠了，就又買旗袍高跟鞋，裝一會女學生，腰裏有錢時進大飯莊，獨自個兒吃全席，窮起來兩個銅子落花生，再加一碗飄湯丸子，也在天橋對付一天。慧娜聽着，覺得這人倒有趣兒，便問道，您幾時才知道他是畫畫兒的。金海棠道，你聽啊，我那時瞧他奇怪，自然免不了要問，可是他總不說，大概前一個多月吧，趕上連雨天，我已經不上天橋地攤，只在家裏等人送活計，不想他頂着大雨來了，進門就坐在炕上，望着我掉眼淚，我問他怎麼了，他說已經兩天沒吃飯，廟裏和尚又要趕他，我瞧他怪可憐，忙弄了些飯給他吃了，他這才對我。把本身事都說了，原來他賣畫爲生，也看運氣，有時畫一張遇見好主顧，就可以得到好

錢，若沒有人買，就許拿出去一文不值半文的換頓飯吃。他又脾氣特別，只要弄到手一筆錢，便胡作非爲，滿世界遊蕩，非到再挨了餓，絕不肯畫第二張，所以混得七亂八糟，住在廟裏，欠下房租，常受和尙欺侮，以外又說了好些話，我給他飯吃，另外又借給他兩塊錢，他喜笑顏開的走了，過兩天再來，我幾乎又不認識他了，居然換了一身洋服，手裏夾着文明棍，口裏銜着大呂宋烟，好像個闊少爺似的，見了我就大嚷着說，昨天把一張新畫的好畫兒賣出去，發了小財了，就給了我十塊錢，我不肯收，他丟下就跑了。從此十多天沒見面，他是到上等地方找樂兒去了，不想一天他又駕臨天橋，身上只剩一褲一褂，我在路上遇見他，他跟我到家來，又借了兩塊錢去，言說晚天要和一個買畫的書主會面，他的衣服都存在當舖裏，得贖出一件來，要不然怕人家看他太窮，不肯出大價兒。我給了他錢，便問他都是畫什麼畫兒。他答應次日拿畫來給我瞧，第二天果然拿來一個大紙本子，上面都畫着天橋上的人物兒。什麼戲館茶棚，變戲法摔交，簡直都畫全了，連我這打地攤縫窮的像兒，也在上面，一共有百八十篇。畫得真像活的一樣，頂有趣的是把擺茶攤的王大疙疸畫了個大頭，那脖子上的氣瘻子，和一隻瞎眼，臉上的紋縷兒，真越看越像，以後我再遇見王大疙疸，倒覺他本人的臉還不如畫上有神氣呢。那時我就問任小魚兒說，莫怪你總在天橋上躑，原來你把天橋的東西都畫去了，難道就賣這種畫麼，小魚說這是畫着玩

的，並不要賣。又對我說了半天。他的畫法怎樣出色，不單中國沒人比得上，就是外國人也差得多，只苦他太年青沒有名氣，再過十年，他一定能進什麼院，教世界上都知道他，我也聽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就想煩他畫一張，掛在牆上。說着手指牆角向慧娜道，你看，這面灰皮落下一大片，露着黃泥怪難看的，弄張畫兒遮上，不正好麼，任小魚兒一聽滿口答應，還說要給我畫個千金一飯圖，又細講漢朝有個韓信，少時很窮，漂母給他飯吃，以後韓信封了王，就把一千兩金子報答漂母，他寫這圖爲記着我待他和漂母待韓信一樣，慧娜笑道，這人倒有意思，他這畫兒呢，金海棠道，你沒見牆上還露着泥麼，他空說得熱鬧，始終也沒給畫來，說時忽然哈哈笑道，前幾天，他不知犯什麼毛病，做了那件綠袍，穿在身上，又戴了頂綠色方帽子，男不男女不女，今不今古不古的，滿街上亂走，被巡警捉去，蹲了三天，出來就托我把綠袍去賣了，方才不是討錢走了麼，慧娜聽完，暗想聽金海棠說任笑予的一切，完全是個藝術家模樣，不過脾氣特別古怪罷了，金海棠又道，我認識他這些日，他的事知道不少，可是這人是什麼根底，還是不得明白，你不信過幾天再看，他也許坐着汽車來看我，也許弄成叫化子樣兒來對我啼哭，慧娜此際更知道這任笑予是天涯淪落放蕩不羈的人，方才初見他時看那不男不女的樣子，還猜疑他是人妖一流，如今才明白是藝術家風範，不過因爲生得俊美，就令人覺得撲朔迷離罷了，慧娜想着忽然

起了一種感想，自己到北京兩日以來，所遇的人幾乎全和自己身世一樣，像程鵬金海棠，都是孑然一身，相見相憐，如今又瞧見這任笑子，自己却不知怎的，好後覺得惟有他的淪落，有美麗的故事在裏面，和自己的飄泊生涯，很爲接近，在一點鐘前，自己還想着程鵬可以作個親近的朋友，現在却忽然把他推遠，而把這任笑子替代了他的位置，其實自己和任笑子連話還未說過，却爲什麼看着他可親，忽又轉想莫非因爲任笑子面貌美秀的原故，想到這裏，立刻覺到這念頭十分可羞，不禁微紅了臉兒，金海棠閒着沒事，只管講述任笑子的怪癖，刺刺不已，慧娜雖然嫌她絮叨，但是耳朵竟一字不遺的全接收了，好容易等金海棠這一節講完，才提到慧娜學戲的事，慧娜請求她早些介紹師傅，金海棠笑道，這北平地方的教戲師傅，可以用鞭子成羣的趕，只要你有錢，要一營人都有，只是有能耐的，生意太忙，價錢又貴，並且也不教新開學的小學生，若是隨便尋一個二五眼來，倒能把底子打壞了，我在方才就想了個道兒，你別瞧不起我，我這倒了運的老戲子，只是受臉子帶累，祖師爺不賞飯吃，可不是能耐比誰落下，你要不怕上當，我就可以在早晚勻出閒工夫教你，也不要工錢月米，看你這聰明伶俐，有二三年準能教出個樣兒來，不過將來你出臺賺錢的時候，打我的招牌可不成，這世界早把我忘懷了，誰還記得十五年前，有成千上萬的人，白天想着我，黑夜夢着我呀，金海棠說着兩眼凝空，似有所見，慧娜知道當年繁華

舊影，已在她面前重映出來，須臾金海棠嘆息一聲，忽然立起，握住慧娜的臂兒道：姑娘，我勸你別學戲了。唱戲的越紅越沒好結果，世上真是重色不重藝的，人們說窰姐兒五年算一世。戲班的女子也是一樣，你一朵鮮花的年紀，人人都像瘋子似的趕着捧湊，等花兒敗了，連求誰看一眼都不能，好沒情面的世界，你不必瞧別人，只瞧我，姑娘趕早自個兒打正經主意，別學戲了。慧娜知道她是爲本身發牢騷，就搖頭笑道：你這話我明白，無奈我已打定主意，非得唱戲不可，將來怎樣，那就由老天爺隨便安排，誰管得那些呢，正說着，忽聽外面有人咳嗽着進來，却在嗽中夾着喚金奶奶，金海棠才問了聲誰，忽見任笑子在房門邊現露，臉色通紅，好像跑多了路，尚在狂喘，脅下却夾着個很大的紙包，金海棠愕然道：任先生，你又……來了，進來坐着。任笑子慢慢向裏走，坐到一張小凳上，看了慧娜一眼，忽然忸怩起來，從衣袋掏出手巾，拭額角上的汗，巾角下垂，把臉兒幾乎全遮蔽了，半晌才把手垂下，隨又舉上去搔頭髮，金海棠問道：任先生你上那裏轉了一趟又回來，跑得紅頭漲臉的。任笑子連咽了兩口唾沫，方才答道：我買了點兒東西，金海棠道：你又買什麼了，任笑子把脅夾紙包取下，放在膝上，又用眼看金海棠，似乎告訴就是這個紙包，金海棠道：倒是什麼東西呢，任笑子立起把紙包放在金海棠面前，囁嚅道：這個送給你，金海棠道：我不要，你留着自己用吧，任笑子搖頭道：不是用的，是吃的，

金海棠笑道，吃的我也不要，任笑予道，不，不，一定送給你，金海棠方自堅辭，任笑予忽把眼兒向慧娜一溜，便如飛跑出去了，金海棠叫道，你回來，拿了去，我不要，叫了幾聲，再不聞任笑予答應，料想已跑遠了，就向慧娜笑道，瞧這瘋子，無緣無故送我東西，人家還不知道是什麼，他丟下就走，慧娜道，這人倒很真實，煞待他那樣好，就受這點東西也是應該，金海棠拆看紙包道，他說是吃的，看看什麼，說着紙包已開，只見裏面花花綠綠一大堆，底下是一匣餅乾，上面是各種糖類，宋古力太妃留蘭口香糖等等，數量很多，便是極好吃糖品的人，也足敷十日的咀嚼，金海棠叫道，咦，這瘋子送大包糖給我幹什麼，打算我還是小孩呢，慧娜瞧着，忽然心裏一動，覺得臉上又發燒起來，金海棠擺弄着糖菓道，這麼些，他進是把方才的錢都花了，頂着雨踏着泥來拿錢，却買糖送人，真氣迷心，你送我兩袋白麵比這個不好，石小姐你吃吧，我向來不喜歡甜食，說着向慧娜跟前推，抬頭瞧着慧娜的臉兒，猛有所悟，忍不住哦了一聲，慧娜知道金海棠也已把機關參透，立覺不好意思起來，只得點着糖的包皮，誇贊顏色好看，金海棠道，你們時髦人都愛吃這個，我除非吃了大葱大蒜，覺得嘴裏不好過，才花個銅子兒買塊冰糖含着，這奇香異氣的玩藝兒，真沒這口頭福，姑娘，你吃着解悶兒吧，慧娜心裏明白任笑予的意思，自然不好意思吃，金海棠並不甚讓，也不再提任笑予，接着商量學戲的事，議定慧娜先隨金海

業學習，把根基弄結實，再花錢請個師傅教時派戲。到能上台的時候，再拜個有名的師傅像吳青瑤等人，藉聲名露戲，慧娜深感金海棠替自己籌畫周至，便把本身的經濟狀況都報告給她，金海棠因為慧娜要長期學戲，銷耗甚多，又知道她在學成以前，沒有生財的道路，就主張把慧娜身邊現款，全借出去生利，每月可得十幾元的利息，用來維持現時的儉嗇生活，足可敷衍，這樣便能保存原來的母金，預備將來學成拜師的費用，慧娜大為贊成，金海棠又對她負起完全責任，經管放債的事，慧娜此際落在窮途，把由死者誣珠所得的幾百元款子，看得十分珍重。但瞧金海棠爲人，兼具潑悍精幹種種特長，深堪托附，就將全部現款交出，請金海棠一手辦理，並且約定金海棠永久作慧娜的伴侶，目前是保護人兼戲師傅，日後學成上台，還得加上管事人的職務，金海棠因慧娜對他倚畀甚深，十分高興，覺得自己多年的抑鬱困苦，或者能由慧娜得到出入泰的轉機，借好徒弟的光，重在舊同行中吐氣，慧娜也深知道自己的志願得償與否，多半繫在金海棠身上，兩人師生之誼，建築在情感和希望之上，自然格外相親傾心吐胆的談個不休，到日暮時，雨又下起來，程鵬竟未再至。晚飯後金海棠冒雨出門，良久方回，告訴慧娜放債的事接洽得已有眉目，慧娜問她放給什麼人，這樣爽利，金海棠道，我把錢放給放債的了，你這點兒錢，若是放到正經地方，每月得的利息，也可夠吃一頓飯，還不如在自家手裏存着呢，可是要得大利錢，

就難免担險。這事很教人爲難，我有個熟人，在陝西巷開個小放錢局，專放窩賬，這人是我當初唱戲時的跟包，名叫呂三，我搗霉了，他倒剩了幾個，開了這小買賣，很能賺錢，所以我把你的錢送到他那裏，教他替放出去。說好了不論放得出去或不能，也不管利息大小，每月準給送二十塊錢來。並且那時要本兒就得現成，慧娜想不到如此順利，深感金海棠謀事的熱心，慧娜聽着方自疑惑把錢付與下等市僧，是否可靠，金海棠已知他的意思，笑道：你放心，這地方若沒有十二分把握，我也不敢冒失存放。你莫把放賬的不當好人，他們倒是懂義氣有人心的。據我看比那些假正經人還靠得住，現在那一年不倒兩家銀行，傾害窮人的不就是尋常在街面上有信用的大經理麼，慧娜道，我很放心，你不要錯想，明天就把錢送去吧，不過我看你的費用很輕，以後又得每天教我唱戲，若再作活計，未免太累，現在咱們既然每月能得二十塊錢，足可將就度日。我勸你別作外活了，金海棠想了想道，我不能累苦你。慧娜道，這說不到累苦，我只要你專心教我。咱們一同過苦日子，等將來我成功時，再一同享福，反正你和我是一個人，永遠不能離開，誰累誰都談不到，金海棠才答應以後慢慢的將原業停歇，當時說到夜深，就一同睡了，次日清晨，金海棠將慧娜的現款都帶着出去，送到那放錢局，帶回預付第一日的利息，交給慧娜，慧娜還不知就裏，以爲照例如此，那知這完全是金海棠的情面，在對方可說是亙古未有的優待，並且

是一樁賠錢交易呢，金海棠還由外面帶來一柄舊胡琴，先對慧娜自拉自唱了幾句祭江的小
嗓，唱完自笑道，我還不含糊，一幌兒七八年沒摸這個了，今兒拿起來居然還像那麼回
事，又嘆道，姑娘，你看現在的這行女角兒，真教人不能睜眼，外面陪酒，家裏打牌，只
要老斗花夠了數兒，就可以隨便，要說我那時候才真稱得賣藝不賣身，雖然也出去應酬，
可是有分寸的，到了席面上，就仗着一付嗓子，一把胡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人們賞給
我多少錢，我都接着，可是要有旁的心思，那是白撞釘子，有個作師長的，肯出五千塊錢
要我到他住的旅館去，我都駁了，有人勸我嫁人，我也不肯，只想便是不能唱戲，拿着把
胡琴走遍天下，也有飯吃，那知以後得了一場冤孽病，變得這付嘴臉，不能到戲園去唱，
只得趕廟會要自拉自唱賺飯吃，敢情臉子一醜，連我的玩藝兒都不值錢了，當時金海棠說
着試了慧娜的嗓音，認爲恰是唱花衫的材料，便開始教授起來，先教念詞兒，慧娜恐怕不
能記憶，煩她去借了筆墨來，尋了幾張白紙，隨念隨寫，但因金海棠並不識字，一切全由
強記而來，所以念出的詞兒，多是有音無字，在慧娜的意思，想要每句都要先到講解，
便可以記錄無訛，無奈金海棠口中只有一串音聲，遇到通常易解的地方，慧娜還能體會，
但若遇到疑似之處，從音聲上不能決定字義，再問金海棠，她也僅只把原詞兒再咬真切一
些，却不能作明白的解釋，慧娜只得胡亂按着音聲記下來，自己從頭細看，只覺有許多地

方糊裏糊塗，不知說的什麼，便向金海棠道，這詞兒我一點都不明白，怎麼辦呢，金海棠道，你要明白幹什麼，只照着我說的音兒不錯就夠，你年歲大了，又上過學堂認識字兒，才這麼說，要像我們內行的人，從八輩子往上的老師傅，也沒喝過墨水兒，就憑生記，記住了就傳徒弟，徒弟也是照樣，就這樣一代一代往下傳，誰也不覺糊塗，誰也不想明白，就說我在八歲被拐出來，賣給人家學戲，那懂得什麼是字兒模兒，師傅說一句，我跟着念一句，誰明白他說的是外國話，還是中國話，可是幾年以後，好幾十齣戲也都裝進我肚子裏了，慧娜聽着才恍然於學戲和當初的私塾教授法是相同的，私塾把極艱深的經書，強迫兒童背誦，不加講解，在道理自然不通，但是人類的聰明却很玄妙，這沒道理的辦法，反能收速成的功效，就如學戲要理性的去做，一定先教徒弟念書，夠了程度，然後學歷史以知劇中古人軼事，學音樂以作歌唱根基，這樣一來，恐怕都要到二三十歲才能正式上台，不特根本沒有童伶，女伶學成也將在年長色衰以後，看起來這沒道理的教授法却未可厚非，許多名伶都是從這途徑成功，自己既願學戲只可也從強記入手，明兒再到外面買幾本戲考參考書就容易貫通了，慧娜這才不求甚解的隨着金海棠學習下去，過了兩天，程鵬才來了一趟，報告已與老耿分離，並且在一家大百貨公司裏得了個稽查的職務，慧娜甚為歡喜，向他道賀，程鵬道，你當這稽查是很高的職事麼，這和看門的差不多，責任是視察可疑

的顧客，保護公司的貨物，薪水也小得很呢，慧娜道，無論何如，總是正常職業，比開住旅館，受人白眼，不好得多，我勸你安心作去，以後自有希望，程鵬受着鼓勵，才欣然作事去了，金海棠因慧娜的勸告，也放下縫洗事業，致全力於歌唱的教習，兩個人度着最低的生活，每月的進款用來尙有餘裕，慧娜布衣蔬食，頗能自安，金海棠也被慧娜趨向日漸整潔，改了原來污穢的習慣，程鵬每逢下班無事，便來過訪，忽一日大清早起，慧娜方才起床，任笑子飄然而至，進門還帶着羞澀的樣兒，把一幅畫遞給金海棠，金奶奶，這是你煩我的畫，才給你畫出來，金海棠道，這一幌兒十多天不見，你作什麼去了，任笑子道，我上了一回天津帶畫兒開了個展覽會，賣了些錢回來，金海棠，什麼叫展覽會，任笑子笑道，你不懂啊，比方說，你可看見過天橋那些走江湖耍槍棒賣膏藥的，他們隨便走到一個地方，借一處場子，練幾套武藝，賣幾貼膏藥，就可以賺錢，我們畫畫兒的，有時窮急了，或是要抓一筆錢用，也就照走江湖的法子，連夜趕出一大批畫來，帶着出碼頭，求幾個朋友捧場，借地方把畫兒掛上，標價兒一賣，這就叫展覽會，有時也得當場畫兩筆給人看，就像賣大力丸的練工夫一樣，等畫兒變了錢，我就回來了，金海棠笑道，你倒是能人，說着將那張畫兒打開一看，不禁咦了一聲，眼光立刻轉到慧娜面上，道，你畫的這是……任笑子臉兒忽然通紅，轉身向外走，到了院中，叫道，金奶奶，你出來，金海棠應着，將

畫兒放在炕上，便走出去，慧娜見任笑子神情可疑，就拿起畫兒，方一注目，只見上面赫然自己的臉龐兒，並且畫得梨渦蘊笑，妙目凝情，直好似把自己的全神都攝到紙上，又好像這張畫是面鏡子照出自己的影兒，却微俯着頭兒，目波斜盼，作含羞避人之態，上角題着初見兩字，並無下款，只下角蓋了個小圖章，慧娜暗想他只見過自己一次，也並未得仔細端詳，怎畫得這樣維妙維肖，但看這畫上的初見二字，想是他在那日轉盼之間，便已竟對我生了愛慕，所以把初見的情景深入腦中，直到畫這幅畫的時候，都在記憶着我，否則絕不會有這似乎對面傳真的成績，慧娜這樣一想，心中頗覺感動，她度着孤零時光，精神上萬分寂寞，忽然發現有一個人時時刻刻想念自己，自然由安慰而生知己之感，立刻覺得在這世界上，並不孤寂，居然也有垂念的人了，這時聽金海棠在窗外笑了兩聲，似要走向房中，慧娜忙把畫兒捲起，丟在一邊，拿起唱詞鈔本來看，金海棠慢慢的走入，一面走一面搖着頭兒，口中喃喃自語，慧娜只聽她連說那怎能成，那怎能成，便問道，任先生走了他跑來就爲給你送畫兒啊，金海棠笑道，這位先生神經病又犯了，你猜他跟我說什麼，慧娜望着金海棠道，我只看他鬼鬼祟祟像有事似的，金海棠展開畫兒道，你瞧這張畫，這上面畫的是誰，慧娜裝作方才看見，吃驚的道，這好像是我呵，金海棠道，一些兒不錯，他今兒就是爲你來的，方才他叫我出去，把你的底細全問了，知道你當初是閩家小姐，

又是女學生，現在這裏跟我學戲，就說了一大套我一點兒不懂得的話，以後又求我給你引見一下，他有話要同你談談。我看他有些安心不善，便告訴他說石小姐現在跟我學戲，我得像當初師傅管徒弟一樣，把她成全好了，在二年裏不能教她交朋友，免得分心，任笑予聽了，又賭咒發誓的說他是一片好心，要給石小姐幫助，也不求交朋友，只要見面談一刻鐘，我被他纏不過，只可推托得問石小姐本人，他不肯見你也沒法子，現在他還在門口候信兒呢，我瞧這氣迷心，準是愛上你了，只看這張畫兒就知道他的心，若招惹出他，日後還不知怎麼樣歪纏，依我說不如趁早攆走他吧，慧娜仍假作看唱詞兒，低着頭遮掩那發紅的臉。慧娜立起道，這人大約是有些神經病，你今天攔他。明天還來歪纏，不如我出去，問問他是什麼意思。當面回絕了，也省得日後麻煩，說完就向外走，金海棠沒再說話，只背了臉兒瞧着那張畫像微笑不已，慧娜自己走出門外，見任笑予正負手在巷口那裏來回踱着，慧娜望着他，忽然心慌起來，沒勇氣向前走，只癡立在門外，任笑予回頭瞧見慧娜，似乎吃驚，怔了一下，才要往巷內走來，慧娜這時心稍穩定，倒揚起臂兒，對任笑予示意，教他在巷外等候。自己緩緩移步走過去，任笑予看慧娜將到面前，忽地低下頭去，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嚇得慧娜還禮不迭，任笑予禮畢，仍是不敢仰視，只紅着臉低頭看地，態度很是踉蹌，慧娜見他不開口，覺得一對男女這樣怔怔的對立，實在不成樣

兒，只得先說話道：任先生，是恁有事和我談麼？說完這句話，便移步沿着水坑的高岸走去，任笑予才隨在她身後。且走且答道：是是，石小姐，底下又沒言語了，慧娜走出十幾步，還聽不見他接着開口，就在一株垂柳的柳樹下回頭立住，笑予正癡望着慧娜的後影兒，見他突然反顧，驚得轉臉去看旁边的房舍，不住舉手搔頭，慧娜手拉柳枝淡淡說道：任先生，你有什麼事，請說吧，任笑予兩手相搓，虛嗽了幾聲，才吃吃的道：我不會說話，說錯了石小姐可得原諒我。慧娜微笑道：不必客氣，您有話請講，任笑予這時似乎滿臉都犯了癢病，搔搔眉尖，又抓抓鼻頭，聲音也發顫了，低聲道：我頭一次在金奶奶家瞧見你……石小姐，我就……吃驚不明白像你這樣人，怎會到了這地方來，今天又聽金奶奶說，你正跟她學戲，更把我嚇壞了，憑你怎能幹……那種事，慧娜笑道：任先生，我是一個窮女子，無家可歸，金奶奶好心收留我，教給我謀生的技能，這本是平常的事，你何致嚇壞了呢，任笑予這時忽用迷茫的目光對慧娜平視，一瞬便又低下頭，道：我只覺像你這樣的人，不該落到這地方，更不該學戲，慧娜道：這個談不到什麼該不該，只就我的境遇，能像現在這樣，已經很好了，任笑予聽了又半晌默然無言，慧娜道：任先生，叫我出來，就爲告訴這兩句話麼，那我就謝謝你好意，後日再見吧，任笑予見她要走，忙將身退了一步，攔着去路道：不，不，我還有意思……可是我不敢說，慧娜道：這有什麼敢不

敢，你儘管說，任笑予忽地探手到衣袋中，似要取出什麼東西，但空抓搔了半天，仍伸出一隻空手，向前望望道，咱們還是走着說。慧娜無言默默，却等他先行舉步，任笑予也立着不動，候慧娜先行。慧娜忽有所悟，就轉身慢慢走着，果然任笑予跟在後面，發聲道，石小姐，我頭一次在金奶奶家見着你，雖然不知道你是什麼樣人，也不知你和她有什麼關係，可是我腦裏好像受了誰的指點似的，斷定你是個品格很高的小姐，新近落魄，無可奈何才到了金奶奶家，我也明白這是胡猜，但是不知怎的，我的思想定要我這胡猜認作真事，我尋思了一天一夜，到底覺得你必是個可憐的人，現在正需要別人的幫助，又覺得除了我沒有人能幫助你，於是乎我決意了，先寫信給天津的朋友，託他給我籌備展覽會，一面費了八九天的工夫，趕出幾十張畫兒，再加上舊存的十多幅，帶着到天津，開了三天展覽會，賣了五百塊錢回來，我一個也沒動，現在要同你說，不要在金奶奶家受苦了，學戲更不是正經路兒，你無論想作什麼，我都願意幫助你，你想上學麼，就拿筆錢作學費，不上學也可以補助你的生活，慧娜聽到這裏，忙又立住反身，任笑予又退了一步，慧娜道，先生，不必說了，我同先生素不相識，先生這番好意是爲什麼，任笑予此際竟侃侃的答道，我早知道你要這樣問我，可是我不能答，因爲我也不明白爲什麼，自從見你以後，就覺得你這樣人，落到這地步是可惜的，我既看見，就不該教你再可惜下去，非得救了你才

能安心，慧娜瞧着他說話時滿面精誠，不帶絲毫虛偽，猛然一陣感動，自覺眼睛發濕，忙閉上眼，轉身將背向着他，才讓淚珠落下來，心中暗想，上天真會弄人，在自己戀着男子的時節，所遇都是壞蛋，自從受了激刺，立志學戲大出風頭，將來玩弄天下男子，以消積恨，那知來到北京，所遇又多是好人，第一個程鵬，已是誠摯可愛，如今這任笑予萍水相逢，竟肯替自己出大力，雖然不知他妄着什麼心腸，但總是出於善意，何況他能把自己看得如此高貴呢，不過這樣交淺言深，終非正路，自己只能領受他的深情，至於物質上的幫助，却是萬不能受，想着便道，任先生，我謝謝吧，你對一個陌生人，竟有這樣好意，我太感激了，只是我已經立志學戲，決不變更，唱戲也是一種女子職業，還不算壞事，我現在本身的生活也能對付維持，將來若有窘住的時候，再求任先生幫忙吧，任笑予聽慧娜婉言拒絕，立刻面色慘淡，似乎要哭，呆了半晌，忽然張臂作懇求之狀，叫道，你不能拒絕我，我不能瞧着過金奶奶家的苦日子，你依着我吧。我賣畫兒還能賺錢，能夠常常幫助你，並不是只這一次，慧娜聽着，覺得他的話有些越禮，自己不能再聽下去，便寒了臉兒，道，任先生，請你說話樸點些，我和你並沒有絲毫瓜葛，爲什麼要受你長久的幫助，你是看我在這落魄窮途，以爲可以用利引誘麼，任笑予見慧娜發怒，大爲震動，就倚在樹上，將手掩了臉，喃喃自語道，我知道要惹她疑惑，又該說什麼呢。天知道我的心，說着又從

衣袋裏取出一張摺疊的紙，遞給慧娜道，你看我的心，就畫在上面了，慧娜把紙展開，原來又是尺許見方的一張畫兒，上面似是花園的景緻，右側垂柳扶疏，掩映着小樓一角，樓窗半啓，露出一個女郎的上身。嫣然微笑，似在清晨初起，開窗迎納朝陽，那對面射來的陽光，照得女郎面上光采煥發，看着又活脫是自己的面龐，這畫上像浮着一層娟潤之氣，教人愛不忍釋，慧娜看時，心上又跳，知道這必是他思慕所寄托，便裝作不解問道，這是什麼，我看不明白，任笑予眉頭一縐，鼓勇說道，我先把你的疑惑說明了吧，你是因爲萍水相逢，我竟這樣熱心，恐怕動機是不純潔的，所以拒絕，我其實我的心……你可別當我是侮辱，要知道我這學畫的人，多少有些美術思想，好比說吧，有一塊美玉，隨便丟在泥土裏，普通人看見，也許不大介意，可是要被有美術思想的人見到，便明知事不干己，也要在心裏中病，必得把這美玉從泥土中拾起，拂拭干淨，裝璜好了，安放在一個適當地方，才能自己安慰，便是以後再瞧不見這塊美玉，這顆心總算得了安穩，我對於你呢，也像這比喻一樣，自從初次相見，我就覺得金奶奶家不是你該住的地方了，回家以後，就尋思像你這樣的人，應該作何位置呢，想了半天，就畫這張畫兒，表示只有這種光明高爽的地方，才適合作你這美人的處，說着又指着那畫兒道，你瞧這不是你麼，你細看，我畫的雖不好，可是極像，你再想想，金奶奶家的那樣破窗破炕，把你囚在裏面，我們美術家能

看見十萬餓死的災民，絕不動心，可是看見美的人，或是美的物，落到醜惡的環境裏，就認爲天下最慘的事，萬萬不能忍受，像這畫裏的環境，固然是虛想，可是無論如何，我總得替你安置個理想的環境，這就是我的意思，都說出來了，慧娜原料他要冒昧的說出愛慕的私衷，想不到說到頭兒，他的好意竟全基於美的思想，大凡女子都是好聽人稱讚貌美，大出意料之外，只是聽他將自己形容得好似天仙化人，不禁暗生感恩知己的心，幾乎把心腸軟了，但又轉念，憶到自己以前所識的幾個男子，初見時也都是作出十分忠誠的態度，表示毫無私心，像是掏着一片俠腸，要將自己救出泥濘，然而過後有的改變初心，有的現露原形，才知道男子對女子的俠腸，都在裏面隱藏着私慾，他們只要用手段和金錢買得女子的感激，以下所希望的就是捨身圖報了，現在任笑子的善意，雖不能一定冤枉他挾有野心，但是自己應該事先預防，免得將來後悔，何況一個不相識者的恩惠，又怎能無故承受，若被金奶奶知道，還不定猜議什麼呢，想着便和聲說道，任先生，你太把我看高了，其實我是個一文不值的人，能有現在的境遇，已然很知足，像您所想的那樣的高尙境地，就連夢都不敢作的，說着將畫兒捲好又遞過去，任笑子啞然若喪的道，石小姐，你就不許我盡一點兒心麼，慧娜道，你的好心，我已然領受了，若是教我憑白無故的受你金錢幫助，可實在不敢，任笑子低頭用鞋尖踢着土地，顫聲道，我錯了，大約石小姐還當我是有

意唐突呢。慧娜道，不，不，我是感激的，任笑予道，那麼這事我也不敢提了。石小姐，以後你能把我當作朋友麼，慧娜道，任先生只要不嫌棄，我很希望您常來談談，任笑予又看看慧娜，覺得下面無可說了，只可告辭道，外面很涼，您請進去吧，我改日再來拜望，慧娜瞧着他眼光中滿含着失望之色，眼睛和鼻頭都有些酸紅，暗想他若存着野心，自己允許他作朋友，後望正多，何致還這樣難過，由此可見他相助的心出於真誠純潔，因被拒絕，才抱憾未能將自己拔出苦境，仍是他所說眼瞧美玉埋泥土的心情，於是又有些後悔起來，覺得方才似乎絕人太甚了，但這時無法慰藉他，心裏一陣搖動，竟不自主的將纖手伸出來，任笑予瞧見忙伸手握住，鞠躬道了聲再見，及至直起腰來，見慧娜似在怔着神兒，盈盈秋水正凝注着自己，任笑予不覺神移，也立住了，對他注視，這樣不覺過了很大工夫，還是慧娜首先醒悟，猛紅了臉兒，轉過身去，不想在回頭之際，竟使她羞慚無地，原來程鵬正立在巷口外，雖沒向這面看着，但瞧那情形像是來了很大工夫，把慧娜和任笑予的種種接洽，早看了個逼真，及慧娜轉身過來，他才背過臉兒去，裝作沒看見，慧娜對程鵬本只有朋友的關係，見了他不知怎的竟也大驚，叫了聲程先生，就拋下任笑予向他走去，到了近前，見程鵬居然衣服整齊，頭臉清潔，大改舊觀，脚下的破帆布靴，也變成光可鑒人的黑色革履了，程鵬一見慧娜，便笑道，我這幾天忙極了，今兒才得工夫來瞧你。

還沒進巷口，就看見你正同朋友說話，慧娜聽他這樣說，便想將任笑予給他介紹一下，那知回頭一看，任笑予已然在十丈開外，正向南匆匆疾走，不由詫異他爲什麼這樣逃跑似的忙着走，而且他無論回那裏去，都該回心，何故往一片荒涼的南面去呢，想着便逕直的將任笑予的行爲都告訴了程鵬，又道，我瞧他多少有些神經病，不過總是一片好心，我不能不感謝人家，程鵬聽着，忽地漲紅了臉，好似怒不可遏的道，我認識他，方才我瞧見是他，才沒過去和你說話，他也認識我，所以看見我就趕緊躲走了，他要用錢幫助你，可真是對你的大侮辱，慧娜愕然道，莫非他是壞人，不安好心麼，程鵬道，這個我倒不敢屈枉人家，或者他真是好心也說不定，不過像他那樣人格我認爲誰同他親近，就是羞恥，更沒說受他的……慧娜道，他是怎樣一個人呢，我只聽金嫂說他古怪，還不知道有什麼壞品行，程鵬道，早一年我同他住過一家公寓，知道的很清楚，只是實情不能對你說，設個比喻，就像我以前那樣胡作非爲，以至於你親眼瞧見我偷別人的食物，可算下流極了，然而我和他比起來，還是聖人呢，慧娜聽了默然無語，她先受誘惑於任笑予清秀的面貌，後被感動於任笑予懇摯的情意，心中已隱隱茁了愛苗，這時聽程鵬把他說得如此不堪，只覺半信半疑，心想任笑予頗爲豪直天真，何至壞到這等地步，但程鵬也非詐僞的人，絕不會虛言誣蔑別人的名譽，這倒難於判斷了，程鵬見慧娜沉吟，似乎不大信自己的話，慧娜便延程鵬

到家中去坐，金海棠見她出去和任笑子說話，倒同程鵬回來，不勝驚異，程鵬坐下便道，我來和金奶奶石小姐商量一件事，我們遭匪劫的同鄉，現流落在北平的很多，眼看天要冷了，都難免挨凍受餓，有人出來想辦一回義務戲，籌些款子，預備賑濟，石小姐已學了不少日子，能上台唱一齣麼，慧娜道，這救濟同鄉的事，我自然願意出力，可惜我只學會了一齣女起解。半段六月雪，還都不熟呢。程鵬道，我勸你對付着唱吧，好在你頭次上台，戲碼不會排在後邊，看的人又都知道是票友，也能有個原諒。慧娜道，我對自己的能爲，簡直沒有把握，金嫂你看這樣能上台嗎，金海棠道，你上台也只能唱女起解，論嗓子唱工，足下得去。若是能緩些日限，再排排場子，臨期我再跟了去把場。也許不致於砸了，程鵬道還早着呢，最快也得二十天以後。金海棠道，那就成了，只要慧娜願意，就可以唱得。慧娜道，給苦同鄉幫忙，我有什麼不願，程鵬道，那麼我就向那邊辦事人說去，你聽信兒，別的小節日以後再商量，說完又坐了一會，便自走了，慧娜爲救人心熱，就攛掇金海棠給調理身段場子，從此忙了起來，倒把任笑子的事忘了，次日金海棠又到天橋大戲棚裏，約來一位落魄的琴師，就在房裏排演起來。那琴師替她拉着胡琴，金海棠配個解差，把女起解從頭至尾，整齣的唱，唱完一遍，又是一遍，練習得熟中透熟，金海棠還怕自己與戲場隔絕，仍保持着十多年前的老路了，不宜時人眼光，就教慧娜留神小報上的戲目，

等梅蘭芳唱女起解的日子，買票去聽，回來又替慧娜改了數個腔兒，添了許多俏頭，這才算預備停妥，安心等待上台，這一日程鵬來報告義務戲的組織，已然完全就緒，一共演兩晚，慧娜的女起解排在倒數第四個碼子，一切場面行頭，全由籌賑會中代備，在當天晚上還在元興堂飯莊宴會各位男女票友，約慧娜務必前去，慧娜對戲碼問題，很爲滿意，但不願前去赴宴，請程鵬代爲辭謝，程鵬道：會裏辦事人定要和你見個面兒，你若不去，恐怕他們要教我領着到這裏來拜你，慧娜想了想，覺得金海棠家中實不便招待賓客，只可換了身衣服，隨程鵬去了，到元興堂以後，見許多男女票友，已先在那裏，原來這籌賑義務戲，雖爲救濟流落北平同鄉所辦，但是所約票友，只有慧娜一人是遼寧籍貫，其餘全是本地一般所謂名票友，慧娜看着這些位風雅的男女，直覺目迷五色，雖然名稱相同，却不料流品竟那樣的雜，男子有的西裝革履，儼然大學生，有的方袖長袍，好似老夫子，還有滑頭滑腦的流氓，雄雄糾糾的壯漢，女子有的寶氣珠光，像是大家閨秀，有的淫聲賤氣，直如曲巷娼妓，還有四五十歲的老太太，和髮初覆額的小女孩，最刺眼的，大家都形跡放蕩，笑謔無忌，慧娜在外間和辦事人週旋了一陣，才被讓進裏間，見大圓桌上已擺好乾鮮碟子，十多個男女票友正散坐着像野鳥噪林的吵嚷，主人因人將到齊，就延請入座，慧娜看着這些人眼生，只得緊跟在程鵬身旁低頭坐在下首，主人敬過酒，衆人因不認識慧娜程鵬二人，

又未經介紹，就都不理他們，互相說笑起來，慧娜聽着，才知這些人俱相熟識，幾乎沒一個不玩笑，也沒有一個不吹牛，這個說昨天余叔岩上我家去了，領教造白袍裏的一個小節骨眼兒，那一個就說上星期我在開明票戲，有個當差的進後台送給我一張字柬兒，敢情是麻貝子的福晉約我上北京飯店，我也知道去了準有落子，可是那敢去呀，正說着又從外面進來兩人，乍看好似一對兒孿生兄弟，年紀都在二十歲上下，一樣打扮，頭上戴着尖頂小瓜皮帽，身穿極瘦的豆灰毛葛長袍，緊裹在身上，顯得腰肢嫵娜，體態輕盈，下面却長至脚底，長袍外又加了一件青色巴圖魯坎肩，胸前橫排了幾十個碧綠的假翠鈕扣，每人臂上搭着件薄呢單大衣，兩人携手并肩，扭扭擺擺的進來，慧娜瞧這兩個滿面厚塗着粉，眉兒也有描過的痕跡，嘴唇鮮紅，也像塗了胭脂，分明都是女子，却又穿着不倫不類的男裝，簡直不敢斷定是男是女，這時座上票友嘻笑着歡迎這兩人入坐，慧娜低聲問程鵬，他們是誰，程鵬低聲答道，也是票友，這台義務戲還仗他們唱大軸子呢，慧娜道，是男是女，我怎看不出來，程鵬笑道，我考考你的眼力，你先審察一下，慧娜就向那兩人望了一望，見他們衣着雖同，面龐各異，一個是橢圓臉兒，面色較爲瑩腹，一個是尖形臉兒，面上毫無血色，一個穿西服的問道，湘芷你怎來晚了，那尖形臉兒的笑答道，今兒是玉霜收徒弟，在豐澤園擺席，我和夢瑤去周旋一下，主人強拉着不教走，直到這時候才出來，這時對面一

個衣服敝舊的人插口道，不對吧，玉霜收徒弟是昨兒的日子，我還去跟着忙合呢，怎會今天又擺席，沒聽說玉霜收兩回徒弟呀，那湘芷紅了臉，吃吃的道，對了，昨天是他徒弟拜師，今天是玉霜酬客，座中又一人道，玉霜今天在天津北洋戲院有戲，這會兒敢是在後台上裝了，怎會又在北京請客，湘芷臉紅得已見了汗，強詞道，不是玉霜親身，是他的管事代表，這不能假，你不信問夢瑤，我們一塊兒去的，旁邊那橢圓臉兒的夢瑤接口道，一點不錯，我們才從豐澤園來，誰賺你們作什麼，說完衆人都相視而笑，夢瑤和湘芷也自知牛皮吹破了，便不再說話，只訕訕的低頭吃菜，慧娜也覺好笑，但聽這二人都是女聲女氣，再加搔首弄姿的樣兒，便向程鵬道，我瞧這倆都是女子，程鵬搖頭道，錯了，慧娜愕然道，那麼是男子麼，程鵬道，也不對，告訴你吧，那胡湘芷是男子，吳夢瑤是女子，慧娜不勝驚異，還要再問，但在衆目之下，不便作長時間的私語，只可悶在心裏，須臾飯罷衆人漸次起席，辦事人將他們延入別室，商量登臺的事，立見衆票友擺出架子，各有要求，鬧得一場糊塗，先是一個原議演倒第六碼子的唱淨角男票友，年紀很輕，還不到二十歲，但是搔首弄姿，比唱旦的還多些脂粉氣，慧娜本以爲他和自己是一工兒，不料這時他竟向辦事人交涉，要把所唱的牧虎關，移到倒第三，管事人因爲業已排定，更動便有糾紛，只可婉詞拒絕，那票友竟像女子似的哭泣起來，鬧着不唱了，正在勸解之際，誰想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那邊兒湘芷和夢瑤也大發脾氣，吵嚷不已，原來男票友的湘芷，却是唱旦，女票友的夢瑤，却是唱生，二人向來常相配戲，這次因辦事人請他們分唱兩齣，便定爲湘芷唱弓硯綠，夢瑤唱斬子，以前只草草說定，今日才細談一切辦法，這二人雖聲明本身奉行廉潔主義，不取分文，完全義務，但是把自帶場面和跟人的犒賞費，定得極高，辦事人明知就裏，也就委曲答應。及到談到配角，竟發生了難題。湘芷的弓硯綠，定要郝壽臣配鄧九公，芙蓉草配張金鳳，程繼仙配安公子，夢瑤的斬子，定要王又宸配八賢王，李多奎配太君，何雅秋配穆桂英，另外還得串富連成的葉盛蘭配楊宗保，辦事人聽了，直覺頭疼欲裂，因爲這樣出色的配角，便是頭等名伶也未必請得起，而且內行向來遇着給票友配戲，就得拿糖，他二人所特別指出的幾人，在內行中身分很高，更莫望肯與票友搭配，即使能勉強辦到，恐怕代價要高到驚人數目，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固然上臺的人，每藉配角抬高本人的身價，是內外行共有的通病，不過像夢瑤的要求用王又宸，也過於離奇，王又宸下海以來，從未配過八賢王的脚色，要他如此屈辱，豈非夢想，當時辦事人便盡力央說，請湘芷夢瑤取消原議，或者委屈些用票友搭配，或者在內行中再求其次，他二人却咬定非此不可，否則便不上臺，慧娜聽着也覺他倆的要求，過於無理，又不解這樣強人所難，是什麼原故，事後聽旁人談說，才知以前有一次湘芷在堂會上，曾經自薦給

郝壽臣的牛鼻招親戲裏配個青衣被郝壽臣拒絕，所以懷恨。今，要藉機會令他來作配角，以圖報復，夢瑤也是一樣的意思。據說在前二年，有一家闊人作壽演戲，夢瑤被約唱了一齣捉放，王又宸和本家兒是朋友，前去拜壽，在臺前坐了一會，恰值夢瑤的捉放，唱到半截，王又宸忽肚子疼起來，就立起彎着腰兒，手撫腹部，走到客廳去吸烟，夢瑤在臺上本來就注視着這位歌場名宿，希望他對自己的唱做，能有贊美的表示，便可以大增聲價了，不料王又宸不待終場而去，心中已自老大不快，徧生那些同臺票友，又多是輕薄成性，慣把捉風捕影，無事生非，便有人造出謠言，說是王又宸聽夢瑤唱時，先是皺眉撇嘴，以後竟大笑得值不起腰，手撫着肚子跑了，這種傳說，到了夢瑤耳內，竟然信以為真，覺得這是奇恥大辱，才暗地和王又宸結下深仇，其實人家對方做夢也不知道這事，夢瑤今日以為這臺義務戲，主辦者多是有勢力的人物，只要自己一撒嬌挾制，便不難藉主辦人的力量，迫王又宸來充配角，消消積年的宿怨，而且除此以外，她還有心思，就是她所特別提出飾楊宗保穆桂英的一生一旦，真是俊俏人物，夢瑤早已私心羨慕，只苦於那二人律身謹嚴，交際極少，沒有勾搭的機會，所以也要藉題接近，於中取事，湘芷夢瑤既各有深意，自然非常堅持，辦事人原來約票友的意思，只為節省開銷，可以得餘幾文，使同鄉災民多得實惠，若依他二人的要求，無論事實上未能辦得到，即便完全如意，恐怕這臺票友戲的

花費，比邀內行好老還要昂貴，但論到結果，名義上仍是票友主演，號召力不過平平，倒許有賠錢的危險，與其如此，還不如正式出包銀請內行唱，尙能較有把握呢，辦事人想明白這個道理，也堅持着不肯應允，表面上雖仍婉轉懇求，骨子裏却是據理力爭，湘芷見主辦人說得理由充足，自己的要求本來就是無理取鬧，漸漸受了折服，就使他那半女性的長技，將手帕一掩臉兒，嚶嚶的哭起來，改了語氣，口口聲聲的說主辦人欺負他，教他來白唱戲，連個好配角也不給請，說什麼也不能唱了，夢瑤却因自己一則沒有組班能力，二則聲名太壞，很少受人邀請，這次好不容易得了唱大軸的機會，捨不得鬧決裂了，坐失利益，見這第一步要求，已難如願，便改變主張，不再堅持，承認了主辦人的折衷辦法，另請較次的內行搭配，但內中還附帶一個條件：就是由她一手包辦約請，到上台時管保配角齊全，主辦人方面不用代爲操心，只等着打發開銷，湘芷聽明白夢瑤的意思，知道這是屢用不一用的老手法，忙也跟着止住嬌啼，表示讓步，願與夢瑤取一致行動，主辦人以爲他們既已棄原議，便要答應，幸虧其中有一個較爲心細的人，覺得不妥，就問他們要約那幾個內行作配，並且大概需要若干開銷，夢瑤等果然指出幾個二三路脚色，但對於開銷一層，只說現在不敢預定，主辦人更覺可疑，就定要他們說出個數目來，程鵬較有經驗，明白這二人要在混水中捉魚，隨便拉幾個親近的內行來配搭，唱完了胡天胡地的開價兒，不想由

心中有氣，暗想我們同鄉難民都要餓死了，你們還變着方兒，要吃這些流落的窮人，真太無恥了，接着又見夢瑤湘芷二人，任憑詰問，只不肯說出數目，最後主辦人欲擒故縱的說了許多大方話，才誘得他倆直說出來，兩人都是三百元，主辦人面面相覷，尙未答復，程鵬這裏已氣得嚙囊道，什麼東西，唱回戲想唱出一年的澆裹呀，夢瑤湘芷聽得都紅了臉，主辦人怕起了衝突，連忙接說正文，表示這開銷數目太大，担負不起，只可由主辦人直接去約請他倆二次提出的配角，用情而懇商，求其減價，夢瑤見對方這樣精明，認爲太不厚道，就勃然大怒，立起身來，向湘芷道，咱們不唱了，走走，主辦人方要攔阻，忽然從旁轉過慧娜，向他倆叫道，二位等一等兒，聽我說一句，這是救窮人的義務戲不是闊財主唱堂會，我們老家已被匪燒劫之後，元氣未復，又加連年天災，無法才跑到北平來，本來一筆也寫不出兩樣中國人，大家就該救濟一下，但是他們這苦人顛連困苦的跑到了此地，覺着可得了活命，那知官府不理會，人民不幫助，到頭仍要他們餓死，才有我們較有力量的同鄉，出來組織這賑濟義務戲，你二位也是中國人，看到一樣的中國人受着困苦，就不幫錢力，也該幫個人力，何況唱戲又是消遣，並不受什麼勞累，您二位何必這樣挾制……說到這樣，夢瑤忽然冷笑一聲，搶着問道，你這位小姐是幹什麼的，慧娜道，我是一個難民，也在這次義務戲上台，夢瑤冷笑道，你說得這麼好聽，是爲着你的同鄉，同鄉裏總該

有你的當族親戚，才這樣上心，可有我們的什麼，犯得上白賣力氣，對不起，我們不伺候了，你既會唱，就自家玩這台戲好了，說着便拉了湘芷，一同出去，衆主辦人還上前挽留，但夢瑤怒氣勃勃，不肯轉圜，推開衆人，匆匆出門而去，主辦人等面面相覷，眼看台柱已去，這義戲已失却主腦，功敗垂成，不能唱了，慧娜方才仗義執言，原起於一時的氣憤，想不到夢瑤等竟藉她下梯兒走了，她在這僵局之下，自覺這台戲的破壞，應由自己負其責任，欲待挺身自任，又自知技藝欠精，又沒有絲毫聲名，說出來枉遭訕笑，欲待設法另去邀請別位著名票友，補那二人的缺，無奈又苦人地兩生，絕少相識，不由懊悔方才多事，自怨自艾，低頭僵立，無話可說，主辦人見事已至此，爲圓慧娜的面子，就把湘芷夢瑤罵幾句，隨後便向在座人等致了歉意，表示劇事改日再商，衆人紛紛各散，慧娜和程鵬也辭了主人，坐車回到家裏，進門便嚶嚶的哭起來，金海棠疑她受了欺負，忙問所以，程鵬一一告訴了，金海棠道，這般票友的德行，我早知道，你又何必生這樣大氣，慧娜道，我不是氣他們，是恨自己沒法爭這口氣，金海棠見慧娜哭泣不已，就叫道，你別哭，我也許有法兒想，這次義務戲原定門票多大價錢，程鵬道，票友戲本不能貴，只一元錢，金海棠道，一元錢的票價，要叫個滿座，我還辦得到，程先生你且在這裏陪着我們姑娘，我出去一趟說着便穿了一件慧娜新替她做的布褂子，慧娜問她上那裏去，金海棠只答了句回來

再說，便自走了，這裏程鵬勸住慧娜，二人談了會方才席上所見的事，又納悶不知金海棠出去作什麼，等了約有兩點鐘，夜將半時，金海棠才回來，進門向慧娜笑道：「姑娘，你的氣算爭過來了，明天你見去就那義務戲主辦的人，教他們照報預備，只要定出日期，租妥園子，到時候自然有夠樣的一台戲上場，不但包他準能叫滿，並且一個大錢也不用開銷，慧娜半信半疑的道，您約的是誰，怎這樣容易呢，金海棠道，你就不用問了，到時候自然明白，慧娜道，你待告訴我實在的，要不然我信你，人家主辦人也不信我呀，金海棠沒法，才實說道，我去約了李鳳台，他已經答應立時邀集同行，湊一台戲，唱一天兩天全可以，還是不要開銷，我準保這事沒錯兒，你還不放心麼，程鵬聽了道，這李鳳台只有一個麼，金海棠道，唱旦的李鳳台，那有第二個，程鵬道，四大名旦以後的八大名旦，裏面數他最有名，現在紅得夠瞧，怎肯平白地盡這種義務，金海棠笑道，我自然拿得住他，方才到他家一提這事，那小子當時點頭，就沒敢打沉兒，慧娜想了想道，他準能不失信麼，若是臨時來個脫套，就要我的好看，程鵬道，金奶奶你可別大意，他們花錢請他們內行，還要拿架子，像這樣完全盡義務，倒情願麼，恐怕他說得越爽快，越是可疑，你要仔細些，莫辦莽撞了，金海棠道，你倆怎都不信服我呢，我賺過你們幾回，可是你們既這樣不放心，我也沒法，只好把實情說出來，你們可別笑我，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我的容顏還沒毀壞，

一年夏天，在大連唱得正紅，那時李鳳台還很年輕，和我同台唱戲，絲毫沒有名氣，只當個掃邊旦角，或者唱個小生，有一天我唱穆柯寨，恰巧那正工小生中了暑，只可教李鳳台對付配個楊宗保，不想他真是機伶，居然配得很有樣兒，我一面愛他的年青貌美，一面喜歡他小人兒有出息，不知不覺的走了心，暗地和他要好起來，不過那時他尙未出師，我也還不得自由，只得偷着訂了約會，說妥三年以後在北京見面，定要結成夫妻，又互相換了表記，過了沒多日，我就被師傅帶到哈爾濱，在關東轉了許多地方，一轉眼就是二三年，那知李鳳台在我走後，就來到北京，得了闊人的捧湊，就紅成名旦了，我却在營口得了這冤孽的病，變成醜鬼樣兒，戲已不能唱了，但是心裏苦念着李鳳台，知道他在北京大紅，就尋了來，到北京又趕上他正在天津搭長班，我住在北京店飯，給他寫了一封信，李鳳台倒是不忘舊情，接了信便告假跑回來看我，瞧見我變成這黑醜麻怪的模樣，幾乎不認識了，我就說自知不配嫁你，這次來尋，只爲守信用來赴約，至於要我不要，全在乎你了，李鳳台當時還安慰我，並沒露出變心的樣兒，臨去又留下一些錢給我用，我只當他還念舊時情義，那知他在第二日，便又回了天津，過幾日便來了一封信，直說嫌我太醜，不能再提嫁娶的事，我也就負氣不再理他，又隔了幾日，便聽說他娶了有名老生丁春山的女兒，這位新太太非常兇惡，鳳台漸漸成了頂出名怕老婆的人，我有十年沒見他了，今天爲見慧

娜氣惱，才生心去訛李鳳台出來唱，給慧娜轉面子，我仗着手裏有當初他給我的表記，是個小銀表裏面嵌着他的照片。方才我去見李鳳台，起初他還假裝不認識，直到我說出舊事，他才假惺惺的敍了一套交情，但聽我要約他唱戲，竟百般的推却，我知道那小子怕老婆，忙使了個招兒。對他說，你若肯幫我的忙，出去唱這台戲，咱們的情分總算不傷，我從此念着你的好處，決不再來打攪，你若一定不肯，我也沒法，不過老交情算完了，從此誰也別認識誰，你把我當初給你的表記還我，我這兒存着你的東西也還你，就算一刀兩斷，李鳳台好像正願意照這樣辦，還咬定不肯唱戲，我裝作生氣，拿出那帶照片的小表，他居然要接過去，我笑了笑就出了他的客廳，向內宅走，他忙攔住我問作什麼，我回答說，這東西不能交給你，得送給你太太，教她知道你當初作過什麼事，李鳳台這才害了怕，沒口的答應了唱戲，還說只要我把這表記還他，情願白唱，並且全班盡義務，連車錢也不要，我又裝腔作勢的把他制得服服貼貼，才定妥他先唱完這兩天義務，我就把那表記歸還，你們想，這刀柄兒在我手裏，還怕他跑了麼，慧娜聽了大喜道，這樣準靠得住，明天我就和程先生去見辦事人，告訴他們預備，把原約的票友都辭退了，金海棠道，那倒不必，我瞧在李鳳台全班裏再加上幾齣票友戲，豈不更顯着熱鬧，你那段女起解，也可以露出一露，別白費一場苦工夫，慧娜點頭道，好吧，我就還唱一齣，教那挖苦我的票友看，程鵬道，現

在既有這樣好消息，我應該先去通知同鄉們一聲，明天金奶奶和石小姐再跟他們商議詳細辦法，慧娜因爲這是一件快事，也很願早使同鄉們知道，就放程鵬去了，這時夜已近午，又和金海棠說了一會，方才安寢，到了次日，程鵬上午便來，報說衆同鄉在一家飯莊治席相候，約慧娜和金海棠同去，到了那裏，金海棠大包大攬，直似自居爲李鳳台的管事人，把一切辦法大致議妥，又另約李鳳台見了面，諸事定局，便在報上登了廣告，戲碼除却李鳳台全班角色，各自演唱拿手戲，又加入慧娜一齣女起解，和另外一位老生票友戰太平，但是慧娜不願露出本名，在廣告上仍寫了石靜珠三字，當地人士對李鳳台的班兒，雖已司空見慣，只這女票友石靜珠初次登台，倒頗惹人注意，先期售票，成績很佳，不過湘芷夢瑤那般人，知道這個消息，深爲痛恨，便約集許多黨夥，也預先購買票子，要臨期瀝入場中起鬨，可憐慧娜那裏知道，還興致勃勃的在家按頭用功，轉瞬日期已屆，第一日晚場，慧娜的女起解排在倒第三，金海棠事先把她所需要的事事物物，早安排得井井有條，毫無遺漏，程鵬因被派在場中照料，不能來接，晚上七八點鐘，慧娜便有些沉不住氣，要上園子，金海棠只說還早，教她莫忙，等到十點將近，二人才起身坐車到了園子，果然正是時候，還隔着一個戲碼，金海棠暫作跟包，替慧娜包頭擦粉，手頭非常巧快，裝扮完畢，金海棠看着她一身紅衣，襯着芙蓉嬌面，嘖嘖誇贊道，姑娘，你台底下就夠瞧的，我真想不

到扮相兒也這樣漂亮，現在這年頭兒，只憑你的扮相，管保挑簾紅，慧娜撫着櫻口道，你別說這個了，我的心直跳呢，金海棠道，頭回上台，都有這毛病，你只穩住心大着胆子就好，慧娜道，我不知怎的，只覺害怕，好像這齣戲要……金海棠接口道，要怎樣，我看準露臉，你別嘀咕，說着後台管事人來說，丑角已出去了，金海棠忙扶着慧娜，出了化裝室，到台帘後立着，聽外面禁婆一叫，慧娜心跳得發慌，倉卒未得開口，金海棠忙附着她的耳朵念詞兒，慧娜才念唱出來，接着便聽外面台下一陣呼喊聲音，入在慧娜耳裏，只以為是坐客捧場喝采，金海棠閱歷較深，已聽出這聲音中夾着倒采和打通，不由心中詫異，立刻明白有了毛病，但這時已該蘇三出去，慧娜還遲遲不敢邁步，金海棠雖明知不妙，無奈已到這緊急關頭，不容退避，只可咬牙將慧娜向外一推，外面檢場的抖手簾起，慧娜才嬌嬈婷婷的走向前去，這時台下又一陣鼓掌喝采，慧娜看着滿園黑壓壓的一片，個個蠕蠕而動，好似開了人頭展覽大會，眼光已覺迷茫，再加繁聲聒耳，心內更自無主，幸而事先練習次數太多，唱念作都已熟極而流，她自己也不知怎麼演的，居然唱得循規蹈矩，大致不差，金海棠提着心，捏着汗，在後台呆不住，也走出簾外，見慧娜居然沒鬧錯兒，才稍安心，但眼珠還不住隨着慧娜亂轉，金海棠兩眼直勾勾，只向台下張望，尋覓起鬨的來源，只見台下倒頗有幾個內行和正派的老票友，正在潛心靜聽慧娜的唱，又不住蹙額回顧，似對

那起鬨的表示非常厭惡，至於那班起鬨的，却是油頭粉面的滑頭少年，其中頗有幾個帶着票友的習氣，此外還有隨着他們的幫閒無賴之流，金海棠才醒悟根源所自，因為慧娜來北京不及兩日，所認識只有幾人，既少朋友，也沒冤家，只最近為票戲會和票友們嘔氣，如今起鬨的又是個中人，主使者自然不問可知，便想要去尋覓湘芷夢瑤二人，拉出去打一頓架，就可使這般人失去首領，停止搗亂，無奈自己不認識那二人，慧娜又在台上，不好去問，只可縱目四顧，要尋程鵬，但這時程鵬夾在台下人衆中間，倉卒不得發現，金海棠正在着急，台下這般人鬧得更兇，其實他們只有十幾人，却得力在四散分佈，樓上下池子四圍，每個角兒和中心，都有一兩個，起初還只在座客的正采聲中，夾叫倒采，外行還不大聽得出來，以後變本加厲，改了樣兒，座客喝采的時候，他們倒不作聲，只等慧娜唱完一句上句，或是不該喝采的節骨眼兒，他們倒同聲號叫，然後再有一個人怪聲喊通，或是先同聲喊通，等通聲落下去，然後再鬼叫似的來個倒好，要不然就把鼓掌聲拍得有節有奏，完了又繼之以哈哈大笑，慧娜已聽出有人搗亂，氣急之下，漸漸面色改變，聲音顫抖，而且台下這樣鬧法，也真有些教人唱不下去，幸而慧娜很有毅力，知道不能中途而輟，只可咬定牙關，強定心神，掙扎着向下唱，但此際她心內已慌，連帶使聲也起了變化，已失去方才的高亮，變成低澀而且哆嗦，若是那般人一直鬧下去，倒可以被雜聲將她的破綻遮蓋

許多，那知他們分外促狹，一陣鬧過去，便沉靜幾分鐘，將慧娜不夠味的唱兒，盡量送入座客耳鼓，接着再一陣打通，金海棠見慧娜在這種情形下，雖然聲音已變，幸而未致荒腔走板，這還是練習純熟的好處，只是這齣起解，才唱拜別獄神，後面還有多半齣，慧娜已是身體搖搖而顫，還不住回頭望着金海棠，眼圈兒都已紅了，金海棠知道在台上若是生氣着急，嗓子越枯燥，看慧娜的樣兒，萬不能把這齣戲唱完，還不知要出什麼笑話，爲今之計，也顧不得什麼義務，什麼災民，只有設法救慧娜這步苦難，免得出醜，拚着把這台戲攪了以後再打麻煩，金海棠急中生智，決意下台去另演一齣武戲，按規矩本該先進後台，穿側門再到台下，她不管那些，先看準一個起鬨最甚的人，記好了他的座位，就由旁面欄干向下一跳，落到小池子裏，正砸在一個座客身上，那人才叫出來，金海棠已推倒兩個，衝出走道，奔到池子中心，但是金海棠尙未走過去，忽聽半空中有人高聲喊喝道，不要起鬨，你們這羣流氓給我滾出去，金海棠聞聲一怔，抬頭看時，就見對面樓上第三廂裏，立着一個雄糾糾的少年，身穿西服，手裏舉着手杖，正怒目向下瞧着，他後面還站着兩個似乎僕從模樣的人，也望着下面池中指點，像在尋覓起鬨的主要，這時台上戲還照樣唱着，台下却一陣小小紛亂，看見幾個流氓悄悄從人叢中溜走，立刻鴉雀無聲。連正式叫好的也不敢開口了，那廂中少年已鎮壓下去，又罵了聲混賬，便坐下去，金海棠怔在那裏，心中納

悶，這少年是誰，那般無賴票友會如此怕他，只仗一聲呼喊，便替慧娜解了圍，真乃可感，想着就聽座客中有人竊竊私議道，這年青的少爺，我認得他，是柳軍長的兒子，叫什麼柳拂西，倒是很好的人，另一個道：你怎麼知道，那人道：去年我到西山養病，住在一個農人家裏，有一天這柳拂西帶人到西山打獵，爲追一隻大獾，跑進人家的菜園子裏，踐踏了許多青菜，本來也值不了許多，柳拂西竟自下馬叩農人的門，賠了十塊錢……金海棠聽得入神，忽見另外許多座客都用驚訝的眼光向她看着，才覺得池座中全是男客，自己不好久立，忙轉身從側門進了後台，此際台下已歸平靜，慧娜也能聚精會神的唱了，金海棠才放心在後台等候，過一會女起解唱完，慧娜被鼓掌聲送入後台，金海棠接住道，姑娘辛苦了，今天真算露足了臉，慧娜鼓着嘴兒道，還露臉呢，台下頭是怎麼回事，攪得我都昏了，也沒個人管，金海棠就說了票友懷恨起閨的情形，慧娜發恨道，這羣東西真混賬，你們冷血，還不許別人熱心，可是唱到半截兒，包廂裏有個人喊了幾句，台下就安靜了，我也沒顧得細看，不知那人是誰，金海棠又把在台下所見所聞的事都告訴了，慧娜道，這可真得謝謝人家這姓柳的，我那時心裏發慌，腿也軟了，要沒人家這一聲鎮壓下去，我準得栽倒台上，說着便走過把台帘掀起一個縫兒，露出半邊臉，向樓上一望，見那廂中的兩個僕從已然走了，只剩柳拂西獨自坐着，細看他却是面如銀盤，劍眉闊目，天然有一種雍華

貴之氣，英爽雄健之風。慧娜本想一瞥即止，不料眼光射到柳拂西身上，竟自收不回來，癡視半晌，柳拂西忽然無意中也向這邊一看，和她的眼光正相接觸，慧娜不知怎的，陡覺頰上發熱，連忙放下台帘，縮身而回，金海棠向她道，按理說咱們該謝謝人家，我跟你從樓上走去，慧娜搖頭道，素不相識，見了人家說什麼呢，我不去，就翻身上樓，卸裝洗臉，和金海棠一同回家，直氣惱了一夜，次晚的戲，雖因慧娜只會一齣女起解，不能再唱二回，但她既是主腦人，也該去照應一下，慧娜却教金海棠自己去，金海棠知道她心中煩惱，就強拉着她同至戲園，這時因沒有慧娜的戲，進後台看了看，便又走出前台主辦人見她來了，報告樓上東面第六廂空着，可以上去坐，金海棠和慧娜上樓，坐到廂中，看了兩出戲，正唱到一齣武戲青石山，台上打得烏煙瘴氣，慧娜看得眼眩，無意中抬頭向對面一望，忽見西面第三廂中，又發現了柳拂西，仍是獨坐，眼光也正自向這邊射來，慧娜心中亂跳，連忙低頭，將眼光轉到戲台上，但遲了片刻，又不自主的偷眼去看柳拂西，偏又與他的眼光撞個正着，慧娜倏然紅了臉，心想這算什麼，幹麼只望人家，教大家看着多不好意思，就竭力矜持着，不再抬頭，但她頰上雖然無眼，却在精神上只覺柳拂西仍在注視着她，並且他所投射過來的眼光，好似帶有極高的熱度，烘得慧娜從面上直熱到心頭，等到台上的武戲唱完，換了空氣，耳邊稍微清靜，慧娜對金海棠說話，在一轉臉間，用眼角向對

面廂上一掃，猛見第三廂中已然空了，柳拂西不知何時已去，慧娜心中好似丟了什麼東西似的，茫然若失，無精打采地和金海棠說了幾句話，忽聽廂後的走路上，似有皮鞋聲格格格的走過去，慧娜也沒介意，不料那皮鞋聲又走回來，慧娜才向後一看，不料廂後走過的，正是那柳拂西，兩人眼光再度相遇，慧娜似羞似驚，就怔了一怔，柳拂西昂着胸部，兩手插在衣袋中，一步一步的踱，望着慧娜，似將鞠躬爲禮，却不料慧娜一陣心慌，竟先把頭低下，柳拂西也怔了一下，又格格的踱走了，慧娜低下頭去，才想起柳拂西的神氣，似要對自己通詞，自己怎好低頭迴避，連忙又抬頭看他，柳拂西已走出數步，向着下樓的路去了，慧娜暗恨自己向來對人很能大方，並不羞澀，今天是怎麼變了，人家會給自己幫過忙，沒向他道謝，已自失禮，今天走到面前來，居然理也不理，這未免太不對了，想着便探身向外去瞧，見柳拂西已到了樓梯口，却立在那裏，對着窗外凝望，並未下樓，慧娜自己想，幸而他還未走，這廂後很爲清靜，我不該過去向人家致致謝麼，這時金海棠瞧出慧娜的神情，隨着向外探頭，看見柳拂西，便明白了慧娜的意思，連忙回身向着戲台，自去看戲，慧娜怔了一下，便悄悄走出廂外，向樓梯口踱去，却不知爲何，走一步心跳一下，快到柳拂西立處，忽見他正要轉過身兒，慧娜胆又怯了，但想躲避，已來不及，只可把眼光向旁面移轉，裝作要下樓的樣兒，走了幾步，將到樓梯口，又把眼光移回看柳拂西，想要裝作

無意中瞥見他，那知柳拂西已又在那裏鞠躬了，慧娜這時不說話是不行，只得還禮說道，柳先生，昨天蒙您仗義……我感激極了，柳拂西聽着，似乎驚異她知道自己的姓，怔了怔才道：不敢當，昨天那羣流氓，鬧得太豈有此理，任是誰也忍不住的，慧娜又道，昨天我未到您面前道謝，很失禮的，柳拂西忙道，談不到，您何必這樣客氣，石小姐，您大約性情喜歡戲劇，很有研究，昨天的女起解，我聽得很佩服極了，慧娜道，真是慚愧，我對舊戲簡直是門外漢，不過偶然高興，學了這麼一齣，趕上這次義務主辦人邀我幫忙，我因為是救濟同鄉，義不容辭，才敢獻醜，那知倒出醜了，柳拂西道，哦，您是東省人麼，怎口音上一點也聽不出來，而且容貌上也不像，慧娜明白他言中的意思，是說東省女人沒有自己這樣秀麗，這一層慧娜倒很自信，因為從小兒便常聽人說她生得像南方溫山軟水間的佳麗，不同白山黑水畔的胡姬，這時經柳拂西誇贊於無言之中，不覺把頰兒微赧了，道，我倒是在平津兩地住了兩三年，柳拂西望着她，略一猶疑，又問道，石小姐，今天是自己來的麼，慧娜道，不，還同着一位伴兒，柳拂西囁嚅着道，這戲也沒什麼好看，我想邀你出去吃杯茶再回來，可以麼，慧娜心中知道初次相逢，互相約請，在他未免有些唐突，在自己答應了便算自輕，但此際不知怎的，好像不忍推辭，便含糊着道，改日吧，柳拂西笑道，我又不是請客，只出園門幾步路，吃盃茶就回來，您何必容氣呢，慧娜見他的意思般懇

，而且帶着一種藹然可親之態，不由憤起他昨夜怒視流氓威儀凜凜的樣兒，便更不忍堅拒，就點頭微笑道，您等等兒，我去告訴一聲，柳拂西道，少時便回，我看不必……您就走吧，說着先下了一登樓梯，然後立住，側過身兒，讓慧娜先走，慧娜只得舉步下樓，二人出了戲院，就進了斜對面的一家小西餐館，堂倌引入單間小室，謙讓落座以後，堂倌進來伺候，柳拂西請慧娜要幾樣點心，慧娜道，我一些不餓，只要杯茶好了，柳拂西就作主要了檸檬茶玉米餅和奶油粟粉，都是雙份，堂倌應聲出去，柳拂西便與慧娜談着閒話道，石小姐，您府上住在那裏，慧娜道，在天橋，柳拂西聽着一怔，似乎詫異她這樣人兒，不該在那種地方居住，隨又問道，你是東省人，想是由那年遭匪燒劫移居北平，府上全來了麼，慧娜嘆道，我只孤身一人，現在寄居一位朋友家裏，柳拂西瞧着慧娜，似將嘆息，却又恐露出過於關切的態度，反嫌唐突，便半晌無語，但滿面悽愴之色，已不能自掩，正在這時，堂倌送進所要的食品，柳拂西讓着慧娜，自呷了兩口茶，又問起慧娜現在的情況，慧娜雖覺得他有些交淺言深，但她自見了柳拂西，便自芳心默許，認爲是個醇厚英爽的人，而且感到他殷殷相問，完全出於善意，不自覺的把本身現況訴說出來，心中繼想到他是朱門貴少，自己是飄蓬弱女，說實話難免被他看輕，或招恥笑，柳拂西聽着不住搖頭道：石小姐，你的境遇真苦了，慧娜道，我還未覺甚苦，像我這無家可歸的人，能夠不流離失所

，已然很自幸了，底下柳拂西又未說話，只讓慧娜吃用，沉寂了半晌，慧娜問道，柳先生，你府上是那裏呢，柳拂西道，我身世也同你差不多，原籍山東，到北平來上大學，混了五年，去歲才畢業，現在有句風行的話，畢業乃失學；所以我也遊手好閒，在這裏遊蕩呢，慧娜聽他的話深爲驚異，暗想他是軍長的公子，怎說出這寒酸話來，便道，你的老太爺……方問出半句，柳拂西已接着道，家父現在故鄉務農，並未到北平來過，我只孤身一人住在東城一家公寓，慧娜更詫異萬分，暗想他父親既是軍長，怎會在故鄉務農，而且柳軍長明明常駐本地，怎說未到北平來過，莫非他是故意隱瞞，但現在的人，有勢力炫耀還恐不及，怎肯有金不向面上裝，這或者金海棠聽錯了，把他當了柳軍長的兒子，但看他氣概軒昂，又絕不像鄉農之子，而且昨夜那樣對流氓威嚇，若是平常人怎能鎮壓下去，由此看來，他也許別有用意，才對我說這假話呢，本來柳拂西無論是誰的兒子，也與慧娜無關，大可不必理會，那知慧娜竟自尋根究底的道，你現在住在那家公寓呢，柳拂西當時竟沒直答出來，裝作飲茶，想了想才道，萬友公寓，離東安市場不遠，慧娜更看出他是說謊，因爲誰對於自己的住址，都能衝口而出，無須經過思索，慧娜正思索着，柳拂西又問道，石小姐，我能不能常到尊寓拜訪，慧娜道，我寄居在人家，不大方便，而且地方太湫隘了，實不敢……柳拂西已聽出她拒絕之意，忙道，你太客氣，我們一樣是天涯淪落的人，有什麼：

……慧娜沒等說完，忽然腦中一打轉兒，暗想我何不試驗試驗他，便道，我有閒暇倒可以去拜訪您，您住在那公寓多少號，柳拂西先說了句歡迎之至，然後又一沉吟道，我因為我公寓太吵鬧，已經預備明後天移居，慧娜知道這也是拒絕的意思，便道，那就再說吧，柳拂西道，不，不，我這次要移到長安飯店，希望您明後天光降，雖然房間號數不能預定，你到那裏一看客牌便知道了，慧娜暗笑這下兒你可露出馬脚，一個無業遊蕩的人，先說住公寓，還在理上，如今要移居長安飯店，這就前後不符了，我明天倒要去一趟看看，就點頭道，那麼改日我就去奉訪，柳拂西怔了怔，又說幾句邀約的話，慧娜漫應着，仍自默思他說謊的用意，無意中舉起左手，搔着秀髮，柳拂西忽然凝眸望着她的頭上，半晌才道，石小姐，您小指上戴的戒指倒很好的，我可以看看麼，慧娜心中又微微感覺他的失禮，不該隨便索視女人身邊物件，但也不好意思拒絕，就笑道，沒什麼好，這是一個女友送我的，說着就卸下遞給他，柳拂西接過去，只把戒面草草一觀，就去察裏圈，立時面上變了顏色，用驚疑的目光看着慧娜道，這戒指是那一位送給您的，慧娜見他神情有異，不由心中一動，暗想他莫非和那死去的靜珠有什麼淵源，所以看見這戒指深致驚異，那靜珠行蹤詭祕，自殺又化了自己的名兒，恐怕其中大有糾紛，自己可要留神，不可露出破綻，便答道，這是我們敝同鄉一位魏老太太送給我的，這位魏老太太在那年遭匪和我一同逃到天津，以

後她兒子在漢口得了職業，接她去同住，她臨行時送了我這個戒指，柳拂西道，這裏圈還有你的名子，想是特意定製的，慧娜聽他語氣中頗有套問之意，就又撒謊道，不是定製，據魏太太說，她在天津一家珠寶店裏買得這個舊戒指，過幾天才發現底面有靜珠字樣，恰和我的名字相同，她覺得有趣，就轉送給我，柳拂西道，這倒真巧，慧娜心想我看你還問什麼，送這戒指的魏老太太遠在千里，賣這戒指的珠寶店不知那家，這可不能再向下尋根究底了吧，但是我也要問問你了，便趁他把戒指退回時，問道，我得到這戒指，就想這世上必然還有一個名叫靜珠的女子，倘然我和她能夠見着，兩個靜珠湊在一處，多麼有意思，瞧條對這戒指很注意，莫非認識她的舊主人麼，柳拂西見問，面色又變，淒然道，我倒認識一位池女士，也是名叫靜珠，不過這人久已失蹤了，說句不怕石小姐過意的話，昨天我還是因爲您的名字，才去看戲的呢，慧娜聽了大驚，暗想他所說的池靜珠，定然就是那自殺的人，聽他這說法，想必對於那個靜珠很有感情，何不向他探問真相，便笑道，我明白了，您昨天看見報紙上登着我唱戲的廣告，以爲是那失蹤的池靜珠女士，那麼到戲院看見不是，豈不很失望麼，柳拂西搖頭道，那倒不然，我原知道她不會唱戲，更不會在這裏出現，不過因爲看見靜珠二個字，想到世上居然有和她同名的人，才到這戲院裏看看，慧娜笑道，哦，您定是對那位池靜珠女士很有感情，所以對於同名的人也愛屋及烏，昨天那樣

給我幫忙，多是我得了名字的便宜了，柳拂西似乎有些發窘道，那你倒是想錯了，我從一見石小姐你，便很傾慕，慧娜想不到他說出這樣話來，倒紅了臉，忙支吾道，這也真巧，那位池靜珠的戒指，會轉到我手上，我又遇見您柳先生，得知這戒指的來源，真都是想不到的事，柳拂西突然口吻動了幾動，才說道，還有你想不到的事，這戒指還是我贈給她的呢，慧娜更驚，就將那戒指細看道，這戒指裏圈的下款，是你的名兒麼，柳拂西道這裏面很有原故，當初我和她初見時候，……是用的假名，慧娜道，你爲什麼用假名呢，柳拂西嘆道，不用說了，錯就錯在這假名兒上，我因爲我的真名，很足以引誘好虛榮的女子，所以在和池靜珠交友時候，就想試驗她是不是真心愛我這個人，……慧娜得了縫隙，突然插口問道，你方才不是說你是個失業的學生，可有什麼虛榮能誘惑人，致於用假名試驗愛情呢，柳拂西大窘之下，半晌吃吃說不出話，慧娜在這時猛又轉到他這次對於自己，所以喬作寒酸，定也和當日對待池靜珠的心理一樣，他對池靜珠想要進行戀愛，才掩飾門閥，這次對自己也是如此，其中意趣大可深思了，不由心中亂跳起來，柳拂西已勉強笑道，這原故我暫且不能說明，內情是很複雜的，慧娜也不再揭破，便道，現在這戒指既然遇見原主，應該歸還了吧，柳拂西忙擺手道，豈有此理，我因爲和你一見如故，所以順口談起舊事，你這樣多心，豈不教我太慚愧了，慧娜道，您和那位池靜珠女士原是舊友，豈不該留下

這戒指作紀念，柳拂西嘆道，得了，還不夠我傷心的，說實話那池靜珠曾負過我，我正在竭力忘却她，還留什麼紀念，慧娜道，她怎樣負你，正說着堂倌進來，問還用什麼，慧娜忙道，夠了，又向柳拂西道，咱們該走了吧，柳拂西道，時候尚早，再坐坐，便又教泡來兩碗清茶，慧娜等夥計出去，才微笑道，我可以聽聽那位池靜珠女士的事麼，柳拂西道，說着傷心，我真不願再談起她，她跟你同名，實在沾污了這兩個字，慧娜愕然道，怎麼，她就如此不堪，柳拂西道，提起來話長了，最初我和她在大學同學，常相來往，我那時的確有心追求她，却只想用我的本身博取她的愛情，不願借助家庭的力量，起首便向她報了假的名字，她居然不嫌寒微，對我很是親近，愛情已然成熟了，不想在今年春季，她在舞場裏，又認識了一個廣東人梁桂，那梁桂據稱是資本家的兒子，手頭非常揮霍，她不知怎的，竟受了誘惑，漸漸和我疎遠，我負氣也不理她，到夏季他們便結了婚，上天津去度蜜月，那知梁桂家中本有大婦，住在上海，聞聽這個信息，便也趕到天津，大起交涉，池靜珠雖知道業經受騙，但經人說合，竟然甘心低頭作妾，才算和大婦相安無事，我因為被池靜珠拋得淒涼萬狀，便也到天津去住着散心，在初秋的一天，有一位朋友作壽，我去應酬，恰和池靜珠相遇，聽人們喚她作梁姨太太，深為詫異，暗地向人探問，才知就裏，我對她本已因愛生恨，轉恨成仇，自想這是我報復的時候了，於是和一個近友商量好，在筵席間

故意和池靜珠坐在切近，在席間衆人都呼喚我的真名，已使她知道我一切都在梁桂之上，我那近友又故意調侃，對衆宣布，說我因被一個女子所負，已然抱了獨身主義，過一會又藉個題目，給我和池靜珠介紹，誠心把梁姨太太四個字說得極響，池靜珠慚愧欲死，始終沒說出話來，沒等終席便裝醉教人扶着走了，從那一天，聽說她就失蹤不見，梁桂還派出許多人各處尋找，以後還在報上登了廣告，據接近梁桂的人說，她在天津還有情人，恐怕是……慧娜聽到這裏，忽的憤然立起，叫道，柳先生，別再毀謗她了，人家已經把性命補報你，怎還毀她的身後名譽，難道她作錯了事，一死還消不了怨麼，柳拂西大驚，也立起道，怎麼……她死了……你怎知道，慧娜頽然復坐，嘆道，女人真是可憐，受了甲男子欺騙，毀了終身，還不夠苦，再加個乙男子非逼她走上死路不可，她……咳柳先生，你太狠了，柳拂西驚異着向慧娜追問，慧娜自思，只顧一時激於義憤，把隱事說出來，惹得他追問不休，自己固然應該把細情傾吐，替那死者表白一下，並且教柳拂西也明白曾經逼死池靜珠，無奈自己還冒着靜珠之名而生，靜珠已代自己之名而死，若一說明，豈不全案皆翻，要弄出很多麻煩麼，但又一轉想到靜珠死時慘狀，到如今在柳拂西口中尚留惡名，我怎能默而無言，便吁了口氣道，柳先生，請問你在天津報復那池靜珠的時候，可記得新新飯店屋頂舞場，有一個舞女發生跳樓的慘劇麼，柳拂西道，不錯，我記得，那件事就在我和靜珠相

遇的夜間，我從那親戚家應酬完了，回到中華飯店，睡到天明，就聽茶房傳說新新屋頂舞場有舞女跳五層樓跌斃，大家都跑去看，我却懶得動，等茶房們回來，據說那舞女跌得血肉模糊，慘得很呢，我次日還特別注意報紙，看見那舞女的名字是什麼，慧娜道，華慧娜啊，柳拂西道，對，對，是華慧娜，慧娜道，對什麼，一點不對，華慧娜是我，我是華慧娜，還在這裏好生生的活着，可惜柳先生你在聞知舞女的時候，怎不趕去看看，若能到了舞場樓上，就能瞧見池靜珠在那裏將性命報答你了，柳拂西大驚道，怎麼回事，這真把我糊塗死了，她……慧娜道，我一說你就明白，我是華慧娜，是新新舞場的舞女，在那慘劇發生一夜，我因為遭遇一件愛情上的打擊，想要自殺，所以在夜深客散之後，還留在樓頂，不想在猶疑未決之際，忽然池靜珠也走上去，她滿面淚痕，哭了半晌，就要由樓欄向下跳，是我把她拉住，問他姓名不說，問她原故不答，只是要死，當時的情形，我也有些忘記了，記得她曾到我房內談許久，我見她死志甚堅，忽然奇想天開，商量着請她換穿我的衣服，頂替我的名兒，再去跳樓，她居然認可，並且說很願意別人不知道她的死，當時就換上衣服，除了贈給我一筆錢外，還給了這個戒指，她出了我的房間，重上樓梯，我忙着穿了她的衣服，出了旅館的門，便聽得她跳樓落地的聲音，也沒忍去看，就自跑到另一家旅店住下，次日看報，才知道人們果然把她當了我了，我看到戒指上面的字，曉得她名靜

珠，也就用了這名兒，因為不知姓什麼，就隨便選了個石字，來到北京，想不到今日遇到柳先生，才知道這一段公案。柳先生，你是沒看見池靜珠臨死的情形，她真是心碎腸斷了，試想她受了奸人的騙，屈心作妾，已不知如何痛苦，那禁得住你又那樣刻毒侮辱，除了死還有什麼路兒，可是她死時一定深恨着你，所以很願意假我的名兒，不教你知道她是為你死的，不客氣的說，她不值得為你死，她自殺只是自己沒法活下去，柳拂西聽着驚詫欲癡，立起重又坐下道：「這事是真麼？」慧娜道：「我親身遇見的事，怎能不真，隨又把當日所見池靜珠的狀貌穿戴說了。」柳拂西拍案叫道：「一些不錯，這樣說她真死了，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經石……華小姐這一說，我良心上太慚愧了，慧娜道：「柳先生，你說她由你而死，這還是太原諒自己了，據我看簡直是你殺了她，我一個局外人，本不當對先生說這冒昧的話，只為我也是女子，深知我們女子的痛苦，又親見靜珠臨死的慘狀，實在覺得先生的手段太刻毒了，柳拂西淒然正色道：「是，是，華小姐你責備得極是，我在奚落靜珠以後，自以為報復了負心人，心上還很得意，今天才知道那是可恥的行爲，並且覺悟造了罪惡，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華小姐你看我該怎樣呢？」慧娜道：「那靜珠早已死了，談不到應該怎樣，不過像方才你所說靜珠失蹤，還有和情人私逃的嫌疑，這是你個人的疑料呢，還是別人傳說？」柳拂西道：「我是聽她丈夫方面的傳言，」慧娜道：「那麼你現在該作

的事，就是替死者洗雪，別教她身後再担惡名，柳拂西沉吟道：我用什麼法子替她洗雪，論理說，自然應該把你所說的一切都宣佈出去，教大家知道靜珠已經自殺，並非私逃，無奈她自殺是頂着你的名兒，你又曾瞧着她死，張揚出去，你豈不要有幫助自殺的嫌疑，至於我却沒什麼可怕，因為現在聽你一說，良心萬分不安，便因這事受到連累，以至於用性命低價，都是分所應得，只怕你這一面……慧娜聽着，也深覺此事傳揚，靜珠家屬必要追究，自己對靜珠的自殺，不特幫助，而且利用她的死作自己的隱身符，雖然靜珠死志太堅，萬難攔阻，無奈現在無法證明，豈不弄成作法自斃，想着便沉吟起來，柳拂西尋思半晌又道：我看總歸宣揚不得，不如另外想個辦法，教人知道她確已死了，也可以挽回私逃的醜名，慧娜道：這也是辦法，我看可以寫一封匿名信，通知靜珠家屬，說明原委，教他們到天津去收屍，柳拂西突然立起道：我贊成寫信，却反對教他夫家收屍，慧娜道：爲什麼，柳拂西道：她在夫家是妾的地位，屍骨也未必受到優待，說不定仍舊丟到義地，慧娜道：現在靜珠的屍骨，就由官方用上薄材埋在亂葬崗裏，教他夫家收去，總比較好些，再說還可證明她確實已死，柳拂西搔着頭，沉吟許久，欲言又止幾次，才忸怩道：我有個不合理的意見，請你判斷一下，是不是可辦，我想到天津把靜珠的尸骸運回來，慧娜道：你要替她夫家代勞麼，柳拂西道：不，我是爲我自己，把她的尸骸運走，替她營一塊墓地。

當作亡妻供養，我也從此不娶，藉以懺悔先前的過錯，慧娜笑道，這倒真是奇想天開，替死者打算，這樣確比任她夫家隨便處置的好，你若真有此心，倒是補過的一法，柳拂西道，你認爲可行，我就這樣辦了，只是到天津領屍，恐怕很費手續，慧娜道，你到天津，可以直向法院請求，聲明是華慧娜的親屬，大約再有一個妥保，就可以辦到，柳拂西道，我對法院，自稱是華慧娜的什麼人呢，慧娜道，你就逕直自稱是華慧娜的丈夫好了……這句話說出口，才發覺大有語病，想更改已來不及，立刻羞紅了臉兒，幸而柳拂西雖然聽出，仍裝作不經意的說下去道，我應該把死者認作已婚妻，方更顯得名正言順，慧娜還有些不自然的道，那也好，但是你在天津能尋得保人麼……這話說出後，忽又悟他是軍長的少君，還怕沒人替他幫忙，自己豈非多此一問，柳拂西答道，我想總可以尋個朋友幫忙，這總不成問題，不過我還希望……華小姐在最近幾天沒有事麼，慧娜不知他是何意思，就直答道，我本是極閒的人，任何時候都沒有事的，柳拂西道，那麼我就要求你陪我到天津走一趟，慧娜道，我是不想到天津去的，因爲我已然在那裏死了，不想復活，而且我也去不能幫助你啊，柳拂西道，怎麼不能幫助……慧娜道，難道你教我出面請領自己的屍骸麼，柳拂西道，那是笑話，我想求你領我去到靜珠自殺的地方，憑吊一下，慧娜道，這又何必我去，那旅館屋頂舞場的地址，你當然知道，拂西道，有你隨着去，我可以知道得親

切些，要不然，現在正當深秋，屋頂舞場早已取消，我一個人跑到那旅館屋頂，能理會到什麼，而且我還希望你一同迎靜珠的靈柩回來，因為你也是她最後的一位朋友啊，慧娜被他最末一句話打動了，暗想那可憐的靜珠，我既不能救她於生前，也當慰她於死後，這次同了柳拂西去領回屍骸，可以在靈前默告一聲，教他知道我已替覓得舊時情人，迎她到歸骨之地了。想着便道，你預備幾時去呢，柳拂西道，我想明天早車走，華小姐可以允許麼，慧娜沉吟道，我同去也未嘗不可，只是不能陪你到那旅館去，因為我作舞女的時候，直在那旅館住了許多日子，現在舞場雖關了張，可是茶房們全認識我，他們又都知道我死了，再一露面，豈不是活見鬼，柳拂西道，你不到旅館去也沒關係，只能上天津，我就存歿均感了，慧娜聽他說得懇切，更不好意思拒絕，便問幾天可以回來，柳拂西答說最多三日，慧娜點頭道，這樣我可以奉陪一趟，明天早晨九點半走好了，柳拂西大喜致謝，慧娜道，柳先生不要謝我，我這是爲着池靜珠，當日她自殺的時候，我苦苦攔阻，仍是無效，但到過後，我很疑惑自己沒有盡心竭力，否則或者她還不致於死，這是日來虧心的事，藉此行懺悔一下，二人約定，柳拂西才喚堂倌會了賬，一同出小餐館，回到戲院，一進門便遇見程鵬，正在售票的櫃台前立着，慧娜不知怎的，好似自覺作了什麼虧心事，比當日在巷外和任笑予說話，被他看見時，更爲窘得難過，竟沒有大大方方把柳拂西給他介紹，只

紅着臉兒叫了聲程先生，便拋下柳拂西，匆匆舉步上樓，回到廂裏，金海棠問她上那裏去了，論理慧娜把這事直說出來，本無碍口之處，但因心虛面赧，就撒了半截謊，說自己出去如廁，下樓遇見那柳拂西，不好意思不向他謝幾句，柳拂西要求領他進後台參觀，只得陪着去，費了很大工夫，才得回來，金海棠也沒說什麼，慧娜瞧着對面，見柳拂西已回到原廂，正向自己含笑而視，不覺又心跳起來，但想到方才的一切經過，暗自啞道，我這是怎麼了，柳拂西對我並沒什麼表示，並且我聽到他對待靜珠的情形，已把敬慕的心失去許多，何以瞧見他仍自心裏搖搖不定，再說他已經誓言爲靜珠終身不娶，絕不會追求我，我却自己無端忸怩，豈不可笑麼，她雖想得明白，但在被柳拂西遙盼之下，仍不住面燒心動，氣得自己暗罵自己道，我見得男子很多，向來也沒這樣不安，何必對柳拂西便改了樣兒，難道是柳拂西有特別魔力，還是我今天改常了，便賭氣子要向金海棠提議回家，却又遲疑不卽開口，半晌才道，奶奶咱們回去吧，金海棠點頭道，戲也快散了，早些走也好，省得回頭挨擠，說着便先立起立出廂外，慧娜向外走着，不自主地回頭向柳拂西一望，柳拂西那裏瞧她要走，就欠身鞠躬，慧娜向他嫣然一笑之後，心中又覺得這一笑有些不該，但當時何以便笑出來，連自己也想不出理由，及至下樓走出戲院，被夜中涼風一吹，心內又空宕宕的，好似遺失了什麼東西，再一細想，却是把柳拂西遺落在戲院裏了，暗地啞了

兩聲，就喊來車子，和金海棠坐上，一同回到家中，金海棠批評着幾個伶人票友的唱作，嘆息內外行都不守老規矩了，慧娜却想起明日上天津，應該先對金海棠說一下，因為方才說了謊，此刻不便反口，只得仍舊撰了個瞎話，借手上戒指作題目，說這東西是一位同鄉寄存的，因為她要回關外，不便攜帶，所以放在自己這裏，約定三月後回來交還，現在已到時候，若不送去，恐怕人家疑心自己乾沒，只可去一趟天津，金海棠問她要去幾日，慧娜回答若被同鄉挽留，也許住三兩天，否則隔日便回，說了一會，便同時就寢，慧娜這一夜轉側難眠，本來她到天津去，是處於被動地位，但不知因何，這事在她心中竟成了一種希望，只盼着天光早亮，好到車站赴約，連自己也不解是急於去迎不相干的靜珠尸骸，還是急於和柳拂西見面，直清醒了半夜，到五點才朦朧一覺，七點便醒，起身洗嗽已畢，用小皮篋帶了幾件隨身衣服，和應用物件，連早點也沒吃，便奔到車站，見站外時鐘才八點半，及至行近站門，柳拂西已立在那裏張望，看見慧娜，忙迎過來叫道，華小姐，真不失信，我感謝極了，快進來，到候車室坐吧，慧娜客氣一句，便與他並肩進站，問道，咱們還沒買票呢，柳拂西道，早買好了，走吧，走着行近柵門，就見有一個僕人模樣的，好像前天在戲院立在柳拂西身後的一個，提着極富麗大皮包，拿着兩張白色車票和一張月台票，遞給驗票員，又回手一指，才接過票走進去，柳拂西和慧娜走柵門時，那驗票長連問

也沒問，慧娜便知柳拂西仍是闊少的派頭，帶僕人來送車，當下也沒問他，柳拂西帶慧娜進了頭等候車室，那僕人已在裏面把車票和皮包交給柳拂西，也沒說話，便自走了，慧娜才問道，這是誰啊，柳拂西道，是公寓的夥計，慧娜又道，咱們買的幾等票子，可以進這頭等候車室麼，柳拂西道，買的頭等，慧娜道，柳先生，何必這樣破費，柳拂西道，二三等太亂雜，怎能屈尊您，慧娜道，我倒是坐慣三等的，您太客氣了，說着候車室的侍役已送過茶來，兩人喝了些，須臾車已進站，那侍役特獻殷勤，代提兩個皮包，送他倆上了車，估據一間頭等包房，柳拂西從袋中取出張鈔票，賞給侍役，慧娜看見是拾元一張的綠色中國銀行票子，不禁暗笑少爺手頭真闊，這還能騙我說是鄉農的兒子，失業的學生麼，二人坐定才不大工夫，車便開了，一路上柳拂西殷勤巴結，車方走出一站，便請慧娜到飯車上用早餐，慧娜推說已用過了，柳拂西很懇切的請她再隨便用些茶點，慧娜只得陪他到飯車上吃了份麵包紅茶，談談笑笑，一頓早餐，吃到行程一半的廊坊，慧娜因為在包房中只兩人相對，多少有些不大自如，便在飯車中坐着不動，柳拂西幾次提議回包房去，慧娜只說飯車中寬敞爽目，不如在這裏再坐一小時，就到天津，省得回包房氣悶，柳拂西不敢勉強，只可陪着她說閒話，直到車進天津總站時，二人才回到包房，守着行篋，預備下車，車到東站，二人下車出到站外，慧娜要喊洋車，却見一部嶄新的汽車，開了過來，到面前停住，

車夫下來對柳拂西行禮叫了聲少爺，便開了車門，柳拂西忙攙着慧娜一同上去，車夫向柳拂西問道，少爺，開回宅裏去麼，柳拂西不等他說完，已高聲喊道，不必多說，開到月華飯店就是，說着似又使了個眼色，車夫不再言語，便開車走了下去，慧娜明白這定是他家中的汽車，當時把心中的疑惑更已完全證實，決定他是貴公，無疑，在路上便問道，柳先生，咱們到了旅館，你趁早去辦啓屍的事吧，最好今日辦完，明天回去，我恐怕不能多耽擱呢，柳拂西答應着道，當然要急速辦理，不過我還希望你能在天津多住兩日，何必這樣往返匆匆，慧娜道，咱們是爲辦事而來，辦完更該回去，何必多耽擱日子，柳拂西道，我希望同你在這繁華地方多盤桓幾天，藉此調劑久居北平的枯燥生活，慧娜聽了暗想你爲表示對靜珠懺悔，專誠來迎她的屍骨，怎又要在繁華境中享樂，這未免太矛盾了，想着幾乎要直言問他，但又覺不好意思出口，正在這時，車已停住，慧娜向外一看，原來已到了月華飯店門前，便和柳拂西下了車，直走進去，飯店裏的茶房，已跑出代提着行篋迎入，當下有茶房首領陪笑詢問他們要那一種房間，柳拂西道，上次我住在這裏，是雙套的頭等房間，現在還有空閒的麼，茶房連應有有，便請他領進了電梯，上到四層樓，開了一間房門，慧娜隨柳拂西走入，只見房中裝璜雅潔，陳設富麗，宛然是富貴人家的精室，進門是一間私用客室，並列兩門，門內各有一間臥室，臥室之後，又各有浴室，柳拂西對茶房辦

了辦手續，又把百多元錢暫存櫃上。茶房出去，柳拂西道，華小姐一路風塵，您進浴室洗澡吧，裏面各種化妝品都有的。慧娜道，柳先生，咱們何必住這麼講究的房間，依我說，還是另換兩間普通客房住吧。那樣不但節省，而且也比較方便些，柳拂西忙道，別的房屋間太簡陋了，這裏還好些，小姐不要客氣，慧娜聽他把自己避嫌之意，硬當作客氣之言，欲待再說，又怕顯着自己太不大方，只可忍住，柳拂西看看表道，十二點了，華小姐，咱們吃飯吧，慧娜道，才在車上用了點心，這時如何吃得下去，您請自己吃吧，我想休息一會，柳拂西道，對了，今日您起身太早，想很勞乏，最好洗了澡再歇着，慧娜道，柳先生，您休息會兒，也該辦正事去了，柳拂西道，不忙，我想明天再去，慧娜道，這算我的特別要求，您早些辦吧，我實在心急回去，柳拂西答應着少時便出去託人，慧娜又和他閒談幾句，才退入左邊一間寢室，將門關上，躺在床上歇息，過了半天，才聽柳拂西開門出去，慧娜本想也出旅館遊散一下，但顧忌自己是個黑人，倘被熟識的人遇見，總有不便，只可喚茶房拿進兩份報紙，閒着解悶，不料看到一份本地小報的遊藝欄，上面竟有一段北平通訊，記載着前夜平市某劇場中演唱救濟東北同鄉義務戲，有女票友石靜珠登台，丰貌如仙，歌喉宛轉，足稱色藝並佳，但另有票友數人，對石靜珠當場起鬧，意圖擾亂，幸值柳軍長公子柳拂西在座，見狀大動義憤，當出手槍鎮壓，該搗亂份子始抱頭鼠竄。

云云，慧娜看了，暗想這點小事，也會傳到天津，真是奇怪，而且連柳拂西的真相都登出來了，回頭等他歸來，把這報給他看看，瞧他還有何話可說。但一轉想，柳拂西所以對自已隱瞞家世，定有原故，我何必揭破，不如靜待下文，看他到底是什麼意思。想到這裏，忽又心中一動，自語道，我別糊塗吧，他這些做作，多半有追求我的心，只聽他誑說當初對靜珠也是隱瞞身世，是要力避虛榮的引誘，用本身博取真愛情，現在對我也未必不是這一套。雖然他曾說要靜珠抱獨身主義，可是男子的話那裏能作準兒，再說他來迎靜珠尸骸，若出真誠，就自己獨來，何必又邀着我，如今到了旅館，竟又同住在這種屋子，名雖隔房，實際如在一室，說不定他在對自己追求之中，還抱有急進的野心，自己可要留神，無論如何，不可上他的當，想着怔了一會，却又心慌意亂，接着便面紅耳熱起來，覺着躺不住，就自坐起，坐起又躺下，躺下再立起，踱了幾步，再坐到椅上，從椅上又站到窗前，一時芳心歷亂，倉皇無主，原來她在想到柳拂西的野心，立刻如見柳拂西英俊飄洒的影兒映在眼前，因而憶起自遇柳拂西以後，精神上感受壓迫，種種不由自主的情形，似乎對他的要求，有不易固拒的預兆，當下怔了半晌，又想到自己因受男子欺騙，已立志要玩弄男子，以為報復，不料從天津到了北平，第一個遇見誠篤的程鵬，倒救濟了他，第二個遇見任笑予，又對自己頗有好奇心，所以根本不能實行原來主張，如今第三個遇見柳拂西，他一

則是豪門公子，二則有池靜珠那椿公案，三則向自己隱瞞身世，四則有意追求，我何不趁勢把他作個實驗品呢，這樣不特可以實現了原來主張，而且還能考察他到底是什麼意思，也好明白世上男子都是些什麼東西，慧娜這樣一想，心神又異樣動蕩起來，忽然腦中略覺清楚，不由呖了一聲，自語道，我這不自己賺自己麼，這玩弄男子的主義，只是當日受刺激後偶然發生的思想，到北平後早已忘却，如今因為認識柳拂西，對他好似生了不自覺的愛心，却又明知這人未必是好相識，在理慾交戰，難於解決的當兒，居然又想起舊日的念頭，這不是自家瞞心昧己，要藉着玩弄他的題目去接近他麼，真是太可恥了，慧娜如此轉想，竟在這獨居的室中，自己害起羞來，再要思索，只覺腦昏心亂，便將手抱頭，倒在床上，轉側須臾，竟自睡着，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從睡鄉醒來，耳中聽得有叩門之聲，連忙睜眼問了聲誰，只聽外面答道，華小姐，請出來坐吧，慧娜聽是柳拂西聲音，知道他才從外面回來，轉臉看看窗子，已然昏黑，暗驚一枕騰騰，怎竟睡到這般時候，便起身下床，進浴室洗了回臉，才開門走出去，見柳拂西坐在沙發上吸着雪茄，猛然憶起自己方才的思想，不覺面上暈紅，幸而外間眼色橫窗，電燈未亮，尚未被柳拂西看見，柳拂西見她出來，忙欠身笑道，您睡覺了麼，慧娜道，坐下我打個盹兒，不想竟睡到這時候，您出去辦的事怎樣了，柳拂西立起開了屋頂垂下的四盞相連的星形電燈，才道，我已經託了朋友

了，他答應明天到法院和公安局去，大約後天領我再去。經過正式請領手續，就算妥了，慧娜道，這樣不要耽擱三四天麼，柳拂西道，這是沒法的事，中國機關上辦事向來遲緩，倘能在三四天內辦妥，還算是我那朋友的力量呢，慧娜便不再說，柳拂西道，華小姐，您不嫌這裏悶氣麼，咱們出去走走可好，慧娜心想，同他在這房中相守，反不如出去走走的好，便道：我是不能見人的，只可上附近散步，熱鬧地方却去不得，柳拂西道，我明白，咱們走吧，說着便催慧娜起身，他也穿好外套，慧娜這時無意中才瞧見他不知在什麼時候換了一身極漂亮的西服，把面容也修飾整潔，更顯得丰度翩翩，不由又起了一種普通婦女的感覺，以爲和他這樣美秀的男子并肩同行，定要惹旁觀的羨慕，對自己是很榮耀的，當時二人吩咐茶房鎖門，出了旅館，在附近租界的馬路上徐徐走着，娓娓談着，慧娜不自覺的竟靠在他身邊，居然是一對情人模樣，此際正在黃昏，萬燈齊上，柳拂西邀慧娜到一家極貴族的飯莊，去用晚餐，席間二人都吃了幾杯酒，柳拂西仍是一派正經，只閒閒的談着話，慧娜却有些醉意，心中不住的跳，腳兒也有些發軟，及至出了飯莊，再到街上，慧娜只覺肢體軟懈，不能自支，竟倚在柳拂西身上，柳拂西用臂兒夾着她的玉腕，慧娜幾乎把半身重點都支在他臂間，除了腳兒須自行移動，但也像電車後面的拖車一樣，輪子轉動，仍是倚賴前面機車的力量，她走着作嬌懶聲道，我身上像抽了筋似的，咱們沒處可去，還

是回旅館歇着吧，柳拂西低聲道，您是吃酒的原故，一會兒就好了，我回去不回去倒不成問題，您白天睡了很大工夫，回旅館也未能立刻就寢，何不在外面開開心呢。慧娜道，您想上那兒開心去。柳拂西道，這裏新開的齊家月宮舞場，咱們去玩會兒可好，慧娜道，舞場可不能去，有舞場有舞女，舞女多半是熟人，我一露面兒就算糟糕，鬧成華慧娜還魂顯靈的新聞，傳揚出去，你明天也莫想領靜珠的尸了，柳拂西聽了一笑，便道，那麼就看電影去，昏天黑地，總不怕有人看見你，慧娜答應了，二人走到大明星影院門首，也沒細看開映什麼片子，便走了進去，買了樓上的票，入座以後，恰恰到了開映時刻，前半映着沒大興趣的西洋新聞，正片却是一件平淡的愛情故事，慧娜這時覺得酒的熱力在腹中更加作鬧，喉嚨發燥，頭腦發昏，想起自己向來不大飲酒，不解今日何以禁不住柳拂西相勸，竟飲了許多，這未免自討苦吃，想要買一些涼品解熱，無奈開映以後，茶役便都失蹤，再不過來一個，柳拂西不斷的說着話，起初還聽得慧娜含糊應着，以後漸無答語，柳拂西還以為她看得入了神，便不再攪擾，那知過了一會，耳邊竟起了微細的鼾聲，接着慧娜溫軟的香肩，忽貼了過來，柳拂西心中大動，忙低聲問道，華小姐，您是累了麼，問着不聞慧娜回答，才知道她已入了昏迷狀態，便將一隻手從後面過去，才攬着她的臂兒，慧娜的頭部也已歪到他的肩頭，秀髮恰挨在他頰上，柳拂西更心動到不能

自持，竟低下頭兒喚道，慧娜，你怎麼睡了，說着便覺她口中一股微熱，直噓到頰邊，柳拂西覺到異樣溫柔，那還忍耐得住，就輕輕的偷了一吻，慧娜毫無知覺，仍在他擁抱中沉沉的睡着，柳拂西胆量越來越大，竟一面撫摩着她的腕兒臂兒，一面繼續吻着，不料慧娜忽輕嗽了一聲，似乎突然醒來，柳拂西方在一驚，抬頭縮手，却覺慧娜也沒什麼反抗的表示，只悄然離開他的擁抱，把身體移遠了些，半晌也不聞說話，柳拂西忽然悟到她是默許了自己，女人的公式，不反抗便是依從，何不趁此時發言向她求愛，那知未待開口，慧娜已立起身離開坐位，柳拂西忙道，您上那兒去，慧娜不答，只由椅列中奔下樓的路，柳拂西此際才意識到她或者惱了，忙上前拉着她的袖兒道，華小姐，您別走，爲什麼……慧娜扭身閃開，仍向前走，很快的下了樓，已到光亮地方，柳拂西在後望見她挺然而行，似乎頗有怒氣，只得緊緊隨着，想到戲院外清靜處再向她謝罪解釋，却不想慧娜走得甚快，一出戲院門兒，有洋車夫上前攬坐，慧娜便上了一輛車子，直奔馬路馳去，柳拂西在街上不便大聲疾呼，又見慧娜在車上吩咐車夫數語，却聽不見說什麼，柳拂西暗叫糟糕，她定要躲避自己，不知道要上什麼地方去了，當時也喚過一輛洋車坐上，教緊跟在慧娜車後，兩輛車相距丈許，由電車路轉灣拐角，走了不遠，便進了一條大街，柳拂西認識這是自己所住的飯店那條街，却見慧娜的車走到飯店門首停住，付了錢便走進去，柳拂西的車也接尾

趕到，連忙也打發了車夫，跟着走了，他心中暗自歡喜，尋思慧娜居然回到飯店，定不是惱怒，並且這許是給我以更好的機會吧，但又一轉想，想到她還有個小行篋在這裏，或者她真個惱了，所以趕回來取了東西便走，那可就難以挽回了，柳拂西想到這裏，忙趕向前，却見慧娜已進了電梯，開電梯的工役已關上鐵門，鼻上數尺，他忙叫道，等一等，帶我上去，開電梯的工人聽見，似乎便要重複降下，却聽慧娜在裏面大聲說了句話，那電梯竟一直騰空而上，柳拂西急得頓足，一時等待不及，柳拂西怔了怔，便由樓梯飛跑而上，到了三層，向自己所住房間飛奔，遠遠見慧娜已令茶房開門走進去，柳拂西忙也三腳兩步，趕入房中，見電燈全開，前室中已沒有慧娜的跡，知道她進了臥室，當時喘息着尋思，慧娜定已惱怒，現在定在裏面收拾東西，少時便要開門掉頭而去，自己應該怎樣轉圜，還是跟進去謝罪，還是等她出來再說，只怕她出來時，去志已決，挽留費手，不如趁早進去的好的，想着便走到慧娜臥室門前，用手一推，不想房門已從裏面鎖上，再側耳一聽，門內悄無聲息，柳拂西低叫道，華小姐，您出來坐好麼，說着不聞慧娜答應，忙又道，華小姐，您原諒我，方才實在是吃醉了，我願意受您責罰，向您告罪，謝謝你，請出來吧，慧娜任他千言萬語，只是不答，過了一會，柳拂西說得乏了，才頹然退坐到沙發上，暗想自己一時鹵莽，弄成這樣僵局，可怎麼辦呢，雖然她現在還未拂袖而行，但誰保得她夜裏不悄

然去。自己一片愛慕之心，豈不付於流水，如今苦苦央告，她只不答，已然表示出憤怒的程度，恐怕轉圓實非易事了，想着忽然見外面門兒一展，有茶房走入問道，二爺，您叫了麼，柳拂西一想，自己並沒按鈴喚人，便搖頭道，沒有……話未說完，立時見慧娜房門開了，她探出頭兒，向茶房道，我叫人來，你給送一壺開水，快些，茶房應聲退出，慧娜對柳拂西看也不看，就縮身將門關了，及至柳拂西立起趕過去再推門，那門又關上了，他又婉轉陳詞，却依然說給門聽，得不到裏面答覆，須臾茶房送水進來，見臥室門在關着，便向柳拂西道，二爺，這水放在外邊兒吧，柳拂西心想要把水留下，等茶房走出，自己再遞進去，只要慧娜開門接水，便不難挨身而入，當面求情，便道，好，放在這兒吧，茶房才應了一聲，却不料臥室房間又開，慧娜探身叫道，茶房，把水給我，茶房手中的水壺並未放下，就拿着走過去，慧娜接過，立時又是身隨門隱，接着便有咯噔之聲，以又把門鎖了，茶房回身問柳拂西用什麼，柳拂西搖頭揮他出去，心中知道今天算沒有和慧娜對面的希望了，但看她要水鎖門的情形，好像只想隔離自己，閉門安睡，却沒有去意，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盼她不走，就算希望未絕，不可再向前逼迫了，想着又自默坐一會，覺得困乏，也不敢進臥室去睡，恐怕慧娜萬一走了，便取出一條被子，躺在外間大沙發上和衣而臥。過了一夜，直到次晨，柳拂西始終沒敢甜睡，但慧娜在裏面也一直沒有

動靜，天到九點，柳拂西起身，將被子送回自己的臥室，草草洗嗽，又回到前面客廳，不料瞧見慧娜端正正坐在椅上，手裏擎着茶房才送入的報紙看着，柳拂西反覺一陣踉蹌，忙定了定心，才走過坐在她對面道：「華小姐，起來了，夜裏睡得好麼，慧娜頭也不抬，眼光仍注視報紙，只面上微有笑容，柳拂西又道，我昨晚太唐突了，實在是因爲酒醉，現在正式對您謝罪，慧娜淡淡的道，請你別談了吧，柳拂西道，我真愧悔極了，得您原諒我，才能心安，慧娜聽了，將報紙放在膝上，抬頭說道，謝謝你，過去的事不要再說了，柳拂西道，你能原諒我麼，慧娜道，談不到原諒，我原是陪你來辦事的，請你趕快儘今天把靜珠的靈領下，明日好回北平，柳拂西道，我昨天不是對你說過，起碼得三天才能辦妥，今天那來得及呢，慧娜道，倘然今天來不及，我只可對不起，明天一定趁車回去了，柳拂西聽了皺眉半晌，又婉央慧娜多展一日限期，慧娜不肯，柳拂西只得請慧娜在旅館相候，他立時出去辦理，慧娜見他走了，便也出門到公園散步，消磨時光，正午回旅館吃飯，等到天夕，柳拂西方才回來，向慧娜說事情已辦妥了，託了許多人情，算得了法院允准，明日便可由法院派人引導，到義地起屍，並且已在棺材舖購妥一隻行材，也於明早送到義地，因爲恐原來棺材太壞，不能起運，所以連槓房人等全行雇好，明日領屍換棺之後，便可直奔到車站，慧娜道，你這樣辛苦，總算對得住靜珠，不過明天幾點車走呢，柳拂西道，大約

總得午後，華小姐你多委屈半天吧，慧娜點頭道，半天我可以等的，柳拂西說了許多客氣話，方才自去入浴休息，到黃昏後，又約慧娜出去，慧娜却辭謝道，我不想出門，你自己請便，柳拂西道，那麼我也不出門，陪你談談，慧娜道，不必，你還是出去的好，要不然我自己到外面去，柳拂西知道慧娜不願與他盤桓，心中雖然萬分惆悵，但又不敢違拗，只可戴上帽子，自行出門，慧娜望着他的後影兒微笑了半晌，便自吃過晚飯，坐了一會，不等柳拂西回來，就進入臥室關門睡了，柳拂西十點後歸來，並沒見着慧娜的面兒，他料着慧娜不致偷走，才放心進臥室睡了一夜，翌晨起床，又見慧娜已先在客室獨坐，便又請她等候，自出去奔走，慧娜以爲他不久便回，不料等過午後二時，柳拂西才滿面塵汗的回來，報告說，靜珠的靈柩已託人押運到車站去了，請慧娜立刻同行，當時算還店飯賬，出了旅館，坐着柳拂西原賃的汽車，直奔到車站，進了車站，果然有人迎着柳拂西，報告說靈柩現已運到，停放在柵欄門外，柳拂西就領着慧娜去看，在柵門外停着一口行材，罩着棺套，外面還用紅繩纏得十分結實，慧娜知道裏面裝着靜珠的屍骸，回憶她臨死前的音容，和她死法的慘酷，已是悲不自勝，又想到她對自己的幫助，直到現在，自己的生活費用，還是她的賜與，不覺潸然淚下，就向着棺材鞠了三躬，柳拂西吩咐槓房人仍舊在那裏看守，便和慧娜到了站長公事房，接洽運棺的事，慧娜原想棺材也可以像行李一樣起運，

路局新下命令，棺柩不得隨附客車裝運，只能在運貨車上掛車裝載，柳拂西聽了一怔，就向站長要求通融辦理，顧意多出運費隨四點鐘快車帶走。站長搖頭道，因為路章的關係，實在沒法通融，在章程未改以前，慢車還可以裝運，現在連慢車都不成了，何況快車，你們二位若有事急於回北平，無妨先辦妥手續，二位隨快車先走，棺柩跟着夜裏十點開的貨車再運，明早也就到了，柳拂西聽了就喚慧娜到一邊商量道，咱們就依站長的意思，先回去好麼，慧娜道，你想把棺材丟下先走麼，那倒沒什麼，不過我們敝處的風俗，親人絕不肯離開棺柩，不知道你們貴處是怎樣，柳拂西臉上一紅道，我為接誼珠靈柩而來，自然該一同回去，不過恐怕您等不得，慧娜道，我所以急於回去，是不願在那旅館住着，若是為死者再耽擱半天，怎會等不得，我瞧你柳先生別是心急了吧，那樣可以託付給我，陪着她靈柩坐貨車回去，您先趕快車好了。柳拂西被慧娜說得十分不好意思道，我何曾忙着回去，既然您可等，我就去和站長定規，決定跟貨車走了，慧娜點頭，柳拂西又去和站長接頭，照章付款，包了一輛鐵悶車，由站長派人指引，柳拂西教原來槓房將棺材抬入站內岔道的一輛悶車中，安放停妥，因為這輛車是全包的，隨行的人就無須行買票，但鐵路上也不派員管理，只由自己負責，柳拂西看車內連坐處也沒有，便向慧娜道，這車裏太不舒服，您怎能受得這種苦呢，何況還守着口棺材，慧娜道，我是不在乎的，好在最多五六點

鐘就可到了，柳拂西看看表，已過四點，便先把棧房人打發了，只留一個人，約定看守到開車時候，才和慧娜出了車站，向街上走着道，現在離開車還有六點鐘，我們怎樣銷磨時間呢，不知到附近旅館開間房子歇息，我瞧瞧也很累了，慧娜想了想，自己雖不願上旅館，但也不能在馬路上閒蕩，便搖頭道，這點時間何必上旅館，我也不累，咱們還是看中場電影去吧，現在走到影院，正在五點多，看完總在七點以後，再尋地方吃過晚飯，回車站不趕上開車麼，柳拂西道，這樣更好，方才我也想到了，不過怕您不願上影院，所以沒說，慧娜微微一笑道，今天你又沒喝酒，我爲什麼不願看電影呢，柳拂西聽她竟提起前日的事，不禁在忸怩中又起了迷醉，但不敢接言，就陪着她緩緩步行，兩人的行篋，却已存在車站，空着手兒，也不坐車，在馬路上眺覽景物，柳拂西看見商店玻璃中的陳列品，忽然想起要買些東西送給慧娜，幾次都被慧娜攔住，最後在街角看見有賣鮮花的攤子，慧娜忽然着道，柳先生，你買些花兒送我吧，柳拂西答應不迭，問她要什麼，慧娜自向賣花的人商量，教給扎兩個鮮花圈兒，和一茉莉花球，賣花人索了價，慧娜也沒駁回，就教柳拂西先付一半，約定兩小時後來取，再付另一半，這時天已過了五點，二人便進了一家影院，安安穩穩地看到終場出來，到餐館用飯，柳拂西記着前日的情節，不好意思要酒，慧娜却說恐怕上車後夜中寒冷，應該預先吃一點酒，抵抗那秋風長夜，柳拂西巴不得這一

聲，便喚酒來，各飲幾杯，飯後已將近九點，二人走出餐館先取了預定的花，才坐車直奔車站，這時候正在舊曆中旬，月光滿天，在燈火繁華的馬路上，月光似乎懼怕萬家燈火的威燄，躲在天上不敢下來，及至到了較為清寂之區，月光才肆無忌憚的當頭直落，把馬路上稀疏的路燈，逼得光燄黃淡，地盤緊縮，侷促可憐，慧娜坐在車上仰望明月，又帶着薄醉，被微微的西風吹着懷中花香陣陣沖入鼻中，不由起了異樣的感覺，身上覺着輕寒，心頭覺着烘熱，腦中迷迷茫茫，連自己也不知想着什麼，及至到了車站，猛覺洋車一停，柳拂西已趕過來接她手中的花兒，慧娜似夢初醒，在和他兩手相觸的當兒，忽把臉兒紅了，柳拂西也沒覺察，接過花圈，扶慧娜下車，便一同進站，先進公事房問問，原來那運棺車已掛到貨車末尾，停在第三月台，再過二十分鐘，便將開行，柳拂西便取了行篋，和慧娜過天橋，到第三月台尋着原車，柳拂西望着車上，見那槓房的人，正在睡覺，半個頭兒伸到車門以外，便將他喚醒，正要付錢打發他走，忽然想起一事，向慧娜道，這車上飲食皆無，可怎麼好，慧娜道，才吃過飯，路上還會餓麼，柳拂西道，餓還是小可，渴却難當，咱們先買些東西帶着，說完便教那槓房到站外去，買來幾瓶汽水和火柴蠟燭，放在車裏，才打發他走了，這時離開車時刻已近，二人在月台上散步，慧娜仰首道，這樣的好月色，鐵樹車雖沒窗戶，只要敞開門兒，透進月光，就不致太黑，蠟燭本來無須買的，柳拂西

道，還是預備下好，天有不測風雲，倘然半陰了天，車內黑洞洞的，又守着靈柩，豈不可怕，慧娜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駭怕，對於所愛的人，應該生死一樣，她活着可愛，未必死了就可怕起來，記得當日我母親和弟弟死後，我都是在未入殮以前，終夜一個人守着靈床，心裏並沒覺絲毫駭怕，柳拂西道，我說可怕，並非自己，是爲你着想，慧娜道，我不會怕，你放心吧，說句迷信的話，靜珠在生前已被我拿作替身，死後還怕她再拿我作替身麼，柳拂西笑道，不必他拿，現在你已是她的替身了，慧娜聽着他道，我怎麼是她的替身，柳拂西道，你現在叫什麼名字，不就是她麼，慧娜情知他言中定有意思，這不過是表面上的解釋，便也一笑不問，正在這時，站長和車隊長已過天橋下來，把列車檢視一過，走到停棺車前，還問了一聲道，押運的人到了沒有，柳拂西忙應道，來了，在這裏，車隊長道，快上車，就要開了，柳拂西和慧娜連忙登車，過了須臾，車外有人走過，將靠站台一面的車門拉閉，柳拂西笑道，他們把我們當貨物了，這樣嚴封裝運，可受不了，說着便把對面的車門，拉開二尺多的縫兒，不想月光恰從那面射入，立刻在車板上鋪了一塊斜角長力光明澄澈的地毯，車中也覺清光照映，四壁可觀，慧娜瞧見那棺材橫放在右面，便拿起車門旁放着的花圈道，我們每人獻一個吧，說着兩人就把花圈分放在棺上和棺前，方在相對靜默，忽覺身體搖動，原來車已開了，慧娜悄然走到開着的車門旁，臂兒倚

着門邊，向外眺望，柳拂西在後瞧着，只見明月流光似水，直向她身上瀉過，影兒留在後面，從側面着她的玉頰，更顯晶瑩，好似月光侵入膚內，生了同化作用，表裏通明了，再加秀髮輕裾，一齊被風吹動，飄飄拂拂，直如春江月夜，遙見臨水一樹梨花，在月影中受風微顫，瞧着不自覺的魂銷心動，但轉臉又瞧見那橫臥的棺材，似發着慘厲之氣，不由心中一陣發冷，怔了片刻，忽然鼻中嗅到茉莉的香，低頭見慧娜所購的茉莉花球，放在行篋之上，心想花圈是爲死者所買，這花球定是她自己用的，便拿起來輕輕踱到慧娜身旁，舉手一拍她的臂頭，慧娜回顧，柳拂西已將那花球掛在她襟頭的鈕扣上，慧娜微笑點點頭兒，又轉面向外道，你來看，若不是遇到這個機會，誰能恰巧在好月色的夜裏，坐火車看這樣美麗的景致，你瞧，這一眼望不到邊的田地，白天看只覺荒涼，現在被月色鋪滿了，就好像一片銀海似的，遠近的野樹荒草，好像上面也都籠着烟霧，我方才瞧着心裏虛飄飄的，幾乎忘了這身子在那兒了，被你一拍，才醒過來，柳拂西道，您愛着這種景致，很可以在舊歷每月月半，到城外一望，慧娜道，何必城外，就是在自家樓上看月，我在東省家鄉時候也看慣了，不過和在火車上不同，現在我好像坐着船在銀海裏飛呢，柳拂西道，您也可以在有月的夜裏坐火車，作個短程旅行啊，慧娜道，平常坐火車，也沒今天這樣有意思，平常客車裏亮着電燈，又有許多人在旁，得不到一點趣味，其

實這趣味就是說不出哭不出的淒淒涼涼……的什麼呢，我也說不出來了，柳拂西道，我明白你是容易發生感慨的，慧娜點頭道，是的，當然我容易感慨，你想，一個孤身女子，落魄異鄉，骨肉親眷，一個沒有，只剩下這天上的明月，還和故鄉所見的一樣，我怎能不……說到這裏，就咽住了，只微嘆一聲，柳拂西見她的臉兒，受着月色，其白如玉，秋波含淚，將墜未墜，好似兩顆明珠，但轉瞬便流下來，兩行淚痕，由頰上晶瑩到腮邊，隨着衣襟上黑了兩塊痕跡，知道她這時正在自傷身世，萬分悲涼，不由大生憐惜，怔怔的伸過手去，握住她的纖指，覺得肌膚甚涼，忙道，這兒迎着風口，你衣服又單薄，還是躲開些吧，慧娜仍在仰望凝眸，並不回答，也不縮回手去，柳拂西怔了半晌，忍不住又道，你不要太悲觀了，慧娜悄然道，像你們有福的人，家庭父母，一概俱全，自然不會悲觀，柳拂西道，你以為你是畸零的人麼，其實不然，現在有人萬分愛慕你，不過……慧娜聽到這裏，忽然低下頭兒，望望柳拂西，她的四個小指，本被柳拂西握着，此際柳拂西忽覺她的大指竟按在自己手背上，反而將自己的手握緊了，柳拂西就更進一步，將一隻手攬住她的頸兒，但也不敢再向下說，恐怕那一句失口，再唐突了她，只希望她在這淒豔的風光中，生出無所歸著的感情，飄附到自己身上，慧娜任他擁扶佞倚，並不縮避，二人就這樣並肩而立，各倚着一邊的門兒，過了很大的時候，慧娜忽覺車倏然停了，聽關着門的一面，有人聲

喧嘩和力夫耶許之聲，知道到了一個站頭，又在裝貨。前面的機車，已卸下去岔道的掛車，延遲半晌，還不見開，便伸了懶腰道：「這貨車每站全停許多時候，到北平還不得明天正午，真悶人啊。」柳拂西道：「你大概很乏了，別儘站着，坐會吧。」說着就取了個行篋，放在車門之旁，慧娜坐在上面，微笑道：「這樣的好月色，我便熬個全夜，也不會倦乏，尤其是想看早晨四五點鐘的曉風殘月，若能在那時候痛哭一場，心裏才更痛快。」柳拂西道：「你爲什麼自討難過？不是呆了麼？」慧娜道：「我記得遭匪燒劫的後幾天，從家裏逃出來，那時正在清早，殘月已落在西面，幾顆小星在天邊亮着。我一出家門，看見兩旁舖戶的門面，被日光照得清潔光亮，好像新用水刷洗過一樣，往日瞧着，只嫌破爛陳舊，那時竟滿眼都覺可愛可戀，彷彿街道的一切舖戶住家，都和我有什麼關係，捨不得拋下牠們似的，流下很多的淚，可是並非爲什麼國仇家難，只是對久居的地方一種留戀感情罷了，用我作比例，真不知那些把舊家鄉看作自家天下的人，突然丟了這生長之地，心裏是什麼滋味，我知道他們心下也夠難過，只是那些人當時都未在家鄉，不像我那樣親身經歷，未必怎樣動心，這就好似我一件寶物，倘若存在自己家裏，親自守着，遇有賊匪來搶，我定要拚命爭奪，便是爭奪不過，真被搶去，事也要大哭一陣，懊喪多時，但是若把寶物存在銀行，一朝被盜，我在家裏聽見消息，也不過頓足一嘆罷了，柳拂西道：「提到這事，我也作個比

喻，你若爲寶物安全，才交給銀行保管，一朝被盜，自然非常痛惜，但是你若因爲寶物放在家裏，難免盜賊生心，使自己遭危險，於是爲本身安全打算，把寶物存入銀行，這樣你就把本身性命看得比寶物貴重得多，到被盜以後，你還許欣幸自己計較高明，對寶物的喪失便未必發生什麼感情了，慧娜聽着凝望拂西半晌，才道，你能說出這話，倒是有心的人，咳，我真不敢回想了，那一天逃出省城，並沒敢在本地上火車，出城先坐驛車，趕出幾站，迎着天上的月光，向西走，月色越來越淡，天色越來越明，我在路上所見的光景，無論是一叢樹林，一片草地，到現在全像一張張的畫兒似的，印在我腦裏，有時想起來，便忍不住要哭，只是始終沒哭過一回，今天在這荒郊裏，宛然又是當時光景，心裏怎受得住啊，說着火車又緩緩開行，柳拂西見她目眶中的淚，經車行微震，又落下來，忙掏出手帕替他拭乾，又握住她的手道，華小姐，我又要唐突了，你孤身淪落，落在淒涼苦惱的境地，又加以這樣多情善感的性格，長久下去，恐怕身心兩面都要受傷，我以爲……你應該拋開憂思，尋求些安慰，正說着，車又停住，原來又到了站頭，這次却是車門開着的一面，在對着站台，站台上只低低的一行房舍，略有燈火，清清冷冷的僅只兩個路警，立在站上，也不見有貨物上下，車停了三四分鐘，便又開行，慧娜在車停以後，便扶頭默坐，似有所思，開行許久，柳拂西覺得夜風漸峭，慧娜坐的那面，又迎着風，秀髮時時被吹飄

起，便叫道，你不冷麼，還是裏面坐吧，或者和我換換地方，慧娜搖頭道，我不覺冷，說着徐徐揚起臉兒，望望車外，才轉向柳拂西凝注半晌，忽悄然道，你方才說我該尋求安慰，我的安慰向那裏去尋呢，柳拂西道，家庭……朋友，不是都可以得到安慰麼，慧娜嘆道，我的家庭早毀滅了，柳拂西道，舊的毀滅，還可以組織新的啊，慧娜聽了，向他一轉秋波，面上似嘖似怒，倏又恢復冷靜的原狀，柳拂西見她並沒發作，心中更生了希望，便又低聲道，我以為像你這樣的青春，這樣的美貌，這樣的學問，若是住在那種貧民窟的地方，大好年華，被憂傷憔悴銷磨下去，豈不太可……說到這裏，慧娜忽搖手道，請你不要再向下說吧，柳拂西連忙住口，慧娜已立起在車中來回踱着，柳拂西將眼望着她，心內張皇，不知所爲，她還是踱個不住，柳拂西方轉臉向着車外，忽聽慧娜揚聲叫柳先生，柳拂西回頭看時，一時還瞧不見她在那裏，因爲眼睛被月光所照，乍看黑處，竟難清楚，及至定睛細瞧，原來慧娜正在棺材旁邊，忙應了一聲，走將過去，慧娜斜倚着靈柩，臂兒壓在花圈上，柳拂西在暗影中，望着她的臉兒，只見雙眸瑩瑩的光，直向自己注射，却半晌不聞言語，心中正納悶她喚自己到棺前是何意思，已聽慧娜發出很和悅而又鄭重的聲音道，柳先生，方才你說有一個極愛慕我的人，這人是誰呢，柳拂西聽着一驚，暗想她問這句話，自然是給我直陳胸臆的機會，但是偏偏叫我到靜珠棺前來問，這又像不是好意了，自己若

直陳本心，她或者要指着靈柩挖苦我一頓，我可怎麼回答，但又一轉想，自己愛她的心，已然不可遏止，這兩日的忍耐，真是痛苦萬分，不如趁這機會，實說了吧，即使受她奚落，也不過再痛苦一次，倒可以教她知道我相愛的熱烈，倘能感動了她，豈不更是萬幸，慧娜見他遲遲不答，又問道，話是從你口裏說出的，還用臨時尋思，到底愛慕我的人是誰，柳拂西沖口答道，我，慧娜聽到這一個字，似乎身體顫動一下，壓得臂下花圈上的花兒，碎落了幾朵，墜到車板上，柳拂西又道，我愛你都將發狂了，自從在戲院初見的時候，我已經把靈魂交給你，慧娜微喘着道，你說話小心些，別教棺中人生氣，半晌才聽慧娜低聲道，你啊，你不是已經有了愛人，柳拂西道，我何曾有……慧娜道，就在我旁邊呢，柳拂西明白她指的是棺中的靜珠，便疑心靜氣的道，是的，我會說過把靜珠當精神上的妻，懺悔我舊時的過惡，在道理上講，自然不該再愛別人，可是你不要儘責備我口不應心，也要替我想想，慧娜道，我明白了，你對於靜珠的懺悔是一事，而你本身正在青年，需要愛人又是一事，兩者不能並論，柳拂西道，你這說法太偏了，我並不是因為年青，才需要愛人，實在因為遇見你以後，才需要愛人，你莫當我的愛情是不擇人而發的，慧娜道，這樣說，你是愛我到極點了，柳拂西道，那是自然，我近日為你苦惱極了，可惜我不能把心掏出來給你看，慧娜道，我也覺察了些，不過你愛我是因為我曾上台唱戲麼，柳拂

西道，上台唱戲的女伶朋友多了，這如何能成爲我愛你的理由，慧娜道，我還以爲你用捧角兒的心理愛我呢。柳拂西湊近一步道，慧娜，我的心意已經全訴說了，你應正式答覆我一句，別這樣……慧娜忽笑道，你愛我倒真是真心，因爲你居然敢在靜珠棺前直說出來，總算抱着大無畏精神求愛了，現在咱們還到光亮處去坐吧，說着就挽了柳拂西的手，走向車門邊，在月影中坐下說道，你的意思是和我交個暫時朋友，還是有終身伴侶的希望，你要實說，柳拂西道，當然是終身伴侶，慧娜沉下臉兒道，你又說謊騙我，完了，咱們別向下談，就此爲止，柳拂西道，你怎說我騙你，咱們認識以後，我騙過你幾次，慧娜道，多次了，旁的不談，我作過舞女，現在又是歌女，你呢，你是軍長的少爺，就會和我這樣的人作終身伴侶了，柳拂西驚道，我：我：你怎：慧娜大笑道，你問我怎麼會知道，我在看見你最初一點鐘裏，就聽人說了，不過以後你瞞着我，我也不便揭破，那天在小餐館裏，談起靜珠的事，你已露出馬脚，你當日爲試驗靜珠的愛情，所以隱瞞家世，結果鬧出這樣慘劇，如今又用同樣方法，來試驗我了，我和靜珠身分不同，你算錯了心機，對於我們這類舞女歌女，正該利用你大少爺的聲勢，引起我們的虛榮心，又何必隱瞞呢。柳拂西道，你這話簡直是罵我，我的父親是位要人，我不願用他的聲名，在外面交際，這也不能算是錯誤，比如我到處張狂，恐怕你更把我看成混賬人了，說着又到了一個站頭，火車不知怎的突然減

低速度，使車身大爲震動，慧娜坐近車門，因震動向前一傾，幾乎跌將下去，幸虧柳拂西緊緊將她拉住，慧娜驚得一身冷汗，手也涼了，半晌才道，這開車的真混賬，莫不是吃醉了，柳拂西道，司機的人開這貨車，自然滿不經心，只要不出軌，無論怎樣開法，車裏的貨物總不會向他提出抗議，說時火車在這站並未停止，只用最小的速度徐徐開過，出站便又快起來，柳拂西才接着向慧娜道，你的思想錯了，歌女舞女，身分有什麼低微，何況現在已不是講身分的時代，愛情更沒有階級，你你只要允許了我，我立時向家庭說明，咱們就可以正式結婚，慧娜笑道，你又錯了，咱們只幾天的認識，就可談到婚姻麼，柳拂西道，即使我的言語有時說錯，但是我愛你的心却是可對天日，你別教我失望吧，慧娜笑道，當然不會教你失望，當日我作舞女的時候，也未會教誰失望過，只要有人對我要求，就可由他隨便擁抱，何況你呢，柳拂西微微頓足道，你不要說這個，這怎能同我的真愛情相比。慧娜道，我把意思痛快說了吧，你這樣愛我，我是很感激的，不過我寧甘心自願的給人家作個玩物，却不能冒然信人家的好話，使結果落個被騙，現在你有什麼希望我都可以答應，只是不要提起愛情和婚姻，柳拂西道，我明白，你這是許身不許心，莫非你的心已經給了別人麼，慧娜道，我的心當初固然給過人，但是那人騙了我，我只得把有傷痕的心收回，以後就深深收藏起來了，柳拂西點頭道，你是受過打擊的，當然不肯輕易信我，

不過我的心實已被你整個佔據了，恐怕離開你便失了生趣。可是像你方才所說的話，我寧死也不能那樣侮辱你，現在只求你能同我作個親近的朋友吧，並且請你告訴我，將來你能有一日把心給我麼，慧娜道，這話該問你自己，不該問我，柳拂西點頭會意，又道，只要你給我希望，我就自信能成功了，慧娜悄然道，怎麼呢，柳拂西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慧娜聽了，抬起頭兒，將兩手交叉在腦後，格格的笑了幾聲，道，你的精誠，可以維持多少時候，柳拂西道，我敢說至死不渝，慧娜道，向後看吧，反正我是拒絕你的，總要和你發生一點兒關係，但是關係是。於一時的胡調朋友，還是真實的終身伴侶，那就由你選擇了，柳拂西想了想道，你的意思我全了解，本來對朋友可以馬虎，終身伴侶却要審慎，我很贊成你這種態度，柳拂西接着又道，我實不忍看你過那樣苦的生活，你總可以許我幫助……話未說完，慧娜已接口道，你是想把我安置在一個地方，像外室似的麼，那自然可以，柳拂西道，你又罵我了，難道我對你幫忙，就是出於這樣卑鄙的念頭，你現在最好把一切疑心全去了，只認我作一個朋友，由你口中說出需要我怎樣幫忙，慧娜笑道，你的意思，我很明白，把你家的洋樓給我住，把銀錢給我用，我像個闊太太似的去過安樂生活，我自自然然就會感激得以身相報了，說着見柳拂西似要分辯，忙撫着他的手道，你不要着急，只當我冤枉了你，你若真心對我幫忙，最好給我尋個自食其力的職業，柳拂西道，那好極

了，除了這辦法以外，你都要認爲是受侮辱的，慧娜笑道，你又差了，我作舞女時，幾角錢便被人樓抱一次，並沒覺得侮辱。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高了，柳拂西無計奈何的皺着眉道，不提這些話吧，你想得一個什麼樣的職業，在機關裏作個職員可好，慧娜道，我不當花瓶，擺在桌上給人看，柳拂西道，那麼經營一家女子商店好麼，慧娜道，資本呢，不是還得你柳先生出麼，柳拂西知道她不願，便沉吟道，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女子好幹的職業，慧娜道，職業多了，舞女歌女以至於女招待……柳拂西道，我怎能教你再作那樣的，事，有了，你去作教員吧，慧娜道，這倒可以，只恐我資格不夠。柳拂西道，你對我何必客氣，老實說，我也不願你作太辛苦的事，最好在小學校裏，和天真的兒童，每天盤桓幾個鐘頭，精神上倒很可以快樂，慧娜道，就是吧，不過無論薦我到那一個學校，也不要用你的勢力強迫，最好轉託個平常人，去用友誼接洽，柳拂西答應着，兩人並坐傾談，直到黎明，這列貨車，真像龜兔競走的兔子，每逢一站便歇一會，有時還得大睡一覺，把後面來的快車讓過去，才又開行，所以走了四五點鐘，還只走出一多半，慧娜比際微微覺倦，竟又脫略形跡，倚在柳拂西身上，閉目假寐，接着嬌軀又倒入他懷裏，柳拂西只有竭力矜持，再不敢輕薄，這樣又過很大工夫，到了北平前門站時，業已太陽老高，柳拂西見慧娜倦不可支，就教她下車回家安歇，又問下午在那裏見面，慧娜因今天未必能再出門，約定

次日午後請柳拂西到金海棠處訪問，柳拂西便先扶她下車出站，雇洋車送回，才自己去辦理善後不提，且說慧娜回到金海棠家中，吃了些點心，便自睡了，到下午醒來，才對金海棠假說自己在火車上遇見柳拂西，談了一路，柳拂西要代為謀一個教員位置，並且將於明天來訪，金海棠聽了，甚為欣喜，却愁着房中敞陋，不能接待貴客，慧娜道，沒關係，我已經把家裏情形都告訴他了，咱們也不怕人笑話，金海棠方才放心，慧娜過了一會，因想到日後到學校作事，應該有幾件簡樸潔淨的衣服，便出去到布店購買，她出門以後，金海棠還是怙愾明天柳拂西來訪的事，心想房裏四壁空空，還算小事，這不潔淨的樣兒，恐怕教人家坐不住，總得收拾收拾，免給慧娜丟臉，便立刻動手灑掃起來，連坑上也換了較整潔的褥單，又用水去先拭窗上獨一塊的玻璃窗眼，正在忙着，忽聽外面脚步聲響，却是程鵬走進來，程鵬見房中好似舉行了清潔運動的街道，大改舊觀，便問道，您今兒怎麼講起衛生來了，靜珠回來了麼，金海棠道，她回來了，我這就是為她收拾房屋，明天有客來呢，程鵬道，什麼樣兒的客，值得這樣招待，金海棠道，就是前幾天在戲院裏替他幫忙，用手槍震嚇流氓的柳少爺，她這回上天津，火車上又遇見了，那柳少爺答應給她尋件事兒作，約定明天午後來呢，程鵬聽了一怔道，那柳拂西不是軍長的兒子，金海棠道，是啊，程鵬就半响不語，面色十分慘淡，說着慧娜已經回來，拿着個紙包兒，見程鵬在房裏，便先說了

幾句閒話，才打開包兒取出兩塊布來，向金海棠道，你瞧，這顏色還雅致吧，金海棠跪在坑上，回頭瞧着道，很好，學堂裏的人，穿衣服都是這麼素淡，程鵬這時忽向慧娜道，聽說你要作事去了，慧娜道，是的，不過還沒定規，程鵬道，你要作什麼事，慧娜道，小學教員呢，程鵬道，小學教員能有多少薪金，慧娜道，最多二三十元罷了，還會有老大出息，程鵬道，若是這樣，你何必受這辛苦，我作事的地方，從本月又給我加了薪水，我自己沒有什麼用處，每月可以給你送過二十元來，也可以夠零用了，慧娜笑道，我只要自食其力，却想不到幫忙的這樣多，就像上次，你看見我在巷外和那會畫畫的任笑子說話，他也是這種意思，並且開了個展覽會，賣出幾百塊錢，一定要送給我，被我切實駁了，他大約自覺不好意思，從那日便沒見面兒，我是立志自謀生活，不願受人幫助，程先生你原諒我，程鵬道，你不願受人幫助，難道只許幫助人麼，我當日受過你的好處，現在就不許我盡一點兒心，慧娜道，你那是臨時落在窮途裏，自當別論，比如你現在要我長期幫忙，我也不幹，程鵬搔着頭囁道，我也知道你應該獨立作事，不過……你不要惱我，我只覺那姓柳的未必靠得住，慧娜笑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還有把握，不會上當，程鵬不便向下再說，只可默然良久，才把談鋒轉入別事，直到吃過晚飯才去，次日午後，柳拂西果然來了，慧娜招待入室，又給他介紹了金海棠，柳拂西看着這卑鄙的居室，似乎很代慧娜惋惜，接

着便說慧娜的事已然接洽好了，西城有家私立正義小學，向來沒有正式校長，只由教員兼理，現在校董力謀整頓，要添一位校長正式負責，他已託人替慧娜謀得這個位置，月薪有四五十元，又說校長管理學校行政，無須按日授課，職務較爲清閑，不致過受勞苦，慧娜聽了道，你莫非是那小學的校董吧，因爲位置我，才臨時添出校長來，柳拂西道，絕不是的，我託了個教育界的朋友，才謀得這個位置。慧娜道，既蒙你這片好心，我就去試試看，不過我不願藉着勢力去作事，最好請你不要教學校方面知道我和你有關係，柳拂西道這一層我明白，你想幾時就職呢，慧娜道，我也得等人家學校的正式聘請，莫不成自己去叫開大門當校長麼，柳拂西笑道，我還忘了，那學校的聘書，我已經帶來，說着就從西服衣袋中掏出個摺疊着的大信封，遞給慧娜，慧娜打開看了一遍道，待遇真夠優厚，月薪五十，兼課另行加薪，還是食宿全供，這大概又是你的力量，柳拂西道，你不知道，這學校原是本地幾家紳士合辦的，只爲自家兒女上學方便，差不多和家塾一樣，所以經費很足，慧娜點點頭道，不管那些，我明天就去就職吧，柳拂西應着又躊躇欲言，半晌才向慧娜道，你能同我出去走一走麼，慧娜以爲他另有別事，就隨他別了金海棠一同出門，仍到巷外小河邊上，徐徐踱着，柳拂西道，我體會你的意思，不在學校露面，所以把這事託給一個姓黃的朋友，明天你去就職，他已答應接你同去，無奈你住的這地方太那個了，倘教那

黃先生來接，未免不大合式，而且將來若傳說出去，你也難免受人輕視。慧娜道，我不在乎，學校要我作事，管不着我住皇宮或是窩舖，柳拂西道，道理自然是這樣，但是現在的世態人情，你也該顧全一些，慧娜笑道，是了，我是你柳先生引薦的人，倘若露出窮相，豈不失了你的面子，可是怎麼辦呢，難道我立時起蓋一座高樓大廈，預備給人家看麼，柳拂西道，不是這樣說，我有一座小樓在東城，你可以搬進去住，不但用在明日一時，以後對校中同人說起來，也可以把那裏當作你的家，慧娜笑道，你是百變不離我宗，總得繞彎兒教我直接受你的恩惠，這事關着你的臉面，我也不能堅辭了，柳拂西大喜道，你現在就去告訴那金奶奶，趁今天搬過去吧，慧娜道，也好，只是今天未必來得及，柳拂西道，你教她把破爛東西都拋下，單身兒走好了，我那裏什麼都有的，慧娜笑道，你不要看輕了窮人的破家爛業，人家還捨不得呢，我只能邀她，且陪我去住，別事以後再說，柳拂西便催促她急速快去，慧娜便教他在外稍候，自己進去對金海棠把柳拂西的話說了，金海棠以爲慧娜和柳拂西已有了密切關係，將要同居，心裏也暗爲歡喜，但怕慧娜不好意思，並未說破，只答應道，我一個窮婆子，沒什麼戀的，沒什麼怕的，咱們認識的日子雖然不多，我覺得好像成了親了骨肉一樣，只要你願意，走到那兒我全跟着，慧娜道，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從此以後，咱們再不離開，我情願養你一世，現在就帶些隨手東西，鎖上門託隣居

照管，咱們走吧。柳拂西還等着呢，金海棠聽了，更斷定慧娜和柳拂西已然有了成約，所以接自己同去納福養老，便高高興興的打點了包裹，鎖上房門，又到隣家說了一聲，便與慧娜一同出門，柳拂西接着，三人步行轉過河邊，見街道旁停着輛嶄新的汽車，柳拂西招呼教開過來，讓她們上去，然後自己坐在車夫旁邊，便風馭電掣的開行，金海棠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坐汽車，暈暈悠悠的不大好過，眼望慧娜，覺得此去不異登仙，慧娜却只默默沉思，車走了五六分鐘，將到彰儀門，便轉入一條大巷，在一座小樓前停住，車夫下車去按門鈴，立刻門兒開放，出來個僕人，柳拂西便教替拿着包裹，和慧娜金海棠一同進門，走上樓去，到一間精室裏坐下，慧娜見房裏傢具陳列十分講究，潔無纖塵，便問這裏是何人所居，柳拂西道，這房子原是本地一個富商所有，本是七八進的舊式平房，後面還有很好的花園，前年家父買過來，嫌太空曠，在前面改建了這座小樓，就賜給我，我本預備在這裏和靜珠組織小家庭，那知以後生了變化，我一直沒有來過，年來都是交給僕人看守，慧娜道，只是這房子太大，我只住今天一日，明兒便搬到學校，剩下金奶奶一人，不太寂寞麼，柳拂西道，你以後也無須天天住在校裏，可以常常回來和金奶奶作伴，我少時便派個廚子給你們作飯。至於應用東西，這裏全都有的，慧娜明白柳拂西是繞着灣兒教自己在此安居，便暫時不置可否，金海棠却聽着詫異，不解他倆何以不逕直同居，慧娜還要住

校，柳拂西已吩咐僕人打電話到家中喚來廚司，預備晚飯，又領着她二人看了後面的小花園，雖然時在秋末冬初，園中花卉俱已凋盡，只剩傲霜晚菊，還在西風裏飄搖，但是石古松高，和亭榭的位置，仍看得出是一派故家氣象，流連了一會，才回到樓中，同用了晚餐，天過黃昏，柳拂西告辭欲行，慧娜也不挽留，任他去了，金海棠才向慧娜詢問細情，慧娜笑道，你不要亂猜，我和柳拂西只是朋友，他竭力要幫助我，固然難免沒有別的意思，可是把握還是在我手裏，你只管安心享幾天清靜福吧，但盼學校的事能夠長久，咱們以後就不用再求人，金海棠聽了，似乎不大明白她的意思，還不住把柳拂西誇贊感嘆，慧娜明白她因為深愛自己，所以希望自己和柳拂西結合，心中暗笑，便任她曉曉，再不作答，少時慧娜便吩咐僕人將樓通花園的門鎖了，和金海棠同在一間臥室中安寢，次日很早的起床，梳洗完畢，等人來接，金海棠要求慧娜常常回來居住，否則她不堪寂寞，還不如仍歸老家，尙能適意，慧娜暗想，金海棠現在無形中作了柳拂西的幫手，事事都暗合他的意旨，但是金海棠不願離開自己，却是真的，欲待帶她一同到學校中去，又覺得這樣太傷柳拂西的心，便安慰金海棠道，我既把你留在這裏，便當作我臨時的家了，自然得暇就回來，怎能拋你一人受冷清呢，金海棠方才欣悅，等到九點將近，聽門外汽車響，須臾柳拂西陪着個穿西服的中年人進來，向慧娜介紹說，這位便是代作曹邱的黃先生，當下大家客氣一番，柳拂西請慧娜隨黃先生到

學校就職，慧娜便令僕人提着箱篋行李，一同下樓，放在汽車上，黃先生別了柳拂西，和慧娜上車，直奔西城而去。到了學校，早有兩位校董在那裏等候，黃先生陪慧娜進去，介紹以後，經過一番談話，慧娜才知道這校中有男教員一人，女教員三人，學生數目有七十多個，以前學校行政是由一位女教員辦理，看外面雖然規模不大，却一切井井有條，須臾打了下班鈴，教員們都回到預備室，校董才一一給慧娜介紹，第一個是以前代負學校全責的女教員，名叫呂昌華，年約三十多歲，身量比男子還高，生得一付老太婆的臉兒，眉目間隱着一種狡惡之氣，每一說話總露出焦黃的牙齒，作着不自然的笑容，慧娜以爲自己來作校長，奪了她的實權，未必不生嫉妬，那知她竟若無所事，反十分和氣的巴結，第二個女教員吳美麗，是極醜的矮胖女子，頭兒大得特別，眉目口鼻竟攢集在面部中央，顯得渺乎其小，好似一塊平原，略有水草一樣，聲音却非常嬌脆，不住口的幫着呂昌華向慧娜恭維，另一個女教員馮慧，容貌娟秀，風神雅淡，飄飄有林下風姿，但是秋波中似含着愁怨，立在那二人身後，默不作聲，對慧娜只一鞠躬，便悄然退到室隅，那男教員年紀也僅二十上下，神宇清整，衣服樸素，一望便知是個初入社會的誠實少年，態度上還露着羞澀，和那呂吳兩人一比，倒彷彿他是個女子，慧娜聽校董介紹這男教員名叫常虎文，便暗笑這名字太不像他的人，世上又那有好紅臉的虎呢，此外尚有一個會計兼庶務的馬先生，和一個校役一個女僕，都來見了，接着上課鈴鳴，

另呂華又召集學生，立在院中，對新校長行了禮，慧娜說了幾句面話。呂昌華教吳美麗替她代班，她自己在預備室中，當着校董的面兒，將一切經手職務完全交代清楚，又陪慧娜到後面教員宿舍，安置了住室，慧娜雖不喜歡那她馬猴似的奸狡面貌，但對於這樣殷懇的情意，坦白的行爲，也覺十分欣感。天將正午，學生散去，兩位校董還很盡禮的，設了一席盛筵，請慧娜黃先生，和教職員等吃了午飯，方才同黃先生一齊走了，那呂昌華吳美麗兩人，一直包圍在慧娜身邊，盡力巴結。馮慧在飯時一語未發，飯後就回到臥室休息，那常虎文也是第一個退席，躲到教室去了，慧娜看着情形，便有些明白這校中定向由呂吳二人結黨把持，旁人久受壓制，所以如此畏縮，不敢多言多事，但是當時也無法定實際什麼情形，只可日後留心考察，再作道理。等到下午上班之後，慧娜到各班上輪流了一會，見空氣各處不同，吳美麗在講台上，且慧娜進去，就更施展她那伶俐的口齒，賣弄精神講書，但學生中大部分似乎望着她凜凜生懼，另一小部分却滿不理會，互相嘻笑着傳遞帶圖畫的小人書，慧娜暗覺奇怪，就走了出來，又到馮慧班上，見馮慧用着極自然的和悅態度，甯心耐性的聽學生回講，若遇錯誤，就微笑改正，學生也全能聚精會神，把天真的眼光望着她，露出敬慕之意，慧娜暗想馮慧這樣柔婉女子，當然能得到學生的敬愛，何況她的學問也很好呢，接着又到了常虎文班上，却是嘈雜非凡，常虎文紅着臉兒，在講台上低

卿卿我我 是日走來

頭講書，下面學生却像蜜蜂鬧衙似的，互起交涉，常虎文雖不住的用教鞭敲桌鎮壓，但沒有什麼効力，慧娜進去以後，常虎文更窘得不堪，聲音低澀得都將聽不見了。慧娜見這情形，急忙退出，自思這常虎文面皮太嫩，沒有約束學生的能力，班上如此紛亂，如何能使學生得到進步，只是呂昌華對這學校負責已有二年，常虎文也來了一個多學期，呂昌華精明強幹，自然早有覺察，爲何聽其腐敗，不加整頓。又一轉想，或者這常虎文也是校董薦來的人，呂昌華不敢干涉，想着便回到預備室中，默思整頓的辦法，須臾打了下課鈴，衆教員也都回來作十分鐘休息，只常虎文沒有進來，不知他躲在那裏去了，大家正在飲茶談話，忽然走進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生，抹着眼淚。向呂昌華訴說被同學王甲芳欺侮，臉都被抓破了，呂昌華便推開門，教別的學生代喚王甲芳來質對，這時慧娜瞧這小女生身體矮小，面黃肌瘦，衣服也十分敝舊，知道她定是寒苦人家的女兒，又見她頰上果有很深的指爪痕，汪着血跡，心想那欺侮她的王甲芳，怎如此兇狠，真應該重重責罰，想着已見一個穿着嶄新學服的女生進來，年歲也在十三四，氣昂昂的毫無懼色，向呂昌華叫了聲先生，呂昌華陪笑說道：徐小銀說你欺侮她，可是真的麼，王甲芳道：沒有，他在操場罵我，我說要稟先生，她就跑了，不知道怎麼自己抓破了臉，反倒說我欺侮她，呂昌華聽了點點頭道：你去吧，記着，不要跟徐小銀那種壞學生一處玩耍，那王甲芳聽了一聲，向那有傷痕

的徐小銀作個醜臉兒，表示完全勝利，才歡歡跳跳的出去，呂昌華又沉着臉兒，向徐小銀道，你是這全校裏最壞的學生，居然敢自己作出傷痕，誣賴別人，你真不愧是車夫的女兒，大約在下流社會裏住慣了，學會流氓的行爲，竟到校裏來使用，下次再不改過，一定開除，那徐小銀哇的聲哭起來，呂昌華喝道，不許哭，出去。徐小銀抽噎着道，王甲芳無故罵我母親是當老媽的，我一問她，她就抓我打我……呂昌華不等她說完，又喝道，你還敢亂說，王甲芳最規矩，我不能信你的話，徐小銀抱着萬分委屈，哭着出去。呂昌華行所無事，回頭對慧娜說話，慧娜見她判斷太不公平，忍不住問道，我瞧這徐小銀很老實，王甲芳所說未必真吧，呂昌華笑道，這也只可馬馬虎虎，王甲芳的父親是當地大紳士，又是咱們學校的校董，他每年捐助千多塊錢，幾乎全爲這個女兒，我們怎能慢待，至於徐小銀的父親，確確是個包月車夫，她母親雖不是老媽，却常有錢人家走動，遇見喜壽事，就去幫忙打雜，也不斷賺王紳士家的錢，怎怪得王甲芳輕視她，這樣人家的女兒，根本不配上學，偏要勉強巴結，那能不受欺侮呢，說着又把幾個富貴人家和校董兒女的名字，說了出來，似乎特別關照慧娜，教她對這幾人優待，以免得罪巨室，慧娜却聽得憤懣非常，心想今日才知道這表面最高尚純潔的小學校裏，竟也是勢力醜惡的地方，便冷冷的道，固然校董的孩子不能得罪，但是像徐小銀那樣的苦學生，也不可過於……說着遲了遲又道，最好

以後能公平一些，即便萬不得已，也該表面還有勢的敷衍，背地對受屈的安慰，要不良心上太不安了，呂昌華面色一變，才又陪笑道，是是，以前我們處在這種環境下面，作着不公平的事，也常常心裏不安，可是我太笨了，竟想不出好辦法，校長真是第一聰明，一句話就解決了這難題，敷衍一面，安慰一面，真是金科玉律，我們定要遵着校長意旨，更改以前的錯誤，慧娜聽她如此順從，也不好再說。但心中暗自失望，覺得這校裏惡根很深，幾點鐘的所見所聞，已打破了原來的好夢。到第二班上課，本是應該呂昌華去教四年級國文，輪到馮慧休息，呂昌華竟教馮慧替代上班，她仍跟定慧娜不肯離開，慧娜本已看出馮慧不是呂吳一黨，後到書局向她詢問校中真實狀況，如今見呂昌華這樣包圍把持，頗為不悅，而且添了疑心，就故意向呂昌華試探道，咱們校裏的教員，都是校董聘請的麼，呂昌華點頭道是，慧娜道，校董們倒真善於用人，像您呂先生把校務辦理得井井有條，我此來一點氣力不費，竟是坐享其成了，呂昌華客氣了幾句，慧娜又道，這幾位教員，也都很好，吳先生尤其能力出衆，呂昌華道，美麗實是個好人才，校長誇獎的不差，慧娜道，馮先生學問也很好，人更規矩，呂昌華從鼻中哼了一聲，似乎大不滿意，半晌才道，不過她太驕傲，瞧不起人，只看對於校長，她那態度多麼冷淡，而且……還有……她簡直不宜於在教育界作事，校長日後定看得出來，慧娜暗想，果然她和馮慧不對，却想不到第一日便來進讒，便道。

我也瞧着她那太嬌嬈了，呂昌華拍手道，校長這兩個字的批評，可再恰當沒有，她在
校裏裝得這麼規矩，到了外面，那輕狂樣兒才難看呢，其實這倒不關乎容貌，就像校長您
比她美過百倍，可是美裏帶着莊嚴，她只是自覺好看，搔首弄姿罷了，所以外面名聲很不
好聽，慧娜聽着覺得她言語中帶着嫉妬仇恨，料到此中定然大有原故，但是把馮慧端雅柔
靜的態度，和呂昌華的好狡，一相比較，便斷定她所言萬萬非真，就裝作驚愕問道，難道
馮慧有什麼不好的行爲麼，呂昌華搖頭笑道，她在校中倒沒有什麼劣跡，外面也只是名聲
不好，並無實據，校長往後留意些就是，現在無須深究，慧娜更感覺呂昌華的陰險，把
野火放完，却又代爲開脫，真算善於挑撥，當時便點點頭，作默識於心的樣子，沉了一會
又道，還有那男教員常先生，我瞧也好像太面嫩了，沒有約束學生的能力，方才班上很嘈
亂，以前也是這樣麼，呂昌華怔了一怔道，常先生倒不是沒有能力，是因爲他對學生感情
太深，不忍申斥，其實他每說一句話，學生都樂於服從，我也常勸他嚴厲一點，他總說不
願阻礙兒童天真，而且班上秩序差些，成績却是極好，校董們都常誇獎呢，慧娜聽她這樣
護庇常虎文，覺得此中也必有個原故，常虎文若非與她有深切關係，定是她所舉薦的私人，
便將話轉入他題，過了一會，第二堂下課，學生都散盡了，吳美麗馮慧回到預備室，却仍
不見常虎文，慧娜以爲他走了，便問呂昌華道，常先生不在校裏住麼，呂昌華道，他向來

住校，對面教室旁邊的單間小房，就是他的寢室，我們幾個人只有馮先生不常在校裏住，因為他家中有上年紀母親，要回去陪伴，說着就見馮慧洗淨沾滿粉筆屑的手，穿上外衣，向慧娜等說聲明天見，便開門出去，慧娜無意中立起，站在門內，由玻璃窗中望着她的後影兒，却不料聯帶瞧見常虎文，正由他的寢室中探頭向外望着，瞧見馮慧出去，便縮身入內，須臾又走出，鎖上了房門，也隨着向外去了，慧娜看着，很爲詫異，暗想這情形好像馮慧和常虎文預有約會，所以馮慧下班匆匆便走，常虎文等她出門，便跟踪而去，莫怪呂昌華說馮慧不好，或者早有形跡落在她眼裏，只現時的情形，若被呂昌華看見，當然又是話柄，想着便回頭去瞧呂昌華，見她也正直望着外面，顏色甚是難看，眉頭緊縐，嘴兒閉得緊緊的，似在暗地切齒，她猛見慧娜，忽改作不自然的笑容道，馮先生常是這樣忙，每天下課就跑，在校裏一刻呆不住，本來也難怪，像她那樣年青的風流人兒，怎能忍耐清寂呢。慧娜也沒答言，就和呂吳二人到花園式的小操場散步，談着閒話，直到六點多鐘，開了晚飯，三人同吃，慧娜問常虎文怎不回來吃飯，呂昌華回答常虎文有家親戚，住在左近，恐怕他是到那裏去，被親戚留住了，慧娜聽了更是起疑，以爲呂昌華對馮慧一力攻擊，對常虎文却盡心遮蓋，方才馮常二人先後同出的隱情，她也看得滿眼，而且氣恨非常，怎還只替常虎文說好話呢，想着忽又恍然有悟，明白呂昌華是投鼠忌器，若不爲着常

虎文定然把馮慧的祕事都揭穿了，便又問校中的居住情形，吳美麗回答道，呂姐以前立的規矩很好，前院是教室和男教員臥室，後院是女教員住室，白天兩下通連，晚飯之後，把中門上鎖，就內外隔絕，前院只常先生和一個堂役，後院是我們和女僕，慧娜道，倘然女教員晚間出門，怎麼辦呢，呂昌華道，後院另有後門，尋常鎖着，鑰匙在我手裏，現在可以交給校長保管了，說着飯已吃完，慧娜也沒說什麼，少時天黑，大家全立得倦乏，要回寢室，却沒走原來的路，由小園叢樹後一個小門進去，便到了後院，慧娜道，這不又是一個門兒通前面麼，呂昌華道，這門兒只通小園，慧娜道，小園前面便是操場，操場過去就到前院教室，這也算通連着啊，吳美麗道，在夏天我們常到小園裏乘涼，所以開着這個小門，現在秋深了，明兒還鎖上吧，慧娜道，那倒不必，好在校裏沒有閒人，說着便回到寢室，呂昌華和吳美麗又隨進去，談到將近九點，方才各歸己室，慧娜欲待就寢，却是毫無睡意，看了會書，仍自精神興奮，自己詫異，莫非又犯了擇席毛病，將要終夜失眠，就不敢再躺着，坐起趺了拖鞋下床，想要勞動幾十分鐘，使身體感覺疲乏，或者容易入睡，先在房中踱了一會，便熄了電燈，走出房外，見呂昌華等房中，也都熄了燈火，知道她們早已入夢，就自立在院中，仰望天上，雖然沒有月亮，但是星光明朗，照得眼前頗有亮光，陣陣秋風吹着衣襟，微有涼意，却不覺冷，慧娜立了半晌，在萬分寂寞中，不由又想起自己

的事，猛覺心意麻亂，不自知的舉步徐行，竟走到那通小園的門前，摸了摸那門兒竟是開着，慧娜記得天夕時，從這門進來以後，親眼見呂昌華闖上，並且上了插管，現在怎又開了，又轉想或者女僕出入，忘了關閉，便也沒有介意，慢慢走出去，過了叢樹，前面便是一帶花棚，慧娜白天曾看見那花棚內外各有一張長椅，便轉過去，想要摸着那椅子坐會兒，那知才走到花棚之下，忽聽得前面不遠處，似人發出嘆息聲音，慧娜立覺毛髮悚然，忙止住步兒。接着又聽那人低聲發恨道，真該死，真該死，簡直誠心氣我，慧娜這才聽出是呂昌華語音。更自詫異，暗想這位乾柴似的老徐娘，半夜出來，在這裏幹什麼，她白天給馮慧進讒，說人家不端，想不到夜裏便把她自己的祕事落到我眼裏了，我倒要看看她在這裏等誰，想着便躡着脚步，轉到花棚後面，隔着棚上散垂的紫藤半彫枝葉望過去，已看見呂昌華的瘦長影兒，在黑暗中立着搖動，足下革履還不斷蹴着地面小石作響。過了片刻，她又拿出紙烟，劃火柴吸着，慧娜又想起她會說過最惡煙酒，如今可查出是說謊了，呂昌華把一支烟吸完，忽頓足喃喃罵了兩句，就直向操場那面走去，半晌才又回來，仍立原處，口中還不住喃喃自語，遲了沒五分鐘工夫，忽然又有步履聲從操場那邊兒走過來，呂昌華輕拍着手兒，那人便走到她面前，呂昌華發出鼻音，作嬌嗔聲道，你好難請，原約定十點鐘在這裏見面，現在都快十一點了，到底還得我親自請你一踏，若是不去，你就

墩定我了，那人答道，又沒正經事，見面只是咕咕唧唧，我已經睡了，你非得鬧我起來，呂昌華作冷笑聲道，好，聽聽你說的話，還不知多麼討厭我呢，說着就坐在長椅上道，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那人道，我不坐，你有話快說，我困極了，慧娜這時已聽出這說話的是常虎文，不覺納悶，他這樣靦靦的少年，怎會和呂昌華這老女黑夜私會，而且聽他的口吻，雖然露出厭惡，但好似他們的關係已很長久，今日並非第一次私會，因此更可明白呂昌華迴護常虎文，並非無因了，想着就聽呂昌華哼了一聲道，巧了，今兒還有點兒正經事，我且問你，白天你同馮慧上那裏去了，直到這麼晚才回來，常虎文此際已完全沒有羞怯的態度，不耐煩的答道，你不必問，我有交友的自由，呂昌華道，好，你自由吧，這就快自由了，可惜我一片好心，都被你當作驢肝馬肺，當初我瞧你家道貧寒，謀不着職業，苦得要死，你母親又央求我，我也是從心裏歡喜你，才費了許多力量，把你薦到這校裏來，平常若不仗我護庇，就憑你那點兒學問，和見人紅臉的大姑娘樣兒，就能保得住這飯碗了，可是你處處辜負我的心，一死兒跟馮慧要好，不把我放在眼裏，今天算你的報應到了，新來的校長，人雖年輕，可是精明，看見你的班上太不像兒，已經老大大不滿意，後來又見你下課時和馮慧一同出去，就對我說本校教員這樣行止不檢，定要敗壞全校名譽，以後必須向校董提議，大大整頓一下，看她的意思，恐怕第一個要辭退你，馮慧也未必保

得住，常虎文道，真的麼……我不信，你別吓嚇我，慧娜聽他口裏雖然這樣說，聲音已有些發顫了，呂昌華冷笑道，你不信很好，過幾天看吧。那時別怨我預先不通知你，常虎文怔了半晌，忽然坐在呂昌華身邊，低聲道，若真這樣，那可怎好，我的家境，你是知道，馮慧也和我一樣，你能對校長說話，想法救救我們，呂昌華道，呸，救救你們，你倒總忘不了馮慧，那就教她救你吧，我管不着，常虎文半晌又道，你何致把馮慧恨到這樣，呂昌華冷笑一聲道，我自然恨她，你原是我薦到這學校作事的，應該同我親近，馮慧憑空插在中間，給我們拆台，還不可恨，常虎文道，你真錯怪了人，馮慧向來沒說過你一句壞話，而且我也始終沒有忘了你的恩惠，呂昌華頓足道，該死，該死，你只不忘我的恩惠就夠了，真是一點不識好人心，我且問你，你可想還在這校裏作事，常虎文道，我一家生活都仗着校裏薪水，怎麼不……呂昌華急忙接口道，你若是怕失業啊，就得依我兩件事，頭一件得和馮慧永遠絕交，你捨得麼，常虎文答不出話來，只是發怔，呂昌華道，怎樣，成不成，快說，常虎文才道，你且說第二件是什麼，呂昌華道，第二件你總能想得出來，不用我說，常虎文道，我實在不會想，你說吧，呂昌華咳嗽一聲，發出嬌柔的語調道，常虎文，你難道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自從頭一次見你就生了愛心，所以千方百計的薦你到校裏來，長久相處，誰想你倒跟馮慧要好，把我拋開，我怎麼會不傷心，現在實說給你吧，我

已經不能忍了，你趁早跟馮慧斷絕。咱們正式結婚，我這幾年度着節儉生活，有幾千元存項，再加上咱們兩人薪水，豈不可以組織個極快樂的家庭。你若不肯依我，恐怕三兩日就得回家和你母親對餓着去，你自己想想吧，慧娜聽了，又驚又笑，才明白這位老女犯了色情狂，竟向一個比她小不少歲數的少年逼婚了。她雖然沒有辭退常虎文的權，却能使常虎文深信她有這樣力量，於是常虎文這時的處境，便很難了，依了她便得與馮慧絕斷，拒絕她又將有失業之虞，不知他如何應付，想着便聽常虎文道，你是我母親的朋友，中間差着輩兒，怎能同我結婚，呂昌華道，你要明白，我若不爲愛你，還不同你母親走得那樣親近呢，常虎文道，以前我叫你作姑姑，你也答應，到我進學校以後，你才非得逼我叫姐姐不可，其實我心裏總把你當長輩看，你尋常不是當我是小孩子麼，呂昌華道，什麼長輩，我今年才二十四歲，比你並大不多少，慧娜聽着，不由把舌頭一伸，暗想呂昌華最少也有三十五歲，虧她臉皮這樣厚，把年齡打了七扣，哄騙少年，真是無恥，接着又聽她說道，你細想想，我既然真心愛你，手裏又有積蓄，你依我就快樂一世，不依我……是什麼結果，我也不必說了，接着又聽呂昌華道，你不要計較年歲，要知道年歲大的人才懂得愛情的真義，就按我說吧，有自立的能力，有不少的積蓄，若在別人，早就很浮華的去享樂，在交際場中尋求配偶，憑我的能力和財產，世上男子又誰能拒絕，但是我不願那樣作，只

專心一志的愛你，你若還不感動，真沒心了，別看馮慧對你要好，她可曾幫助了你什麼，倘若你再執迷不悟，學校的位置一丟，就得流爲乞丐，馮慧那時還能嫁你麼，常虎文答道，你別污蔑馮慧，她對我的感情，絕不爲窮富改變，呂昌華冷笑道，你倒很信任她，那麼你失業以後，她仍然嫁你，那也不過多一個討飯的伴侶罷了，常虎文道，馮慧說過，就是隨我討飯，也能甘心，呂昌華道，你倆能把愛情當飯吃，也許永遠餓不死，可是還有你母親呢，常虎文半晌無語，漸作唏噓聲道，你不能這樣心狠，呂昌華道，你愛馮慧，知道我怎樣氣苦，你心狠在先，莫怪我心狠在後，現在你決定吧，若是要我，就趁早正式和馮慧斷絕，預備享你的終身幸福，若要馮慧，我勸你明天向校長辭職，免得担被革退的醜名兒，常虎文又哀告道，你何必逼迫到這步田地，我知道你是愛我，情願認你作義母……義姊，成爲異姓骨肉，常常見面，就住在一起也成，呂昌華笑道，呸，我放着名正言順太太不作，反倒作你的義姊，你是有心罵我麼，若不快快說正經，我就認爲你拒絕我了，常虎文默然沒有答話，呂昌華頓足道，想不到馮慧那個無恥丫頭，會把你迷得連老母性命和本身前途全不顧了，好好，你也不必爲難，請回去睡覺，明天等辭退的通知吧，說完便要回身，常虎文拉着她道，你等等兒，呂昌華道，你是有些覺悟了麼，那就在這可以挽回的時候快說，呂昌華履聲一動，常虎文就叫道，你別走，我……我……只昌華道，你怎麼，常

虎文長嘆道：我不能教母親受苦，我依你了，呂昌華似乎拉着他作妮聲道，這才是明白的弟弟，既然教你母親安樂終身，你也永遠沒了愁苦，更不辜負我愛你的心，……常虎文道，可是馮慧……說着又一打沉兒道，她也是很可憐的，你行些好事，保全她的位置，她和我一樣是需要薪水生活的，呂昌華道，你既然答應娶我，自要和她斷絕，還這樣關照她是什麼意思，我萬不能留那狐狸似的情敵，放在眼前，蠱惑我的愛人，常虎文道，我並非不能忘情，你替她設想，現在她有職業，有愛人，你只奪她一樣兒，還不夠受，難道非得逼她入死路麼。呂昌華冷笑道，她不會死的，丟了這個職業，憑着她的容貌，到那裏都能生活，常虎文道，你太侮辱她了，不要以己度人，把別的女子也看成卑鄙，呂昌華道，好，你又罵我，我知道你的心仍在馮慧身上，更不能留她，常虎文跳脚叫道，我現在立誓，永遠作你忠實的丈夫，永遠不與馮慧多說一句話，如若口是心非，情願天誅地滅，只求你把馮慧的位置保全，免得我自己虧心，你非答應我不可，呂昌華道，我不答應，你又怎樣，常虎文厲聲說道，你不應我，我就不等你擠，立刻寫信向校長辭職，明天離學校去另想辦法，即使沒了路兒，寧可討飯給母親吃，也不和你這樣毒狠的女子結婚，慧娜聽着更爲詫異，想不到常虎文那樣柔懦靦覷，居然說出這等有力的話，以後兩人都靜默無聲，半晌呂昌華忽笑道，又是毒狠的女子，我今天被你罵得太多了，比如我保全馮慧，就

不毒狠了吧，常虎文沒有答話，呂昌華道：「比如我設法把馮慧薦到別處去，成麼，常虎文道，你只是要她離開我，我既然不能娶她，很希望永久不見她的面，你無論薦她到那裏都可以，只要不使她因我失去生活的維持，我就安心了，慧娜聽着十分感動，心想常虎文如此居心，真是好少年，不由聯帶也對馮慧生了同情，決定扶助這對情人，和呂昌華抵抗，想着聽呂昌華又問道，咱們幾時可以結婚，你定個日子，我就拿出錢來籌備，常虎文道，我現在心亂得很，你緩我三兩天再定規吧，呂昌華道，那也成，不過你要記着已經答應我了，若再反悔，莫怪我不能忍耐，常虎文道，那是自然，一切把柄都在你手裏，還會不放心我麼，明天見吧，我要睡去了，呂昌華道，何必這樣忙睡，同我談一會不好麼，常虎文道，我實在頭疼，不陪了，說完就悄然自去，慧娜知道呂昌華也將歸寢，就忙躡着脚步，溜回後院，進到自己臥室，尋思一會，方才安睡，到了次日早晨，上課之前，慧娜進了預備室，見馮慧早已來了，正低頭看着應授的課本，那一派端莊婉淑的樣兒，望着令人愛敬，正要向她說話，呂昌華吳美麗已趕到了，又包圍在慧娜左右，常虎文却始終未進預備室，到上課鈴響，衆人一齊出去，慧娜便掣張小紙，寫道，馮慧女士鑒，有事奉商，請下午課畢後駕臨敝處一談，祕密，底下又簽上名字，註明柳拂西所假樓舍的地址，寫完疊成個小方勝，握在手中，到下課時，是吳美麗先回來，沒有機會，等到第三鐘點，馮慧才第

一個到備室，慧娜方欲把紙條給她，不料呂昌華又跟着走入，慧娜暗想呂吳二人直是有意監視馮慧，使其不得與自己交談，便改了主意，離開預備室，自回後院，午餐時大家聚在膳廳，慧娜見常虎文牢愁滿面，舉箸遲遲，似乎不能下咽，却又怕人看出，就把飯粒當藥丸似的勉強吞嚥，馮慧已不似方才那樣自如，眉慘黛愁，秋波中瑩瑩欲淚，未食之前，將一小碗米飯向旁的空碗中撥出一半，猶疑一下，又撥出五分之三，所餘不過碗底一點，但她仍看着發愁，慧娜見此情形，料着常虎文定把消息透給她了，便假裝沒瞧見，自談着閒話，漸漸問諸人的住址，先從呂昌華問起，最大問到馮慧，馮慧說時，慧娜表面不注意，却暗記在心裏，午後課罷，慧娜仍暗自留神，見馮慧和常虎文又先後出去，便向呂昌華笑道，你昨天的話，說得不錯，馮慧這人果然不大規矩，呂昌華道，是，校長明見，她實不宜於作我們學校的教員，慧娜道，可是我看常虎文尤其不規矩，他本是住在校裏，怎每天一下課就追着馮慧的後影兒向外跑呢，呂昌華現在出驚愕之色，半晌沒有答聲兒，慧娜又道，我想咱們這學校中一律用女教員最好，何必添一個男教員生事，說着又笑道，我有一個偏心眼兒，說是向着咱們女子，馮慧沒有什麼壞處，很可以顧全她，只要藉個題目，教他長期住在校裏，然後把常虎文辭退，另換個女教員，不就好了麼，呂昌華怔怔的道，常虎文是校董用的，不好辭吧，慧娜道，沒關係，我可以對校董說明這個原故，一定能得到

允許，呂昌華默默不語，慧娜知道這一番話給她打擊不小，便自回寢室去洗面換衣，出了校門，直奔馮慧家中，依着她所說的住址，尋到一條冷僻的巷內，只見一個破爛的院落，開着大門，院裏三面約有十六七間房子，若非瞧到橫七豎八扯着晒滿衣服的繩子，和地下放着許多行竈，堆着些草，幾乎令人疑惑是一座廢廟，再看門牌，竟和馮慧所說的不錯，慧娜略一尋思，便走入院裏，叫道，馮女士在家麼，這一聲驚動院內住戶，各室中都有人由破門探頭向外張望，那情形好像蜜蜂出巢一樣，接着便聽有人喊道，找馮家的，隨見東面一間房裏有人走出，正是馮慧，她雙手還揉着眼兒，似乎方才睡醒，慧娜叫道，馮女士我看你來了。慧娜再一呼喚，馮慧瞧見了她似乎大吃一驚，雙手下垂，慧娜立刻看見她眼眶暈紅，淚痕猶濕，心想她必是因爲常虎文的事悲慟至此，忙道，馮女士竟在家裏，巧得很，我特來訪您談談，馮慧似乎竄到非常，極不自然的笑道，校長，您啊，……說着又回顧她的住的房門，猶猶疑疑的道，請……請房裏坐……慧娜道，好，我正要和你談談，說着就向前走，馮慧却更窘了，趑趄不進的道，我……我家房裏……太污穢，真不好意思……讓您……慧娜見她這樣情形，心中忽然一動，暗想定是常虎文也在這裏，馮慧怕自己看見，所以如此躊躇，自己本爲幫助他們而來，若常虎文在此，正好當面詢問明白，想着使不管馮慧進退爲難，自走到房門邊，等她掀簾相讓，馮慧萬分無法，才掀起藍布門簾道，請裏

面坐吧，慧娜一直走入，滿打算第一眼必先瞧見常虎文，不料竟出意料之外，這室中陳設十分敝陋簡單，左面一桌一椅，臨着前窗，右面地下放着炊飲傢具鍋爐碗碟之類，迎面是一鋪小炕，炕上臥着個面貌獷惡的老頭兒，身體枯瘦如柴，兩隻眼幾乎完全紅色，乍看真像火眼金眼的孫大聖，他面前擺着一份破爛的鴉片用具，室中光線本來很暗，烟燈中熒熒搖着如豆小火，映射他的瘦臉，發着陰慘的鬼氣，煙具之旁，還放着一個黑砂酒壺，另外一盤鴨盹雞肝花生醃豆等下酒之物，慧娜鼻中聞着烟氣酒氣，再加一種潮濕腐惡的味兒，薰得難過，欲把手帕掩鼻，又恐馮慧難堪，只得屏氣隱忍。

第二回 晚年昏瞶蓄意嫁女償宿債 良宵苦短欲思留客酬悻心

馮慧一進門兒，便向那吸煙的老人道，爸爸，我們校長來了，又向慧娜介紹道，這是我父親，慧娜鞠了一躬，那老人却只翻翻眼皮，並沒理睬，馮慧只得向慧娜道，家父有些身體不爽，起坐很難，您請坐吧，慧娜只可坐在牆隅唯一的木椅上，忽見那老人拋下烟槍，很快的坐起，拿起酒壺揚脖便喝，那動作的捷速，好似證明他女兒起坐艱難的話不確，兼且表示對慧娜並非不能還禮，而是不屑招呼，馮慧瞧着瑩瑩欲淚，勉強向慧娜道，我真慚愧，連茶葉都沒預備，您喝一點白水吧，慧娜忙道，不客氣，你別照應，馮慧看看她父親，才悄然坐在床沿，慧娜自覺侷促不安，又不好立時告辭，猶疑着向馮慧道，馮女士在學校成績極好，我很佩服，現在才知道您又是孝女……馮慧尚未答話，她父親在床上忽地把酒壺一擲，發了聲狂喘道，孝女，孝女，都快把她爹氣死了，慧娜聽着一驚，方悟進門前看見馮慧似有哭泣之

容，定是父女曾經嘔氣，但是這老人也太不給女兒留情面了，再看馮慧，又在低頭掩淚，慧娜感覺自己不能再開口說話，也窘得不知如何，正在這時，忽然馮慧的父親竟將腿兒盤到臂下，大馬金刀的端坐着，向慧娜道，你是校長啊，校長，你也來一口兒，咱們談談，說着一指烟燈，慧娜更窘，忙搖頭道，我不會，你自便，馮慧父親一挑大姆指，將指尖對着自己臉兒道，校長，別看我窮，我可不是根裏窮，三十年頭裏的馮財主，馮尙甫，就是我，如今倒霉了，也老了，只指望這一個女兒，校長，我求求你，你在我身上積點兒德，行麼？慧娜雖覺他言語支離，但意料着他正是要求自己關照馮慧，或是請加薪水，便道，我很敬重馮女士，一定竭力幫她，等日後有機會，也可以設法加些薪水，馮尙甫作了個醜臉兒，冷笑搖頭道，校長，你錯了，我是求你趕快把我女兒辭退，不是求你幫她的忙……馮慧這時忽握住父親的手，作哭聲道，爸爸，您別說……您可憐我，馮尙甫推開了她道，我今天好容易見着你的校長，還不說等什麼，非說不可，就又向慧娜道，我早就不教她幹這窮教員，她一死兒跟我反對，每日賺這一腳踢不倒的錢，安心苦死我，校長積德，把她辭了，我們這家人就立刻翻身了，馮慧這時顏色灰敗，只低聲叫爸爸，央求他住口，慧娜更覺無可答覆，只怔怔望着他，馮尙甫接着說道，別人受窮也罷了，我有這樣花朵的女兒，受窮可真冤，現在年頭女的特別吃香，只要活動活動心眼兒，什麼都不用愁，偏她只要教書，一提別的事，就怕人笑話，其實誰笑話，這年頭兒笑貧不笑娼呀，不過校長你聽明白了，我並不是教女兒去幹壞營生，這年頭兒賺錢的路兒多咧，像他的表妹李二姑，學了唱戲，一月賺千兒八百，鄰居趙老太太的孫女，在洋飯館當女招待，那天都有一捲鈔票進家，我女兒比起她們，一點兒也不落

下，怎麼就該我老頭子受罪，校長，你若看我女兒不錯，想成全她，就趕快把她辭了，她另投別的路兒，還能享榮華富貴，我也不致再這樣苦苦修了，校長，你費心……慧娜聽着，一面替馮慧惋惜，一面氣憤填胸，就沖口說道，老先生，您的話錯了，你受着女兒奉養，很該知足，馮女士辛苦支持，向正路上走，我們外人都佩服，您作父親的更該歡喜，怎能逼她去作壞事，我在良心上萬不能辭退她，再說我也沒有辭人的權力，馮尙甫又喝了一口酒，噪道，你們也沒安好心，想用便宜價兒，永遠把我女兒霸佔住，你是校長，你沒有辭人的權力，誰有，哦，對了，聽說還有校董，慧娜道，馮女士在學校成績很好，除非她自己不願再幹下去，誰也沒辭退她的權力，馮尙甫目露兇光，狠狠瞪着慧娜道，我說好話你不聽，明兒我就上學校去吵，教她不能再幹，你們不能再留，慧娜聽着暗罵這老畜類太無恥羞。又見馮慧那裏掩面啜泣，忍不住大聲道，老先生，你也應該自己知道意味，像你又抽烟又喝酒，帶着許多惡嗜好，把女兒連累得這樣困苦，還想再毀她麼，馮尙甫把酒壺向坑上一頓道，你這是亂說，我才沒毀她，她倒毀了我，我本可以享福，她偏教我受罪，她只要離開學校，去賺大錢，供養個抽烟喝酒的爸爸，又算什麼，就像她表妹唱戲，人家爹娘都住洋樓坐汽車，她就是不能比表妹，出去作女招待，一天也可以弄個十塊八塊回來，我耗費一半，她還剩一半呢。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人捶着窗戶喊馮先生，馮尙甫忽然驚顏變色，忙吹滅了烟燈，倒在坑上，拉過一幅舊被子，蓋住身體，一面假裝咳嗽哮喘，一面手忙腳亂的收拾烟盒和酒壺菜盤，都藏到被子下面，然後才有氣無力的喊道，誰呀？外面很粗暴的狂喘聲音道，我，馮尙甫道，毛大爺麼，請，請屋裏坐，接着便見門簾一起，一個奇胖的人，好似一座肉山，從

門際寒入，進到房中，又把炕前的空地佔滿，無可迴旋，這人身量並不甚高，頭兒也並不

大，只身體向橫裏發育過度，尤其出色的是那隆起的肚子，垂在胸前，彷彿掛了個絕大的飯

袋，因為肚子過大，重心偏向前方，不易調劑，於是他就將兩手抱着肚子的下面，藉以支

持，不使身體前傾，不特行走時如此，便在坐下時，若放下手來，肚子向下一垂，身體仍受

牽制，兩股也苦壓迫，他竟另有辦法，進得門來，先牛喘兩聲，就抱着肚子走到慧娜面前小

桌之前，將肚子向桌上一放，才勻出兩隻手來，拭額上的臭汗，慧娜本待避出，但此時已被

他的身體將出路完全堵塞，不特不能起立，而且被他這一肉牆，遮得連馮家父女都看不見

了，只得縮在牆隅，偷眼看着，見他相貌非常特別，雖然胖得出類拔萃，但頭上却是尖形，

好像他身上的肌肉，都非常客氣，沒一塊肯高踞上座，寧可在下邊擁擠，全怕居高必危，不

思上進，這一來竟使他成了一副怪相，彌勒佛般的體格，配上雞卵的小腦袋，真令人無法讚

美，尤其因為喘氣過多之故，鼻孔和嘴巴都特別加大，於是顯得雙目極小，像偷食的老鼠，

小圓眼兒滴溜溜的作光，他拭着汗，喘了一會，却爲肚子在桌上，不能轉面，就向牆叫道，

馮先生，今天怎麼樣？馮尙甫呻吟道，我的病更重了，你瞧，這炕上乾乾淨淨，早飯都沒

吃，烟也一天沒抽，毛大爺，你是善心人，不致於……我馮尙甫當初也是財主，整千上萬的

花過，只要有錢萬不能不顧面子，那毛大竭力偏着臉兒，用眼光斜掃着馮尙甫道，馮爺，你

不能說這話，我把錢借給你，爲的是什麼，就憑你這賃一間小房住的窮人，也拉下我千八百

塊，我當初若把這錢放給別人，一個早變成兩了，馮尙甫忙道，是是，我實對不起毛大爺！

毛大道，你心裏明白沒用，只是總能說不能辦，我也想開了，不能再上你這緩軍計的當，今

天說真個的吧，馮爺，你不還錢，咱們就投個地方說理去，說着，一手抱着肚子，擲到炕前，拉住馮尚甫道，你說痛快話，給錢不給，馮尚甫賴在炕上央告道，毛大爺，我連煙都沒得抽，癮得要死，正在這兒挨命，你再擠羅我，可要缺德了。毛大道，教你一說，我的錢就不能要了，姓馮的，別糊塗，快起來跟我走，要不然我叫巡警進來抓你，隨說又扯馮尚甫身上的被子，馮尚甫只怕所藏的烟酒被他發現，就哀告着掙扎爭奪，這時馮慧要過來保護父親，但那毛大的肥軀攔住道路，只可跪到炕上將身護住父親，向毛大道，毛先生，我父親又老又病，實在沒錢，你今天容緩一步，改日再……那毛大好似專等馮慧出頭，一見她過來，立刻鬆了手，面上也改作笑容道，姑娘，這不能怨我，我本不是放債的人，只爲當初你父親見我作小買賣剩了幾個錢，就跟我交朋友，常常吹牛說他是老財主，家裏還有若干產業，以後就假託手頭一時不便，向我借錢，我都不好意思駁他，直到去年，我見他只借不還，才起了疑惑，留心考察，敢情他把我的錢都混花了，不但抽大烟，這大年紀還在外面包着個女的……馮慧聽到這裏，不由低了頭嗚咽起來，毛大接着道，我這才生了氣向他要錢，他竟直說並無一文家產，以前財主的話，那是二十年前頭裏的事，姑娘你替我想，我那口熬肚攢的血汗錢，能這麼平白的丟了麼？說到這裏，又向馮尚甫道，你別忍着，今天就是今天，是還錢是打官司，說痛快話，馮尚甫道，毛大爺，咱們不是還有別的路兒麼，毛大道，那是你的緩軍計，我不信了。馮尚甫道，你也得容我辦啊，毛大爺再緩一個月，我準給你辦成，毛大道，你一支就是一月，那絕不成，我限你三天，馮尚甫舉手道，三天太緊，十天吧，毛大道，就依你十天，可是到時候若再不成，可別怨我……馮尚甫醜着臉兒笑道，十天後咱們就是親戚

了，還有什麼可說，慧娜在旁聽着，覺得馮尙甫這句話十分突兀，不由一怔，毛大通身的肉似乎都動了一下，馮尙甫好像很得意地的言語收了功效，忙又重了一句道，是不是，親戚還有什麼說的，毛大道，反正不是親戚，就是仇人，你自己估量着吧，馮尙甫道，你放心，只要有我這條老命，咱們萬成不了仇人，毛大道，好，過十天見，我走了，說罷捧着大肚子就耍轉身，馮尙甫叫道，毛大爺，別走，給我留幾塊錢，毛大搖頭道，呸，別妄想，我還填這沒底兒的坑，馮尙甫道，你整頓地都潦了，還在乎一顆麥子，何況咱們又快成親戚，再說你爲自己的事，也該留我這條老命呀。毛大哼了一聲，又將肚子捧到慧娜身旁桌上放下，才伸手到衣袋裏取出皮夾，翻弄了半天，馮尙甫探着頭兒，火眼金睛只隨着他的手轉，毛大拿出一張鈔票，先將皮夾放在原處，才回手將鈔票向身後遞去，馮尙甫要接，毛大叫道，躲開，沒你的事，我這是給姑娘的，姑娘，你拿去買胭脂粉兒，不夠儘管再跟我要，這時馮慧仍跪在炕上，面白如紙，神情若癡，直似沒聽見毛大的話，馮尙甫着急叫道，姑娘，你可接過來呀，馮慧仍然不動，毛大因爲肚子贅在前面，手兒伸向後方，這工架使他十分吃力，不能長久支持，就將手一鬆，鈔票落在馮慧膝上，他隨着哈哈笑道，姑娘懂得害羞了，哈哈，笑着又捧起肚子，向馮尙甫說了兩個字道，十天，就團團轉的翻個整身，先將肚子對準門，然後用力擠了出去，這時馮尙甫就伸手去抓鈔票，不料馮慧此際好似突然發狂，猛將馮尙甫的手推開，抓起那張鈔票就要跳下炕去，馮尙甫還以爲她女兒見錢眼開，和他爭奪，就拉住馮慧叫道，這得歸我，這得歸我，馮慧已將鈔票團成紙球，向外拋去，狂叫道，姓毛的，你這混賬人，我早知道你沒安好心，挾制我父親來圖謀我，你別妄想，這臭錢你拿回去，我不

用，我父親也不用，馮尙甫一見，急得從炕上跌下，連滾帶爬就向門外奔去，叫道，這爲什麼，你不要，我還要……說着已由院內拾起那張鈔票，回到房裏，喘着道，你簡直要我老命，這十塊錢買三兩烟土，夠我澆裹五六天，馮慧倒在炕上嗚嗚的哭，馮尙甫並不理會女兒，只把貪婪的眼光，端詳那張鈔票，慧娜一見這情形，心裏雖可憐馮慧，但已無法再留，就立起悄悄不聲的向外走，到了門外，還未走出巷口，只聽背後有脚步聲趕來，回頭見是馮慧，就立住等她，馮慧低着頭兒，啞聲說道，校長，我要對您說兩句話，請您隨我走着說，立在這裏，怕我父親又尋了來，慧娜便挽着她的手，向巷外走着道，我很替你難過，可是你不要介意，有話說吧，馮慧道，請您另外尋人接替我的職務，我不能再到學校去了，慧娜愕然道，你爲什麼……倘若辭了學校的事，豈不正合你父親的意思，難道你不怕墮落麼？馮慧淒然道，方才的事，你已然全看見了，我怎有臉兒再到學校去，慧娜道，你是因爲我麼，那就錯了，我今天來到府上，還是爲給你幫忙，不過你父親不容我表示，所以出來，預備改日有機會再談，你莫錯想，我萬不會把你的事對呂昌華那般壞人說的，馮慧聽慧娜稱呂昌華爲壞人，反倒一怔，遲疑着道，我真怕她們，平日對我已欺侮得夠受，倘若再知道我家庭的情形，就更更變着法兒譏誚了。慧娜道，我立誓替你保守秘密，不過現在想同你談談，你可以到我的寓所坐一坐麼，馮慧道，只怕我父親要等我去買東西，他的鴉片煙沒有了，還有從前幾天就想吃鮮荔芰和罐頭鮑魚許多樣兒，現在有了錢，恐怕立刻就教我去買，慧娜吃驚道，你父親竟這樣……鴉片烟也得你去買麼，馮慧含悲道，您莫笑我作這犯禁的事，實在沒有法子。慧娜嘆道，我可憐你還來不及，怎忍笑你，那麼你先回去，少時趁出門買東西的便

兒，到我寓所去一趟，說完又把所居的住址告訴了，馮慧握握慧娜的手，轉身自回家中，慧娜也自雇了洋車，歸到柳拂西借給她的寓樓。金海棠接着，問起學校中的情形，慧娜草草說了幾句，金海棠報告柳拂西昨晚來過一次，稍坐便走，今早又派人送來許多衣料化妝品之類，慧娜也不理會，只自沉思馮慧的事，過了須臾，聽外面有人叩門，金海棠要出去看，慧娜吩咐若是姓馮的小姐來尋，就請到樓上，金海棠應聲下去，果然將馮慧領上來，慧娜連忙接着讓坐，馮慧手中還提大包小包的食物，都放在桌上，慧娜才知道她的話果然不錯，馮尚甫把女兒受辱所得的錢，都要過了烟癮喂了饑嘴，又見馮慧臉上香汗淫淫，微微作喘，料道她是徒步前來，並非坐車，更爲嘆息，當時金海棠送上茶來，慧娜才道，馮女士，我雖然到學校只有兩天，對你的事已然十分清楚，你真是個可敬的人，只環境太苦了，家裏有那樣一位父親，校裏呂昌華一般人也都跟你作對，常虎文又不能幫助你，馮慧聞聽慧娜最末一句話，大爲驚愕，隨着頰上起了一層羞紅，慧娜怕她不好意思，就接下去道，你不必詫異，我從呂昌華那面，已經全知道你的事，常虎文也是很好的男子，你的眼力是不錯的，只呂昌華太無恥了，直想挾着勢力，用她那很少的積蓄作幌子，收買常虎文作她的終身奴隸，所以極力要除去你這眼中釘，從我到校這兩天，她已多次說你的壞話，幸而我昨夜已經察出她的秘密，說着就把昨夜竊聽的經過，訴說一遍，又道，這事常虎文或者已經告訴你了，我方到你家去，就爲通知你安心作事，並且轉告常先生不要上呂昌華的當，有我在校一天，你們倆的位置終是穩當的，馮慧聽了，立起向慧娜鞠了一躬，含淚說道，校長這分恩情，我真不知對您說什麼是好，不過我方聽常虎文說呂昌華逼迫情形，因爲他家裏還有老母，我不忍常

虎文爲我失了職業，已經決意和他絕交，約定以後再不來往，慧娜道，常虎文答應你了麼？馮慧悲聲道，他自然不肯答應，但是我已立誓不再理他，慧娜道，現在你既明白了呂昌華的騙，絕交的話當然取銷，馮慧搖頭道，我的命太苦，以後絕沒有好希望，您萬不要教常虎文知道這件事，最好使他專心去和呂昌華結婚，呂昌華爲人雖壞，對常虎文的愛情却很熱烈，日後必能給他幸福，慧娜道，你想錯了，這樣犧牲自己是不該的，何況常虎文絕不能由呂昌華身上得到幸福，呂昌華的意思，只是要他作奴隸或是玩物，並非要他作丈夫，你爲常虎文打算，也不該退讓，馮慧含淚道，我也見到這一步，不過我的難處，並不全在呂昌華一面，家庭更有……說到這裏，便一嘆咽住，慧娜道，你父親的情形，我方才已看出大概了，至於詳細，還請你說一說，我或者能替你想個方法，馮慧搖頭道，誰也不能幫助我的，方才您在敝舍，已然聽見家父的言語，我也無須隱瞞，說着忽然瞧瞧旁邊坐着的金海棠，略一沉吟，慧娜道，這是我的乾娘，和我是一個人，你不用避忌，馮慧才道，您聽見家父滿口羨慕人家唱戲作女招待，又那樣愛財，好像太不……那個似的，其實家父也真可憐，他從降生就是財主少爺，直享受了半世，到我五六歲時，家道中落，還支持了幾年，才落到現在這般光景，家父因爲環境關係，只有花錢的方法，沒有一點謀生的能力，又加染得一身嗜好，乍經貧窮，受得刺激太深，就把性情變得十分暴厲，因爲只有我一個女兒，可以倚靠，就要教我拜師學戲，預備日後賺大錢，先母竭力反對，向各處摘借，弄錢供給給我上學，家父鎮日吵鬧，先母憂鬱得病，在前二年去世，那時我在中學只欠一年畢業，只可中途輟學，先母死後沒有幾月，家父把我的姨母也得罪了，從此失了資助的來源，父女同在飢餓中生活，家父見

女招待生涯很好，又逼我去作，我實在無法，費了許多周折，才求人薦到學校來當教員，雖然可以勉強度日，但是家父嫌月薪太少，不能教他舒服，還不斷嘔氣，我只有忍受，無奈近來又出了事故，那胖子毛大，您也瞧見了，家父在昔日不知用什麼方法，向他借到一筆錢，以後因為逼討太緊，家父就搬家躲避，至今年夏天，毛大竟尋了來，那天我不在家，家父居然把他對付得客客氣氣，不但放鬆舊債，還常常借給小款，毛大也不斷向我殷勤，送東西，我正心裏詫異，一天家父忽然逕直向我說毛大年前斷絃，急待續娶，口氣中直希望我嫁給毛大，但是幾次都被我拒絕，家父因為很受毛大的逼迫，所以最近又鬧着教我辭去學校的事，另尋容易賺錢的職業，好還毛大的債，我也很知家父艱難，無奈不能不替自己前途打算，只可用不理會的辦法，但也不是久局，方才種種情形，您是瞧見了，家父業已應允了毛大，把我嫁給他抵債，我以前對家庭還有掙扎的心，如今外面又受呂昌華的打擊，自知前途荆棘太多，我已經鼓不起勇氣，惟有甘心犧牲，作一個舊禮教下的孝女，把這身子賣給毛大，除了抵債以外，或者多少還可以找回些價兒，留與家父養老，慧娜聽了搖頭道，你太軟弱了，這種事本來有兩樣說法，倘然你本身沒有能力，不能供養父親，到萬分無奈的時候，就是自賣自身，也無所怨，如今你在學校所得的薪水，雖然不多，却足可供養你父親的生活，他不體諒女兒的苦心，反倒胡亂揮霍，借題逼你作不該作的事，嫁不願嫁的人，已經完全失了父女間的天性，我是外人，不應離開你們骨肉，但在這情形之下，任何人看見也要不平，我勸你仔細想想，你父親要依賴你生活，固然應該，不過要在範圍以內，倘若出了範圍，你可以不負責任，馮慧點頭嘆道，道理固然這樣，只是家父也有該原諒的地方，他以前享受慣了，如

今年老，只夢想再度幾年好日月，我雖然有時覺得他糊塗，有時却很替他難過，本來老年受苦，已然可憐，若連這一點點小希望，也不能如願，未免太苦了，慧娜接口道，因此你就拚出終身的毀壞，給他換幾天的享受了，馮慧拭淚道，不錯，慧娜望着她心中爲難，覺得她的事頭緒甚亂，馮尚甫希望甚奢，自己也是一個窮人，那有實力救她，除非轉商於柳拂西，或者能有辦法，無奈自己受柳拂西恩惠，尚在無法清理，現在若再對他有所請求，那就無形給自己又加上一件擔負，日後更不易擺脫了，想着無意中瞧了金海棠一眼，金海棠忽然走到慧娜身邊，附耳問道，這位馮小姐在那兒住，慧娜一怔，金海棠使了個眼色道，我想問問馮小姐住的院子，有閒房沒有，慧娜忽然醒悟，道，你想賃房搬家麼，金海棠道，是的，我原住的房子太舊了，早就想挪個地方，慧娜道，等我問問馮女士再說，不過現在人家正鬧着心思，頂好過幾天，馮慧聽了問道，您有什麼事，慧娜道，方才金奶奶聽我說你住的院裏單有閒房子，她想打聽有空閒的沒有，馮慧本不願意熟人和她同住，恐怕家庭的醜事洩露更多，答道，我還沒留意，或者也許有的，等我回去問問，金海棠謝了一聲，慧娜又向馮慧道，我勸你不要打錯了主意，學校裏有我在着，一切都沒有問題，至於家庭中，你却要抱定原來宗旨，拼出受你父親絮聒，萬不可應允嫁那毛大。要知事情是常有變化的，你不可莽撞一時，弄到終身後悔，馮慧搖頭道，我曾經千思萬想，只爲想不出一線好的希望，才決定自己犧牲，您的話自然十分有理，無奈事實上我是沒有救了，慧娜道，也不一定，你別這樣灰心，馮慧苦笑道，您可聽見家父應許毛大十天限期麼，從今天起，我不定要受什麼苦毒，恐怕未必支持得住，而且家父終是可憐，我也不忍看着被人把他逼死啊，慧娜想了想道，我希望你

在這十天內，不應允毛大的要求，你要答應我，馮慧看着她道，您這是什麼意思，慧娜道，我並沒什麼意思，只問你能答應不能，馮慧含着淚道，我可以答應，不過這也只……慧娜接口道，不用說了，我盼這十天裏你逢凶化吉，現在天已不早，令尊在家正等你，就請回吧，明天學校再見，馮慧這時雖覺有些疑惑，但被慧娜提起她父親在家等待的話，立覺耽擱太久，不暇再問，慧娜送她下樓，隨走隨叮囑着，到了門外，路旁恰放着輛洋車，那車夫見馮慧手裏提着許多東西，就上前兜攬，馮慧搖頭不要，自提着很沉重的東西，一歪一斜地向前走，慧娜瞧着她，知道是爲要省幾文車錢，預備步行回家，但是這嬌弱的身軀，帶着重累物件，怎樣行許多路，就叫道，馮女士，你坐車去吧，馮慧回頭搖頭，仍向前走，但那車夫正因攬不到這主顧而失望，聽了慧娜的話，就拉起車跑到馮慧面前放下，攔住了她的走路，道，小姐您上去，慧娜在門口也高聲勸她坐，這一來倒把馮慧急得面紅耳赤，低聲向車夫發急道，我不要，一定不要，你快躲開，慧娜隱約聽得，立刻明白了馮慧的苦衷，她必是把錢都替她父親買了烟膏和食物，囊中已無餘資，所以抵死不肯上車，欲待替她付錢，無奈自己錢袋又在樓上，只急得高喊金海棠，但這時馮慧已邁出洋車之前，走了很遠，及至金海棠下來，馮慧已拐了灣兒，慧娜氣得罵道，馮尙甫老東西真不是人，教女兒出門東奔西跑，拋頭露面，還得耽驚害怕的去買犯禁的鴉片，居然連車錢也不給留，金海棠忙問何事，慧娜道，馮慧沒錢坐車，要走回去，你身上有錢，快趕去替她雇輛車子，金海棠連應有有，就放開大脚片兒，直向前追去，須臾也轉灣不見，慧娜在門口等了半天，還不見她回來，就自上樓，默坐沉思許久，金海棠仍是渺無消息，慧娜才詫異起來，暗想金海棠太是死心眼兒，出去追

馮慧不着，就該回來，這時馮慧大約已經到家，她也許還在街上亂撞呢，直等到暮色蒼茫，才聽外面有人叩門，慧娜急忙下樓，開門一看，來者却非金海棠，而是柳拂西，慧娜不覺一怔，柳拂西穿着嶄新的灰色西裝，提着手杖，一見慧娜好似喜出望外，叫道，你今天回來了，慧娜笑了笑道，請樓上坐，柳拂西道，你怎自己開門，金奶奶呢，慧娜道，她出去了，就快回來，說時柳拂西已經走入，慧娜才要關門，柳拂西搶着要替她代勞，慧娜笑道，我不謙讓了，你是主人，關門是主人的事，柳拂西一聽，立刻倒退道，你這一說，我倒不管了，你關吧，慧娜見自己一句話，戰勝了他的客氣，不由笑起來，順手關上門，二人到了樓上，柳拂西便問學校情形如何，是否能作下去，慧娜深深的謝了他，道，學校倒是很好，不過我只怕沒有能力，作不出什麼成績來，柳拂西道，你一定能作好的，學校裏飲食起居，一切還不錯麼？慧娜道，我一個窮途的人，能得到這等境遇，已經很滿足了，柳拂西道，昨天下午我來過這裏，沒遇見你，今天還以為要白跑一趟，不想你居然回來，總算是我的幸運，慧娜聽着心中一動，便道，我聽金奶奶說，昨天你又送了許多東西來，我一個人生活很簡單，你別再這樣費心吧，柳拂西道，你難道不許我盡一點兒心麼，慧娜道，現在我的職業是你謀的，居處是你借的，一切都打攪你，還不夠麻煩麼，柳拂西搖頭笑道，這些小節，都不必提了，說個道理，我父親作官，得的民脂民膏也太多，我應該替他向外分散一些，把我們家所多的，補人家所少的，正是公平辦法，你又何必客氣，慧娜方欲說話，忽聽樓下又有人叩門，料着是金海棠回來，柳拂西不待慧娜舉步，先已跑將下去，須臾和金海棠一同上來，慧娜問金海棠怎去了這半天，金海棠道，我趕上她了，替她雇車，她執意不肯，我沒了法兒，

只可假說要到她住的地方去賃房子，求她帶去，她又改口說記得所住院子沒有閒房，勸我不必空跑，我說只當閒溜腿兒，去了有房子便商量商量，沒有就作爲罷論，她才沒話攔我，我就搶過她手裏東西，一直替她提到家裏，她父親那人老猴子精，我也看見，那真是沒人心的畜類，嫌女兒回去晚了，先罵了一陣，接着查點買的東西，少買了一樣什麼蜜餞溫朴，問起來，馮姑娘說，錢不夠所以沒買，那老煙鬼就跳腳大鬧，說女兒壞了良心，要把他氣死，我在旁邊氣得肺都要炸，無奈看在馮姑娘面上，不能搭腔兒，以後再看院裏房子，原來竟有三四間空着，我明知馮姑娘不願我搬去同住，也不管她，逕直和二房東賃了一間，先給了兩個月房錢，規定明後天搬進去，就辭別馮姑娘回來，說着向慧娜道，姑娘，您先在學校裏委屈幾天，明兒我要到新房子去了，慧娜笑道，我方才一聽你要上馮慧院裏賃房，就明白你又犯了管閒事的老脾氣，不過這件事不大好管，你就住在馮慧身邊，也未必有法救她，柳拂西在旁聽了半天，才問是什麼事，慧娜道，我本不想把這事告訴你，誰教你恰巧趕上聽見了呢，我到學校去了兩天，就遇見這離奇的事，說着就把馮慧的一切情形細述一遍，道，我很想幫助她，無奈只能在學校一面加以保護，對於她的家庭，簡直沒法着手，方才金乾娘也是看她可憐，要搬進她的雜院居住，暗中監視她父親的行動，以免馮慧過於受苦，只是也怕沒有功效，我們外人既不便離開人家骨肉，而且馮慧雖然受她父親凌虐，還口口聲聲說她父親可憐，預備犧牲自己，給馮尙甫換幾年優遊歲月呢，金海棠插口道，我回來時，在路上早打好了主意了，明天我搬過去，看馮尙甫將要怎樣行事，他若安心要把女兒償債換錢，那我就尋一件事，跟馮尙甫吵架打官司，教他弄二年監獄，只大烟也把他癮死了，這一來豈不給馮姑

娘除了禍害，慧娜笑道，馮尙甫有什麼罪名，能下二年獄，就只爲同你吵架麼，金海棠道，我們女人打架，什麼都可以混賴，比如我硬說馮尙甫要強姦我，不也很有理麼，慧娜和柳拂西聽了這話，瞧瞧金海棠那一副怪醜的嘴臉兒，不由同聲笑起來，金海棠也笑道，我明白，倘然你們倆人是衙門的官兒，看見我拉着馮尙甫告強姦，你們也一定這麼好笑，這一笑就是說我不夠資格，官司先輸定了，可是別忘了我也是個女人呀，慧娜忍笑道，是是，你夠資格，不過不能這麼辦，世上沒有爲女兒害父親的道理，你要搬去和馮慧同住，我不攔你，但是你只能在馮慧遇見困難的時候，出頭幫助，或是馮尙甫逼迫甚時候，你打個抱不平，能把馮尙甫震嚇住了，教他知道顧忌，不敢任性胡爲，就算盡了你的力量，不過這也只可給馮慧維持現狀，少受磨折，至於她的前途，仍然得另想辦法。柳拂西道，依我看不必費這些周折，金奶奶也無須搬家，還是在這裏給你作伴兒，那馮慧的父親，不是只要錢用麼，我可以設法給他，慧娜笑道，是不是，我就怕教你知道，我已經麻煩得夠了，怎能再爲別人害你受累，柳拂西道，這種事人人都該幫助的，倘然我從旁處知道馮慧的苦狀，也要自告奮勇，這倒不關乎你，何況我很有這種力量，絕不受累，你又何必替別人對我客氣呢。慧娜道，你的道理很對，無奈我只覺得不好意思，現在你先別管，試試我的能力，倘若我實在不成，那時也不能看馮慧落到地獄，自然得請你出馬了，柳拂西還是不肯干休，定要詢問馮慧住址，慧娜只不告訴，金海棠當然向着慧娜，也不肯說，柳拂西無法，只得罷了，但他還不願金海棠移居，恐怕慧娜因這裏無人作伴，便要長住在學校，不再回來，減少見面盤桓的機會，就說金海棠若去與馮慧同住，非惟無益，反恐有害，不如另想別法，金海棠只望着慧娜眼色，含

糊答應，不過金海棠的本意，却在反對慧娜的清矯自持，以爲慧娜既遇到這樣貴公子，誠意追求，就應該傾心相從，謀個終身歸宿，但這也是出於愛惜慧娜，希望她前途得所，並非完全歆羨柳拂西富貴。過了一會，慧娜見已到飯時，就教金海棠下去通知廚司，多備一人的飯，又向柳拂西笑道，我這客人，又要款待主人了，請主人別客氣吧，柳拂西道，你話裏話外，總把界限分得太清，真教人心裏不舒服，慧娜笑道，那麼我改個詞兒，留在我家吃飯，柳拂西道，不必你我，只教我吃飯好了，慧娜溜了他一眼，微笑不語，須臾開上飯來，二人同吃，金海棠不肯就坐，只在旁邊伺候，柳拂西屢次拉她同吃，她執意不從，其實金海棠並非堅執主僕之禮，却是另有心思，她想等二人吃完，自己便可以下樓吃飯自由，躲出去教慧娜和柳拂西清靜談心，若是一同吃完，恐怕慧娜就不教她離開，豈非大煞風景，金海棠這裏抱着希望的心，慧娜那面也似乎改了常態，她今日好似對柳拂西感情特別融洽，說說笑笑，再不矜持，因爲入秋晚涼，就取酒給柳拂西斟在杯裏，柳拂西勸她也小飲幾杯，慧娜竟忘了以前酒醉的碴兒，並不推辭，欣然舉杯陪飲，柳拂西見慧娜情形大異往日，心中自是高興，也就不再拘束，放懷言笑，這一來在慧娜眼中，更覺他和靄可親，個儻可愛，二人談得漸漸投機，金海棠在旁瞧着，還以爲慧娜和柳拂西原很要好，他前日對自己所說的話，定是女孩兒常有的掩飾，不禁暗爲欣喜，吃飯中間，忽聽窗外淅淅瀝瀝，秋雨兒不大不小的下起來，東面開着的窗子，被西風挾着雨絲吹入，近處几上放着的幾本書，都洒濕了，金海棠忙過去把窗子關上，慧娜回頭看見，問道，下雨了麼，你別關窗子，先把花架上的兩盆小美人蕉，搬到外面窗沿上，我愛聽雨打葉子的聲音，柳拂西笑道，那有什麼可聽，慧娜一聽，心

中暗想，可惜他這樣很漂亮很懂事的人兒，竟沒一些兒風趣，就笑了一笑，但這笑却不是嗤鄙他，倒覺好似自己有所失望，不料柳拂西又接說道，我是怕在秋天聽雨的，有時自己在家裏，趕上下雨天兒，尤其在夜裏，就覺淒淒涼涼的，好像有什麼愁事，常常終夜睡不着，其實一切養尊處優，絕沒一點兒不如心的事，也不知什麼原故，慧娜才知他並非渾渾噩噩，而爲有感情的人，心裏忽一痛快，就道，這一下雨，天更涼了，咱們再喝一杯吧，柳拂西連應道，好好，不過你再喝一杯就吃飯吧，不要喝多了，又鬧難過，慧娜笑道，你是怕費酒麼，柳拂西也笑道，你又在話裏說我是主人了，好吧，就算我是主人，我怕費酒，限制客人，攔你的高興，慧娜感覺他親切之意，就笑着對乾了杯，才行吃飯，飯後金海棠依着原來計畫，收拾了傢具，自躲到樓下去了，這裏慧娜起立之後，又覺有些頭暈，就倒在長沙發上，教柳拂西搬張椅子，坐在旁邊，相對說了半晌閒話，雖然毫未越出範圍，但是雙方都覺得感情親近多多，這時外面的雨，越發下得起勁，蕉葉上滴滴答答的響，好似報告這場雨頗有持久之意，房中被雨氣潤得分外清涼，燈光也加倍白亮，二人都感覺這雨夜清談，別有滋味，過了一會，柳拂西聽窗外雨聲仍未停止，就道，這雨也不住了，看樣兒還不知下到多早晚，慧娜笑道，這是雨落天留客，柳拂西聽了，忽向她看了一眼，慧娜猛覺出這話深有語病，不由紅了臉兒，接着道，正好教你多陪我說會話兒，柳拂西道，我也不能多坐，恐怕太晚了，尋不着車子，慧娜道，你爲什麼不坐汽車來，柳拂西道，我怕你討厭，慧娜道，這話奇怪，你坐汽車，我爲什麼討厭呢，柳拂西微笑不語，慧娜又問，柳拂西才道，你心裏只存着富貴貧賤的界限，我這闊人的兒子，已經很受你輕視了，所以我現在只希望能變成窮人，

怎敢在你面前再擺架子呢，慧娜聽着，覺得他一個貴公子，竟把自己身份看低，反屈意承志的向自己攀高，暗自感到他相愛誠摯，但又不便拾這個樣兒，就笑道，你想錯了，我現在住到這裏，高樓大廈的架子，成天在眼裏擺着，又何在乎你坐汽車呢，說完看着柳拂西，又道，你別介意，我說着玩兒，近來你已經被我攷察明白，絕沒有普通少爺們富貴逼人的氣味，至於家庭富厚，享受自然應該好些，請你以後任其自然，不要怕我笑你擺架子吧，柳拂西道，我真痛快，你居然對我，有些兒認識了，慧娜點頭道，不過我認識你並非由於你待我的好處，只是冷眼看出來的，柳拂西道，你看出什麼來，慧娜道，恕不奉告，我自己心裏明白夠了，柳拂西聞言略一思索，忽然現出很誠懇的顏色道，請問你，對我的友誼，也增進了麼，慧娜抿着嘴兒道，當然增進，柳拂西又瞧瞧慧娜，見她正含笑相望，忍不住就伸手握住她的玉腕，慧娜也不躲避，任他把握，柳拂西這時一半感情衝動，一半畏怯猶疑，凝視着慧娜怔了半晌，才要開口，慧娜忽然將手奪過，反而拍着他的手背道，別發怔，咱們談談別的，柳拂西還躊躇欲語，慧娜已然斂却笑容，把談鋒引向別事，柳拂西只得把心裏將要傾吐的話，咽了下去，二人又談了半天閒白兒，忽然一陣狂風，吹入窗戶，立刻門窗亂響，電燈搖動，牆上的畫兒也飛揚起來，柳拂西忙去關了窗子道，雨已小些，我要走了，慧娜這時正被風兒吹得渾身發冷，秋意滿懷，感覺秋夜的淒涼滋味，似乎有柳拂西在旁，可以使身心兩暖，真有些捨不得他走，但又不能留他，只得強狠着心，裝作不在意的樣兒道，你幾時再來，柳拂西道，我希望明天就來，只是你未必在家啊，慧娜道，那麼就得過幾天見了，接着又道，或者我明天還回來住，但是也不敢說定，你不怕跑冤枉腿，就再看看，柳拂西點頭道，好吧，

明天我一定來，說着拿了帽子，還沒告辭。忽然見金海棠冒失失從門外走過道。柳先生要
走麼，外面還下着雨，不好走，就坐着吧，慧娜一見，便知她定是在門外竊聽已久，這雖然
是由於關心，但也過於無禮，心中甚爲不快，柳拂西却笑道，不成，天晚了我還有事，金海
棠看着慧娜，似乎說任柳拂西冒雨而去，未免不情，希望慧娜加以挽留，不料慧娜却出乎她
意外的道，乾娘，人家有事得走，你快開了樓下的燈，送他出去，金海棠道，外邊雨還沒
住，柳先生又沒帶雨衣，怎麼能走，我先去雇輛洋車來，柳拂西連說不必，金海棠已轉身跑
下樓去，慧娜向着金海棠後影，弩弩嘴兒道，瞧見了麼，柳拂西道，什麼，慧娜道，就是這
位金奶奶，她準是在門外聽聲兒呢，不然怎你才說走，她就進來，柳拂西一怔道，她是什麼
意思，慧娜笑道，自然是一片好意，倘然世上人都像我這位乾娘一樣，你們富貴的人，就更
所向無敵了，柳拂西道，這是什麼道理呢，我真不明白，慧娜道，反正你記住，這位金奶奶
無形中已是你的黨人了，柳拂西仍不明白，慧娜笑道，你不必問了，這樣說吧，我對你種種
一切，在她眼裏，都認爲虐待，而且替我抱歉，替你不平的，柳拂西笑了笑，才要說話，金
海棠已在樓下喊道，柳先生，下來吧，車雇好了，柳拂西才向外走，又大膽的向慧娜握手，
慧娜也很大方的，攜手要送他下去，柳拂西攔住，自下樓走了，慧娜回身走到窗邊開了窗
子，伏着向下望，見門外放着一輛洋車，蒙着雨布，在那裏像個怪獸蹲踞，車燈微光熒熒，
被雨籠罩，更顯昏暗，接着見柳拂西下去，上了車，那一點昏燈，在雨中搖搖地出了巷口，
慧娜瞧着，半晌怔着不動，頭兒在窗外，秀髮被雨多淋濕了，還是不覺，猛然一陣尖峭的
風，帶着雨點吹到臉上，她才冷然一驚，低頭見巷中黑暗暗地已沒有人影，回頭看房中只一

燈搖搖，四壁寂寂，立刻感到心坎上的空虛，好似這世界上只剩自己，身上也發起冷了，忙關了窗子，回身倒在床上，隨聞樓梯一響，金海棠走進來道，怎麼下着雨您就教他走了，慧娜聽她說得親近，就淡淡答道，不教他走又怎樣，你以為應該留他住在這裏麼，金海棠見慧娜面上沒有笑容，忙道，自然不能留他，我說的是等雨住了再教他走，慧娜道，倘然這雨一夜不住呢，金海棠聽她抬槓，就笑了笑不再說，過了須臾，慧娜才道，我最怕秋天的雨，大概今夜又不好睡了，乾娘把鋪蓋移過來，伴着我說話兒吧，金海棠應着，便移過來在一房睡了。

第三回 吝嗇鬼雀屏中選 河東獅陳倉暗渡

到了次日早起，慧娜叮囑金海棠今日暫勿遷居，自己晚上還要回來呢，金海棠明白她必是與柳拂西有約，也就欣然答應，慧娜到了學校，進教員預備室，見桌上放着字條，上面寫着因事乞假二日，請校長允准的話，下面却署着馮慧的名字，慧娜看了，暗自詫異，心想昨日自己那樣諄諄叮囑，她怎今日仍是不來，但這條兒上只寫着請假二日，並沒有要辭職的話頭，真覺令人可疑，莫非她家中臨時生了特別事故，所以不能來麼，慧娜心中牽掛，却苦於無法詢問，只得暫且聽其自然，這一天中馮慧的功課，完全由慧娜代理，在課堂中，更看出了學生對馮慧所授課業，全能切實瞭解，而且對馮慧的情感，也十分濃厚，因而加倍傾慕馮慧的為人，更決心要竭力幫助她，呂昌華等並不知慧娜已窺見她們的隱私，仍照樣的包圍巴結，只當虎文比往日更加行蹤隱祕。簡直一步也不進預備室，只在上課時鬼影似的由臥室溜到課

堂，下課時又悄然自歸私室，好似很怕看見旁人，更怕旁人看見他，慧娜情知他是爲馮慧傷心，不願和呂昌華遶面，也就不以爲異，等下午散課以後，慧娜回到家中，和金海棠說起馮慧的事，甚不放心，本欲教金海棠當天搬過去看看，但又因柳拂西晚上還要來，需人伺候，便隱忍不言，金海棠此際正希望慧娜和柳拂西走上戀愛之途，心有專注，就把原來的俠氣減了許多，慧娜不敢促她去，她也不自告奮勇，慧娜想着遲延一日，馮慧那面未必便發生出什麼事故，金海棠却要先儘慧馮的事辦，以爲慧娜的限期尚有十日，慧娜和柳拂西的婚姻，或者三五日便能定局，等這面成功，再顧那面，也不算晚，二人各有存心，全不說明，只閒談着等候，到將近黃昏忽聽樓下汽車鳴鳴，及門而停，金海棠憑窗下望，叫道，來了，慧娜知道是柳拂西來到，心裏一陣亂跳，但表面還不理會的問道，誰來了，金海棠道，柳先生，慧娜噴道，來就來吧，幹麼大驚小怪，金海棠微笑不語，跑下去開了門，須臾柳拂西走上來，慧娜迎着笑道，汽車鳴鳴的大威風，把我嚇了一跳，柳拂西笑道，瞧我難不難，昨兒你那樣說，今兒我謹遵台命，又不好了，慧娜道，誰說你不好來，快坐下吧，柳拂西坐下問慧娜早已回來了，慧娜道，我下課就回來，你怎這樣晚呢。柳拂西看看手錶道，才六點多鐘，不很晚啊，慧娜聽着，猛覺心中一動，知道自己已有些嘗到相思滋味了，從昨夜他走時，自己便似戀戀不捨，今天在學校又常常神不守舍，不願想他，而他的影子竟時時映到眼底心頭，這都是和往日不同的心境，而且昨夜臨別，並未約定時刻，今天他來得比昨日還稍早，自己却爲何嫌他來晚呢，想着不由暗自內愧，勉強笑道，我因爲今兒回來得早，所以顯着你來晚，其實，本來不晚麼，柳拂西道，也是湊巧，今兒遇上有點事，我本不該對你說，可是又不好

不說，說了請你不要客氣，慧娜聽他說得鄭重，才自一怔，柳拂西笑道，今天是我的賤辰，家裏來了幾位親友，我不得不應酬，所以忙到這時，才藉詞兒出來，慧娜忙立起道，原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先拜壽，回頭再補禮吧，柳拂西連忙還禮道，你這樣客氣，我倒後悔不該說了，慧娜重復坐下道，我絕不客氣，只是你對我那樣好法，就在友誼上說，難道不該我盡些心，柳拂西笑道，我說句爽直的話，你願意盡心，就不必送禮，請吩咐樓下廚房，替我預備一席小酌，咱們還是小飲幾杯，清談半夜，慧娜道，這當然可以，不過你家中既有許多親友，你倒躲到這兒來，未免不大合理，我勸你及早回去，明兒我再替你補壽，柳拂西搖頭道，不，我容易逃出來，再不回去了，你想人之常情，在這種日子，誰不願尋些快樂，你別趕我，慧娜道，你回家陪着親友熱鬧，才真樂呢，柳拂西道，他們只能教我頭疼，我只希望同你在這小樓上，度這可紀念的日子，慧娜聽了，更感覺他對自己的情分，就笑道，這裏只你我兩個人，不寂寞麼，柳拂西道，就算寂寞吧，我情願這樣寂寞下去，直到一百年，一千年，慧娜瞧了瞧他，並不以為唐突，只領會了那纏綿的意味，猛想起金海棠還在身後，怕她聽見不好意思，回頭一看，立刻和金海棠的目光相觸，慧娜素面緋紅，金海棠却舉步就向外走道，我告訴廚師傅，預備壽酒，金海棠下去，慧娜瞧瞧柳拂西，似覺心中有很多的話，想開口却又沒的可說，只可笑了笑，將眼光轉向窗外，柳拂西忽笑道，我太豈有此理了，世上那有自己報告生日的，慧娜笑道，朋友要好，原本應該這樣，柳拂西道，你以為這是應該的麼，那麼禮尚往來，你也該把生日告訴我了，慧娜搖頭兒，道，我忘記了，柳拂西不信，才要再說話，金海棠恰走進來，開言便道，柳先生，姑娘的生日我知道，她是八月初八寅

時，最容易記的，是蚊子嘴兒開花的日子，慧娜呷了一聲道，都是你知道，幹麼連時辰都說出來，這又不是……慧娜原想說這又不是合婚，說出一半，連忙把底下的咽住，但是臉兒發熱了，金海棠也聽出來，怕她不好意思，忙向柳拂西打岔道，您要吃我們姑娘的壽酒，可得有些耐性兒，差不多要等對頭兒一年呢。姑娘這回生日，還是在我那兒過的，因為都不會喝，連酒都沒預備，太委屈她了，慧娜道，你那兒來的這些閒話，誰問你來，金海棠才不說了，過了一會，廚師已送上一桌精緻酒菜，二人對坐，仍和昨日一樣，金海棠却早早的躲出去，必得等叫她才來張羅一下，便又偷偷出去，慧娜明明看出她的心意，但只覺她躲開跟前也好，就裝作不理會，柳拂西興高彩烈的談笑，慧娜見他高興，就竭力勸飲，柳拂西欣然不辭，連飲了許多，慧娜也陪得不少，兩人都沒吃什麼飯，柳拂西酒力發作，難過起來，慧娜一時被酒蒙了臉兒，就教他倒在床上，自剝籐蘿削蘋果給他吃，柳拂西還覺心內翻騰，似將嘔吐，就閉上眼兒忍着，須臾竟睡着了，慧娜倚在沙發上，凝望着他，心中思潮起伏，忽覺自己也有些頭暈，就斜靠沙發角上，閉目養神，這時房中寂然無聲，只柳拂西停勻鼾息，時時入耳，慧娜自思此際情景，宛然是同心伴侶，閨中靜守的樣兒，本來自己也太脫略形跡，莫怪金海棠敢說那樣唐突的言語，她是自己人，還是罷，樓下的廚師以及汽車夫等，見我住在這裏，已不知怎樣揣測，如今柳拂西又走得這樣親密，一流連就是半夜，房中並無他人，只我兩個，這情形多麼惹人猜疑，說不定還許把我當作柳拂西的外室呢，但是自己也怪，早先還有些把握，心中以為爲不可的事，便能嚴詞拒絕，近來對於柳拂西，竟完全改了常態，逢事不特不忍拒絕，還好似一見他就心中無主似的，前兩天尋思自己對他彷彿生了愛情，現在

細一琢磨，果然是愛上他了，慧娜想着一陣心跳，酒力更加上湧，身體支持不住，向旁一倒，也朦朧睡着，過了不知多大工夫，猛覺身上似被什麼東西壓了一下，立刻醒來，睜眼一看，金海棠立在旁邊，正替自己蓋被子，就揉着眼兒坐起，怔了一怔，見柳拂西仍在床上酣睡，忙問道，幾點了，金海棠道，一點多了，慧娜愕然道，那個一點，金海棠笑道，姑娘睡迷糊了，這是夜裏的一點啊，慧娜着急道，你也不喚一聲，任我們睡到這會兒，金海棠道，你們都醉了，我怕叫醒了要難過，慧娜這時回味自己所說的話，宛然是夫妻情味，越尋思越可羞，幸而金海棠沒有理會，便打岔道，你給我碗冷茶漱漱口，慧娜想着，看看柳拂西，自語道，這人也不管是那兒，躺倒就睡，又向金海棠道，你喚醒他，教下面汽車夫預備，金海棠道，呦，那兒還有汽車，早開回去了，慧娜道，誰教車走的，金海棠道，我瞧柳先生醉得不輕，暫時未必能動，尋思着幹麼教車子老等呢，就打發回去了，慧娜發恨道，你真會亂作主意，把車打發走，留他在這裏算什麼，金海棠道，你別着急，車子還來接他呢，慧娜道，多早晚兒來接，金海棠道，車夫說早晨七八點準來，慧娜氣得不言語，只呸了一聲，金海棠搭訕道，我打算你們都得睡到明天，才自作了主意，那想到你先醒了呢，現在也沒有法兒，頂好你接着再睡，只當這時沒醒，等明兒早晨車子開來，自然把他帶走了，慧娜聽她說的盡是傻話，倒氣出噗哧一笑，道，我遇見你，真算張天師被鬼迷了，你把我的被子，拿到旁邊房裏去，這是你留下的客人，你陪着他好了，金海棠道，那不好吧，柳先生今天是酒醉了，才睡在這裏，你若躲開，倒像討厭似的，他少時醒來，定要不好意思，怕以後因此生疎了，依我說，心正不怕影兒斜，你就坦坦然然的在這沙發上睡吧，慧娜微嗔道，我要沒好話說

你了，你年青的時候，就這麼隨便同男子一房睡麼？金海棠被她說得開口不得，慧娜這時雖把整個的心都撲在柳拂西身上，便真個同房也不以為嫌，但被金海棠鬧得臉上掛不住，就自抱了衾枕，跑到隔壁空房中睡了，金海棠也深悔自己說話過分，就熄了房中的燈，也自退出，娜慧在空房睡下之後，聽得金海棠走了，自思這次給她個沒味也好，要不然以後還不知道要怎樣任意妄為，還許被她把自己身分鬧得輕賤了呢，接着又思前想後許久，輾轉不能入夢，到了後半夜，方覺睡意漸生，一打沉兒，忽聽隔壁咳嗽欠伸之聲，知道柳拂西醒了，心想他酒後必然口渴，不知金海棠可給備下茶水，便要過去看看，又想這夜深人靜的時候，自己原為避嫌才躲出來，又怎能再過去呢，隨又聽隔壁有倒水入杯的聲音，知道金海棠已為預備停妥，才放下心，但已混過盹兒，再睡不着了，隔壁也一直聲響未斷，似乎柳拂西也不能睡，直耗到天色大亮，金海棠出了臥房，慧娜聽見她走動，忙喚進房中，教她去看柳拂西醒了沒有，順便預備盥漱之物，金海棠見慧娜秀髮蓬亂，目眶發青，好像一夜未睡的樣兒，又到了隔壁一瞧，柳拂西業已衣服齊整的坐着，床上也收拾得平平貼貼，心中暗疑他倆怎都這樣早起，莫非慧娜夜裏根本未睡，在自己走開以後，又回房和柳拂西作伴了麼，金海棠生了疑心，瞧他們便越發形跡可疑，當時在兩邊分頭伺候，慧娜梳洗完畢，回到自己房中，柳拂西迎頭道歉，說夜裏醉後無知，失禮騷擾，慧娜自然却也空氣兩句，金海棠聽着暗笑，以為他們故意裝作給自已看，因而想到慧娜向來嘴硬，她對自已曾說過許多撇清的話，自然不好當面和柳拂西親近，自己原盼望他倆成就好事，不要倒弄成礙手礙腳的人，還是躲開的好，馮慧院中已賃下房子，今日就可以移去，一面看看馮家的情形，一面離開這裏，容慧娜和柳拂

西親熱。等他們把生米作成熟飯，自然不再怕我了，金海棠打定主意，便送上廚房所備的早點，給他們吃了，柳拂西因慧娜還要到學校去，不能久留，便告辭要走，這時汽車來接柳拂西，在外鳴鳴作聲，柳拂西便邀慧娜同走，順道送她到學校去，慧娜應着，便換了衣服，隨他一同出門，金海棠不願攪擾他們，也沒告訴慧娜自己要移到馮慧院中的話，當等他們出門走了，金海棠自己吃了些東西，下去託廚司代為照管，便出門先回天橋原住房子，先向房東退了租，又謝了鄰家照顧，然後開鎖入室，將一切東西都裝捆好了，雇輛地扒車拉着，便奔到了新宅，這時正在十點多鐘，院中住戶全是窮人，男子負苦或是作小生意，女人也多上工廠或洋行做工，從清早便出去了，院裏只剩下一羣乞丐似的小孩子，紛紛亂吵，金海棠進門向馮慧所住的房間一瞧，見風門還自緊掩，知道室中人高臥未起，再一注目，好似那房間比前日所見差了些樣兒，原來門窗都用新紙糊過，而且房門框上添了很窄的兩條紅紙對聯，被風門擋着，只瞧見一半兒，金海棠因為不識字，也未上前看對聯上寫的什麼，只心中詫異。馮老頭兒怎忽然收拾房舍，當時也未甚介意，就將車上什物搬進所賃的房中，掃除一過，再安置停妥，費了很大工夫，天色已將過午，這時院中已有婦人在柴竈上作飯，弄得烏烟迷離，孩子也把散在地下的秫秸麻桿等拿作兵器，分隊戰爭，漸漸弄假成真，你哭我號，婦人就連叱帶罵，聲韻好似唱歌，藉以解悶，金海棠看着炊烟，才覺自己肚裏也餓了，便想到左近街上買些東西來吃，忽聽門外來了個賣鹵鷄醬肉的小販，高聲喚賣，金海棠才想要出去購買，却見馮家住房的風門開了，搖搖擺擺的走出個人來，在正午的日光下，照得滿身生光，穿着一件嶄新的青藍緞夾袍，青緞背心，菜尾色緞的褲子，青緞的鞋，頭上還是頂新緞帽，通

身上下好似被緞子包裹嚴緊，背心的小口袋上，還垂着條黃澄澄的金錶鍊，金海棠瞧着一怔，心想馮宅怎住着這樣一個體面富人，不過馮慧是夠了年歲的閨女，和她父親同居一室，已然不便，如今又加上外人，未免太沒體統了，但見那人直向外走，口裏喊那小販進來，將到近前，一轉臉兒，金海棠才瞧出並非他人，乃是馮慧的父親馮尙甫，不由大爲詫異，他前日尙一貧如洗，怎兩天不見，就變成暴發的財主，莫非天上落下黃金，路上拾到鈔票，或是得到什麼獎券的頭彩了，金海棠納着悶兒瞧他，馮尙甫却不似以前那樣精神頹靡，挺着腰板，和賣雞的商量抽籤兒，說妥了多少錢得一隻雞，多少錢得一方肉，和什麼牌副兒得雙份，又是那幾根籤兒抽着作廢，說完以後，便正式賭起來，馮尙甫雙手齊用，揚着左手姆指上的白玉班指，右手中指上的金戒指，似乎故意顯炫給院中窮隣人看，而且他賭得也很豪爽，起初幾分錢一次，漸增到一角二角，連抽數十次，都沒有得彩，錢已輸去五六元之多，他更掛了火兒，便要一元錢賭那隻提盒和裏面所有的貨，小販氣餒，不敢應承，他大怒罵將起來，一脚將提盒踢倒，貨物多半傾倒地下，沾有泥土，小販變臉不依，要和他拚命，他立刻軟了，給了兩塊錢賠償，方才作罷，金海棠見他空送出許多錢，不但連肉味都未嘗着，而且惹了一場氣惱，眼看着那小販得去一筆外財，還毫不知情，倒罵罵咧咧的走了，旁觀的都覺氣惱，但馮尙甫却是得意非常，睥睨着院中隣人，及見衆人都在羨慕他的豪舉，才揚着臉兒，扭着回房裏去了，他一進去，院中那些婦人隨即噏的聲議論起來，正在這時，有個在這院裏住的車夫，回家來吃午飯，把車放在院裏，他的老婆正蹲在柴竈前燒火，那車夫住的房間，恰在金海棠隔壁，他進房去端了一隻粗碗盛着熱水，走出也蹲在他老婆旁邊，口中喃

噏的罵天津這搗霉地方，人心都壞了，明明穿着長袍短褂，是有錢的人，偏要跟拉洋車的嘔氣，不肯坐車，還有那些穿洋服的摩登派，挾着娘兒們滿街一溜，好像走十年也不覺累，大概請他們白坐車還不肯呢，還有可恨的是馬路兩邊的商家，却把大窗戶裏擺設的那麼好看，走路的東瞧瞧，西望望，就走下去了，那還想得起雇車來，說着又罵這餓死窮人的年頭兒，真沒法活，他的老婆倒是光頭淨臉，身上衣服也還完整，雖然是布的，但是式樣很時髦，週身還沿着寬邊，透出窮裏俏的樣兒，她聽了車夫的話，也罵道：鬆小子，抱怨你娘的什麼，狠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你天生廢物，是條狗，吃屎也趕不上熱的，瞧對門張二嫂的男人也是拉車，人家張二嫂，天天綢帛裹着，魚肉吃着，小牌兒端着，說着又砸嘴兒道：嘖嘖，看看人家，瞧瞧自己，虧你也是個男子漢，那車夫道：別提張二，人家不是運氣好，在公館拉包月麼？那老婆道：一樣的人，怎你不上公館呀，別說了，我都替你臊，現在你拉了多少錢，快留下，回頭還得還那賣坤鞋的賬呢。那車夫苦着臉道：我連車份兒還沒拉夠，從早晨到這會，只見了三個座兒，賺了不到兩角錢。那老婆道：哦！你就回家吃飯來了，好不要臉的，我沒有飯餵你，趁早快滾，現在離交車還有三點多鐘，你得給我弄出一塊錢，倘然沒有生意做到，那你不必回家，說着立起揮手道，滾滾，那車夫想是素日懼內，見老婆翻了臉，立刻嚇得變顏變色的道，我的奶奶，我那兒賺這些錢去，莫非遇見個外國人的座，可是現在外國人也學壞了，不肯多給，那車夫說着還涎臉不走，禁不住那老婆的臭罵強趕。只得立起來道：我也願意就走，可是肚子空着，怎麼拉得動。那老婆並不說話，將鍋蓋掀起，取出個半生不熟的玉米麵餛飩，丟給了他。那車夫拿着要上房裏去吃，老婆不許，定要逼他立

刻出門，那車夫滿心委屈的拉起車子走了，他老婆望着後影兒又罵了一聲道：該死不死的，出去教電車撞死也好，省得我跟着受罪。這時旁邊有一個也在做飯的老婦人道：李大嬸兒，怎麼你當家的沒吃飯就又出去了？車夫老婆道：他不賺錢，我還給他飯吃，昨天才掙回一毛多錢，夠幹什麼的，若不是我自己會對付，連飯都吃不上，更沒說穿了。那老婦人笑道：你是有人管的，便是當家的一文不掙，也沒個餓着，說完就笑起來。車夫老婆呸了聲道：別燒糊了捲子吧！瞧這笑勁兒，金海棠這時在門外立得工夫不少，就轉身進到房裏，要拿個傢具出去買菜，不料方一進門，又聽那老婦人低聲說道：昨日晌午我瞧見馮老頭兒，抽冷子跑進你房裏去了，手裏還拿着東西，過了半天才空手兒出來，你說實話，他送給你什麼體己東西。車夫老婆答道：左不過一點兒吃的，有什麼好東西。那老婦人道：我不信，馮老頭兒得了有錢的闊女婿，發了大財，你是他心上的人，難道光饑饉嘴就完了。車夫老婆笑道：真的沒什麼，他只把姑爺下定的衣料偷出一件給我，還有兩塊錢。那老婦人道：嘖嘖，這還含糊，你瞧馮老頭兒多麼闊氣，早晚還不都是你的，車夫老婆道：他倒是說了，等他把女兒聘出去，就託人跟我這當家的商量，每月貼給十多塊錢，教我上他房裏作伴去，這還得求大娘管這件閒事呢。那老婦人道：成成，你男人大概多少年沒見過洋錢了，若是按月給他雪白的一掌子，可以坐着吃，他還會不答應，可是要說妥了，得教馮老頭兒送我件大棉襖。車夫老婆道：那是自然，再過十幾天，他女兒嫁出去，你就給辦辦吧，那老婦人應着，又唧唧喳喳說了半天，聲音已低下去，聽不真切，但金海棠已然明白她們說的是馮尙甫，不由心中詫異，馮尙甫那烟鬼樣兒，居然還有外遇，在車夫的老婆身上使錢，而且等他女兒出閣之後，

便要和車夫說明實行租妻，但聽她們說馮尙甫得了有錢的女婿，不日出嫁，好似把馮慧業已許與毛大，怪不得馮尙甫的住宅洗刷一新，還貼着紅對子。明明是已經過了定禮，只是自己前來賃房的那天，還沒有定局，怎兩日工夫，就辦到這個樣兒，真快啊，想着不勝納悶，就撥了張板凳，坐在門外，想和那兩個婦人搭訕，藉以探聽消息，當時先說了一陣閒話，然後提起方才馮尙甫抽籤兒的情形，趁勢詢問馮尙甫是作什麼的，怎麼樣鬧氣。老婦人道：人家當初本是財主，如今又發財了。金海棠裝作羨慕的樣兒，他既有錢，怎還住在這個大雜院裏？老婦人看看車夫的老婆，才答道：誰知道哪，大概他喜歡這院裏熱鬧。金海棠又道：他只一個人兒麼？那老婦人道：過些日就是一個人了，現在還有個女兒。金海棠道：哦！我明白了，他女兒必是快出閣了，所以屋子收拾得這麼乾淨，又貼上對子。老婦人道：她女兒昨天才受了人家的聘，下月就娶走了，金海棠道：男家姓什麼？老婦人道：姓毛，好大財勢哩，金海棠暗想果然不出所料，就又問道：前兩天我來賃房，還沒有見這院裏熱鬧呢。車夫老婆接口道：只要有錢，辦什麼不快，前天才把親事定妥，當日雇人來連夜收拾，昨天就辦喜事了，金海棠這時才知道馮慧確已被他父親強迫着許與毛大，心中後悔只爲柳拂西耽誤了兩天，這裏竟已把生米作成熟飯，而且婚期即在目前，要挽救恐怕不易了。想着就又問道：前天我來賃房，瞧見那位馮姑娘，生得像一朵花似的，真是出色的美人兒，她得了這財主婆家，一定很喜歡吧。那老婦人道：從打前天馮姑娘就沒出房門，大概是姑娘害羞，料想沒有不喜歡的，世上的姑娘誰不想嫁個財主丈夫呢。金海棠聽了，暗自忖度：馮慧不知如何痛苦，或者病倒了也未可知，心中一陣發急，就立起直向馮家住房走去。那老婦人叫道：這位

老姐，你幹什麼去呀！金海棠道：我去拜拜鄰居，那車夫老婆忙道：你千萬別去，那馮先生脾氣不好。金海棠也不理她，走到馮家住室之前，伸手將風門一拉，裏面還掛着一道新添的夾門帘兒，再將門帘掀起，才瞧見房裏光景，鼻中也聞到一種由雞鴨魚肉海貨水菓和鴉片烟紙煙混合的氣味，這時房中煥然一新，連牆壁都糊得雪白，炕上鋪着大紅色的氈子，馮尙甫倒在炕上吸烟，身上搭着嶄新的大紅緞被子，最奇怪的是馮慧，正盤着腿兒坐在烟盤旁邊，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已剪的頭髮竟攏起來，在頭後梳了個盤頭，臉上也是滿塗脂粉，看樣兒很像二十年前的舊式新婦，只是在舊風俗裏，女子受聘的喜期，固然應該穿紅色衣服，但馮慧受聘在昨日，到今天何以還穿一身大紅，這已使金海棠驚疑不明何故，而且馮慧的面容被脂粉罩着，不特未見愁容病容，反似含着一團喜氣，金海棠這一注目，只幾秒鐘工夫，馮慧已首先看見了，才自一怔，馮尙甫也因門兒一開，帶進風去，吹得烟燈火苗搖動，連忙抬頭一看，金海棠見馮尙甫坐起，就向他點點頭兒，馮尙甫瞪着火眼金睛喝道，你是作什麼的，往房裏混鬧，快滾出去，要不然我拿片子送你公安局。金海棠聽了一怔，暗想這老猴子這一朝財勢俱來，居然拿片子送人了，其實馮尙甫這兩句本是三十年前時常說的，但在那時也不過說吓嚇鄰居窮人，過街小販，藉財主身分施展官派，聊以自娛而已，始終並沒實行過一次，今日因乍逢喜事，正温着當年舊夢，一時得意忘形便順口說了出來，但只把送縣改作送公安局罷了，那知金海棠並不受他的震嚇。倒笑道：馮大爺，隔兩天就不認得人了。這時馮慧才開口道，這是學校校長家裏的人，那天不是來過。馮尙甫道，學校的人，更得快趕出去，你這一世也求不着學校了。馮慧搖頭道，您別這樣說，又向金海棠道，你來作什麼？金

海棠道：我在這院裏賃妥房子，今兒搬過來，聽人說姑娘大喜，特意前來道賀。馮尙甫喊道，你不用道喜，道喜也沒賞錢。金海棠向他撇撇嘴兒道：我還沒財迷心竅，你別小看人。馮慧忙又問道，校長接到我告假的信了麼？金海棠搖頭說不知道。馮慧道，煩你對校長再說一聲，我不能再到學校去了，請她另聘教員吧。金海棠道：爲什麼很好的事辭了呢？馮慧道，下月我就要出嫁，你看不出我這樣兒，就在家裏等着作新娘了，金海棠見馮慧說話並無羞澀之態，心中甚爲詫異。馮慧又道，你見了校長，把我的情形說一下，她總能原諒我，到我的喜期，還要請她來吃喜酒呢。馮尙甫又插口道，對，一定請你校長來，教她看看，我們已經一步步昇天，再不教那窮書了。金海棠也不理他，只向馮慧道：姑娘大喜，老爺子發財，真是一步昇天，誰瞧着不眼熱，可是姑娘您怎今兒還穿一身紅坐炕頭兒呢，本地的風俗都只在正日子應個景兒，您換了衣服，出去尋我家小姐散散心吧。馮慧一笑，搖頭道，這是喜事，一換衣服就不喜了，我現在得在家等人家來娶，不能出門，你見了校長替我問候，不留你坐了，這屋裏太狹窄，你以後少來最好。金海棠聽着更是氣悶，才要向外走，忽聽門外一陣牛喘的聲音，風門也被捶得亂響，馮尙甫一跳而起。叫道，姑爺來了，快請，快請，說着，一手掀帘，一手去推風門，金海棠回頭看見門外站着一個肥蠢絕倫的人，像一座肉山似的，塞在門際，蠕蠕的動着向房內擠入，金海棠會聽慧娜說過，知道這人定是毛大，恐怕他進來以後，便要把房中空地全行佔據，自己便沒法出去，忙喊了聲借光，我先出去，奔向門前，由毛大肉牆之旁，奪路出逃，到了外面，就立住看着，見毛大喘着向裏掙扎，一來因爲房門甚窄，二來他今日換了新衣，外加一件馬褂，又用雙手抱着肥滿的大肚，橫下裏佔的面積甚

大，兩臂在和門框摩擦着，滯澀難進，金海棠看着代爲着急，就用手抵在他背後用手一推，毛大嚶啞一聲，方才全身沒入房中，隨見馮尙甫伸出手將風門拉上，金海棠正將笑着走開，却聽房中馮慧大聲說道：你來了，快坐下，瞧喘得這樣兒，怎不坐車子呢？毛大上氣不接下氣的道，洋車坐位太小，我坐不下。馮慧道：那麼你就來輛汽車，有得是錢，何必省着。毛大道，汽車的門兒我也進不去。馮慧格格笑道：這可麻煩，你這一世不是只能走路了麼？怪不得你要我坐花轎行舊式婚禮，原來你不能坐汽車啊！金海棠暗詫馮慧怎如此臉大，竟和未婚夫大說大笑，看這情形，好像她並不討厭毛大，想着只聽馮尙甫道，姑爺的福氣，就在這魁梧的身塊兒上，十個胖子九個富，古語沒有錯的，姑娘你等着享福兒吧！毛大道，可是這身肉也把我累贅死了，我也曾想過許多法兒，無奈越治越胖。馮尙甫道，千萬別治，這樣多麼富態，我自己瘦小枯乾，可最愛看胖子。馮慧接口道，我和您的心思一樣，專喜歡胖子，倘若我也有這麼一身肉多好呢。馮尙甫道，女子可不能太胖，像你這樣最好。馮慧又大笑道，不錯，男人胖了有錢，女人胖了就沒人要了。喂！有錢的先生，還不該把錢拿出來麼，我父親從昨兒就等着呢。遲了一下，馮慧又道，這是多少錢？毛大道，五百。馮慧道：爸爸您快收起來，這五百塊錢，是一團整數兒，以後怕您再見不着錢了。馮尙甫道，怎麼呢，將來不是每月還給我二十元麼。馮慧道：是啊，我說的是以後您不易再見整數兒的錢了。馮尙甫呵呵笑道，以後還怕少了我的錢花，現在我可得樂幾天兒咧。毛大道，你怎還不搬家，這一間小房子，下月怎麼辦喜事？馮尙甫道，這裏院子大，可以搭棚，我愛這院子有風水，不能離開。金海棠聽了，明白是他戀着車夫老婆，不由心中暗笑，接着房裏又計議辦喜事的化

費，兩家三人，大起交涉，大致一切費用，全由毛大掏腰包，馮尙甫又打着財主腔調要求富麗風光，而且教毛大拿出錢，由他包辦，這分明是想從中再撈一回油水，毛大雖然被馮慧顏色迷住，不惜犧牲，但仍不時露出守財奴本色，斤斤計較。馮慧却偏向着父親，不住幫着說話，結果毛大不敢開罪未婚妻，全部答應，金海棠聽得急了，才回到自己房中，尋思半晌，待要把馮慧的情形報告慧娜，又恐自己這付嘴臉，不便到學校去尋她，只得等晚間再說，想着便把門倒鎖，出去買了些現成食物，回來一推院門，忽見馮尙甫正由那車夫老婆房中溜出來，心知這老頭子又去給情人送禮已東西了，當時草草吃完了飯，耗到天夕，才自回到慧娜的寓所，進門一看，慧娜竟未回來，坐待到七點以後，還不見影兒，連柳拂西也沒有來，金海棠料着慧娜今日必住在棧中，只可自己重回新居，恰見那車夫兩口兒正在打架，原來車夫並沒賺得他女人所需的錢數，被老婆罵得天昏地暗，勉強給了頓殘羹冷飯，還要教他再去拉晚班的車，車夫起初不肯，後來受不住打罵，方才走出門去，金海棠暗恨這老婆對丈夫過於殘忍，竟比待畜類還不如，但又想這老婆所以立逼丈夫出去，或者爲給馮尙甫躲空兒，想着就暗自留神，這院中本多小販人家，全遵守早睡晚起省油省米的古訓，天一黑便陸續關房門安寢，也有些年青的出去胡行亂走，但回來總在半夜之後，所以九點多鐘，院內已清清冷冷，黑黑暗暗，金海棠在房內向外偷看，先見那馮尙甫房中燈還亮着，少時也熄滅了，又過一會，見那車夫老婆端一盆水向院內潑去，接着馮家的房門一啓，一個黑影溜了出來，直掩入車夫房內，金海棠才明白潑水是叫號，馮尙甫聞聲便趕去幽會，心中一面好笑，一面暗自尋思，這老煙鬼也太混賬，把個花朵般的女兒，賣給蠢豬一樣的毛大，他得了錢胡亂揮霍不

算，竟還姘着無恥婦人，自己今日遇見，正該狠狠的懲治他一下，也好解恨，想着就從自己的破箱上取下一柄洋鎖，帶着悄悄溜出，到車夫房門外，見門已關上，聽了聽裏面正在竊竊私語，就舉手將門上屈戍，掛在鐵鼻之上，然後將鎖插入，輕輕鎖好，自己忍着笑跑回房中，倒在炕上，想要自睡大覺，無奈心中惦記着馮尙甫的笑話，輾轉只睡不着，過了有兩點鐘，仍無動靜，金海棠暗想馮尙甫好大膽子，居然敢停眠整宿，也不怕那車夫回來，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女人喊叫救人，又叫有賊，金海棠聽這聲音甚近，好像就在院裏，又十分迫切，像是驚懼至極，初疑是車夫的老婆，發現房門被鎖，故而喊叫，但聽聲音却似少女啾啾，不像車夫老婆沙啞，聽着那喊聲始終未斷，她才轉想這院中莫非真個鬧賊，就跳起摸着一根支東西的竹竿，拿着開門走出，見別家已有人出來，都向馮尙甫的房中跑去，金海棠便忙隨着到馮尙甫房中，見已有人點上了燈，馮慧兀坐在炕上，身披着被子，面容慘白，抖顫不住，似方受了絕大驚恐，金海棠忙趕上前問道，姑娘，是你喊麼？馮慧牙齒相擊着道，嚇死我了，這房裏進來了賊。這時一個男子問道，賊在那裏，你看見了沒有？馮慧道，我正睡着，就覺着炕上蠕蠕索索的響，睜眼一看，影影綽綽的瞧見地下有個人，向滿處摸索，把席底下也摸到了，我知道席下放着父親的錢，着急一喊，那賊就跑出去了。說着一掀炕席叫道，可不是，父親的錢全丟了，衆人七口八舌的問道，什麼錢，多少錢？馮慧臉兒一紅，吃吃的道，我也不知道多少……是我父親的錢。說着忽向左右張望叫道：我父親呢？衆人也被她這句話提醒，跟着亂喊馮先生那裏去了？金海棠情知馮尙甫在車夫老婆房內，但因鬧出了盜案，怕耽嫌疑，就不敢說出，心中尋思，馮慧言說丟錢，必是毛大給馮尙甫那筆錢不見

了，這豈不要了老烟鬼的性命，但是那筆錢或者已被馮尚甫帶在身上，贈給車夫老婆，未被賊人偷去，不過馮尚甫絕不會把全數都送與情人，倘有多數留在房裏，這作賊的可算運氣亨通，替老烟鬼享受這筆賣女兒的邪財了，想着便也隨衆人亂喊，又問馮慧還丟了什麼東西，馮慧瞧了瞧，說只丟了錢，其餘衣物未失，這時院鄰有的出去看了回來，言說院中遍尋沒有馮尚甫蹤影，大門却在開看，便有人疑料賊由大門跑出，馮尚甫必是追賊去了，又有人道馮尚甫追賊必然聲喊，怎會悄不聲的溜出去，大家議論紛紛，馮慧因房中有男子出入，自己身穿褻衣，不能下地，只可仍舊披被而坐，央求衆人快尋他父親，金海棠後悔不該作弄馮尚甫，就安慰馮慧幾句，走出院外，見各家的婦女也多出來，三羣兩夥的竊竊私語，金海棠走着細聽，有那懂得問書的，猜馮尚甫被飛賊用熏香迷住，綁了票去，過幾天，必有信來要他那財主女婿花錢去贖，有那存心嫉妬的，便不問因由，只說馮尚甫太張狂了，怎會不被賊盜，金海棠就溜到車夫房外，站了一會只聽裏面吱吱戛戛的響，料着馮尚甫和那車夫老婆定已聽到發生賊盜的事，又加衆人喊叫尋他，馮尚甫不知如何焦急，想溜出來，外面又倒鎖了門，要叫人更怕洩漏了祕密，這不得把他急死，想着就見院隣已把熱鬧看夠，都說只有等馮尚甫回來再作道理，多半趁坡兒回去繼續睡覺，只有幾個婦女留在馮慧房內作伴兒，金海棠想要偷着去開車夫門上的鎖，又怕被馮尚甫看出是自己所爲，反有不便，就決意任他出醜，自回房去，想要睡一回兒，無奈精神與奮非常，就重複起來，到院中一看，各房中燈又全熄，只馮慧房中一燈尚明，但門窗已無懂懂人影，知道伴她的人都已散去，再看街門仍舊開着未關，院中出了盜案，居然沒一個人肯費一點氣力，作賊去關門的防備，可知人們都是自

保房門，不管院門的，金海棠忽的想起，趁此時候何不去看看馮慧，問問她倉卒定婚的情形，明日也好向慧娜仔細報告，就慢慢溜到馮慧門外，低聲問道，姑娘睡了麼？說着推門走入，見馮慧也穿好衣服，正立在地下，眉黛凝愁，似有所思，一見金海棠，立刻變了原來的樣兒，十分親熱的拉住她道，金奶奶來了，我正想跟你見個面兒呢，你可不要惱我，白天當着我父親的面兒，我不能不那樣說。金海棠笑道：我早明白姑娘的意思了，不過姑娘到底是怎回事兒，真就依着你父親的意思，要嫁那胖子毛大麼？馮慧點頭道，這倒是真的，我拼出這身子，給父親換幾年享受了。金海棠道，姑娘你太莽撞，怎把一朵鮮花向狗屎上插，我們小姐很惦記你，就是我這次搬過來住，也爲着暗地給你幫忙，不想我今兒一來，你們已經把喜事辦完了，說實話，我們小姐有個有財有勢的朋友，可以替你把這事撥轉，你把細情告訴我，回去好同她們商量。馮慧搖頭道，不必，我已安心嫁毛大了，現在倒另有件事求你！金海棠沖口說道，是教我尋你父親麼？馮慧苦笑道，不是，我父親並沒失蹤，他在對面南房車夫女人那裏藏着呢。金海棠暗想馮尙甫到車夫老婆房裏，原來她已看見，但不知看見自己鎖門沒有，只是聽她相求的話，必是求自己開鎖釋放吧，想着心中方在怙愾。馮慧接着道，不瞞你說，我父親夜夜往那裏去的，現在他怕院裏人還沒全睡，不敢出頭，少時自然會溜回來。金海棠才知她並未看見自己的作弄，就道姑娘還有什麼事求我？馮慧拉她同坐下炕上。低語道，我知道你是受了校長的託付，來照應我的，我本身的事現在已經定了，另外有一點小事，你能替我辦到，我感激不盡了，說着附耳道，正在這時，外面起了一陣風，把風門兒颳開，撞在牆上，響聲甚厲，馮慧嚇了一跳，忙立起探頭兒向外看看，重把風門關好，才歸

坐向金海棠低語道，我的事校長一定全對你說過，我現在託付您，也就是拜求校長了，請你先把我的苦心，跟校長學說一下，前日我聽了校長的勸告，很是感激，也想要依她的話，反對我父親，免得誤了自己的終身，那天我回家就尋思了一夜，本來已把主意打定了，只是看着父親那瘦弱的身體，忽然想到他恐怕沒有多少年好活了，我生在世，只有這一個骨肉親人，倘若只爲自己打算，傷了他的心，就許因此減了壽命，那時我後悔也來不及，任憑自己將來怎樣稱心如意，一世也補不上這缺欠了，所以覺着還是犧牲自己爲是，父親能安樂度過餘年，我就苦些也罷，但又怕自己猶疑不定，難免反悔，就立時對父親說明願意嫁毛大，教他早些辦事，我父親還有不喜歡的麼，催着毛大次日就下了定，你把這情形向校長說說，我想他不致於疑惑我是貪了毛大的財勢吧，這是一節。還有那常虎文……說着停了一停，才道：求校長，照應他些，他實在可憐，不過我絕不能再見他了。金海棠聽着，只有嘆息道，姑娘！你也太好心眼兒，世上人誰能說行孝不好，可是姑娘你這孝心却有點過了頭兒，如今生米做成熟飯，咳！教我可說什麼？馮慧搖搖頭，並不答她的話，更把聲音放低了道，咱們說正文兒吧，我有點東西，煩你帶給校長，再轉交常虎文。金海棠道，什麼東西，拿來給我帶去。馮慧一紅臉兒道，你別笑話，我方才作了件騙人的事，連你也上當了，實在並沒鬧賊，倒是我偷了錢……金海棠大愕道，怎麼，你會……馮慧道，你小聲些，我因爲心裏太愧對常虎文，又知道他家境極苦，今兒見毛大給我父親一筆錢，我就生了心，想把這筆錢送給常虎文，無奈若和父親實說，他一定不肯，只可用個不正經的法兒，把錢從父親手裏得過來，完了我的心願，以後再訛毛大給我父親照數補上，不瞞你說，我父親常常到車夫女人房

裏過夜，方才他又溜出去了，我就把那一包藏在炕蓆下的錢拿出來，悄悄溜到院裏，放在柴竈下面，回房來重新睡下，才喊叫有賊，把同院的人都驚醒了。父親在車夫房裏，自然也聽明白，只是怕被人看見，不敢出來罷了，等少時人靜，他溜回來，咱們就沒機會說話，現在請你記住了，錢在柴竈下面，明天夜裏你悄悄的取出來，帶給校長，求他轉交常虎文吧。金海棠聽了，明白馮慧對常虎文情深如許，竟肯爲他作出這樣事來，就點頭道，你放心，我一定辦到，不過何必明夜，現在就拿出去，不好麼？馮慧道，萬萬使不得，我這房裏一闔丟失錢財，是同院的都有嫌疑，不但我父親未必甘心，就是別人也許暗地留上神了，倘若現在你把錢放到身上，萬一露出破綻，豈不有口難分訴了，還是等明天夜靜時候再辦的好。金海棠點頭應着，馮慧聽外面已然人聲寂靜，怕馮尙甫回來，就教金海棠快走，金海棠就悄悄走出，回自己房中，將到門首，就聽車夫房門吱吱丑丑，響聲甚大，知道馮尙甫已急不可耐，要從裏面將門板落下，那知在這時候，忽見由街門走進一個黑影，直奔車夫住房而來，金海棠注目瞧時，竟是那個車夫，連忙將身體藏入門內，只探着頭兒向外窺視，心想這可糟糕，馮尙甫更不易出來了，就見那車夫走近了舉手推門不開，猶疑一下，才低聲喊他老婆，連叫幾聲，聽不見裏面答話，車夫似乎怕惹惱老婆，不敢再叫，沉了一會，房中他老婆突然發聲問誰，車夫應了聲我，那老婆便罵起來道，你這懶蟲，只懂得回家吃飯挺屍，就不會往外掙錢，教你去拉晚班兒，出去不夠放屁的工夫就回來了，你掙了多少錢來。那車夫道：我出去拉了一個女座兒，她丟下小皮包在車上，裏面有十多塊錢，我帶回來了。說完這話，房中半晌無聲，原來他老婆因爲窩藏私人，正愁沒法開門，丈夫偏又在這時回來，本想藉着錢的題

目，把他再罵出去，那知車夫竟是懷實而歸，這一來倒真難住。車夫又道，你快開門看看，這皮包裹還有新鮮玩藝呢。金海棠聽着，正暗替房內二人着急，忽聽車夫老婆拉得房門亂響。叫道：這門怎麼拉不開呀。車夫道，你睡迷糊了，別是還上着插管吧。他老婆道：沒有沒有，你摸摸外面……車夫忽叫道，喂！外面誰給上了鎖。又叫道，這是誰給鎖上了，裏面他老婆也叫道，誰這麼缺德，莫怪我拉不開，你快把鎖擰下來，接着就嘎吱嘎吱的一陣響，那鎖便落在地下，門也跟着開了。金海棠急忙注目而視，料着車夫一走進，馮尙甫必趁勢跑出來，但是等了一會，並不見有人走出，反而聽得門又關了。金海棠心中詫異，忙走到門外去聽，只聽車夫大聲道，這是誰？好啊！你把我趕出去，原來家裏有了別人，她老婆道：你別喊，這是北房裏馮大爺，車夫道，馮大爺，就許半夜裏跑到我屋裏來麼，這不成，我受氣也不是一天了，今兒可抓着你們，我……我……說到這裏，似乎嘴已被掩住，喊叫不出。他老婆道，你別着急，先聽我說，你捉着又該怎樣，來件雙頭案嗎？憑你小子也未必有這胆子。要說打官司，我當初跟你還不是明媒正娶的呢，翻騰起來，你也得打個拐帶，再說如今的新律條，通姦也沒老大罪名，隣居胡家媳婦跟人跑了，捉回來也不過半年監禁，我才不怕呢，現放着兩條路兒，由你挑，一條是打官司，不等你喊，我先跑出去，拉住巡警告你虐待，有理沒理，到堂上去分辯，一條是你從今兒抱頭一忍，也不用再出去拉車，在家裏隨吃隨喝，早晨吃完饭，帶幾毛錢上茶館一坐，或者天橋一逛，天晚再回家吃晚飯，夜裏上外面車廠借宿，是這樣算你會享福兒，吃喝穿戴全不用愁了，你瞧着辦。那車夫聽了道，這不是發我當……她老婆接口道，教你當老太爺啊！你若不願意，我先跟你打散了，你還得像狗似的拉車

去，那車夫呆了半晌，才吃吃的道，可是也不能這麼便宜，只管我吃穿就完了，他得每月給我個整數兒，二十塊大洋。他說到末句，聲音特別提高，似乎覺得這數目太大，不能不迸着力氣說出。這時馮尙甫才開口道，二十塊我可辦不到。那老婆也道，你要瘋呀，二十塊是少錢，你見過麼，別忘了人家還得養着我，給你省了多少力氣，我給定規，不能論月，每天給兩角錢，再多不成。車夫又磨了半晌，最後仍以每月十元定議，但是必須先付，馮尙甫也答應了。金海棠聽他將要出來，就先躲到牆角，少時見房門一開，馮尙甫溜出，一直跑回他的住房裏去，金海棠情知他必是回去取錢，若知道存款全部被竊，馮慧必又大受折磨，就跟過去再聽，果然馮尙甫雖已聽見被竊，但還不知丟得一文不剩，當下把馮慧罵了一頓，只可摘下個金戒指，送與車夫，方才了事，金海棠把新聞全看到眼裏，夜深體乏也回房睡覺。

第四回 設巧計請君入甕 佈疑局干卿底事

到了次日早晨，馮尙甫起床，就站在院中大罵不已，言中似乎認定他的錢財是被院中窮隣所竊，聲言要報官搜查，但是罵了半天，也沒有人理他，以後馮尙甫出門而去，衆院鄰都竊竊私議，以爲他必是到警區報案，就要帶官人回來搜查了，那知過了一會，他又回來，同來的却非穿制服的官人，而是那新墻毛大，金海棠明白馮尙甫這筆損失，必要着落在毛大身上，但是毛大來了不大工夫，就又氣咻咻的走出，臉上頗有不悅之色，馮尙甫在後聳肩諂笑，一直送出門外，金海棠暗笑這位皮粗肉厚的新女墻，也有些禁不住剝削了，等到天夕，便又回去等候慧娜，一進門兒，見柳拂西已在那裏，原來柳拂西已和慧娜通了電話，約定課後回

寓，故而先來等她，金海棠大喜，又遲了須臾。慧娜果然回來了，進門見他倆都在，就笑道，怎麼都來了，這才是不期而會呢。金海棠心裏她以爲柳拂西沒說出電話約會的事，還想瞞人呢，心裏好笑，也不便說破。說道，昨天我也回來了，等你很大時候，天黑了才走的。慧娜道，有事麼？金海棠就把馮慧那邊種種的事，都仔細說出，慧娜聽完頓足道，糟糕，馮慧竟要嫁給那蠢豬樣的毛大麼，這可怎麼好？金海棠道，我方才不是說過了，馮慧的本心仍是愛着常虎文，只爲一半要順從她父親，一半和本身嘔氣，才甘心嫁毛大，其實看她的神氣，若真嫁到毛大家裏，準保活不長久，姑娘你得想法救救她。慧娜聽了，心想事已到了這樣地步，絕非自己的口舌智計所能挽回，除非有更大的財力勢力，去壓迫馮尙甫，或者還有希望，慧娜本來不願把這件不相干的事去麻煩柳拂西，但是事情急遽變化，馮慧急待援救，除了求柳拂西幫助，再無別法，想着就把眼光移到柳拂西身上，柳拂西在旁，本已將馮慧的事澈底澈尾的聽明白了，這時便立起說道，你們不必爲難，這事很容易辦，我向來不願借父親的勢力欺人，可是現在爲作好事，也說不得了，明日託人去把毛大收拾一下，教他自動的和馮家退婚，再設法幫助常虎文，使他們成就了……慧娜聽了搖手道，這不成，毛大雖然不好，總是馮尙甫貪圖錢財，自願把女兒給他的，而且人家的婚姻，局外人怎能用勢力拆散，便是你馬到成功，也沒意味。金海棠道，姑娘，你想左了，事到如今，只能依柳先生這條道兒，你難道還有別的法兒麼？慧娜搖手教她不要說話，自低頭想了一會。才道，依我看，使力不如使智，馮尙甫那財迷心竅的勢力小人，不妨和他開個玩笑，他不是羨慕毛大有錢，才把女兒賣給他麼，現在咱們可以使個比毛大更有錢的……說着向柳拂西一指道，他不但更有

錢，而且是貴公子，若出來向馮尙甫面前一幌，管保毛大就得退避三舍，馮尙甫自然想把女兒另賣個較大的價兒，他還許指望着走門路作官呢，那時柳先生就可以趁風停船，等馮尙甫進了套兒，咱們再使個手法，把他的男塔變成常虎文，你們瞧這主意怎樣？柳拂西道，何必費這些彎轉，再說用我和馮尙甫開玩笑，也不好進身，難道我自己跑到馮家，先報了名姓，接着就求婚麼？慧娜沉吟道，只有這件事不好辦，你若突然自投了，豈不惹人疑心，金海棠接口道，倘然要使這法兒，我倒有主意教柳先生和馮家接近，我是新遷到那院裏去的，人們還不知道我作什麼營業，現在就可以裝作幹暗娼的人，柳先生也裝作浪蕩公子，算是我的老主顧，明兒尋了我去，我就真個拉一個暗娼，和柳先生在房裏坐一會兒，最好柳先生能預先買囑出個巡警來，教他臨時進院搜查，瞧見你就行禮說好話，院鄰一看着自然傳說是有勢力的人，馮尙甫也注了意，以後你再常常去坐，我背地和馮慧說明了，教她到院中走動，被你瞧見，就作為你愛上了她，跟着向馮尙甫進步，底下的戲就不好唱了麼？慧娜聽了，連聲稱贊乾娘真有高見兒，柳拂西也笑道，不怕金奶奶過意，水滸傳上有句話，你真是積世老虔婆，可是把心用正了，不過我實怕這麻煩。慧娜笑道，你閒着也是沒事，只當遊戲就辦了。柳拂西也是少年心性，以為這事有趣，就答應了，三人又商議了一會，柳拂西自然留在這裏吃飯，飯後金海棠告辭要走，她雖是因爲要先去約定一個暗娼，但實際却爲躲開他們，以免礙眼，慧娜不肯放她，金海棠借個題目，下樓自溜走了，坐車先奔天橋舊房附近，尋着個年輕貌美的暗娼，商議妥貼，方才回家，到了次日午後，柳拂西果然穿得衣衫華麗前去訪她，金海棠似接天使一樣的殷勤招待，院中人一見這華貴雍容的少年貴客，來到蓬門之中，都大

爲驚異，須臾又來了一個服飾摩登舉止妖佻的少婦，也被金海棠迎入房中，過一會金海棠便搬條小櫈，坐在門外，狀如把風，院鄰更疑惑了，有的人就斷定這一對少年男女，是借金海棠房中幽會，認爲這件事對全院大爲不利，有敗風俗壞風水的危險，又加金海棠新來乍到，便如此胡作非爲，更使大家大忿，於是婦人們就大說閒話，連那車夫的老婆，也夾在裏面假裝正經，鬧着說這院子住不得了，一片羊肉滿鍋腥，若不想法，怕連大家都壞了名氣，男人們都暗地計議要放冷箭，其中有特別捉狹的主張去報告巡警，這主意雖經全體贊成，但末後議到誰去實行的時候，竟互相推諉起來，因爲一則都覺着隨衆起鬪尚可，若要自己出頭作這損人不利己的傻事，却有些犯不上，二則金海棠相貌猶醜，望之可畏，衆人都道她事後定要找報告的人不依，而現在這些攬掇上竿的人，到那時便拔開梯兒看了，衆人具此心理，都不說破，各人心中全希望有個莽撞人出頭挑起事來，自己好看熱鬧，但天下精明人雖多，沒傻子也不成世界，於是這院中一個腦筋最簡單的少年鞋匠，竟擔承了這事，不過費得時間已很大了，這少年走出大門，方要向巷外出尋崗警，不料事逢湊巧，竟有一個警士走進巷來，少年忙迎上去，叫聲老總，就把金海棠和設台基的事報告，又說清金海棠什麼相貌，和住房的方向，想報告完了就退出局外，教警士自己去辦理，免被金海棠看出是他的主動，這也算傻人的一點聰明，那知警士竟不放他，定要他帶領前去，這少年想再脫套已不可能，只得將警士引到院中，見金海棠仍在房門前坐着，身後倚着緊閉的風門，就指給警士，那警士走過去向金海棠問了姓名和作何生理，金海棠大馬金刀的穩坐不動，答道，你查戶口啊，我姓金，守節，一個人過日子，給人家作外活。警士道，你只一個人兒麼？金海棠點頭，警士道，有人

報告你這裏是私窩，招引少年男女不作好事，金海棠開門的道，沒有的話，警士指着房門道，這裏面可有人。金海棠道，有人，警士道，開門我看，金海棠道，是我親戚家小姑娘，正睡着覺，不能教你看，警士道，你別胡說，趁早開門，金海棠立起道，你還是不看的好，趁早走路，我勸你是好話，警士却非要她開門不可，二人爭論半晌，警士一怒，就將金海棠推開，自去敲門，敲了幾下，忽見房門很快的開了，門內立着衣服齊整的柳拂西，對警士怒目而視，警士怔在那裏，一隻右手似乎不自主的舉到額邊，行了敬禮，金海棠在旁冷笑不已，柳拂西當門說道，你要幹什麼，警士竄得沒話回答，吃吃的道，來……來伺候少爺，柳拂西喝道，我來看朋友，算犯法麼，警士立得筆直的道，不，不，柳拂西道，那你爲什麼推門，警士道，實不知道您在……柳拂西好似沒工夫追究，又喝了聲滾開，便自回身進去，金海棠向警士笑道，怎樣，撞到釘子上了吧，這回教你長點見識，說着又作個鬼臉兒，才進到房內，隨手帶上了門，那警士站在原處，摘下制帽，用手巾拭額上的汗，怔了一會，見那報告的少年鞋匠立在遠處張望，就走過去罵道，你小子瞎了眼，無事生非，差點兒把我的飯碗砸了，瞧你就是個不安分的東西，肚子不知吃飽沒有，倒愛管你媽的閒事，那鞋匠本已驚疑萬狀，懷着很大的鬼胎，這時被警士一罵，只翻着白眼嚙唾沫，心裏還不知金海棠房裏的是何等樣人，但看警士這樣懼怕，料想來頭不小，只恐金海棠看出是自己報告，日後尋仇，忙向警士陪笑問道，老總那年輕的是誰，怎麼……警士罵道，呸，瞎了眼的，他是柳軍長的少爺，住着北京城裏誰不認識，連我們廳裏還是柳軍長放的呢，幸虧今兒他沒發火，要不然連我帶你，全得吃不了兜着走，你就提防着吧，說完就匆匆向外走去，那鞋匠嚇得心驚膽戰。

後悔不迭，尋思半晌，也悄悄溜出去，數日不敢回家，院中人却全知道金海棠房裏的少年，是軍長少爺了，更加紛紛私議，猜疑這樣闊人，怎放着大旅館不去，會到了這大雜院裏作偷雞摸狗的事，別是大爺好這個調調兒吧，過了一會，柳拂西和那少婦陸續走了，金海棠又提把茶壺坐到院裏，院鄰眼光中似乎她倏然變大，個個都恨不得向她巴結，却又不敢上前，金海棠只兩眼望天，不瞅不睬，這時連馮尙甫也早知道了，不住的向外張望，衆人見金海棠寒着臉兒，蘊怒欲發，恐怕她根究方才的事，尋人報復，便都躲入房中，自去開炕頭會議。金海棠瞧着好笑，也不理他們，只留神馮尙甫房中，但馮尙甫這日並未出門，不得機會和馮慧見面，到了夜間，金海棠無事可爲，老早睡了，睡到半夜，忽被聲音驚醒，聽外面有人敲門，起來一問，原來竟是馮慧，金海棠開門放她進來，便問有什麼事，馮慧在黑暗中低聲道，金奶奶，你還是把我的事忘了，我一直沒睡覺，從窗孔瞧着院裏，現在天都快亮了，還不見你去取灶下的錢，只怕你睡過了頭，所以偷來叫你，果然你還睡呢。金海棠一聽笑道，姑娘，你還教我帶錢去給常虎文麼，現在用不着了，馮慧一怔道，怎麼，他有……金海棠忙道，你不要向常虎文身上猜想，他沒事的，你可見今天我這房裏出的事麼，馮慧道，我倒是聽父親說了，你房裏來了一對男女，怎樣把巡警壓下去，又說你不是好人，我也不明白，金海棠道，今天這一對男女，都是爲你來的，就把慧娜怎樣設法，教柳拂西出頭救你，以及種種細情都訴說了道，這樣一辦，你仍舊可以和常虎文結婚，又何必忙着給他送錢呢，馮慧本夢想不到慧娜如此仗義，倒驚得半晌無言，馮慧又沉吟一下才道，你們的意思太好，我還能說什麼，不過這樣一來，我父親……金海棠忙道，你父親並不吃虧，日後柳拂西必然提拔常

虎文，想你父親自能享受女婿的供養，我們姑娘都想得很周到，你無須乎再憂慮了，那灶下藏着的錢，暫不必動，日後也許要還給毛大，馮慧道，只是我父親又向毛大討得一筆錢了。金海棠道，不必管他，毛大那小子存心不善，圖謀人家閨女，將來受些傷損，也是該的，好姑娘，你只記住，以後每逢柳拂西來的時候，就出房在院中站會兒，柳拂西若對你有什麼愛惜的樣兒，你當面裝着害羞，背地却要告訴你父親，這就夠了，別的事我們自有法兒，教你父親自己上套，馮慧答了聲我都理會，金海棠就推她道，你走吧，你父親這時也許要溜到車夫房裏，怕撞見了不好，馮慧道，不要緊，我父親已經出來一趟，才回去睡着了，我還有件事求你，那車夫的老婆，完全是貪圖錢財，我父親日後必受她的害，你能想法給斷開麼。金海棠笑道，你父親和車夫老婆的事，已經走了明路，車夫算把老婆出租了，現在且由他們，等把你的事辦完了再說，說完就推馮慧出門，自己接着再睡，到了次日午後，柳拂西來了，院中住戶立時全體戒嚴，不特沒一人敢在院中探頭探腦，而且聽不見大聲說話，祇是無數的眼睛都由窗隙門角向外窺視，柳拂西到了一會，却不見那少婦隨後而來，金海棠匆匆出門，大家都明白她是替這闊主顧去召喚對手，那知去了半天，也未回來，柳拂西似乎在房裏坐不住了，就走到門外立着，這時馮家房中，馮尙甫醒不多時，還躺在被子裏吸煙，馮慧却在地下伺候着，偷眼向外留神，瞧見柳拂西出立院中，也就拿起一隻洗臉的盆，推開門向院中潑水，潑完又向窗前的水缸中舀水，柳拂西瞧見了她，似乎大為驚異，看得直了眼兒，脚步向前挪動，馮慧回頭瞧見了他，就三脚兩步回入房中，她到房裏便驚惶失色的告訴馮尙甫，說院中有個男子，向自己作出可怕的樣兒，馮尙甫連忙起床向外探視，見柳拂西已回到金海棠

住屋門外，就笑道他必是昨日大家傳說的柳少爺，忙教馮慧老實坐在房裏，不要出去，以免出什麼是非，柳拂西站在金海棠門外，向馮慧的住房望了半晌，金海棠才獨自回來，二人一同進房，少時便聽柳拂西叫鬧起來，隨見他滿面怒容，匆匆出門而去，院中人明白定是金海棠作事不力，把這位貴公子惹惱了，從此金海棠便深居不出，直到黃昏以後，她忽悄悄的溜進車夫老婆房中，這時那車夫已吃過晚飯，遵着條約，帶錢到外面遊玩去了，只剩他老婆一人在房中，正擺弄着一件黃澄澄的小物件，似是馮尙甫送她的什麼首飾，她見金海棠走入，不由一怔，忙把那小物件藏入懷裏，金海棠滿不客氣，坐在她身邊道，我搬過來還沒拜隣居呢，今兒有工夫過來看看嫂子，那車夫老婆聽着，也就說了兩句客套，金海棠忽然開門見山的道，大嫂，我還有件事兒，咱們合夥作回買賣吧，車夫老婆更爲驚愕，直着眼兒道，什麼買賣，我一個……女的……金海棠笑道，我先告訴你，這買賣作成了你可以分幾十塊錢，還不用費力，只說兩句話就成，你不是和北房的馮尙甫相好嗎，車夫老婆面色大變，似將發怒，金海棠忙道，你別瞞我，前天馮尙甫被人鎖在你房裏，以後你男人回來，三個人商議的話，我全聽見了，現在我絕不管你們的閒事，只要作我的買賣，你知道今天到我家的柳少爺，這是他教我辦的，車夫老婆本瞧見那柳少爺今日不悅而去的情形，以爲金海棠沒處替他尋可意的女子，故而來轉自己的念頭，不由心中暗喜問道，託你作什麼，金海棠道，他是出名的闊少，不過天生脾氣好偷雞摸狗，常來教我給他尋窮家的長女少婦，昨天來的那個姑娘，他不喜歡，給二十塊錢打發走了，今天我替他跑了半天，竟沒尋着合式的人，可是他不知怎的，瞧上馮尙甫的女兒，定要磨我辦成，我因爲人家是正經道地的姑娘，不肯答應，柳

少爺一氣就走了，不瞞你說我度日全仗他供着，這一來不完了麼，所以想到你和馮尙甫有交情，一定能替我說說，倘若辦成了，柳少爺是不怕花錢的，車夫老婆才知她的來意不在自己身上，雖有些失望，但聽到所許的酬報，又覺眼紅，便道，這教我怎麼辦，馮家姑娘不是那樣人啊，金海棠又竭力慫恿，許她重重酬謝，車夫老婆才答應向馮尙甫試探一下，却不敢保準能成功，金海棠又囑託一番，方才出來，當晚車夫老婆等馮尙甫來時，便把金海棠的話說了，馮尙甫本是把女兒生利的，但因現在馮慧已成爲有主兒的定貨，不能再隨便許人，就裝出一派正經，對車夫老婆罵金海棠瞎眼，自己是清白門風，怎能教女兒作這不堪的事，車夫老婆撞了釘子，不敢再說，次日就回覆金海棠說事已不諧，金海棠心裏却有把握，知道在馮尙甫心中下了這粒種子，自會發生滋長，底下的事就不必費力了，果然在過午起床之後，竟對馮慧提起金海棠，咒罵不已，馮慧問他罵誰，馮尙甫道，就是新搬來那姓金的醜婆子，她真不識深淺，你猜昨晚她和我說什麼……她說那個姓柳的軍長少爺，看上你了，要教你去賺他的錢，我一聽就氣急了，把她罵了一頓，馮慧聽着，默默無言，半天才道，那姓柳的昨天在院裏站着，我倒看清了，年紀很輕，說完把頭一低，似乎害羞，馮尙甫一瞧，暗詫她怎不氣惱，反而說這樣話呢，便道，年輕人才這麼荒唐，要不然一個闊少爺身分，怎跑到這裏來胡作非爲，馮慧却不接這個岔兒，只低聲道，說他是軍長少爺，不知是真的不是，馮尙甫道，這是從巡警口裏說出來的，還能假麼，馮慧沉吟一會，忽然正色說道，爸爸，我說句沒臉的話吧，當初我許給毛大，原不是出乎本心，只爲給您解窮罷了，把我這樣的人，跟那蠢豬似的毛大，真覺冤枉，不過現在木已成舟，我也不想反悔，只是我既拚出把這身體替您賺

錢，一隻羊也是趕，一羣羊也是放，樂得趁着出嫁以前的時候，再從這姓柳的身上弄一筆錢，給您養老，您不要單指望毛大，毛大本是個一錢如命的守財奴，現在因為愛我的心太熱，才忍痛出錢，日後我嫁過去，恐怕對您就不是這樣顏色了，不見前日咱們被竊以後，向他討錢，他的臉色多麼難看啊，馮尙甫聽女兒說得有理，立刻利心大熾，又想女兒向來拗，如今竟變為通達明白，自動的願給父親圖謀生財之道，這也是自己大運亨通，眼見後福無量，他這樣一想，本來要再裝腔作勢的說兩句假撇清的話，現在因為怕勾起女兒廉恥心，也就不敢說了，只猶疑着道，這樣好麼，馮慧道，反正是給您弄錢，有什麼不好，錢總是好的啊，馮尙甫又道，你不怕受委屈麼，馮慧道，一世的委屈，我都沒理會，何況這一陣的委屈，馮尙甫雖然聽出女兒語中有刺，但在這時只可裝不聽見，又問道，你既願意，我就回覆那金婆子了，馮慧道，好吧，不過一樣，我不能在這院裏和那姓柳的見面兒，怕以後沒法抬頭，您最好對她說，先把錢給您拿過來，然後再定約會在別處見面，馮尙甫點頭答應，又絮絮談說這事，馮慧道，這不是已經商量好了，您何必總提這個呢，馮尙甫才不再言語，到了黃昏，馮尙甫趁院中黑暗，溜到車夫老婆房裏，說明允諾之意，教她轉告金海棠，過十分鐘，金海棠便接到車夫老婆報告，知道馮慧已在暗中發動了，便假裝出門一趟，回來對車夫老婆說，已見着柳拂西，他承認馮尙甫要求條件，明天早晨先付給二百元錢，下午四點後教馮慧到一家旅館中去赴約，車夫老婆等夜間馮尙甫到來，便把這話轉達過去，馮尙甫聽對方出手便是二百，喜出望外，但還想再多爭幾個，裝着嫌少，車夫老婆這時也不避忌了，就將金海棠叫過去，當面交涉，金海棠聽馮尙甫的話，暗罵你把女兒整個售出之前，又欺心零賣

一次，還有臉兒爭多論少呢，便勸道，馮先生不要糊塗，那柳少爺脾氣也夠大的，若把他麻煩惱了，大家都落場空，只要你家姑娘能哄他高興，弄個寶貝戒指，就值幾千，不強似現在磨牙麼，馮尙甫一聽希望甚大，便道，好吧，就依你的話，可是錢幾時給我，金海棠道，明天你不見錢，別叫女兒出門，車夫老婆又問金海棠要謝禮，金海棠許她明天一總付給，議妥之後，金海棠回到自己房中，也不睡覺，熄了燈火相待，到半夜才見馮尙甫回房而去，又候了一會，才悄悄溜到院中，到馮尙甫住房窗外，聽聽裏面已起了鼾聲，便從灶下將馮慧所藏的錢取出，拿回房中藏好，方才安寢，次日午後，柳拂西又來，金海棠便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了，教他坐着等候下文，好去通知慧娜，金海棠自取出鈔票包兒，數出一半，才帶着直入馮尙甫房中，進門就將一疊鈔票遞給他道，你數數，這是咱們昨天說的數兒，馮尙甫接過，果然仔細查點，馮慧却坐在邊旁不作聲，金海棠道，時候不早，姑娘也該換上衣服，隨我出去逛逛了，馮尙甫翻着眼兒道，隨你去麼，金海棠道，可不是隨我去，姑娘跟那柳少爺素不相識，我得給引見一下呀，馮尙甫搖頭道，不成，我不放心，只憑兩句話，就教姑娘跟你去麼，金海棠道，你收了錢，怎又反悔，馮尙甫道，不是反悔，我們姑娘，是有婆家的人了，我擔着老大千係，我能教她隨便出去，你不是說約定在旅館見麼，那就教柳少爺先去旅館，開兩個房間等候，我自己把姑娘送去，和他見面，我自己在一旁屋呆着，夠時候好一同回來，金海棠一聽，知道馮尙甫已回把女兒當作搖錢樹，居然拿出老鴿派頭來了，世上竟有這樣無恥的男子，但是他要保護自己的女兒，並非無理，不好攔他，金海棠原意是要使馮慧藉赴旅館爲名，到慧娜寓所去，以後每有約會，都是如此，數日之後，便可以假說她和柳拂西纏綿

不解，用勢力金錢的虛幌，打破毛大的婚約，如今馮尙甫這樣辦法，恐怕馮慧非要上旅館不可，而且柳拂西也須真個作出幽會的樣兒，兩人關在一個房間裏，豈不糟糕，想着只可勸馮尙甫不必隨去，馮尙甫堅執不從，金海棠沒法，自思柳拂西是個君子人，又正專心愛着慧娜，出頭管這閒事，本是一片好心，就教他實地唱這齣戲，也未必出什意外，再說馮慧心在常虎文，更不致改變心腸，跟柳拂西怎樣，二人便在一房內過幾點鐘，料也無妨，金海棠想到這裏，便不再堅持，先答應馮尙甫隨女兒同去，又回房對柳拂西說明交涉的經過，道，我本打算教馮慧和我們姑娘見面的，這一來怕不成了，只可慫一人偏勞唱獨腳戲吧，其實倒沒什麼難事，只要在旅館見幾回面，再裝出要好的樣兒，把馮尙甫騙信了就成了，柳拂西聽了搖搖頭道，我怎能和人家姑娘在旅館房間裏呆很長時間，這太不像話，你還和馮尙甫商議，教他不要跟隨，馮慧仍到慧娜那裏去才好，金海棠道，我越攔阻，馮尙甫越疑心，何況我已經答應他了，無論如何，今天你總得到旅館去，闌下兩個房間，對馮尙甫務必優待一些，且把這一場對付過去，柳拂西在她敦促之下，只得答應，便先行起身到原先約定的旅館等候去了，這裏金海棠又去報告馮氏父女，馮慧這時候裝飾已畢，馮尙甫就倒鎖房門，帶女兒赴約去了，那車夫老婆早在院中窺伺，見柳拂西和馮家父女先後出門，便知金海棠撮合成功，忙向她索要酬謝，金海棠把不心疼的錢如約照付，按下不提，且說柳拂西先到旅館，定下兩個隔號房間，又教茶役買來鴉片煙，借了烟具，放在房中，候了不大工夫，茶房便把馮氏父女領入，柳拂西很客氣的招待，馮尙甫見已替自己備下特種食糧，大爲滿意，口口聲聲稱呼着柳少爺，馮慧却在一旁低頭默坐，柳拂西盡了主人之禮，便出房到另一間去，馮尙甫見他走

開，已明其意，就向馮慧道，這柳少爺人品真是不錯，還很體貼人，你瞧他給我預備這些烟膏，帶回去還夠吸兩天哩，姑娘，你去陪他說話兒吧，馮慧聽着暗叫好爸爸，就借着心中的怨氣，立起向外走，將到門首，馮尙甫又叮囑道，姑娘，上心些，別忘了那金婆子的話，馮慧一時蒙住，忙止步問道，什麼，金婆子什麼話，馮尙甫道，就是哄好了他可以弄體己東西的話呀，馮慧聽了，一扭頭就走出房門，她已從柳拂西言語中，知道另一間房的號數，但想到要和一個陌生男子，在一室相守很大時候，心裏竟有些羞怯起來，脚下慢慢挪動，走出十數步，便已看出那所說的號數，門牌上寫着柳先生，房門虛掩，留有縫隙，馮慧立住，方自蹣跚欲入，忽見門兒突然開了，柳拂西立在門內，含笑鞠躬道，馮小姐請進來，馮慧臉兒一紅，便悄不聲的走入，柳拂西閉了門，轉身向內，見馮慧正倚在迎面桌側，兩人相對一望，似乎全有些不好意思，同把眼光轉向別處，柳拂西忙讓道，馮小姐，請坐，馮慧點點頭，身體向旁一挪，就坐到椅上，柳拂西替她倒了杯茶，馮慧也只欠了欠身，這時她心中亂跳，不敢抬頭，自己也覺詫異，向來並不這樣小家子氣，今天何以竟羞得定不住心，人家柳拂西本是局中人，抱着熱心來拯救自己，怎倒畏畏怯怯，不敢光明正大的對他說話呢，馮慧想着竭力寧斂神，柳拂西那裏因馮慧的忸怩態度，也弄得不自自然起來，想着首先開口，却不知第一句望報。麼，半晌才道，馮小姐，你和慧娜多日不見了吧，馮慧聞言才抬頭答道，不錯，柳拂西相逢，生一抬頭，只覺她的素面之上，似發出一道明光，立刻心中一動，暗想昨日遠遠望局面裏，恭她丰姿甚美，却不料竟是這樣娟秀，而且光豔射人，怪不得被她老子居爲奇貨小姐誤會，時已盈盈起立，對柳拂西三鞠躬正色道，柳先生，我真沒法說感謝的話，你和我

不解，用勢竟肯這樣熱心……柳拂西忙也還禮道，馮小姐何必客氣，我聽慧娜說起你的境可，而且柳慇不平，人類互助，本是常事，何況我並不費什麼力量，柳拂西說到這裏，覺得尙甫不必可說的話，就住了口，馮慧也因把謝意已表示出來，想不出別的話頭，兩人對立着，半晌，馮慧才又坐下，柳拂西看見馮慧歸坐，也隨着坐了，又遲了一會，他才想問馮慧在日在何處上學，還未開口，那邊馮慧已先問道，您見着慧娜小姐麼，柳拂西道，昨天曾見她，談您的事很久，她本希望今天和您見面的，只爲令尊要跟着同來，才不能到她家去，這時她還在家等着呢，馮慧道，或者金奶奶已經給她送了信去，不致害她空等吧，柳拂西點點頭，馮慧又道，我父親並不認識慧娜的家，下次我們就在那裏見面，對我父親假說是你的公館好了，柳拂西點頭道，也好，不過只怕令尊還要跟着，馮慧道，留他在樓下吸煙，不會知道慧娜在上面，柳拂西聽馮慧說話，眼光却直注在她面上，越瞧越覺她秀媚可人，心中搖動，馮慧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紅着臉低下頭去，柳拂西自覺失禮，就立起來回踱着，一個念頭在心中翻覆不已，走到窗前，回頭看看馮慧，鼓着勇氣走到她近前，腦中忽然湧現了慧娜的影子，勇氣突然消失，便由她身後又走向門際，瞧瞧房門緊掩，又回望房中，只有馮慧，她以外便是自己，再想想今日來此的原故，立刻胆量大長，就又走回馮慧身旁，低聲道，馮小姐，我自從聽到你的行事，就欽佩極了，昨日相遇以後，更教我愛慕到萬分，今天得到接近你的機會，真是幸運，不知道小姐能許我作朋友麼，馮慧聽了仰首道，你這樣給我幫忙，我還不認您是最好的朋友麼，柳拂西坐在她身旁，笑道，謝謝您，馮小姐，慧娜定的計畫，是想借我的力量，教小姐解除毛大的婚約，不過這毛大我沒見過，不知他是什麼樣人，馮慧

道，毛大這人，就像西洋小說裏的猶太人一樣，他是放重利債致富，每一個錢都是用心機得來，如今家成業就，要享家庭幸福，就用圖謀錢財的心計來圖謀我了，柳拂西道，這種市井小人竟敢侮辱閨秀，真是不知自量，馮慧道，柳先生別過獎吧，我只是一個貧女罷了，柳拂西道，這和貧富沒有關係，我瞧您的品格，比現在所謂大家閨秀高得多多，實在愛慕極了，我得謝謝慧娜，若不是她教我出頭，怎能和您親近，馮慧聽柳拂西一直在自表私衷，把愛慕這兩個字掛在口頭，就明白他已有了野心，暗想世上好人真少，有那表面上好像古道熱腸，但細一考察，才知善意後隱藏私心，這柳拂西本是慧娜密友，受託來拯救自己，想不到竟有這意外的表示，我若直言拒絕，恐怕惹他惱怒，撒手不管，豈不希望全空，爲今之計，只可把自己的本意說明，使他斷了指望才好，想着便道，我對先生更是萬分感激，倘能仰仗您和慧娜的力量，使我脫開毛大的壓迫，再跟……常虎文到了一處，我們二人這一世絕不忘您的恩惠，柳拂西聽她提出了常虎文，不由一怔，尋思半晌，才又笑道，不必客氣，慧娜和我的意思，就是成全你與常先生，這話金海棠想已轉達了，不過進行上要很費些力量，我是極願意替小姐効勞的，敢說若不達到目的，絕不丟手，馮慧道，柳先生這樣熱心，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柳拂西一笑道，我不客氣的說，本來人類應該互助，我對小姐盡一點力，若是施恩望報，那還成什麼君子，何況還談不到恩呢，不過拋開了這件事，現在只當我和小姐是萍水相逢，生了友誼，我……我實對小姐愛慕太深了，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緣法，我很曉得在這局面裏，若對小姐有什麼希望，好像有挾而求，太不合理，無奈我沒法抑制感情，明知要被小姐誤會，也只好實說，馮小姐您能了解我的意思麼，馮慧聽着又驚又羞，心想他的野心竟

這樣快的暴露了，自己應該如何應付，想着略一沉吟，忽抬頭說道，柳先生，你的意思我明白，而且並不誤會你是挾制我，因為你是個俠氣豪腸的君子，若不是見愛太深，絕不會有這樣的事，馮慧說着，心想柳拂西已一步步逼緊上來，自己把常虎文說出，無異於表明此身有主，但他還是不肯死心，只可暫時敷衍，在既不失身復不決裂範圍中，圖謀達到自己的原來希望，論起柳拂西相助之情，原不該欺騙他，但他既有了野心，也只可這樣對付他了，想着聽柳拂西又道，小姐明白我的意思最好，可是您能憐念我這點誠心，不給我失望麼，馮慧忽然格的聲笑道，你要怎樣才不失望呢，柳拂西被她這一問，倒有些出乎意外，囁嚅道，我希望你能愛我，馮慧笑道，愛情麼，我只有一个，已經給常虎文了，柳拂西怔了一下，才道，你和常虎文也並沒有定婚，而且他只是個小教員，境况也太窮……窮固然不算壞事，不過我以為您以前生活太困苦了，若再苦下去，在落門華戶中度此一生，那未免辜負了上天賜給你的美麗聰明，馮慧聽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她本抱着一顆純潔的心，並沒有羨慕富貴的思想，不過僅有一點女人難免的癖性，就是對自己的才貌，很為自負，有時顧影嘆息，想到社會中被萬衆欽仰的名媛，或以貌見稱，或因才學出人頭地，自己和她們比較起來，自覺並不落後，只為生在窮家，才埋沒如此，因而常常由自惜變為自傷，也有時對鏡悲嘆，想到青春易逝，倘這樣下去，轉瞬間便是人老珠黃，虛度了這一世，於是也常發幻想，虛擬着錦簇花團的前程，為自己天賦的美麗吐氣，這種思想，本是貧女常有的，如今柳拂西竟說到她心上，馮慧怎能不淒然生感，想到自己果然嫁了常虎文，在愛情上固得如願以償，但是以後的歲月，仍須在寒苦中度過，算計米鹽，操持井臼，很容易消蝕紅顏，幾年間就變成個黃面

婆子，那是多麼可惜，馮慧這樣一想，立覺柳拂西是一架梯子，可以很快的把自己送上青雲，很可以攀住他以求酬自己的夙願，但又想到常虎文一片真情，不忍相負，竟躊躇起來，柳拂西以後又說了許多話，她一句也沒聽見，過半天才拿定主意，向柳拂西道，柳先生，你替我想得很遠，足見關心，可是你以為我該怎樣呢，柳拂西柔聲道，我方才已說過了，那知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人叩門，柳拂西走去開門一看，却是旅館中的茶房，向柳拂西說那邊的馮尙甫請他們過去，柳拂西心想馮尙甫把女兒賣得也太貴了，只這短短的時間，就要招喚過去，自己目的正將達到，在此緊要關頭，如何能放她走，想着便取出兩張十元鈔票，交給茶房說道，你去對馮先生說，我少遲就去，這錢交給他，若是鴉片烟抽完了，趕緊去買，茶房接錢應聲而去，柳拂西闌好門，回到馮慧身邊，馮慧問道，你和誰說話，柳拂西道，茶房來說你父親煙膏吸完了，我已經給錢去買，馮慧笑道，謝謝你，柳拂西道，不客氣，咱們的問題還沒談完呢，你……馮慧接口道，不必談了，我只問你一件事，慧娜和你是什麼關係，柳拂西聽得慧娜兩字，又覺得有些刺心，就淡淡的道，我和她只是朋友罷了，馮慧道，只是朋友麼，那末請說你對我的希望吧，還是只要在現有的局面裏弄假成真呢，還是作長久的打算，教我拋開常虎文來嫁你呢，柳拂西聽馮慧這樣開門見山的說話，倒覺出於意外，他本是被馮慧的美貌引動了邪心，又加在這種環境之內，才想要趁着機會從馮慧身上得到臨時的滿足，本沒發生真的愛情，作什麼久遠之想，但被馮慧這樣一問，他知道馮慧雖已被自己說動心，但她所望的是將來的美麗夢境，自己若露出急迫的意思，豈不前後矛盾，如今只可把希望引她的眼光望到遠處，才好用手段將她的身體弄到近前，想着便道，我當然是求你作我永

久的伴侶，你莫當我本人和現在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壞啊，馮慧點頭道，好，我明白你的心了，柳拂西一聽，以爲到了進攻的機會，立刻湊過要擁抱她，說些熱情的話，使他迷惑，就不難達到自己的願望，不料馮慧已立起退避道，柳先生，你這還是想用我這貧女取樂麼，柳拂西忙道，不不，我怎敢……馮慧道，你若把平等身分待我，就應該規矩的先說我們的正事，柳拂西頹然坐在椅上道，是是，你原諒我，我的愛心實在不能自制了，馮慧這時挺挺腰兒，用清脆聲音，像演說似的開口道，柳先生，我把心事實說給你吧，你方才的話不錯，凡是女子都愛惜自己的青春，我實不甘心湮沒上天給我的長處，譬如我是一朵花，現在正當蓓蕾的時候，但就境遇上看，好像由蓓蕾就要枯萎，沒有盛開的機會了，可是你却使花兒盛開的能力，我爲本身打算，覺得應該答應你，你不要以爲我太自私，這是實話，咱們本來談不到愛情，你愛我的容貌，我却愛你的金錢勢力，咱們就弄假成真也好，柳拂西聽了她最末一句，心中甚喜，以爲她確已願意了，就又立起向前湊去，馮慧擺手道，請你坐下，我還沒說完呢，我一個貧女的身份，本來極低極下，可是既蒙你抬舉，我就不敢再輕視自己，你不是要正式娶我麼，柳拂西忙道，是是，我實出於至誠，你便是對我沒有愛情，我也希望相處日久，有發生愛情的一天，馮慧道，這樣說，你是太愛我了，總而言之，你是爲愛我才要娶我，至於我可以嫁你的理由，可只爲自私自利，並沒有愛你的意思，你若不怕吃虧，咱們就來開頭兒商議，柳拂西道，我有什麼虧吃，馮慧道，你是真心相愛，我是利用你呀，柳拂西搖頭道，我不信你的心是鐵石做的，馮慧點頭道，不錯，天下沒有不可感化的人，將來也許你的熱情，烘暖我的心，那麼我回去就把細情對父親說明，他當然不反對，你呢，也要破費

一筆錢，替我家還清毛大的債，再用勢力逼他承認退婚，柳拂西道，逼他退婚，倒沒什麼難處，你家欠他多少錢呢，馮慧道，我父親欠他的錢沒數兒，只好在決裂時候酌量着辦，柳拂西此際野心已動，瞧着馮慧，恨不得立刻到手，心想自己便是花上千八百元，不算什麼，這美人却是難再得的，慧娜那面，因為要作久遠之圖，恐怕被她看輕，所以一直以來的動心忍性，不敢放肆，但精神上已大有枯燥之苦，如今得着馮慧，正可調劑一下，世上的少年那一個不拈花惹草，自己就作一回暗昧的事，也不為過，只要把馮慧得到手中，以後還不是全由自己擺布麼，想着便道，好吧，金錢更沒有問題，現在一言為定，你就是我的了，馮慧道，你的麼，先不要這樣說，柳拂西方一眨眼兒，馮慧又說下去道，說了半天，我還忘了最要緊的一個問題，你我的家世相懸太遠了，你的家庭能瞧得起我麼，柳拂西道，咱們可以和家庭分開，不住在一處，馮慧笑道，那麼，我就成了你的外室，這樣說你只出一筆錢，給我在旅館賃個房間，就算成了，柳拂西聽馮慧如此說法，忙分辯道，你誤會了，我不是這個意思，馮慧笑道，但盼你不是這個意思，現在我把自己的意思說明了吧，你若真心愛我，就該尊重我，並且向遠處着想，我只有的一件要求，就是必得走光明正大的路，到你柳府去作夫人，可是這樣又怕你家人瞧不起我這貧女，而且你也未必能得到家庭的允許，所以我希望你先設法把我的身分提高，到咱倆的地位相離不遠的時候，不是一切都容易圓滿了麼，柳拂西怔了半晌道，我有什麼法子提高你的身分呢，馮慧道，這可得你自己去想，我們窮人只有希望別人提攜，却沒有提攜人的經驗，柳拂西道，你作了我的太太，不就立刻把身分提高了麼，馮慧道，那樣人們提起來，不仍說柳某人娶了個低賤的女子麼，何況你還不敢教我見人呢，柳拂

西一想，自己對馮慧只抱着臨時取樂的思想，誰知竟提出這樣大要求，待應允她，似乎值不得小題大做，而且恐怕以後麻煩更多，待拒絕了，無奈又捨不得，躊躇一下才道，好吧，我可以設法教你成爲有名的閨秀，不過這不是短時間所能成功的，馮慧道，我不着急，一年也能等，柳拂西道，那麼你信任我了，馮慧點頭，柳拂西道，你既信我，咱們能不能先行同居，對外保守祕密，幾時實現你的願望，再正式……馮慧聽到這裏，忽然格格的笑起來，道，柳先生，你真是百變不離其宗，無論繞多少圈子，仍要落到這個題目上，我才明白你的心，不過我不怪你，因爲咱們本是交易，你的財勢，我的容貌，兩下購價兒，現在我看是容易成了，柳先生，再見吧，我希望你下月到我家去吃喜酒，柳拂西一怔道，什麼喜酒，馮慧淡淡的道，我已不能再求你幫助，只可還嫁毛大，柳拂西忍不住說出真話道，這何必……去對毛大就肯犧牲，對我就這麼……馮慧微笑接口道，不錯，我是件沒準價兒的貨物，毛大的身分小，只出那樣低的代價，就可以買我，你的地位高，又是出來和毛大爭買，所以我討價自然高些，你既認爲不合算，咱們也不必談了，說完就向門外走，柳拂西忙要挽留，馮慧已到了門邊，擺手道，不必留我，這事還在你身上，請仔細想想，倘能依我的條件，我仍不拒絕你，現在我得回去，以後有話煩金奶奶傳吧，柳拂西未及回答，馮慧已翩然走出去，柳拂西趕到門外，見馮慧已進入她父親所居的房間，只得退回，在房中踱着，自語道，她真厲害，你竟討這麼大價兒，看外面兒她好像很柔和，那知心裏比鐵還硬，這大約是因爲久受折磨，才變成這種性格，我一向她表示好感，她並不像平常女子一樣的易受感動，反而覺得來了主顧，開口便講價兒，簡直把自己當作貨物了，可是這也不能怪他，是家庭和社會把她逼成這

樣的，接着又想自己原來希望絕難成功，她在沒得到保證以前，萬不肯輕易委身相從，若完全依她的條件，恐怕要大費周章，替一個貧女造成高貴的地位，並非朝夕可成的事，自己即便有這力量，也有這耐性，但要想將來所得的結果是什麼，是否值得這樣盡力，他尋思許久，最後似見馮慧的美麗容貌現在面前，那從長睫毛底下射出的媚中帶肅的眼光，好像正望着自己，等待答覆，他猛覺一陣迷惑，又生了佳人難再得的思想，因而感到馮慧的要求，明是難題，但是題目越難，作成時才更有趣味，想着就定了主意，戴上帽子，出門一直走入馮尚甫的房間裏，見馮慧正替她父親穿馬褂，馮尚甫把所有的點心水菓，都用手巾包起，似乎預備要走，柳拂西忙道，要走麼，請再坐坐，馮尚甫陪笑道不坐了，我們要回去，柳少爺那天想我們姑娘，還煩金嫂兒捎信好了，柳拂西暗驚這老煙鬼臉皮真厚，世上除了鴿母，就是妓女的親娘，也未必忍說這種話，真難爲他披了人皮，欲待挖苦他幾句，又怕得罪馮慧，便點頭應着，又向馮慧低語道，你的條件我全接受，現在能不能再談談，馮慧略一沉思，欲言又止，柳拂西就向馮慧道，咱們商議的話，你同令尊說了沒有，馮慧尙未回言，馮尚甫已愕然回顧道，什麼事，同我說……，柳拂西道，哦，原來您還不知道呢，令愛真是臉薄，那麼還是我說吧，您先請坐，最好再抽兩口兒，馮尚甫道，我抽夠了，你說吧，柳拂西笑着道，我和令愛也是前世有緣，我從前天見着就愛慕到十萬分，方才我們坐定了一談，更是投脾氣，我才後悔不該看低了令愛的身分，把她請到這地方來，所以我很向她告罪，而且沒敢有一點兒輕褻，我是敬愛極了，指望從正路走到……您要知道，我還沒結過婚，今天第一次遇見可心的人，馮尚甫方才坐下，聽到這裏，忽又立起，瞪圓了紅眼兒，望着柳拂西，馮慧却

別轉臉兒看牆上的掛鏡，柳拂西又道：「令愛也瞧得起我，居然答應了，不過她因先已許給姓毛的，要我拿出錢來退婚，這極好辦，還有一層，令愛怕將來我家人輕視，要我先提高她的身分，我因爲一時想不出法兒，略一尋思，令愛就走出來了，現在我已經得了主意，一切都能照令愛的意思辦理，所以得向您先報告一聲，馮尙甫聽了，立時目定口呆，倒弄得手足無措，瞧瞧女兒，又略望這位預約的貴婿，半晌才道，可是……我們姑娘已經有了人家，柳拂西笑道，我不是說過，很容易用錢打退了啊，馮尙甫又道，可是，我欠那毛大沒數的錢，這回定親又用了他許多，你給我五千也還不清，柳拂西暗笑這老東西真是可怕，居然迎頭就敲竹槓，便笑道，毛大那面不必你管，我自派人出頭和他說話，馮尙甫面色一沉道，那麼……我還受過毛大的好處，如今怎好平白地退婚，我落個不仁不義，爲着什麼，柳拂西笑道，毛大一個放債的人，能有多大力量，便是待你不錯，你也該明白指親不富看嘴不飽的道理，我却能教你自己發財致富的，馮尙甫眼光一亮道，你能給……給我什麼，柳拂西道，我也不必直接給你，現在設法替你謀一個好差事，還不成麼，馮尙甫大喜道，那敢情好，柳……姑爺，我……我可沒作過官兒，柳拂西道，那沒關係，若是弄到一個稅局差事，你、掛個名兒，仍舊在家裏抽煙，我另外派人去替你辦，到時候就把錢送到家裏來，這樣令愛也是宦家小姐了，馮尙甫聽着，似乎通身都發了癢，一手搔着頭髮，一手從長袍襟角伸入背後，搔着腰部，身體歪扭着，直如戲台上花旦使的特別身段，仰着臉兒道，這敢情好，不過我得有所見樓房，出門得有汽車，家具還得買個人兒服侍，這都辦的到麼，柳拂西笑道，有了錢自然全辦得到，我替你謀個好缺，每年有萬八千進項，你想什麼就有什麼，馮尙甫突然拉住柳拂西

叫道，姑爺，你別看我現在窮。論起來咱們可是門當戶對，你是軍長少爺，大貴人，我也不是沒名沒姓，四十年前，誰不知道我馮財主家，是半條街的買賣，一角城的房屋，我是財主的後代，佔着一個富字，敢說不辱沒你，姑爺，你再一提拔我，幾年兒馮財主的大旗，就又被挑出去了，我馮家的聲勢，是從我身上敗的，還得從我手裏興起來，我死了也對得住前世祖宗，我想不到還有這一步……馮尙甫先還對着柳拂西說道，以後竟變成喃喃自語，柳拂西怕他歡喜過度，發生神經病，忙拍着他的肩頭道，我早知道你是富人，要不然令愛怎會有那樣大家閨秀。老伯，你放心，以後盡是你享福的日子，還許比先代更發達呢，馮尙甫點頭道，是是，姑爺，你別叫我老伯，我這不是已經依實了，柳拂西望望馮慧，見他仍在面牆而立，就笑答道，好，岳父，咱們就一言爲定了，馮尙甫道，那自然，那自然，不過我的官兒得幾時到手，柳拂西道，最多十天半月，就有委任狀送到你家去，馮尙甫道，錢呢，柳拂西道，差事一發表，我就給你預備一個辦稅的熟手，代理一切，到那時他自會替你弄錢，馮尙甫道，這個人不會蒙哄我麼，柳拂西道，你不必憂慮，我當然另有周到辦法，馮尙甫笑得嘴都合不攏，凝着他那空茫的眼光，望着柳拂西和自己的女兒，似已從兩人中間的空隙，看見了錦繡前程，柳拂西知道業已大功告成，就乘機逼近一步道，岳父，你能許令愛常常和我見面麼，馮尙甫道，成成，現在男女都是講究先交朋友，你別看我年紀老，心裏可不頑固，你們自然可以常來往，而且我有這口烟癮累着，還不能常陪你們，柳拂西一聽，明白他是利欲薰心，完全取了放任主義，方自心喜，忽聽馮慧叫道，這不成，爸爸你先別答應，現在咱們還是住在大雜院裏的窮人，不配和他作朋友。馮尙甫聞言笑道，姑娘，別說傻話，這不是姑爺

瞧得起咱們麼，馮慧道，您不用管，我跟他另有說法，柳拂西見馮慧面色冷若冰霜，走過來道，爸爸，你只等着享福兒吧，我可打定了主意，不敢單聽花言巧語，得看見真實的事兒，說着一指柳拂西道，我也知他是好人，是真心，無奈兩下裏階級差得太遠，我看慣了窮女孩被闊公子撮弄，不能不自己加些小心，只要他能給您弄到差事，咱們混得有了地位，有了錢財，那時我豈止和他作朋友，連這身子都要歸到柳家，他若只憑說兩句空話，哄好了您，却教我先自輕自賤的給他取樂，那可不用打算，馮尙甫聽了頓足道，姑娘，這是什麼話，教人聽着多麼僵，姑爺瞧得起咱們，這叫愛好兒作親，怎麼可以……柳拂西接口道，您也不必說了，令愛的話本是對的，我一定照辦，不過她說的太遠了，我希望能提前一些，馮慧笑道，成啊，倘若今天你能辦成我的要求，明天就可以實現你的希望，柳拂西凝思半晌道，好了，你們現在日回家去，趕快收拾，最好把一切什物都送給鄰人吧，明天我就派人去接你們，到一處華麗的房子居住，以後……你們就等着吧，反正不過一星期，一切全可以滿意，馮慧道，是麼，你要記着，我並不是只有好的生活就能滿足的，柳拂西點頭道，是是，你還要先有好的地位，我已經都想過了，馮慧道，既然如此，我和父親就回家聽信兒去了，柳拂西取出一疊鈔票道，這是三百塊錢，你趕快到美生時裝公司，去做幾套最摩登的衣服，馮慧道，現在我作衣服有什麼用處，柳拂西道，你不必問，儘管做去，我另外用電話關照那家公司，等到做成的時候，你就需要用了，馮慧點點頭兒，就接了錢，塞入袋裏，馮尙甫望着柳拂西，直覺他身上藏着金礦，才使錢像流水似的，而且雖不明白女兒是何心理，但看她說了幾句冷硬的話，反使柳拂西立刻納貢，就不敢再贊一辭，只聽女兒指揮，這時馮慧向柳拂西

說聲再見，馮尙甫也應聲蟲似的學說一句，隨着出門，但此時馮慧已不再絮煩，就拉着父親出了房門，柳拂西送到門外，揮手示意，馮尙甫還不住回頭說話，馮慧到樓梯才回眸一笑，給柳拂西留了個很深的臨別印象。

第五回 居處無人嬌女棄憨漢 行途覲面浪子諱花容

馮慧和父親一同坐車回到家中，一進門兒，見金海棠正在院中坐着，馮慧一見，忽然想起慧娜，心中暗自犯了怙懣，及至進到房中，父女兒脫去外衣，馮尙甫笑着道，姑娘，我早知道你是有福的，今天這不是該着咱們一步升天麼，馮慧點頭道，是是，您說的是，不過您也快變成老太爺了，別再提這種受寵若驚的話，教人聽着怪難過的，馮尙甫笑道，姑娘，這也是替你歡喜呀，馮慧道，你歡喜放在心裏好了，何必露在外面，馮尙甫尚未答言，忽見金海棠走將進來，含笑問道，你爺兒倆回來了，見着柳少爺麼，馮尙甫因此際局勢大變，以爲金海棠是柳拂西親信的人，不敢再像以前怠慢，連忙讓坐答道，見着了，柳少爺人還真好，跟我們姑娘更是投緣，待我也親熱極了，金海棠故意嘔他道，這敢情好，柳少爺還沒娶親，我早晚要喝上你們的喜酒，馮尙甫聽了，不由得意忘形，竟哈哈大笑，馮慧早知慧娜和柳拂西似有情愫，想到自己所以和柳拂西見面，還是出於慧娜相拯的好意，雖然先已約定自己 and 柳拂西要有一番假設姻緣，此際便被父親直說出在旅館中的真實經過，也沒什麼妨礙，無奈自己因要利用柳拂西的財勢，已走入弄假成真的路徑，而且原定積漸進行的計畫，突然在一日中成功，未免令金海棠生疑，雖然自己並非真愛柳拂西，只爲要借他暫作階梯，等直

上青雲以後，仍要重尋故劍，歸着到常虎文身上，這樣心腸，本無愧於慧娜，可以教她和金海棠知道的，但又苦於不明她主僕和柳拂西的關係如何，倘自己把心事實說了，她們竟轉告柳拂西，豈不誤了大事。馮慧如此一想，立刻決定暫且隱瞞，趁父親笑聲未止，就接口道，金奶奶，別拿我開心吧，幹麼總說這個，金海棠以爲她在馮尙甫面前故作嬌羞，就笑道，姑娘不愛聽，我不說了，其實這又怕什麼，馮慧寒着臉兒不答，馮尙甫看着女兒的神色，也不敢再胡亂開口，但信還疑惑金海棠是來討取在中間撮合的餽錢，就很大方的拿出十元錢給她，金海棠道謝收了，便自出去，馮慧才道，事情還八字沒有一撇兒，您不要張揚，柳拂西那種少爺脾氣，那能作準，莫看今天說得好聽，明天就許忘了，馮尙甫道，萬萬不會，我瞧他是太愛你了，馮慧道，別管怎樣，我只不教您對人亂說，馮尙甫見女兒氣餒驟盛，那敢頂撞，只可連聲答應，馮慧說了會兒，便和父親商量，倘明日柳拂西派人來接，最好不動聲色，暫且鎖上房門，帶着應用東西悄悄一走。馮尙甫的意思，本恨不得把自己將作貴官，女兒將得貴婿的事，對院隣廣播一下，然後把房中破爛什物分贈衆人，明日好在大家嘖嘖稱羨聲中，和女兒吐氣揚眉的出門而去，才顯得此去有如登仙，如今聽了女兒的辦法，深爲掃興，但又不敢違拗，到晚間安寢之後，馮尙甫又想溜出去，把得意事兒向情人車夫老婆報告，藉以稍酬誇耀的慾望，那知馮慧正在防備着他，馮尙甫才下炕穿鞋，馮慧已叫道，爸爸，你幹什麼去，馮尙甫一驚答道，我我上廁所，馮慧道，爸爸別瞞我吧，您的事我早知道，現在咱們熬得快翻身轉運了，你何必還招惹那樣的女人，她若知道您將要發跡，一定生心訛詐，日後恐怕弄得沒法擺脫，後悔不及，您要明白，將來我出了嫁，絕不會教您孤單度

日，定要買個像樣兒的女人伺候你。那豈不強似這種有丈夫的婆娘麼，馮尙甫聽了，半晌作聲不得，馮慧又道，慫若再偷着出去，可莫怨我明天變卦，教您的指望全都成空，馮尙甫嚇得翻身上炕，說道，我那兒也不去，你快睡吧，說完倒下死心蹋地的睡了，金海棠那裏還以為馮慧必去見她，訴說和柳拂西會見的經過，那知等了半夜，馮慧竟沒有去，金海棠才有些詫異，到了次日下午，金海棠正盤算着，昨日馮慧和柳拂西的事，完全是臨時動議，慧娜還不知道，自己總得急速報告她，但不知她是否回寓所去，想着忽見一個短衣男子走入院內，高呼馮老爺在那房裏，隨見馮尙甫衣帽整齊的走出，向那男子自稱姓馮，那男子說柳少爺派汽車來接馮老爺馮小姐，馮尙甫教他等着，又回房去，少時就同馮慧各攜一個包裹出來，倒鎖上房門，和那男子一同走了，金海棠瞧着納悶非常，心想從昨天馮家父女回來以後，自己就沒聽見什麼消息，柳拂西也沒見面兒，怎現在又派人把馮家父女接走，看這情形，好像柳拂西已按着原定主意，和馮慧裝得很投機，把老烟鬼也哄信了，或者昨天便定下約會，今天再接馮慧到旅館見面，所以馮尙甫又跟了去，但看情形，又覺不像，因為他父女都攜着包裹，似乎要到什麼地方常住，三兩天內不能回來的樣子，這是什麼道理呢，金海棠尋思許久，因為夢想不到馮慧和柳拂西初次見面，便定了祕約，她還以為柳拂西正愛着慧娜，根本不向壞處猜想，但是可疑的事實，又擺在面前，使她迷惑難決，等到天晚，便鎖了房門，奔至慧娜寓所，恰值慧娜已由學校回去，金海棠一見面兒，便把昨今兩日的事，一字不遺地報告了，慧娜聽着只笑，好似覺得這件事有趣似的，金海棠只疑柳拂西已見到慧娜，把詳情說過了，忙反問道，姑娘必是先知道了，我却蒙在鼓裏，從昨天柳先生就沒見面，馮家父女又

柳小姐

不肯說……慧娜接口道，我什麼也不知道，從那天你在這裏約柳拂西去假作壞事以後，我一直住在學校。兩天沒有回來，對於你們所做的事，連影子全不知道，只是聽你說得可笑，三言兩語，就把馮慧和柳拂西弄在旅館，偏偏那個不要臉的老烟鬼還跟着女兒一同去，真是世界太寬，什麼樣兒的事也有，什麼樣兒的人也有，金海棠怔怔的道，你是真不知道，這就怪了，柳先生昨天既沒給我個下回分解，今天又把馮家父女全接出去，再說也沒告訴你一句話兒，這可怪了，慧娜這時也並不疑惑柳拂西有意外行爲，知着他正追求自己，萬不會情移他人，這或者是他故弄玄虛，要獨力替自己把馮慧救拔出來，等成功後再教大家知道，便道，柳拂西不定弄什麼玄虛呢，也許是因爲這事是我所託，又嫌咱們的主意太遠彎兒，所以要賣味兒，自己先辦個眉目出來，再和我們取笑，你等着，他大約一會兒就來，說着又道，那傻子想是沒一天不來的，昨天還許在這裏等我呢，說着又等了許久，仍不見柳拂西到來，金海棠沉不住氣，去問廚司。方知柳拂西昨日並未來過，心下更覺可疑，但因慧娜信任柳拂西太甚，恐怕傷她的心，不敢說明，晚飯後慧娜自然留下金海棠作伴，直到半夜，慧娜才不再盼望，却說柳拂西今日不來，是意中的事，由此更可看出他要把馮慧的事完全辦妥，才來向自己覆命呢，金海棠心中頗不以爲然，但又想在最近數日內，慧娜或者已與柳拂西有了特殊關係，她才這樣把穩，自己不是局中人，到底難於捉摸，想着便不敢多言，伺候她一同安寢，次日早晨，慧娜赴學校上課，金海棠仍回己家，見馮家的房門還在倒鎖着，知道他父女一直未回，就開了自己的房門，正要生火煮水做飯，忽然車夫老婆悄悄溜入，劈頭就問金海棠可曉得馮氏父女到那裏去了，金海棠回說不知道。又反問她馮家人昨晚可曾回來，車夫老婆

道，昨天晌午，他們被人接走的時候，我正在門外立着，眼瞧着他們到胡同口，上了輛又大又新的汽車，往東去了，馮老頭兒打我面前走過，連理也沒理，好像假裝看不見，那神氣怪各別的，我一直生着悶氣兒，他要發財不認老鄉親，跟我可不成，只等他回來再說，那知道一去就沒了影兒，早晨我偷着劃開他住房的窗紙，往裏瞧瞧，敢情裏面弄得破窰一樣，他女兒的油瓶粉盒，和隨手的東西，全不見了，只破紙爛布堆滿了一地，炕上還有兩件被子，看樣兒好像拋下這個破家，不再回來似的，金奶奶，你是知道我上了那老煙鬼的當，教他佔了多少日的便宜，我並沒落着他幾個錢，可是我們當家的面前已經弄明了，還受着他的挾呢，老煙鬼若是這麼一走，我們當家的王八蓋子，見錢就軟，沒錢就硬，怎能饒得了我，我也不能吃這宗虧呀，金奶奶，他們和那柳少爺來往，是你拉攏的，昨天又是姓柳的派人把他們接去，你必知道這裏面的事，就告訴我一聲吧，若是老煙鬼準能回來，我也就放了心，若是他這麼躲出去，我也得知道他的住處，好打正經主意，金海棠聽了，才知她別有存心，暗笑自己正沒法考察馮尚甫的蹤跡，想不到還有更關心的，聽她言中已認爲馮尚甫失蹤與自己有關，倘然馮尚甫從此一去不回，說不定這老婆就許訛上我呢，想着便把自己也正納悶的話說了，又勸她說馮家父女或者被柳拂西接到那裏去玩幾天，料想不久便回，那柳拂西便是把馮慧留下，也不會教馮尚甫同居，再說馮尚甫不能捨你，只要他弄得了錢，一定還不回來同你享受麼，那車夫老婆聽了這話，想想馮尚甫對她的迷戀情形，忽又自覺大有把握，便又搭訕了幾句，笑吟吟的走了，那知從此以後，馮家父女一連兒兩三日還沒影兒，金海棠直如墮入五里霧中，既然想不出個情由，局中人又全不見面兒，那車夫老婆又不斷前來絮聒，開口便

是罵馮尙甫壞了良心，白佔去她的便宜，又怨金海棠不該多事，給馮慧拉上有錢少爺，才教他父女長了翅膀飛走，必得經金海棠花言巧語的，說些馮尙甫怎樣愛她，絕不致負心的話，她才開心走去，一天總有這麼兩三次，金海棠遇見這樣沒分曉的糊塗女人，把這周而復始的車咕轆話，都說得煩厭了，但也無可如何，這日車夫老婆方從金海棠房中出去，忽聽院中有人大喊，出去一看，却見那個肥豬似的毛大，正立在馮家房門外，急喘着喊叫他們那裏去了，他面前立着個六七歲的小孩兒，是院鄰一家賣假古董的女兒，毛大進來敲馮家的房門，這小孩兒近前去看肥人，就被毛大拉住，問馮家人怎麼不在，那小孩兒回答說已走了好幾天，毛大問上那裏去了，小孩兒說不知道。毛大一急，回手將窗眼的紙打破，向裏瞧了瞧，就頓足叫道，呀，他們他們真走了，叫着又抓住那小孩兒，惡狠狠的道，你說他們到底上那裏去了，那神情好像馮家父女就藏在小孩身上，要立刻抓將出來，嚇得小孩哇的聲哭了，毛大才放了手，又高喊你們誰知道馮家上那裏去了，你們沒個不知道，快告訴我，這時那小孩兒的母親已跑出來，抱起女兒，向毛大指臉一頓臭罵，把里巷中成套的好名詞，都奉敬了他，又說誰認得你是那塊墳地刨出來的，你又給了誰工錢月米，該替你看守着，少在這兒叫喚，趁早滾你的蛋，毛大被罵一聲不哼，顰臉像紫茄似的，只用毛巾拭汗，那婦人罵夠，吐了兩口白沫，自回房去，毛大怔了半晌，他仍叫道，衆位大哥大嫂們，誰知道馮家人現在那裏，就費心告訴我一聲，我姓毛的總有份兒人心，衆位樂得的呢，這樣喊了半天，並沒有一人答言，毛大賭氣不再喊了，坐到一隻燒火用的小方檯上，只見嘴巴掀動，似在咕嚕不已，金海棠瞧着暗笑，但又疑惑，若照慧娜的測度，柳拂西自行包辦馮慧的事，最要緊的

是毛大這一面的交涉，應該首先辦妥，怎經過三四天，毛大還不知道，又來尋馮家父女，柳拂西把他們接走，作了什麼呢，金海棠想着，知道從毛大得不到消息，也就不去問他，過了兩三點鐘工夫，毛大再耐不住，竟立起痛罵了一陣，却沒有指名道姓，不知他罵誰，罵完又高聲自語道，那兒去了，難道死在外頭，反正不死總有個回來，明天再說，說完才牛喘着出門走了，金海棠滿打算他次日還來，那知從此以後，毛大忽絕跡不見，一恍兒過了一個多星期，馮家父女仍未回家，金海棠已斷定此事內容絕非像慧娜所料的那樣簡單，就每天到慧娜寓所，想要向她報告，並且希望能與柳拂西遇見，不料慧娜一直住在學校未歸，柳拂西更始終沒有露面，金海棠着急，就給慧娜通電話，慧娜回答說學校季考正忙，在最近不能回寓，金海棠又報告了馮柳兩方都無消息的事，慧娜只微笑一聲，說不必管他們，隨即把線斷了，金海棠從此對慧娜也糊塗起來，不知她是什麼心思，竟好像毫不關心似的，只可每日坐在房裏發悶，幸有由馮家鍋竈下取出的錢存在手裏，得以度日無缺，這一天黃昏以後，金海棠正在房中吃着晚飯，忽聽外面有人喊叫着問金奶奶在那房裏住，金海棠走出去問誰，來人回答說乾娘是我，金海棠才聽出是慧娜，歡喜得如同天上落了寶貝，忙拉她走入房中，在煤油燈下一瞧，見慧娜面色慘白，眼中含淚，不由大驚，叫道，姑娘，你怎樣了，你你不舒服麼，慧娜搖搖頭，勉強笑道，沒什麼，您才吃飯，這房子倒不太小啊，說着裝作向房中回顧，却是背過臉去偷拭淚痕，金海棠更看出蹊蹺，知道她必是遇到了傷心的事，一陣心疼，忙抱住她問道，姑娘你準有事，快對我說，慧娜背着臉仍說沒事，但語聲已含着發酸的鼻音了，金海棠知道慧娜向來穩重，不像平常女子那樣動不動就淚眼愁眉，今天必是受了極大刺激，才

如此模樣，不由慌得手足無措，忙又問道，姑娘，怎麼你……你定然有了不高興的事，快告訴我，慧娜低下頭去，將手兒撫摩着金海棠的衣袖，半晌才悄然道，乾娘，我託你……你辛苦一趟，把我的東西都取來吧，金海棠大驚問道，什麼東西，上那兒去取，慧娜道，這你還不明白，就是存在柳……姓柳的那樓房裏的，你去，快去，金海棠一聽她連柳拂西的名字都不願出口，竟改成最疏淡的稱呼，而且語氣中含着無限鄙薄，便知道她和柳拂西定已惱了，忙問道，這爲什麼，不是住着好好兒的，慧娜頓足道，好乾娘，你不必問，只請替我走一趟成不成，若不願意去就拉倒，金海棠看出她實已氣急敗壞，若再絮叨，恐怕就要遷怒到自己身上，只可點頭道，姑娘，別着急，我去我去，慧娜道，那麼你現在就走，出門坐車，越快越好，金海棠應着，拿起件乾淨藍布褂子，罩在舊棉襖上，向外走着又道，凡是你的東西，全拿來麼，慧娜道，凡是我本來所有的就拿回，可是要看明白，有他……：姓柳的送我的東西，一草一木也不要動，全給人家留下，金海棠一聽更明白她與柳拂西決裂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方要再問，但看着慧娜的神情，忙把要說的話嚥了下去，匆匆推開風門，還未走出，忽然想起一事，又回頭問道，我去取東西，倘若柳……：先生那裏，攔住我問原故，我怎樣回答呢，再說還有那個廚子，慧娜搖頭道，不會，那兒沒有人，若是廚子問你……：說着低首想了想，就打開手皮夾，取出一疊鈔票，數了一數，忽然緊皺雙眉，微嘆着道，這點兒錢怎麼夠呢，眼睜的就爭不過這口氣來，咳，我好沒廉恥，當初輕易受人的恩惠，現在可怎麼辦，金海棠看着，知道她爲錢着急，忙道，姑娘用錢我有，慧娜看着她苦笑道，乾娘，不成啊，你身上又能有幾文，金海棠聞言，就將手伸入褲內，掏出一把熱氣騰騰的鈔票，放在炕上，

慧娜望着發怔道：「你那兒來的這些錢，金海棠道，你也不必管，反正是我的錢，用了再說，慧娜無言，就數出一疊，和原有的合在一起，遞給金海棠道，這是一百二十元，你都交給那個廚子，就說一百元是我在那裏該付的房租和伙食，請他轉交主人，另外二十是賞他的，務必教他收下，廚子若問我移到那裏，你告訴我回天津好了，金海棠方欲再說，慧娜已背過臉兒去，金海棠只得走出房外，却不一而出門，只立定了細想，尋思慧娜和柳拂西決裂，雖不知是什麼原故，但就近日情形看來，大約是由於馮慧身上所起，或者柳拂西果已把馮慧接到別處，背地裏出了什麼花樣，被慧娜知道故而氣到這樣，自己若不依着她去取回東西，當然不成，自己向來把柳拂西看得極重，恨不得慧娜與他結合成功，誰想到竟弄出這些事來，現在所苦只在不能見柳拂西的面，難知真相，惟有趁取回東西之便，向那廚子問問柳拂西本人的確實住址，和他的往日行爲，再作道理，想着使出門雇輛車子，直奔到東城的寓所，叫開街門，就請那廚司一同上樓說話，到了樓上，金海棠先說明慧娜已經另尋住處，派自己來取什物，廚司說石小姐住得好好兒的，怎又搬家，若被主人知道，定要噴着我不用心伺候，把石小姐得罪走了，金海棠忙說已經和柳拂西當面講過，並非不辭而別，那廚司方才放心，金海棠一面收拾着，一面和他閒談，才知十日之內，慧娜和柳拂西都未來過，明白他二人的決裂的事並不在此間發生，就又問廚司在柳宅當差多少年了，廚司回答有十多年，廚房一共四個人，現在軍長不在北京，同事被少爺差遣得七零八落，自己是到了這裏，新近又把一個小廚子張八也派出來，替他伺候朋友了，金海棠心中一動，忽地湧起馮慧的影兒，就又問柳拂西向來在家庭中如何，廚司說他是個獨生子，又那樣一表人才，軍長老夫婦都極愛他，不過

近兩年他常在外面胡闖，花錢像流水一樣，軍長常爲他鬧脾氣，我們雖不知道什麼事，可是鬧得回數不少呢，金海棠又問柳軍長在北京有幾處公館，廚司回答有兩處，一處舊公館，常常空着，只住親友閒人，軍長全家都在新公館，金海棠道，柳少爺常在那裏呢，廚司道，他自然在新公館時候多，金海棠點點頭，把一切什物都收拾停妥，才取出錢來，按慧娜吩咐的交給那廚司，廚司見說是房租伙食，也明白慧娜必是和主人決裂，又因賞自己的錢甚爲豐厚，就假裝着推讓半晌，方才收下，金海棠正要煩他把什物代送下樓，那廚司忽然向她點頭笑道，金奶奶，你知道石小姐爲什麼不住在這裏麼，金海棠道，我那裏知道，她今天尋了我去，教我即刻來替她取東西，也沒說出原故，那廚司笑道，金奶奶，咱們都是伺候人的，大家說話不要走嘴，我很知道石小姐爲什麼走，金海棠一聽話中有因，忙問道，你說因爲什麼呢，那廚司低聲道，我們少爺，近來對石小姐冷淡了，原來他又得了個新女朋友，走得正親熱呢，金海棠愕然道，是麼……你怎知道，那廚司道，我怎不知道，就守在眼前麼，你可曉得這裏是一片大宅子，說着踏踏樓板道，這幾間小樓，是新添的，當初只是花園的暖房，前面還有很大的一片房子呢，這兒昔日是個貝子府，軍長買到手的時候，只有前面平房，後面花園，前幾年才在花園最後起蓋這座小樓，另開後門出入，本是軍長七姨太太住的，以後七姨太太跑了，就空閒起來，石小姐初次來的時候，曾到花園看過，嫌前面曠得可怕，就教把通花園的門釘上了，直到前一個禮拜，我正在樓頂平台上晒衣服，看花園有人站着，細瞧才看出是同事的小廚子張八，忙下來隔門喊他，問上這裏作什麼，張八才告訴我，前面大宅裏已經有人居住，是父女兩人，是少爺請來住的，並且撥他伺候作飯外，代打雜兒，少爺夫

天必來，可是吩咐不許到後面張望，所以他明知我在這裏，也不敢過來，若非我先看見他，還不知道前面有人呢，金海棠這時已明白是馮家父女，被柳拂西請到此處來住，居然和慧娜近在咫尺，真不知他是何心理，就又問道，哦，竟有這種事，你家少爺也太好拉攏，但不知這兩位新客人是什麼樣兒，你見過麼，那廚司道，我只見過女的，因為聽張八說了以後，就不斷留神，有一次瞧見一個極俊俏的大姑娘，在亭子邊散步，至於那個男的，却未看見，聽說是成天躺在床上吸大烟，總不起身呢，金海棠更斷定是馮家父女，心知慧娜傷心負氣，必然因為此事，也就暗自痛恨柳拂西的寡情，但想起他和馮慧的接近，還是由自己介紹，不禁深自怨艾，當下又和那廚司搭訕了幾句，便帶着東西下樓，雇兩輛洋車拉回家中，進門見慧娜正歪在炕上，若有所思，金海棠看着車夫把東西全運入房內，打發他們走了，關好房門，才道，全拿回來了，那廚子起初不放，還是我說已經跟柳拂西說好，他才不攔了，慧娜點點頭，金海棠又道，姑娘，你的事我可不該多問，不過咱們兩人都是孤苦零丁，自從見面就像親骨肉一樣，無論什麼事，你沒瞞過我啊，慧娜嘆了一聲，搖頭道，我倒沒有什麼，不過想到從認識柳拂西以後，很受過人家的好處，這受好處也有許多講究，倘或人家對咱們永遠一樣，咱們自然對付下去，再想法報答人家，倘然他變了樣兒呢，咱們可犯不上苟圖衣食，須要自己長些志氣了，金海棠道，你一直在學校裏，沒見柳先生的面兒，怎會看出他是……慧娜冷笑道，倒不是我沒見他，是他沒見我啊，實告訴你說，今天我三點多鐘就出了學校，到大隆綢緞莊買一件衣料，一進門兒，才說出衣料的名色，店夥還沒有取出來，就聽外面有汽車停住，接着就見店夥迎神似的接進兩個人來，我無意中一瞧，真想不到是柳拂西和馮慧。

馮慧打扮得比大家小姐還闊，描眉畫眼的好像電影明星，他們進門並沒看到我，店夥因爲他們是貴客，就向樓上讓，他們從我身旁走過上樓，我心裏也沒理會，人家看不見我，我又何必招呼人家，還是趕快買妥衣料走吧，等店夥拿了衣料來，我還沒顧得選擇，就聽樓梯又響，回頭一看，見馮慧和柳拂西又走下來，她撇着嘴兒，似在恥笑這樣大的綢緞莊，竟是空有其名，尋不出她所需要的料子，我一瞧她那狂勁兒，心裏好生不受用，就仍低下頭挑擇，那知他倆走到我身後，就聽馮慧很驚訝的小聲說道，這不是……說出這三字就停住了，同時聽柳拂西哼了一聲，似乎也瞧見我，却攔阻馮慧不許招呼，我聽明白了，就更頭也不回，等他們走出去，才胡亂選了一件，付錢出來，我當時回到學校，氣得要死，想到柳拂西對我這種樣子，就是再無恥些，也不能受他的幫助了，因爲學校是柳拂西薦的，萬不能幹下去，就寫了封辭職書，託呂昌華轉交校董，並且把一切經手事也全向她交代，呂昌華心中自然願意我走，但表面還推辭不接，我也不管那些，把要緊東西全丟給她，就自己出門奔到這裏來了，現在咱們算跟姓柳的斷絕來往，沒有他的幫助，也未必就把咱們餓死，乾娘，咱們再想別的路兒，以後我寧可幫你縫窮去，也不再受這般人的騙了，說着就低下頭去拭淚，金海棠情知她別有傷心之處，不能明說，不由痛恨馮慧的無恥，慧娜抱着一片熱心，作主託柳拂西救她，她反把慧娜的愛人奪去，就頓足大罵不已，慧娜道，乾娘罵人家作什麼，金海棠道，我怎麼不罵她，那狐狸精表面看着多麼穩重，那知行事這等下賤，你只見她在外面賣狂，還不知道連她父親都被柳拂西養着呢，慧娜大愕道，你怎麼知道，金海棠道，我豈止知道，還差一點沒尋了去問問呢，柳拂西也更沒什麼人味兒，他把馮家父女接出去，不向別處安置，

你猜，放在那兒，原來就住在你的小樓前面，這不是眼裏插棒槌麼，慧娜聽着，雙眼一瞪道，莫非……說得這麼清楚……你看見了，金海棠就把聽那廚司所說的都重訴一遍，慧娜玉容越發慘淡，牙咬着下唇，眼裏似乎含着淚，猛然把頭向後一仰，似乎要將眼淚逼回，不使流出，但再一低頭，那晶瑩的淚珠已由頰際滾落腮邊，却仍勉強着笑道，你也多於生這種閒氣，管人家呢，柳拂西和咱們又非親非故，他的房子能借給我住，怎能借馮慧住呢，罷罷，乾娘，咱們從此不要再提這一段兒，說些別的，我也沒領學校應得的薪水，手裏一點積蓄，方才又全還柳拂西的房租了，現在一無所有，以後得想個生活的路兒啊，金海棠只疑慧娜已失身於柳拂西，一面痛恨柳拂西的薄倖，一面又替慧娜可憐，滿心難過，連慰藉的話都顧不得說，只有點頭嘆息，當時慧娜就住在金海棠這裏，暫且不提，再說馮家父女，柳拂西接到大樓中居住，直如一步登天，當日兩人合住一間陋室，如今竟各自有許多房間，足以迴旋，什麼臥室浴室，餐室客室起居室，無不齊備，馮尙甫在全盛時代，也只是舊式財主的享受，並未經過這等勢派，他又天生好擺譜兒，自然樂不可支，就自己定了規矩，每天早起，居然先去入浴，把身上十多年的積垢都犧牲了，浴後到餐室進餐，然後把烟具擺在起居室地下的厚毛毯上，一面過癮，一面看新聞紙，他的理由是把鴉片烟代表雪茄，但忘了雪茄是坐着吸的，鴉片却要躺着吸，未免不成樣兒，又因為沒有客人來訪，那華麗的客廳等於虛設，便當在癮過足時，邀女兒同去小坐，有時柳拂西來了，也要在客廳相見，他以前一天要在炕上躺二十個鐘頭，這時一弄儀注，竟無形中得了運動的好處，把烟癮減了不少，馮慧雖不像他那樣折騰，但因原意為追求浮華享受而來，也就拋却本等，盡情快樂，凡是柳拂西有所饋

贈，無不笑納，把自己修飾得像最摩登的婦女一樣，鎮日用長的煙咀吸着高等紙烟，作出嬌慵的樣兒，或是對着鏡子，摹擬電影明星一顰一笑的妖媚姿式，加意練習，一面爲迷惑柳拂西，一面預備作日後入交際界的利器，幾天工夫，竟已變成兩人，和作小學教師時端莊淑靜的馮慧，完全不同了，馮尙甫瞧女兒如此用心，自然暗中歡喜，柳拂西每天必來坐上一會，見馮慧的美麗日有所增，而且好像添了一種勾人魔力，因之頗覺難於自制，常常作進一步的表示，馮慧只微笑着拒絕，柳拂西和她有約在先，也不敢過於逼迫，就去竭力進行，幾日內竟替馮尙甫謀得兩份差使，一份是在他父親駐防地帶中某大縣的稅局長官，一份是本地民政機關的顧問，都不用到差，稅局是由柳拂西另行派人代理，不問入拾如何，每月給馮尙甫送七百元，顧問却是每月二百五十元的乾薪，委任狀和聘書一送到了，馮尙甫覺得富貴逼人而來，一交跌在青雲裏，竟得意到幾乎忘了自己貴姓，立刻把原來聳起的兩肩，更行提高，和頭顱成爲三峯鼎峙，倒背着手在客廳裏橫着踱四方步兒，連咳嗽都帶着官派，早常只嗽一下，這時必得連着兩聲，像新年放的天地響爆竹一樣，平常對柳拂西派來侍候的廚司，很客氣的稱呼張師夫，這時竟替人家硬起名字，揚着臉叫張陸了，柳拂西也會湊趣，先把兩份差使的薪水替他預支了來，花花綠綠幾捲鈔票，向床一放，馮尙甫手舞足蹈，想起自己既已飛黃騰達，怎能不顯耀一下，就暗地慫恿女兒，託柳拂西設法代買一部汽車，馮慧爲體親心，對柳拂西三眉兩眼，再加一動嘴唇，小竹槓便告成功，柳拂西把自己的汽車贈與馮慧，連汽車夫也轉薦給她，馮尙甫達到目的，第一便依着得官祭祖的老例，先帶着馮慧坐汽車去上坟，馮慧自有生以來，還不知自己家的祖塋坐落何方，如今見父親起了追遠的孝心，自然樂

於隨侍，那知馮尙甫也只曉租坟在西郊四里莊外，當孩提時隨家長去過幾次，成年之後，便和祖宗久無來往，只記得二十年前，曾託看坟人把坟旁空地和祭田賣出去，得到一筆錢，以後連看坟人也絕了音問，前去祭掃恐怕煞費尋覓，但爲要擺排場，不能不去，當時坐汽車到了四里莊，先向村中打聽看坟人的住址，不料看坟人久已死亡，連後輩也早逃荒出門，不知流落何所，只得再詢問馮家塋地，幸而遇見一個抱小兒的貧婦，言說知道馮家塋地就在對面，馮尙甫就託她引導了去，到地方一看，見塋地中牌坊巍峙，松柏參天，氣象十分壯闊，馮尙甫暗想自己真是太懶，倘若早來祭掃，豈不得到祖宗的酬報，只坟中的樹木，砍下來賣也足值幾千，又何致受這幾年窮呢，馮尙甫想着跟那貧婦穿近路走側門進入塋中，坟邊都插着雪白石碣，上面鮮紅的字，刻着馮氏先塋，馮尙甫更嘆息祖上的富厚，建築時工精料美，所以經多年風雨剝蝕，還是完好如新，便與馮慧且說且行，到最高大的祖塋前，擺下祭品焚香燃燭，叩拜完畢，將供物都賞給那貧婦，另外又給了錢，打發走了，父女流連許久，方才由正門走出，那汽車已開在正門外等候，他父女走出去，就要上車，汽車夫一面拉開車門，敬謹伺候，一面陪笑巴結道，馮老爺，好闊的墳地，尋遍了北京也沒有幾家呀，說着又嘖嘖稱贊，馮尙甫心裏說不出的舒服，點着頭兒接受他的頌揚，不料這時馮慧抬頭看門上石坊，見上面橫刻着一行大字，是故輔國公皖江馮氏牛塋，就叫道，呀，爸爸咱們先輩還做過大官兒呢，馮尙甫道，你怎麼知道，馮慧舉手向上一指道，您瞧，馮尙甫抬頭一看，立刻由前心涼到後脊背，才明白空白祭掃叩拜了一場，竟錯走入別人的墳地，替別人盡了孝心，這一錯還真錯得離奇巧妙，只可暗認吃虧，不敢說明，就對女兒慢應道，豈止作過大官，那真是無

窮富貴，現在好漢不提當年勇，快上車吧，我有些犯癱了，說完就推馮慧上車，疾駛而回，到了寓中，心裏說不出的沒趣，自思這錯認祖宗的事，世上少有，倘若被人知道，傳說出去，真要把官禮丟盡了，幸而自己沒有露出神色，連女兒都給瞞住，這樣倒也很好，女兒記得先世有作過輔國公的，和柳拂西說起來，豈不更顯得門當戶對，當初的公爺，比現在軍長還闊呢，馮尙甫這樣一想，心裏才覺好些，但想起自己的真祖宗，在今日兒孫顯達之時，反有向隅之嘆，就一陣陣的內愧不已，於是派官也不顧鬧了，只把吸煙解煩，當天就派僕人去印許多官銜名片，次日起了個早，坐汽車滿城周遊，凡是他腦中所能記憶的無論是親是友，以及有一飯之恩或是睚眦之怨的人，都要把汽車停在人家門外，先拼命的按幾聲喇叭，然後命汽車夫叩門，遞進一張名片，等本家兒出來，馮尙甫也不下車，只當車門探出半身，拱一拱手，便教車夫開駛而去，這樣他只爲教人們知道他作了官兒，已成汽車階級，而且教人家看看他滿身的富貴氣象，原來他身上除華服鮮衣不計外，便帽上釘着大珍珠，背心上掛着赤金表練，還配着翡翠小件頭，最得意的是柳拂西贈與馮慧的鑽戒，被他借來戴上，又焉得不見人拱玉呢，馮尙甫這樣在外面拜客，馮慧也隨着柳拂西在外交際起來，因爲柳拂西已實踐了他的諾言，把馮尙甫製造成功，馮尙甫自然感激涕零，但他只以爲柳拂西是酬謝女兒，自己是父以女貴，却還不知道女兒並未使柳拂西得到實惠，在他的意思，馮慧不必經過結婚手續，已經隱然是柳拂西的夫人，不過自移到新家之後，見柳拂西蹤跡不密，最多每日來坐上半天，和女兒並沒有特別親愛的表示，心中已然詫異，及至得官以後，就有些忍不住，只怕女兒冷淡了柳拂西，弄成負義辜恩，尙是小事，最可慮的是柳拂西這種貴公子，是天下女子

人願得而夫之人，只要攔絡不力，防範稍疏，便難免有被人奪去的危險，於是不斷的用話提醒女兒，使她注意，馮慧自然很明白父親的心意，不過她却認爲所得於柳拂西的代價，還嫌太小，自己固然把本身的貞操，業已看輕，但爲利用柳拂西起見，還是不輕易犧牲的好，因爲在未會發生關係以前的無形挾制，力量再大沒有，最能使男子作無休無止的報効，若一旦成了正妻，或是成了外婦，只要一有名義，本來挾制他的倒要受挾於他人，馮慧想明白，就不理會父親的話，只盡力竭力的修飾，把全付精神，都放在鏡中，每天都要換一種髮型，改一回裝束，使柳拂西一見，便要吃一回驚，並且從她身上發現新的美點，柳拂西被她迷惑得神魂顛倒，因此把慧娜那邊冷淡下來，在馮尙甫得官的第二日，柳拂西來向馮慧請示，言說要替她慶賀一下，藉此機會，可以約請社交界的名人，作一次新的宴會，作馮慧踏入交際場中的階梯，馮慧聽了非常贊成，就問他應該取什麼方式，柳拂西道，你既然想要成一個摩登閨秀，那麼交際必得尋一般時代前面的人物，依我說，最好臨時立個舞廳，完全照西洋宴會的辦法，我替你去約請賓客，包管一下子被人看重，就得到許多長久來往的朋友，馮慧道，這樣固然很好，無奈我不會跳舞，可怎麼辦呢，柳拂西道，那倒沒有困難，像你的聰明，練習十天半月，就能成功，馮慧道，怎樣練習，你能教給我麼，柳拂西所希望的只要她這一句，連忙答道，那是自然，我一定負教你的責任，柳拂西又笑道，那還不容易，這客廳裏現放着留聲機，各種舞步的音樂片全有，咱們閑起來，立刻就可以練習，有兩天工夫，把淺近的學會，再到外面舞場參觀幾回，保你像老資格一樣，馮慧聽了一陣高興，就和柳拂西跑入客廳，由柳拂西整理好留聲機和唱片，又先把跳舞的規則，講說了個大概，馮慧天生聰

明，一經指點，便自豁然貫通，二人遂在音樂聲中，撫臂攬腰的正式練習起來，馮慧這還是初次和男子如此接近，又加身上穿的衣服極為單薄，柳拂西也是窄瘦貼身的西服，於是在旋轉進退之間，時時感到部分的接觸，馮慧正在處女的春情發動期間，肉體和精神上的感覺，特別敏銳，於是除了心跳之外，還覺得難以形容的不穩勁兒，這時雖然她前面沒有鏡子，瞧不見自己的面容，但兩頰已覺隱隱作熱，而且因柳拂西的手在腰後輕輕撫着，就直覺脊背骨發涼，不自主的挺起腰兒，似乎要躲避他的手，可是心裏又似乎希望他的手攪得再緊一些，好使自己柔弱不支的腰兒得所支持，最可怪的是馮慧自存心利用柳拂西以後，已大改平日的嬌羞態度，對他只一味的由大方中逞妖弄媚，把處女的婉淑丰儀，全變為少婦的風騷行徑，但此際到了柳拂西懷抱中，竟不自知的恢復了本來，再不能那樣做作自如，通身都在微微顫抖，眼兒半闔，只不敢和柳拂西的眼光相接，轉了三兩個圈兒，更覺腿部軟得不能支持身體，正要叫他少住，偏巧這時柳拂西脚步稍快，馮慧上身在他抱持中隨了過去，脚下却還沒來得及移動，立刻身體失了重心，向前一栽，竟倒入柳拂西懷裏，柳拂西忙將臂彎環住她的粉頸，馮慧覺得自己的額角先和他的下頰相觸了一下，隨又覺自己左頰正貼他的掌心，連忙掙扎着用手抵着她的肩膀，將身站隱，心裏始而一驚，繼而生了羞意，但她這時並不作害羞的常態，反而因心中一陣異樣的衝動，竟把妙目向柳拂西橫波斜溜，嬌喘着吃吃笑道，我這是怎麼了，柳拂西瞧着她的神情，不由一陣心動，但還不敢造次，就笑道，這大約因為你平常運動，又加這裏地方太窄，跳起來要常常轉圈兒，所以難免頭暈，把中間的圓桌和椅子搬開就好了，馮慧掠着鬢髮道，那倒無須乎，我是初次學這個，心裏不得準兒，好像發慌似

的，再練練就自如了，柳拂西聽了，更明白她方才心靈上曾因肉體的刺激而起了變化，不由漸生異念，柳拂西本是馳騁歡場的健將，他由經驗中深知跳舞對於兩性間吸引力的偉大，本來無論文明或是野蠻人，所有跳舞起源，除了歡樂的表現以外，多是由於愛情的鼓動，或是用去鼓動愛情，這原是光明正大的行爲，無須隱諱的，但後世人類文明過度，凡事都要加一副假面具，於是跳舞竟被派成一種交際的禮儀，和鞠躬握手混爲一談，其實若果深究起來，既是不合別義的正當禮節，何以不教同性的人同舞，而必須一男一女呢，在跳舞初傳入中國時，交際界出了許多風流艷事，一般高尚的人，就代跳舞辯護，說並非跳舞本身有導淫危險，而是因爲中國人程度太低，其實在跳舞發源的外國，由孤步華爾思裏發生的情侶，照樣多而又多，當然也有不少跳不出軌，舞不失儀的人，那也只是由於司空見慣，成爲不感症罷了，記得有位自詡清高的新派人物，和他的太太長年出入社交界中，自然把跳舞看作家常便飯，有一天他的胞妹從日本回國，他邀集朋友，在家設宴接風，飯後照例起舞，他和胞妹跳了兩次，忽然顏色大變，裝醉謝了客人，從此絕跡於交際場中。並且和他的太太約定禁絕跳舞，人們都莫明所以，後來他在酒後，才對一位近友說明原因，他說以前跳舞時，把女子擁在懷裏，雖不發什麼邪心，但總自覺是一種快樂的享受，却沒想過成爲享受的所以然，及至同自己妹妹跳舞，心中被舊禮教的觀念壓迫着，感覺到不能像和別的女子同跳時的一樣，於是時時矜持，處處閃避，因而明白平日跳舞隱然是給女子一種輕侮，否則何以這素常自以爲光明正大的行爲，隨便施於任何女子，都問心無愧的，一旦遇到自己妹妹，竟而不忍不安了呢，所以由這上面看起來，跳舞終是帶幾分危險性的事兒，若非我和胞妹同跳，還體察不出

來，因此推想，男女兩性就如同陰陽兩性的磁鐵，互相有着吸引力，若是相距遠些，尙不致發生什麼作用，若竟擺得極近，那就分明使其互相附合，何況男女的貞操，嚴格的說起來，並非定得肉體上發生真實關係，才算失貞，譬如我同某一個女子共舞，因偶然的美感，而起不了不好的念頭，縱然表面上沒有顯露絲毫痕跡，只這心的一動，就算已經失貞於這個同跳的女子了，再掉轉來看，我的太太天天在外面交際，會和她同舞的男子，豈止千百，那麼在這長久的時候，衆多的男性裏，倘然有一次偶然從擁抱中，感覺到某個男子肌肉的健壯，情味的溫柔，試問以下她還該想到什麼，於是即使她只有一秒鐘的精神飄蕩，又立刻自制或是懺悔了，在外面沒有損失些微原來的人格，但是我這作丈夫的，精神上已受了傷害，就說是隱隱的戴上了綠頭巾，也未爲不可呢，便是退一步不作這種神經質的玄想，只就我與妹妹同舞時，所感到的不安，推想一切女性跳舞全是受着侮辱，這固然是一般正人君子萬不肯承認的，但是我寧擔承思想醜陋的罪名，仍得獨善其身，立下規矩，全家都禁絕跳舞了，這人說完這篇道理，那聽話的朋友，竟也豁然生悟，把嶄新的頭腦，變成頑固，回家嚴訓妻女，永作不舞之人，就以上例子看來，跳舞是不是帶誘惑性的行爲，已很明瞭了。

第六回 初試孤步覺卿卿我我 重操舊生憾是是非非

柳拂西當時教馮慧習舞，本出無意，及至瞧出馮慧神情異常，才猛然悟到跳舞的另一種力量，是可以幫助自己加快進攻的行程，心中暗得主張，但表面仍裝作沒有着意，扶馮慧坐到軟榻上，休息一會，重開了留聲機，再跳起來，這次馮慧稍爲沉靜，隨着柳拂西的步伐，

跳了幾轉，柳拂西笑着道，你真聰明，這第二次已然熟習多了，馮慧心神在經過一次飄蕩以後，已不那樣羞澀，聞言竟抬起臉兒，笑了笑，在這一瞥之間，她瞧到柳拂西的面部，自從相識以來，她尙未這樣平視過，尤其是當此感情放縱的時候，只覺柳拂西面上煥發着男性明朗的美，兩眼射着異樣的情光，好像有實質的熱力，射到自己頰上，竟似被火燄掃着一樣的發熱起來，接着又心跳不已，這種滋味，似乎不大舒適，但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只覺得柳拂西熱的眼光一射，自己臉上一熱，心內一跳，合成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有如吃橄欖相似，雖然有些怕，那初嚼時開始的酸味，但又捨不得舌本回味的微甜，於是她就不住的偷眼去瞧柳拂西，但在感覺上還常有新的發現，由心跳後的身體嬌慵無力，就更感到柳拂西的健偉，由暫時的依倚，又覺自己慌慌的無所附着的心，隱隱將貼到柳拂西的身上，無奈那留聲機是舊式的，不能自動的換片子，要勞柳拂西時的輟舞去照顧，馮慧便常常被閃得如有所失一樣，她這時候，竟恨不得長久倚在柳拂西的懷中才好，彷彿柳拂西身邊尺許以內，都散佈水蒸氣似的一種熱力，她浸在裏面就像進了另一個世界，偶一離間，便覺得周圍都是冷冰冰地，柳拂西起初還以為引誘馮慧總得費些工夫，却不料處女的心情，比婦人更易挑動，他知道火候將近成熟，不由心中暗喜，再跳時就笑迷迷望着馮慧，手兒也不似以前那樣只虛攏着，漸漸着了實地，身體也漸漸挨近，眼看軟玉溫香抱滿懷，馮慧感覺對方得寸進尺的侵略，只苦心慌體軟，抵抗退避，兩不可能，惟有婉轉隨着他動轉，但頭兒不知怎的竟漸漸低下去，那知在這時候，柳拂西的頭部也俯下來，鼻尖唇角時時摩擦着她凸起作波紋的秀髮，馮慧只覺腔裏的心不住向上跳躍，自知被柳拂西壓迫到了不易躲避的地步，兩人的姿色好像

美國型影片中情侶一見傾心時機，只等馮慧一抬起頭，她的櫻唇準要撞到柳拂西吻上，但馮慧到底是處女，沒有那樣大胆，雖然在芳心可可中，已有些不能自制，無奈終因畏怯，倘然柳拂西再進一步，她自然不會反抗，可是若要她作主動，却不夠那種勇氣，柳拂西那面雖然也明知馮慧入掌握之中，不致有意外的抗拒，但他的性格終偏於穩健一派，而且向來追求女人，總抱定一個主意，就是寧可多費心力，也要在功行圓滿之時，成爲主動中的被動，博得對方的心肯意肯，那迴身就抱的滋味，是較勝於半推半就的，這是他一種男性的驕傲，也是格外的審慎，因爲雙方都在等待，於是這停滯的狀態，便保持了很長時間，柳拂西心中較爲寧靜，他明白自己現在愈能按兵不動，最後的勝利便越把得牢穩，就只瞧着馮慧的動作，這好像一頭獅子捉到一隻羔羊，因爲要吃得有味，便不逕施牙爪，先看看牠掙扎出什麼樣兒，到什麼時候，馮慧起初覺得柳拂西來勢甚暴，以爲意想中的事立刻便要發現，不想過了很大工夫，她所似乎畏怯又似乎希望的事，竟是不見動作，柳拂西噓出的氣，時時烘得頭頂發熱，却沒再向下侵略過來，大凡人的精神，到了緊張分際，神經的一部有所專注，別的部分便要麻木不靈，譬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那就是因聽神經的過度活動，壓迫得味神經臨時失了作用，馮慧此時也逃不開這個道理，她通身無處不在緊張，只於步伐隨着柳拂西移動，用不着自己去聽音樂的節奏，而且兩下會意無言，耳朵也暫時變爲半聾，工夫一大，這次留聲機停止，馮慧竟懵然無覺，柳拂西方要離開馮慧，去把留聲機重新上好，却見她仍軟軟的倚在自己懷裏，並且繼續作舞時姿勢，才明白她已經失了常態，猛憶起自己當日被父親從故鄉中接到北平後，乍入脂粉叢中，第一次接近女人時候，也曾發生這等似醉如癡

的狀態，於是立刻悟到馮慧現在的心境，不由更暗喜起來，也就不理會留聲機，在寂靜中漫無節奏的繼續跳着，正尋思用什麼方式來作初步的溫柔暴動，那知馮慧不知怎的，偶然恢復了聽覺，聽出留聲機停止，忽地叫道，呦，留聲機不響了，我們還跳……她說着業已體會出留聲機並非驟然止住，而是自己在初停時未曾注意，心中便詫異怎柳拂西也沒覺察，仍是擁着自己傻跳呢，她這樣一想，竟不自主的抬起頭看柳拂西，柳拂西一瞬之間，見她頰上腮邊淺生紅暈，眉梢眼角深蘊情思，少女的春情佈滿在俊臉兒上，這時那還顧得考慮，就很快地抬起原來攬着她腰際的手兒，先挽住她的玉頸，隨即把頭一低，唇兒疾如閃電的尋着他的同名同類的對象，因為他是側身立着，所以兩吻搭成十字架形，馮慧到這時候，只可像一般被吻的女子一樣，頭兒在他的臂彎支持之上，向後微仰，妙目閉着，僅開微縫，也被黑而長的睫毛交錯掩蔽，看不出是否在偷瞧覆在上面的臉，至於這被吻女子常要閉目的道理，却是言人人殊，有的說是靈肉交感的微妙現象，有的說是女子不願看男人那一副貪鄙的醜態，故而一瞋不視，實際如何，恐怕普天下的男子都難解釋，只有女子心內明白罷了，但馮慧眼兒雖然閉着，柳拂西却因年齡和經驗關係，不似她那樣沉迷，反而趁這機會，瞪圓了眼睛飽餐秀色，脚步自然停住了，馮慧一面心裏昏昏悠悠的，享受着乍經的情趣，一面又想自己這樣輕易的遭受柳拂西的輕薄，這辱接目閉的狀況，絕不能延長很久，到離開他的懷抱時，自己難道仍舊嬌羞着默認麼，那豈不被他看輕，以後怕不好再操縱他的感情，但若假裝惱怒，翻臉責備他的無理，又怕弄成僵局，不能轉圜，想着略一尋思，立刻得了個極刁鑽的主意，就仍保持原來的態度，毫不動彈，這一吻繼續了約有五六分鐘，才覺柳拂西的臂力漸為鬆弛，知

道他將要放開自己，就在這瞬息之間，暗把雙唇一綻，伸出舌尖，向柳拂西的唇上抵了兩抵，柳拂西被勾得慾心大動，方要重新把她緊抱，不料馮慧兩眼突然睜開，頭兒向後一閃，兩吻方分，已看出她粉面變成噴怒，小嘴兒凸着，鼻翅兒微微扇動，舉手將柳拂西向後猛推，兩人中已隔開尺許距離，馮慧接着把手一舉，似將有所動作，那知在這當兒，突聽身旁乒乒花拉響聲震耳，嚇得轉臉一看，只見自己父親正呆呆立在客廳門口，旁邊倒着一座三層尖塔式的花盆架兒，幾個花盆都跌在地下，摔得四分五裂，馮慧原想學西洋女人對付新情人的妙法，在甜頭之後，跟着贈送一點苦頭，給他個香吻初嘗嫩掌隨至，他對自己的真意無從捉摸，以後的情趣才能越發雋永，又那知馮尙甫不前不後，竟趕在這時候來煞風景呢，至於馮尙甫平常由外歸來，必在門外使汽車夫按幾聲喇叭，喚下人去開門，偏巧今天回來時，街門洞開，汽車夫就替他免了這種儀注，馮尙甫雖恨他不善趨承，但也沒理由責罵，只得悄然自入，他心裏只尋思些利慾的事，走進客廳，猛見女兒和柳拂西互相擁抱着蠕蠕而動，因為他向來未曾看見過跳舞，不禁大為驚異，繼而想到柳拂西和自己女兒如此親暱，又暗中欣喜，當下不想打斷了他們的興致，就要悄悄的溜到起居室去，不料在這時候，忽見他二人突然離開，馮慧滿面怒容，似要舉手打柳拂西，大驚之下，正要奔向前去拉住，那知脚下不穩，身體一斜，竟撞倒了花盆架兒，馮慧聞聲看見父親，把原來預備的動作，都無形取消，倒真不好意思起來，柳拂西雖無忌憚，但出於意外的一驚，也就面色冷靜，怔在那裏，馮尙甫只疑貴婿不快，深悔自己鹵莽，忙搭訕着笑道，你們都在家裏，沒有出門啊，柳拂西沒有作聲，馮慧也只漫應了一句，馮尙甫自覺僵極，就借着喊僕人收拾花盆，自走入裏面，到了

起居室中，心裏仍忐忑不安，雖然知道有女兒在柳拂西身邊，萬不會發生芥蒂，但總以為唐突了門前貴客，抱歉非常，點上烟燈，吸了幾口，聽外面寂無聲息，就叫道，姑娘，你們進來坐啊，馮慧在外答道，不進去，他這就要走了，馮尙甫聽女兒語聲帶着不高興，因而聯想到此際柳拂西定是寒臉皺眉，就更是不安，心想柳拂西闊少的脾氣，說不定因此生氣，三五天不來，就許到別處胡行亂走，萬一遇上可心的女人，留戀住了，自己女兒由此失寵。尙是小事，自己前途可還指望什麼呢，爲今之計，惟有再想個主意，把柳拂西重新哄歡了，想着忽舉起拳頭自錮着額上，低語道，我真老糊塗了，現擺着的事，怎這些日始終沒想到，我不提起兒，他們誰也不好意思開口，這一着準保教他喜笑顏開，就放下煙槍，走將出去，見女兒和柳拂西都坐在沙發上，相對無語，馮尙甫湊過坐在一旁，向柳拂西道，你這幾天，怎總匆匆忙忙，好像有事似的，來了坐一會就走，柳拂西道，我不是常在這裏，一來就呆半天，馮尙甫笑道，這房子太大了，我們連上帶下只幾口人兒，真覺得空空落落的，姑娘就常喊悶氣，我又整天多在床上，不能陪着她開心，頂好你能常在這裏，大家湊湊熱鬧，多麼好呢，柳拂西聽着，知道此老必有所爲，便道，好吧，我以後早來晚走，陪着妹妹好了，馮尙甫道，你又何必來往奔波，聽說你家老太爺對你並不考察，何不搬到這兒來住，柳拂西想不到馮尙甫有此好意，就把眼兒望着馮慧，看她作何表示，口中却答，我搬來倒沒什麼問題，不過只怕這裏不方便，馮尙甫笑道，有什麼不方便，你說遠了，柳拂西見馮慧在她父親說話之時，竟側臉兒過去，一時不得主張，只可漫應一聲，忽見馮慧立起便走出去，馮尙甫見了，以爲自己的提議正合她的心思，但因害羞坐不住，所以躲開，柳拂西也是這樣想法，就

和馮尙甫又說些住在那個房間，幾時移來的話，便走出向客廳一看，馮慧竟已不在，柳拂西略一猶疑，便從客廳左側穿進內室，低叫慧妹，却不見答應，及至走到馮慧臥室之前，見房門半開，就探頭向內一望，只見馮慧在斜臥在床，頭伏枕上，兩隻玉腿却直拖在地下，柳拂西一見，暗想她這樣既非睡覺，又不像休息，這姿色太不舒服，再仔細一瞧，才看出她肩頭起伏，似乎正在啜泣，不由大吃一驚，忙走向房內，鼻中聞到一陣濃厚的香氣，又瞧房中的佈置非常雅靜不俗，心想馮慧一個貧家女子，一旦有了錢財，居然沒有窮人暴富的通病，真也難得，想着便悄悄走近床前，怔怔的望着她，馮慧本來身材合度，而且頗有健美的體格，衣服又裁製得可體，在坐立時尙不甚顯，這時伏在床上，通身曲線，竟似坐在飛機內，在萬尺以上的高空，俯視大地山脈，凸凹起伏，完全呈現眼底，柳拂西心中一陣迷亂，就叫道，慧妹你怎不高興了，方才不是還好兒的，馮慧似乎被他所驚，肩頭突然停止顫動，却仍悄然不聲，柳拂西又道，你這是作什麼，起來隨我出去，說着忍不住伸手去拍她裸露的玉臂，馮慧忽然翻身坐起，躲向床頭，却仍低頭掩面，柳拂西才看出狀態異常，覺得必有原故，忙又湊近一步，問她爲什麼不高興，馮慧這時才抬起頭道，我倒沒什麼，不過你瞧他老人家……柳拂西聽到這裏，又見她眼圈兒紅紅的，便知道定是和馮尙甫生氣，就道，你父親也並沒說什麼，方才不是還……馮慧接口道，咳，你天天到我家來，還會看不出我父親的爲人，他白活了這大年紀，簡直利欲薰心，方才說的那是什麼話，留你住着，不成問題，這裏本來是你的房子，可是何必用我作題目呢，柳拂西道，他不過隨口一說，你又何必生氣，馮慧嘆道，論起來我可不該罵他老人家，實在太沒品行了，他根本不懂咱們的心事，還疑惑咱

們初次在旅館裏就已發生了關係，以爲現在我成了你的外室，所以你才竭力提拔他這老丈人，因爲這個，他見你一向不在這裏住，自然心中抱歉，還許怕得罪你呢，柳拂西只可安慰道，他那糊塗想頭，你又何必計較，反正咱們問心無愧，只抱定原來宗旨作去就得了，馮慧搖頭道，不然，方才我聽了他的話，心裏很是爲難，他約你來住，我怎好攔阻，而且我也明白，你就是真搬來住，也不會給我難堪，不過這不是我的意思，我原打算把自己作成一個大家閨秀，才求你提拔我父親作官兒，再帶我出去交際，慢慢把我家門第提高，將來咱們正式結婚，才可以不致被人輕視，如今你早早住到一處來，日後被人知道，我這番苦心豈不算白費了，柳拂西聽明白她的心理，忙道，你原來爲這個，何不早說，我對你父親本也是隨口應着，並沒真想搬來，馮慧道，你不要這樣說，本是可以搬來的，只因我爲自己打算，就攔了你的高興，好在你是真心愛我，自然不願我在未嫁以前，落下這種污點，柳拂西聽着，不由爽然若失，他本來在跳舞時，已認爲一塊鐵業已燒紅，可以錘鍊了，那知到現在竟又變成一塊冰冷的生鐵，失望之下，只可點頭，馮慧明知柳拂西心理，就拉住他的手道，你這樣才是真愛我，說着盈盈立起，湊到柳拂西面前，頭兒一仰，就作了待吻的姿式，柳拂西心中一喜，以爲她只不願自己到這裏來住，而所希望的事，仍可通融，忙低頭去吻她，馮慧得到兩唇相接，便自閃開，笑道，夠了，你不要失望，我現在每天只能給你這一點安慰，柳拂西被她鬧得真有些神魂顛倒，越是這樣，越是愛她，自覺除了一切聽從她的意旨以外，別無辦法，何況她能每天許給一吻，已然是意外的收獲了，馮慧却是因方才跳舞擁抱時，被青春的火燄，燒着心坎，幾乎迷了本性，倘然再遲一點鐘沒人進來，她便未必抵抗得住柳拂西沉着

的挑誘，結果或者難免走上一個錯步，因為柳拂西少年心性，公子脾氣，若容他輕易得到，必然要等閒視之，但馮慧當時正在沉迷，尙未設想及此，却恰巧馮尙甫闖入，打斷她的迷夢，馮慧羞愧之下，想起一剎那以前的情景，已覺自怨自艾，及至馮尙甫說出挽留柳拂西同住的話，馮慧更覺得自己過於自輕自賤，一幌兒移居很多日，柳拂西天天必來，何以父親偏在今天說這種話，由此可知他必是看着跳舞接吻的情形，猜想每天在他出門之後，柳拂西和自己必有避人行爲，所以爽性送個人情，由他約柳拂西來住，在父親尙這樣看法，柳拂西今天第一次練習跳舞，就可以隨意輕薄，而且還許疑惑父親教他來住，是出於我的授意，倘果如此，他難免要把我看低，以爲他那施恩的手段，已然很快的生了功效，我已甘心捨身圖報了，他定然隨便把我當作外室，到那時我還有什麼挾制他的能力，以前奢望，全要成空了，馮慧想着甚爲焦煩，就不願再聽父親和柳拂西說的話，暗地溜出，回到自己房中，思索主意，不料柳拂西隨後跟進去，馮慧才將機就計撒嬌潑癡的，用言語打消了柳拂西的熱望，但是又恐柳拂西心中不快，故而在說得他自願不來之後，另用一點柔情加以羈縻，並且許給他每日得一次惠而不費的吻，柳拂西的脾氣，恰巧最吃這套，當時便哄着馮慧，一同走出，到客廳中又坐了一會，等馮尙甫出來，柳拂西爲迎合馮慧心意，便向馮尙甫推翻前議，馮尙甫想不到他和女兒經過私談，反變了卦，不由深爲失望，又暗中抱怨女兒不曉事，便仍想挽留，馮慧已看出父親神色，深恐他要說出無恥的言語，急忙使個脫身之計，先向柳拂西道，我要出門散散心，順便吃一點點心，你陪我走一趟好麼，柳拂西豈有不從，忙應着道，好好，現在就走麼，馮慧道，我也得收拾收拾，換件衣服，柳拂西道，你去吧，我在這兒候

你，馮慧搖頭道，不，你得陪我到後面去，替我看看，穿那件衣服合適，今天這半冷不熱的昏沉天兒，柳拂西聽她委自己作妝台顧問，這真是最優的美差，自然諾諾連聲，馮慧的意思，却爲要他離開父親跟前，免得老人又給自己洩氣，馮尙甫這時見女兒對柳拂西如此親密，也明白柳拂西所以不來同居，當必另有道理，或者無關他倆的情好，也就不再開口，馮慧與柳拂西重回到自己房中，就去對鏡理妝，教柳拂西坐在旁邊看着，她描眉鬢之際，不住向鏡中柳拂西的影子微笑作語，又對鏡外的柳拂西本人橫波頻顧，柳拂西倒深享了妝台伺眼波的艷福，須臾修飾已罷，又開了衣櫃，取出七八件新製衣服，一一試着，却教柳拂西品評那一件好看，大凡男子，都知道女子愛美出於天性，而且要竭力趨時，以迎合大衆眼光，博得普通的贊美，但若到了女爲悅己者的時候，就是心意有所專注，只博一人愛憐，女子以妝飾爲第二生命，若把這有關重大的事，要別人以一己的眼光代爲主張，真無易託付了生命，身受者豈有不喜，柳拂西本是應付女人的老手，就從她的口氣中探聽出她所最愛的一件，然後假意代爲主張，馮慧果然高興，但以前她試穿是把新衣套在原穿旗袍的上面，這次正式決定之後，自然不能着兩件長衣出去，在脫換之際，馮慧很費躊躇，房內既無垂帳，又沒屏風，想要到旁邊房裏去換，又不願冷淡了柳拂西，只可用個雙管齊下的辦法，先脫下舊衣的左袖，穿上新衣的左袖，再把新衣像斗篷似的披在肩上，然後在遮蔽中再脫舊衣右袖，才把新衣全部換好，在她這閃轉騰挪之際，裏面的粉色緊身小衣褲，已被柳拂西看見，全身曲線，也洩漏於迷離隱現之中，柳拂西看得心神蕩漾，暗想馮慧這樣不相引避，直是把我看作未來丈夫，無奈眼看着玉腿柔腰，不知何時才可以安然入抱，自己又想博她歡心，不敢造

次，但只這一點閨房情味，在她固然出於愛好，自己可要迷戀死了，想着馮慧已繫好鈕扣，回過身來，嫣然笑道，完了，咱們走吧，柳拂西應着，馮慧便又拿起剪絨大衣和手皮包，都搭到柳拂西臂上，又去對鏡端詳了一回，才和柳拂西並肩走出，告訴了馮尚甫一聲，就出了街門，馮慧見汽車正在門前候着，就搖頭道，我不坐車，走着才開心呢，柳拂西道，好，咱們走，你且說出上那裏去，好叫車先到那兒等候，馮慧道，我是信馬由韁，沒有準去處，你趁早叫車開回休息，柳拂西依言，吩咐了車夫，才和馮慧並肩徐行，一面說着話兒，一面偷眼斜看馮慧臉兒，覺得她今天分外美麗，自思平日自己只領略坐汽車風馳電掣的痛快，今天才知道帶着個美貌女子散步，也是可驕傲的事，怪不得一般窮大學生，常和情人躡馬路，也當作人生一樂呢，兩人走着，直奔東安市場，雖然路兒不近，但是說笑着走路，不覺其遠，到了東安市場，先尋了家小餐館，吃了些點心，然後在場中間走，柳拂西本想和馮慧到舞場去，無奈當時只五點多鐘，時候還早得很，只愁這幾點鐘不易銷磨，馮慧却是沒什惦記，只瀏覽着兩旁商店中的貨物，想尋些心愛的東西，教柳拂西給自己納些貢獻，走着到一家綢緞店前面，見店中新樣貨品，都打開來懸在門邊，層層疊疊，好像喪事人家掛的祭帳一樣，只是沒有金字，馮慧瞧着綢緞貨中有些很新的花樣，就止步細看，店中夥計見這一雙衣飾華貴的摩登男女，在門前徘徊，連忙過來周旋，讓到裏面去坐，馮慧本有心剪兩件料子，就舉步要向裏走，那知還未走上兩步，只見裏面已有幾個人圍着玻璃櫃子，正在有所挑檢，一個背着臉兒的女子，手提綢貨的一角，仔細端詳，馮慧瞧那後影兒，苗苗條條，很像慧娜，方自一怔，接着又瞧見那女子旁邊有一個老婦人，側着臉兒，似和她品評貨色優劣。一瞥之間，

由那奇醜的臉兒上，看出確是金海棠，馮慧不由立刻心跳腿軟，那還敢再向裏走，又怕柳拂西瞧見慧娜，急忙立住，轉身拉住柳拂西衣袖，又向外走，柳拂西在她後面，因為身量稍高，眼睛被懸掛的貨樣兒遮住，沒瞧見裏面有人，見馮慧猛又退回，一怔問道，怎麼不進去，買兩件料子不好麼，馮慧搖頭，只挽着他匆匆急走，綢緞店中人在這生意蕭條之際，好容易招進兩位顧客，滿打算做一筆好買賣，不想他們還沒踏進門限，音又匆匆走了，只可暗罵晦氣不提，且說慧娜自重回金海棠處寄居，過了幾日，兩人便商量着退了房仍回到天橋舊居，再度起未遇柳拂西以前的生活，在搬回去第一天晚上，金海棠出門去泡開水，在巷外溝邊忽和程鵬相遇，一問起來，才知程鵬在她們搬走後，不斷前來探看，雖然向院隣打聽出慧娜永未復歸，但金海棠還有什物在這裏存着，料着早晚必回來，就常在暇時來看看，希望遇見金海棠，打聽慧娜的確實消息，這日和金海棠相遇，喜出望外，忙打聽慧娜現在何處，金海棠正恨着柳拂西，一時嘴快，便把慧娜的事原原本本的都說出來，程鵬聽了大為憤怒，就問柳拂西家住那裏，金海棠忙問他是什麼用意，程鵬道，柳拂西太混賬了，我得想法替慧娜出氣，金海棠道，慧娜本人，還沒這樣氣惱，你又何必，程鵬道，你不明白，慧娜待我像自己胞弟一樣，我也早已把她當做姐姐，怎能看着她受人欺侮，當日我就瞧柳拂西那小子靠不住，曾對慧娜露過意思，慧娜不特不信我的話，反倒背着我悄悄走了，如今果然上了他的當，這不能怨慧娜，世上女子，有幾個不受男人欺騙，只是柳拂西萬惡不赦，我若教他這樣脫了清靜，就不姓程，金海棠道，你且不必着急，我也把柳拂西恨得牙癢癢地，咱們慢慢商量，好在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還是進去坐吧，程鵬應着，就和她同入巷中，金海棠又怕程

鵬進門說出魯莽的話，慧娜當然明白是自己告訴他的，一定要抱怨自己嘴快，就又叮囑程鵬，見慧娜時萬勿提起柳拂西的事，等她自己說出，再行答言，程鵬道，那是自然，我怎能教她當面難堪呢，當時兩人進到房中，慧娜見着程鵬，甚為欣喜，因為在這種心境中，難得遇見故人，而且她和程鵬，友誼純潔，絲毫不生旁的感慨，相見道了寒溫，慧娜對自己的事一字不提，只說會到西城小學校中作了一個月的教員，帶金海棠同去作伴，如今因與同事齟齬，就辭職回來，程鵬知道她是不好意思，也沒有指破柳拂西的事，談了會兒閒話，慧娜忽然問程鵬會跳舞不會，程鵬道，我當初很中過跳舞的迷，要不然還不致那樣墜落呢，可是近來久已不染了，慧娜又問他可有熟識的舞場，程鵬道，在南城有一家安琪兒舞場，是我們一個東北同鄉開的，這同鄉是一位老官僚，如今窮途末路，就把剩下的幾個錢兒開了舞場，聽說生意並不賺錢，我和他倒有些熟識，你問這個作什麼，慧娜嘆道，我現在坐吃山空，不特自己一點錢都花淨了，把金乾娘也連累不輕，程鵬聽着，知道慧娜要向舞場中去尋職業，忙道，您何必作這想頭，舞場又是什麼好地方，您萬不要去，若只為生活問題，我現在手頭還算充裕，慧娜不等他說完，忙擺手道，你這話已經說過了，不必再說，我本來會做過舞女，現在重拾起舊行業來，也不算委屈了我，你若能把我薦進這安琪兒舞場去，自然再好沒有，你若不管，我還可以自薦呢，反正我是非去不可，程鵬聽慧娜說話不似已往溫和，顯着非常暴躁，知道她必受了柳拂西刺激太深，神經有些失常，便不敢再行勸阻，只可答應去尋那位同鄉，給她設法，慧娜又叮囑一番，要求三日內就聽回信，程鵬只得應着，又坐了一會，便自走了，金海棠才和慧娜商量，說姑娘既有心作事弄錢，與其作舞女，還不如把唱戲那一工

重收拾起來，用些工夫，將來下海，只要運氣不錯，唱紅了能賺大錢，慧娜道，這生意倒是很好，無奈我學的只一兩齣，離下海還差得遠，莫說另請師傅，就是只跟您用功，咱們也得澆裏，所以我必得先去掙錢，夜裏上舞場，白天在家學戲，大約二年以後，就可以改行了，金海棠道，姑娘這樣你不太苦了麼，不如還由我上天橋尋些零活兒做，每天打着八岔，也可以落個一塊八角的，慧娜笑道，得了，乾娘，把您累死，也不夠咱們用的，我只一笑，就許比你勞苦一個月還掙得多，爲什麼不挑容易的作呢，金海棠也就一笑而罷，從這天起，一幌兒又過了兩日，慧娜只等候程鵬回音，程鵬却沒有再來，慧娜因手頭的錢已將用盡，暗自焦急，盼望程鵬更切，就向金海棠問程鵬住址，想要親去問訊，金海棠雖聽程鵬說過地名，却早忘了，兩人在希望中又過了一日。

第七回 重情義陋室藏要犯 共患難被底訴積愆

這天晚間，正將就寢，忽聽外面有人叩門，還喊叫金奶奶，慧娜以爲程鵬來了，就教金海棠快去開門，那知金海棠出去半晌，還不進來，只聽得她在門外似乎和人絮絮不休，慧娜心中納悶，忍不住喊了一聲乾娘，問誰在外面，金海棠在外面答應道，是任先生，說兩句話兒，我就進來，慧娜一聽，當時想不起這任先生是誰，便不再問，方要自己先盹睡一會，却又忽然憶起來，心想莫非是任笑予麼，就起身悄悄出了房門，向外一看，果見金海棠在門口，和一個身軀細瘦的青年人說話，好像是任笑予，不由詫異這人多日不見，怎這時無端的撞了來，但自己又不願過去和他招呼，正待回身入房，金海棠已走回來，慧娜迎着低聲問

道，誰啊，金海棠道，姑娘，你出來了，咱們房裏去，說着挽慧娜進房，慧娜才看出金海棠面上帶有惶惶之色，忙道，什麼事，是誰，我瞧像任笑予似的，金海棠接口道，可不是他，這件事還真麻煩，你看怎樣辦，慧娜忙問何事，金海棠道，我也並不清楚，方才出去，看見是任笑予站在門外，身上只穿着短衣服，口裏還吁吁帶喘，好像從那裏跑了來，我一問他，他好像傻了似的，說不出痛快話，只告訴他現在正落在難裏，有很多人尋覓他，若被拿了去，就有性命之憂，原來的住所已經不能回去，想投在咱們這裏躲避幾天，我問他犯了什麼事，他又不肯實說，只說冤枉受累，我心裏猶疑，不敢作主，想進來和你商量，就推說這院裏沒有空房，而且住的人太亂，常有當地警察進來查戶口，很多不便，還得和慧娜計議，也許另有法兒，你現在看這事該怎樣呢，不留他覺着不忍，留他又不知有什麼禍事。……慧娜聽着心中驀地想起昔日任笑予曾要資助自己的厚情，連忙說道，乾娘你怎麼了，咱們就是不能收留他，在他投奔來的時候，也該教他進來坐坐，問個明白，怎能把人家攔在門外，這不顯着咱們娘兒們太不義氣了麼，金海棠點頭道，是是，姑娘，也是他來得太莽撞，沒容得我化開這個味兒，咱們娘兒們可不是……慧娜聽她刺刺不休，忙推她道，您別說了，快去讓他進來，外面多麼冷，還怕有人在後邊追着他，這一會兒不把他急死麼，金海棠連忙出去，關上街門，把任笑予讓了進來，慧娜一看，只見任笑予的樣兒，十分可怪，面上雖因驚慌奔走，和在門外受冷半晌，面色乍青乍紅，而且滿沾着汗污，但是分頭兒却仍梳得極亮，並不散亂，身上穿的衣服，竟是梅紅綢小襖，翠藍色褲子，脚下穿着很尖瘦的青絨鞋，慧娜看着，暗想這是怎麼回事。現在便是女人，也很少穿這種顏色的衣服，如此妖氣，倘在大街上

行走，警察定會干涉的，任笑予瞧着慧娜，似乎很爲慚愧，叫了聲石小姐，多日沒見，愈近來很好吧，慧娜道，任先生，請坐下歇歇，這不是客氣的時候，你快說，是遇上什麼事了，任笑予嘆了一聲，低下頭去，金海棠在外面並沒看清任笑予這套服裝，到房中燈影下，才瞧真了，也是納悶，就和慧娜面面相覷，以目示意，却全縐着眉頭，表示莫明其妙，任笑予已開口道，金奶奶，石小姐，我今天遭了意外的禍事，有人要收拾我，追尋得很緊，我這個樣兒，沒處逃跑，更沒處投奔，求你們暫時收留我幾天，成麼，金海棠不敢答言，只望着慧娜，慧娜道，任先生，收留你是可以的，不過你得告訴我，到底遇了什麼事，任笑予臉一紅，吃吃的道，不瞞你們說，我是得罪了人，被誣賴作亂黨，才有偵探跟着拿我，其實我真冤枉，金奶奶認識我很久，瞧我可像個亂黨，慧娜聽了，也覺奇異，心想他相貌好像婦人女子，又只會畫畫兒，每日在外面亂跑，說他是小流氓，倒有些像，怎會成了亂黨，這一定是被人誣陷無疑，想着就信以爲實，生了無限同情，向金海棠道，這院裏溜頭兒一間東房，正在空着，咱們拿兩件被子，教任先生到那屋裏睡一夜吧，這夜裏是沒事的，只怕白天有同院住的小孩子，跑進到空房去玩耍，看見了很爲不妥，最好天亮以前，仍藏到這屋來，咱們再想主意，任笑予道，那敢情好，將來我脫過這場事，一定忘不了你們的恩德，慧娜道，提不到這個，你現在若想吃東西，還有些剩飯冷菜，你不嫌簡慢，就先吃些再睡去，任笑予道，我餓倒不餓，只是跑了這半天，口渴極了，給點兒水喝就好，金海棠正應聲給他倒水，但沒容得洗淨水杯，猛聽外面又有叩門聲甚厲，三人同時一怔，任笑予是腹中懷着鬼胎，聽見聲音，就嚇得張皇無主，金海棠却明白這院中隣人都是貧寒苦工，每日黎明就得出去奔飯，所

以晚上是沒有燈油這筆支出，一天黑就睡的，這一院中只有自己這房中睡得最晚，如今有人半夜叩門來訪，一定和鄰人不生關係，恐怕是什麼人躡在任笑予後面，也未可知，慧娜也和金海棠一樣的想法，不過還多着一層猜測，就是程鵬到來，任笑予却認爲必是來拿自己的，不由嚇得胆戰心驚，拉住金海棠道，這一定是來捉我的可怎麼好，你得救救我，金海棠這時也沒了主意，倒向他問起來道，你到底是什麼黨……捉去了有多大罪名，慧娜頓足道，少說廢話，咱們快瞧明外面是什麼人，趕緊再打主意，金海棠聽了道，好，我問問去，說着要向外走，慧娜忙拉住道，你先別去問，只要咱們一答聲兒，得跟着開門，來不及措手了，你們等着我去從門縫裏向外看看，若果是來捉任先生的，回來再打主意，慧娜說着方要躡足向外，猛聽外面叩門聲忽停，有個很粗暴的男子聲喊道，老金奶奶子，你開門，怎麼睡死了，慧娜一聽，立刻住步向金海棠道，這是尋您的，不干任先生的事，您快去看看，金海棠纔着眉頭道，這是誰呢，半夜三更，莫非家裏死了人，不會討這份厭，慧娜見金海棠嘟囊着出去，就屏息聽着，門外的人又在大聲叫喚，但遲了半晌，沒聽見開門聲，却見金海棠又驚慌的跑回來，低聲說道，糟了，糟了，我這才聽出來，外面是偵緝隊裏的密探楊大脚，以前我在天橋作活掙錢，他也天天到天橋，向一般小偷緝討要陋規，時常見面，他常煩我作點兒活計，所以很熟，今天他無故的跑了來，好像外面還不止他一個，這是什麼……說着眼睛望着任笑予，別真是爲你來的吧，任笑予一聽，嚇得魂飛魄散，牙齒相擊着道，這可怎麼好，我……：你可得救救，慧娜聽到這裏，急忙拉金海棠退入房中，任笑予看着她二人神色，忙問外面是誰，金海棠也向慧娜討主意，慧娜且不理他們，只舉目回顧，見房中四壁空空，並沒可以藏人的

地方，更想到倘若真是官人跟蹤來捉任笑予，不特空房內躲不住，便把他藏入院隣房中，也擋不住他們搜查，急得連連搓手，猛見炕上除了自己和金海棠已鋪好的兩個被筒兒，以外炕角還推着兩幅舊被子，和金海棠的衣服與零綢碎布的幾個包裹，立刻得了主意，就叫任笑予爬上炕去，任笑予嚇得呆了，還問她是什麼意思，慧娜着急，只對他縐眉揮手，任笑予才上了炕，慧娜拉開牆角的被褥包裹，教他倚牆坐好，然後用包裹把他包圍起來，再教他竭力彎腰低頭，將兩幅被子平壓在他背上，又將包裹擠嚴了，仔細看看並不露痕跡，才低聲囑咐，無論聽見什麼，萬萬不要動彈，更不許喘氣，說完就向金海棠道，您趕快把衣襟解開，踏着鞋，裝才醒的樣兒，說着又道，您這時喊一聲，問他們是誰，金海棠手忙脚忙，先向外喊了聲誰呀，外面男子高聲叫道，我們找姓金的，快開門，金海棠向慧娜道，我就去開門，他進來我說什麼，慧娜道，你等等，說着方要上炕，猛覺脚下踏着一件東西，低頭一看，不由暗叫慚愧，原來任笑予真算知禮，在這時候，還怕踏污炕上被褥，竟是脫下絨鞋，才上去的，慧娜連忙拾起，上炕塞在被後，才自己脫去外衣，只留裏面短褂，睡到被裏，她動作得十分敏捷，只用一會工夫，金海棠在驚慌中瞧着，心裏真佩服她，慧娜這時才向金海棠道，您把燈火捻小了，就出去給他們開門，裝着才醒的樣兒，千萬可別驚慌，他們要進來，你只提房裏有年青女子，却不要攔阻，金海棠應着走出去，一手掩着衣襟，一手揉眼，預先作出樣子，隔門問道，你們是找誰家的，半夜三更胡亂敲打，外面楊大脚似已聽出金海棠的聲音，就應聲道，你不是金嫂兒麼，我們在外面叫了老半天，你莫非藏着野漢子，捨不得離開熱被窩兒，金海棠仍裝作聽不清語音，問他到底是誰，楊大脚自報了名姓，金海棠因當日在天橋

流氓

縫窮時，和這些警察偵探地痞流氓，都頑笑慣了，就哦了一聲道，楊大個兒，你這孤魂，從那兒遊了來，便是死的屈，也別半夜三更的找尋我，楊大脚在外答道，我的金嫂兒，快開門，我有點事兒煩你，金海棠嘟囊着道，有事不會白天來，怕太陽把你照化了，說着開了門，立刻從外面一擁便進來三個人，金海棠叫道，呦，你們成羣打夥的這是幹什麼，楊大脚這人身量特別高大，能穿五尺半長的袍子，兩雙脚更是出了號兒，買遍北平鞋店，也尋不出那樣大鞋，非得定做不可，因此才得了大個兒和大脚的綽號，這時雖在黑影裏，金海棠也恍惚認得出他，正要拉住他不許向裏走，那知楊大脚已先竄到她身後，因為全院中只金海棠房內有燈，直奔向前去，且走且說道，金嫂子，咱們有話房裏說，大冷的天兒，好意思教我們凍着，金海棠一把沒拉着他，反把同來的兩人也放了過去，就急得喊道，楊爺，你別混跑，我房裏有年青的姑娘，楊大脚打哈哈道，一胎一個小子，那兒來的姑娘，別賺人，我看倒許有個不錯兒的在裏面，我們又不管捉姦，就見個面兒又怕什麼，金海棠隨後趕着罵道，我把你這電車軋不死的，敢敢亂說，房裏真有姑娘，楊大脚更不理睬，帶着兩個同伴就直走入房中，慧娜正在炕上歪着聽氣兒，見楊大脚闖進房門，就裝作大驚失措，呦了一聲，慌忙扯被子披在肩上，遮蔽了身體，接着就喊乾娘，楊大脚見房中果有少女，猛的一怔，自覺不好意思，就立在門口，不敢再向裏走，金海棠已從他們身後擠入，張臂攔着道，楊爺，你也太莽撞了，誰家沒有少婦長女，也得分個內外，楊大脚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因半夜闖進人家房裏，而且瞧見慧娜一團正氣，絕非低賤之流，自覺不好意思，就趁坡下梯兒，回頭向兩個同伴道，別往裏跑，房裏真有年輕婦道，說完又向金海棠道，金嫂兒，對不住，打攪你，我們

也是辦事來的，跟你打聽打聽，那個常在天橋打膩的會畫畫兒的年青人，你瞧見了麼，金海棠心中亂跳，表面却裝佯道，誰，那個年青的，楊大脚道，就是那個怪物，二十來歲小白臉兒，時常穿離奇古怪的衣服，在天橋胡亂花錢，連討飯化子全認識他，叫什麼任小魚。金海棠聽了道，哦，任笑予呀，這人我有好幾日不見了，你幹麼打聽他，楊大脚道，金嫂子，論理我不能告訴你，可是咱們是老熟人，我還指望你幫點忙，這還是發財的事，辦成了你可以弄二年饒裏，那任笑予現在惹了禍事，有人拿得他很急，只是這件事不能張揚，所以託我們局長給辦，局長就派了我們六個人，分作兩撥兒，限二十四點鐘要拿住他，我們方才動手去掏窩子，那小子真機靈，居然先得信兒跑了，我們打聽明白他是往天橋這溜兒跑來，想到他長久在這一方走動，必有窩藏的地方，跟來踩了半天，還沒得着影兒，走到你門口，我想起來，才進來問問，你可知道他有什麼熟人，都在那裏住，金海棠搔着頭髮道，不知道，我只記得聽他說過，他在什麼廟裏賃和尙的房子住，楊大脚道，我們方才就是在廟裏撲了空的，金海棠道，這樣說，我可不知道別處了，楊大脚道，金嫂子，咱這樣辦，我料着任笑予就在這左近，那個窮人家裏藏着，他又認得你的家，不定那時一藏不住，或是缺了用項，短不了來尋你，那時……金海棠聽到這裏，忙接口道，只要他來，我就報巡警把他抓着，誰敢担老大干係收留他呢，楊大脚搖手道，不成不成，這事若鬧到公安局，那可糟透了，人家本主兒會至再的託付我們局長，不教張揚啊，我有個主意，只得多攪擾金嫂子你，在你這院裏借一間空房子，留下我們一個夥計臥底，那時任笑予來，就可以把他帶走，慧娜聽到這裏悚然一驚，金海棠也害怕了，就插口問道，你們打算怎麼樣，楊大脚道，我說的是那任笑予必藏在

左近，他又知道你是個雜亂人兒，說不定就許來求你救他，等他來時，你自己未必捉的住他，若喊巡警，又怕把這事張揚出去，人家本主兒不願意，最好在你們這院內借一間空房，留個夥計臥底，那時他一露頭兒，就算沒跑，慧娜聽着，暗驚這主意真是厲害，他們留下個人把住，任笑予想走也不能了，倘被他們在這屋捉着，自己和金海棠都難脫干係，這可如何是好，金海棠自然也和慧娜一樣恐懼，就推托道，我們房東不在這裏，空房都關着門，不能給人家亂開，楊爺，這回不用你們哥兒幾個費事，瞧我來個出手兒的，只要任笑予真個投了來，我準有法兒把他給誘到你們隊上去，可有一樣，方才你說的什麼賞號，可不能少了我的，楊大脚道，這一層你放心，只要得着他，準有你一份兒，無奈這件事只我三個人知道，上頭吩咐，連本隊裏都不許洩漏，即使你把他們誘到隊上去，準鬧得滿街賣了報兒，我們這差使就算當得不漂亮，依我說，還是借間空房，留人臥底，就是房東不願意，以後有我們對他說話，我們這是跟你客氣，若說公事，官面上辦案，把他的房子拆了也算活該，金海棠聽他這樣說法，自知不易駁回，但倚着和楊大脚懣賴慣了，還想設詞胡打歪纏的把他們擋出去，那知道這時被疊下的任笑予，因聽明白楊大脚的話，自覺難於脫逃，又明白自己的罪孽深重，這一被捉了去，直恐難活，更不知怎樣死法，就嚇得渾身亂抖，慧娜猛然看見被疊大有跳舞之勢，也驚得幾乎把顆心從喉嚨口跳出來，急忙把身體向被疊前挪了挪，爲是遮擋住楊大脚的視線，幸而此時房中煤油燈才捻暗了，火頭兒不住跳動，楊大脚雖然看見被疊微動，却以爲自己的眼光，教燈火兒跳得迷離了，看什麼東西全似動搖不定的，因而也未加注意，慧娜心裏發怯，見金海棠似仍要和楊大脚他們狡展似的，只怕楊大脚在門首站得工夫大了，

任笑予再一抖顫，恐怕被楊大腳看真，只可暫且搪過這一陣，教他們離開房裏，然後再想主意，便裝作忍不住的叫道，乾娘，您也太胆小了，就借他的空房用一用，又怕什麼，就是房東不饒，還有他們幾位呢，乾娘，你快拿着燈，領他到旁邊房裏去，別麻煩了，楊大腳一聽，便道，還是這位大姑明白，金嫂兒你枉是女光棍了，金海棠尚不明慧娜是何意思，但料着她必有道理，就向楊大腳道，好，房東說話，可得你們擔承，我不是胆小，你想想，我欠下人家半年多房錢，老實忍着都不安生，還敢作討沒臉的事，楊大腳道，只盼捉住任小魚，你一世也不愁房錢了，金海棠哼了一聲道，你們誰臥底，跟我到空房去，不臥底的趁早走，楊大腳想了想道，教他們回去，我在這裏吧，可是這挺冷的天兒，空房裏真夠受的，金嫂兒，你把富餘的被子借給我一條，說着就向任笑予所藏的被疊上一指，慧娜和金海棠同時心裏一跳，金海棠道，是不是，你真會登着鼻子上臉，得一步進一步，我們婦道家的被子，不能借給你們野男人用，楊大腳涎着臉兒道，金嫂兒，你積德，難道就忍心瞧着我挨凍，我也不願意在這兒受這份洋罪，家裏棉被大枕頭多麼舒服，可是誰教我當這份倒霉差使呢，咳，爲人別當差，當差不自在……金海棠忙攔住他道，得，別唱了，你先出去吧，回頭我再給你送去，說着就由桌上端起煤油燈，楊大腳和夥計翻身出去，金海棠向慧娜遞個眼色繯縐眉頭，慧娜連忙揮手，金海棠就端着燈走出，這裏房中變成黑暗，任笑予在被疊中，似已瞧見他們出去，忽從被疊中伸出手來，向慧娜腿上點了一下，慧娜在這時候不能怨他無禮，便低下頭湊向被疊邊，細語道，你沉住氣，不要動彈，他們還在院裏呢，任笑予顫聲道，這這……怎麼辦，他們守上我了，我……好姐姐……救救我，慧娜聽着他那可憐的急促語聲，不

由一陣心軟，就又道，你別怕，等會兒我也許有法兒放你溜出去，話未說完，就聽外面街門響，似乎楊大脚那兩個夥伴走出去了，金海棠手端着的煤油燈，照得窗戶發亮，就知道她和楊大脚正在窗外附近，忙按着被疊，低語道，不要說話，任笑予却看不見外面，仍就哀求道，好姐姐，你快替我想個法子，我逃了活命，一世也不忘您的好處，慧娜這時見外面一個高大的人影，映在窗上，看樣兒必是楊大脚，就急得伸手用力推他，不料恰觸到任笑予的手上，任笑予正在驚惶無措，竟把她的手指握住，慧娜在這危急時候，只顧注意外面，也顧不得把手縮回，就聽窗外楊大脚話聲笑道，金嫂兒，你就好意思教我一個人在空房裏受冷清，簡直你多拿一床來，跟我作伴兒去吧，金海棠罵道，八輩兒缺德的，怎麼不教炸彈把你炸死，留着這張狗嘴說你媽的屁話，惹惱我可有現成的棒錘，把你頂出去，楊大脚笑道，得，留着你的棒錘，明兒唱鐵弓緣吧，說着又道，真個的，你房裏那位姑娘是誰，金海棠道，那是我乾女兒，用不着你打聽，快滾到空房裏去，我們還要睡覺呢，楊大脚道，可是我的金嫂兒，別忘了給我條被子呀，金海棠道，有有，你先去等着，我就送去，說完就自舉步進房，慧娜見燈光在門口一耀，才急忙把任笑予的手推開，金海棠進門，匆匆的就奔炕尾，似要從被疊上取一條被子，慧娜知道她又是慌得失了算計，被疊上的，若是取下來，就得把任笑予的頭兒露出，倘若楊大脚隨後走入，豈不叫他看見，就拉住金海棠的臂兒，大聲道，你別拿那條薄的，那怎能擋寒，還是把您用的這條拿去吧，金海棠這時才悟會了慧娜的意思，就把自己預備要用業已鋪好的，又重復捲好了，拿了出去，但是始終也沒放下那煤油燈，任笑予從隙縫中見房中黑了，便又細語哀告，慧娜不答理他，只拍着炕邊，暗示他少安

勿躁，金海棠出去，見楊不腳立在門外相等，就領他進了院盡頭兒的一間空房，這房中幸而不久尚有人住過，搬走只有十多天，所以尚不甚污穢，只是陰陰冷冷，乍一進去，好像比露天地還冷得多，金海棠就把被子替他舖在炕的中心，金海棠不願再理他，只整着臉兒向楊大脚道了安置就要走開，楊大脚還要討碗熱水，借個枕頭，金海棠一概回絕，搖着頭走出，回到自己房中，把門隨手關好，才坐下喘息道，可搪過頭一陣了，這小子倚熟賴厚的，真討厭死人，慧娜仍擋在被前坐着，怕金海棠萬一失口，說出不防頭的話來，便道，乾娘，你快吹了燈睡吧，我都睏壞了，金海棠才覺察自己手裏還端着煤油燈，便放回桌上吹熄，爬上炕去，摸着了慧娜，才湊到她近前低語道，這可怎麼辦，楊大脚守在這裏，慧娜也細聲答道，他便守在這裏，好在不着着街門口，再說他總得睡覺，過會兒您出去探探，只要他在空房裏睡着，咱們就可以把任先生放出去，金海棠道，對了，只可就這樣辦，那空房裏比外面還冷，這一夜準把小子凍成銀魚一樣，慧娜方要再說，忽覺着背後有人用手指戳點，就回頭向他低語問道，你作什麼，任笑予道，我這樣彎着腰，真受不住，氣也喘不出來，慧娜聽了，心想房門關着，不怕楊大脚闖進，就伸手把他背上的被子取下，任笑予直起腰，不由呻吟了一聲，慧娜嚇了一跳，道，大爺，你別這樣大意，外面還有人呢，任笑予連忙屏住氣息，不敢出聲，金海棠附在慧娜耳邊道，咱們這樣唧唧喳喳，可不大好，楊大脚那小子比鬼還靈，聽見了準得疑心，可是咱們還得商量，不開口那能成，慧娜想了想，就伸手拉任笑予倒下，又教金海棠也躺倒，和任笑予頭頂頭兒，然後扯起一幅被子，蓋在他二人身上，接着自己也鑽進裏面，因為在黑暗中，大家都看不見，金海棠躺的位置，緊橫在炕邊，任笑予却是足抵

窗下的牆，頭伸在炕沿上。慧娜無意中竟躺得和任笑予成了平行線，緊相挨擠，但這時也顧不得什麼禮防，三顆頭兒在被下滾到一處，就說將起來，任笑予因沒聽見慧娜對金海棠商定的辦法，仍自央求她倆設法相救，金海棠便把主意告訴了他，任笑予又說倘能脫禍，到死也不忘恩德，他說話正對着慧娜的臉兒，慧娜只覺他口中噴出的氣十分清潔，腦中很快的一動，因為慧娜以前作舞女時，常和男人對面說話，感到男子們口內不是酒氣，便是惡味，很以為苦，於是留下個厭惡印象，此際初聽任笑予說話，覺出他的嘴兒正對自己的臉，方要躲避，不料任笑予口中氣息，竟和普通男子不同，清中帶甜，似乎含着什麼口香糖似的，而且在這類似同患難的境地中，感覺到悽惶恐懼的况味，不由的生了親暱之情，又加這異性的氣味，是一種微帶刺激和引誘的享受，黑暗中更不怕金海棠看見，於是她本來想躲遠些的，竟自又懶得動了，便道，你這時何必說這個，但盼把你救出去，我們也免得跟着受連累，不過你從這裏出去，想上那兒去呢，任笑予微嘆道，我也沒有主意，撞到那裏是那裏，聽天由命罷了，慧娜道，難道偌大的北平，你竟沒有一個妥靠的地方藏身麼，任笑予道，我一個外鄉人，又沒有正業，平日雖然熟人很多，却沒真朋友，像您這樣俠氣熱腸的，那能再有第二個，說着又一聲嘆息，慧娜只覺一股熱氣，直噴到自己頰上，這情景宛如一雙情侶，枕上並頭，喁喁小語，真覺得無限溫馨，慧娜自從在天津舞場，和那負心的情人，曾嘗過風光旖旎的滋味，以後來到北平，雖不斷和男友盤桓，但從未發生過這樣美感，此際和任笑予面對面兒的呼吸相通，不由得使心靈交感起來，雖在暗中瞧不見什麼，任笑予的俊美丰儀，竟像銀幕上特寫似的，在眼前映現着，心裏又想到當日他在巷口外，向自己傾吐衷心，要把展覽會

售書所得的數百元，盡相資助，那般勤的情意，真是可感，以後被自己拒絕，悵悵而去的神情，更自可憐，慧娜這一回憶，芳心忽不自禁的動盪了，一時忘情，竟很關切的道，那麼可怎樣好呢，這兒受偵探注意，藏不住你，你出去又沒處投奔，在外面胡跑亂撞，那還不照樣落到他們手裏……說着略一沉吟，又道，你逃到天津去吧，金海棠插口道，不成，他們踩得這麼緊，車站一定早下好卡子，如何上得去火車，慧娜道，要不然你就別坐火車，拼着受累，由汽車路徒步奔天津去，金海棠道，那也不成，汽車路和火車站一樣，都有官人盤查，除非他熟悉路徑，躲着汽車道，遠遠的走，任笑予道，我如何認得道兒，再說這二百多里……話未說完，猛被慧娜掩着他的嘴，原來這時慧娜聽得窗外有脚步聲音，並且還不住噫氣，金海棠也聽見了，就高聲問道，誰呀，外面楊大腳的聲音答道，是我，金海棠道，你怎還不睡，在院裏溜躡什麼，楊大腳道，我的天，可受不了，那空房裏比冰窖還冷，凍得我定不住心，還不如到院裏活動活動，可以暖和些，金海棠道，大長的夜，難道你就不睡了，楊大腳道，還睡什麼勁兒，我認晦氣，替你們打一宿的更完了，慧娜一聽，心想倘他在院內走上一夜，任笑予又怎能逃走，忙向金海棠耳邊說了幾句，金海棠急忙爬起下炕，摸索着拿起一幅厚被，開門出去，遞給楊大腳道，你既真冷，怎不早說，來到我們這兒，好意思教你受罪，這是一幅厚被，拿去舒服的睡吧，楊大腳接過，笑嘻嘻的道，金嫂兒，真是一夜夫妻百夜恩，還是你疼我，金海棠道，誰的兒女誰不疼，你小子好生挺屍去吧，說着又罵了一句，方才退入房內，把門關好，重行上炕，鑽入被中，三人都以為楊大腳必然回空房去睡了，不料過了半晌，窗外的步履聲仍未停止，金海棠忍不住又叫道，楊大腳，你還買什麼味兒，練寒

暑不侵的工夫哪，鬧醒了人家同院鄰居，可留神挨罵，楊大脚在外答道，我在院裏不聲不響的走，又犯了什麼條款，金海棠道，我給了你被子，爲什麼還不去睡，楊大脚道，我生來就是這個毛病，方才要睡着又被凍醒，算把盹兒混過去，再莫打算閉眼了，好在我們夥計八點鐘就來換班，我回家再睡一天舒服的，楊大脚把話說完，房中三人同時絕望，任笑予急得抓炕邊的木頭，指甲折斷，都自不覺，金海棠還要勸楊大脚去睡，慧娜怕她言多語失，再勾起楊大脚的疑心，連忙附耳低聲攔阻，金海棠才不開口，三人都發起怔來，半晌聽楊大脚仍在窗外來回走動，金海棠低聲罵道，這該死的王八，真的不睡了，慧娜道，那又有什麼法子，你硬派他睡，若引起他的疑心，反倒怕惹出意外的事，任笑予道，這可怎樣好，他守在院裏，我飛也飛不出去，慧娜沉吟着道，你也不必着急，無論如何，咱們總得穩重着辦，他若通夜在院裏溜躑，天亮後又有人來換班，你那還有出去的指望，幸而他們已瞧見這房裏只有我們娘兒倆，不會再進來查看，倘若今夜等不着機會，拼着明日你再藏上一天，到明夜他們一懈神兒，你再走也不晚，任笑予道，我若再在被疊下，彎着腰挨受，莫說一整天，就是一點鐘也受不住，慧娜道，我自然有法兒把你藏嚴密了，還不教你太受罪，不過我想還是趁今夜把你送出去的好，省得大家全提心吊胆，說着聽金海棠打呵欠，任笑予道，金奶奶，真對不起，害得你不得睡覺，金海棠道，沒說的，你們躺着，我起來聽窗外聲息，也許他走乏了，回空房去睡，我好出去打探，說着又一個呵欠，慧娜知道金海棠是早睡慣的，方才精神興奮，感情激動，尙能勉強支持，這時因楊大脚守在院中，沒有放任笑予出去的希望，精神一頓，立刻就暈上來了，便道，乾娘，咱們不必全熬着，還是分班兒，任先生料想不能放心

睡的，只可教他醒着，得着機會好走得快，咱們娘兒倆，留一個聽氣兒就成，您先睡吧，過一會我再叫醒你，金海棠道，不，不，我並不困，就是腦袋發暈，略爲歇一下就好，慧娜道，那麼您就別在被裏蒙着，躺好了打個小盹兒，金海棠應着，將頭部退出被外，放在枕上，心裏只想着略打一盹，但不大工夫，就起了鼾聲，慧娜向任笑予道，你也穩住了心，歇一會兒，少時便有機會逃出去，以後的奔波，也很用精力呢，說着就也要退出被外，坐到窗下竊聽外面聲息，一面也好讓任笑予安靜休息。

第八回 一夜春風誓與相隨 片刻依戀願結同心

不料這時任笑予忽拉住她，發着柔弱可憐的聲音，低叫姐姐，慧娜心中一跳，就問他作什麼，任笑予道，您別動，我這會兒心裏發慌，你再守着我一會兒……慧娜不知怎的，一聽得他的話，心裏一軟，隨着身體也軟了，好似當他是稚弟或是弱妹，真個不忍，也捨不得離開他了，任笑予又摸索着握住她的玉腕，慧娜一直心裏慌着，却不自知是動了感情，還是失了定力，只覺着黑暗的被底，別成一個世界，這世界上只有自己和任笑予二人，就像一對知禮守法的男女，平日毫無情愫，一旦同落在難境之中，因爲互相扶持，就難免發生情愛，猶其是隔離了人羣社會，更容易如此，譬如魯濱孫在英國，在信教的紳士，遇難獨居荒島幾年以後，倘若從海上又漂來一位少婦，和他同住，恐怕他再不管什麼禮法拘束，什麼宗教儀式，就自然的接受少婦的愛情，草草成爲夫婦了，這時他倆的被底，就像魯濱孫的荒島一樣，而且任笑予對慧娜早有愛慕之心，今日意外的得了這親近的機會，竟忘却身在難中，反

覺多虧楊大脚守在窗外，才成全自己和慧娜多廝守一會，他若早回空房睡覺，金海棠定要立刻打發自己出門了，至於以後吉凶禍福，暫時已不顧及，慧娜對他，起初只是憐恤，故而盡心救護，及至任笑予露出相愛之意，不由想起他昔日誠心相助之情，又加在這容易動心的情境中，對任笑予的第一步表示，既然未忍拒絕，那麼第二步也只得默默的承受了，任笑予握住她的腕兒，靜默了半晌，兩人却屏着氣息，幾乎可以互相聽得心跳的聲音，慧娜猛覺被子一動，任笑予那裏蠕蠕而動，似乎向自己湊過來，心中一陣發怯，方要向後閃避，不料任笑予的臉兒已然到了，慧娜只覺他的鼻尖觸到自己頰上，他似乎自知太唐突，立刻又縮回去，慧娜滿心想斥責他幾句，無奈嘴兒不遵命令，話到喉邊，竟變成柔和的聲音，發着親切的口氣道，你老實些，留神外面聽見，任笑予好似沒理會她的話，竟淒然叫道，姐姐，今天我才知道你，從此我只有一天活着，就一天……說着又囁嚅着道，姐姐，我明白現在的危險，倘若今夜被他們捉去，也許看不見明天的陽光，我心裏有件事，直忍了幾個月，沒有敢說，到今天若再不說，恐怕就沒有說的時候，我只可大胆的……姐姐，我自從見你第一面，直想到如今，慧娜聽着他這樣軟媚可憐的聲音，說出鏗心刻骨的衷情，她那柔脆的心腸，如何禁受得住，大凡女子，對男子的見愛，都難免發生感激的心，就和常人感激知遇是一樣心理，尤其聽到男子表白出傾慕已久的話，更使她在感激之外，發生一種無以為報的歉意，慧娜自從在天津遭受情場打擊，本已有些灰心，曾經立志要玩弄男子，無奈到了北平第一個遇見的男子是程鵬，那樣落魄的粗豪少年，當然不配也不忍看作實行主義的對象，以後再遇到柳拂西，既是純袴郎君，而且對她追求甚力，慧娜才有了目的物，就漸漸用起玩弄手段，那知柳

拂西比她利害，用一種耐性溫存辦法，和她周旋，日子不多，慧娜因受惡社會薰染不深，心腸也尚未磨練堅硬，竟被柳拂西感動，反而發生了友誼，遂於不覺中，友誼又含了愛情成分，但起初她還不肯自行承認已愛上柳拂西，及至柳拂西蹤跡驟疎，金海棠又證明他實是被馮慧奪去，慧娜表面雖強自支持，但內心的痛苦，真是難以言說，幾乎生了厭世的心，才明白自己對柳拂西果已有了愛情，悲痛之餘，不勝自怨自艾，後悔自己沒有定力，不該重蹈覆轍，自尋苦惱，只覺前途茫茫，毫無生趣，若不爲着辛苦相從的金海棠，她雖未必竟至自殺，最少也要離開北平，又去他鄉飄泊了，在這時候，她算把心傷透，只想尋個職業，供養着金海棠，過到幾時是幾時，芳心中虛空無着，竭力把舊事忘記，對將來更不置念，外面雖看不出有何變態，但內心却好像已覺悟了一切，那知道這時突然被任笑予勾起情思，心裏竟想起柳拂西的舊事，論理本該有所警惕，變熱爲冷，但實際竟自反了道兒，他一想柳拂西，猛覺芳心似被冰刀割了一下，又冷又疼，好像正需要任笑予火熱的愛，溫熱已寒的心的創口，又加這時任笑予口中暖氣直噓拂着她的臉兒，手兒緊握她的腕兒，只覺被底瀰漫着一種電氣，蒸得她身體酥融，心神蕩漾，任笑予又低問道，姐姐，我把心思教你知道，並不敢希望您也愛我，只要你記着世界上有個任笑予，是最愛你的，我便立刻死了也心滿意足，慧娜聽着，忽然不自禁的說道，你……你真好這樣的……愛我麼，任笑予道，姐姐，我不必自己表白，你總看得明白，慧娜道，那麼……可是你怎一直不來看我，任笑予作嘆聲道，姐姐，我不敢來，慧娜道，咦，爲什麼不敢，任笑予道，自從您拒絕了我那點兒小意思，我就知道您心上沒有容留我的地方，以後便是常來見面，也枉落得你討厭，我傷心，所以……慧娜聽

到這裏，猛覺心中一陣動蕩，不能自持，竟反將手握住他的指尖，既想着他說得情形可憐，又由恍惚中生出錯覺的思想，因為現在已愛上了他，就連帶覺得當日對他並非完全無情，任笑予說得這樣冷酷，未免有些冤枉了自己，便柔聲說道，你別這樣說，我又何嘗討厭你，你倘能常來，或者……說着略一停頓，任笑予已聽出她言中之意，立刻發出驚喜夾雜的聲音道，姐姐，倘然我常來，你……居然就……或者能……愛……愛我麼，慧娜不答，任笑予才領略她默認之意，又覺她的手指把自己的掌心輕按了一下，他那抑制許久的心，不由的一發難制起來，身體向前一挪，兩頰已然相偎，隨着伸手就摟住慧娜的纖腰，慧娜想不到他來勢如此兇猛，方欲向後却退，不料任笑予已用擻起的唇尖作嚮導，尋着她的櫻口，緊緊一湊，立時兩吻相接，慧娜猛覺神迷身軟，又加腰兒被他攬住，動彈不得，更怕掙扎過甚，被金海棠覺察，只得伏伏貼貼的，把軟玉溫香，由他抱個滿懷，香吻紅櫻，吮個盡致，半晌任笑予才長吁口氣，低叫道，姐姐，我想不到居然有這一天，我若早知道你有心，早已來……慧娜這時心神稍定，不等他說完，已發出噴聲道，你真是冒失鬼，誰對你有心，任笑予道，姐姐，到這時候，你還忍心說不愛我麼，慧娜自思隱衷既已暴露，已沒有再假惺惺的必要，就由鼻中哼出極低的笑聲道，你又怎知道我愛你，任笑予道，憑姐姐這樣清高的人，若不愛我，莫說這樣親近，連看一眼也不肯吧，慧娜道，我問你，方才爲什麼敢對我那樣莽撞，難道不怕我惱了，喊那姓楊的偵探進來，任笑予道，那萬萬不會，我腦裏好像有了豫兆，知道你不但可憐我，並且極愛我了，慧娜道，你就敢斷定我愛你麼，任笑予道，這愛字我還不敢斷定，不過你憐恤我，我可早知道了，慧娜似作冷笑聲道，憐恤你麼，你從什麼時候知道，任

笑予道，就從你出主意救我的時候……慧娜插口道，不對，任笑予一怔道，怎麼……慧娜忽然向前一湊，身體和任笑予緊相貼附，顫聲道，你想錯了，我自從在這巷口外和你談了那回話，雖然教你白費了一番好心，是我已經很感激你，不過還沒覺對你怎樣，但是你以後一直沒來，我竟非常想你，一連好些日忘不下，有一天我正睡着午覺，忽然從夢裏醒來，就叫乾娘出去開門，乾娘問作什麼，我迷迷糊糊的說任先生來了，乾娘也是糊裏糊塗，聽了我的話，就跑去開門，外面那裏有人呢，沒等她走回，我已明白是作夢，臊得別提，只怕乾娘看出我是因爲想你，作了這亂夢，多麼不好意思啊，任笑予聽到這裏，那還忍耐得住，便又緊抱狂吻着道，姐姐，想不到你……我真該死，只爲那次你拒絕我的幫助，就認爲沒了親近你的希望，再見面枉自傷心，所以一直沒敢來，誰知又害姐姐想念呢，咳，我早曉得這樣，一定飛奔了來，給你作伴，也不致出這件禍事，慧娜此際正在心神飄蕩，忘了身居何所，猛聽任笑予說出禍事二字，就似由半懸空中跌落地上，心坎一陣發涼，才想這眼前的愛人，正在極端危難之中，說不定轉瞬間就要被人由自己懷抱中奪了去，不由嘆了一聲，叫着他的名字道，笑予，現在咱們把心事都已說出來，本來兩面早就有了愛情，到今日方才表示明白，可恨老天不可憐人，偏偏又教你受着顛險，不能容咱們安心廝守，或者在一兩點鐘內，你就要拋下我走了，現在我只問你一句話，咱們既然到了這個地步，你作什麼打算，今日的話，還是說過便了，只留個將來的紀念呢，還是另有別的意思，任笑予略一沉吟，便道，姐姐，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我早先愛你，把你看作雲端上的仙人一樣，便爲你想思死了，也不敢有一點分外的妄想，今天忽然知道你也早愛上了我，並非我所料的那樣無情，你想我心裏是多

麼……嗚，姐姐，現在我敢賭誓，活着永遠是你的人，死了永遠是你的鬼，正說到這裏，任笑予忽聽身旁突發怪聲，好像獸類吼叫，嚇了一跳，慧娜忙將被子掀起了些，向外看時，黑影中見金海棠正舉着拳頭在半空搖幌，還不住吧噠着嘴，知道她已然睡熟，才這樣說。睡拳，就將被角放下，仍轉身向任笑予悄聲道，我這位乾娘太沒有睡相，一閉上眼，別提多麼蠢了，不必理她，說咱們的，你既對我有這樣的心，我也該把心事說給你，自從我逃進關裏，二三年來，只在天津北平兩個地方飄流，什麼下賤事也作過，以前心還很高，因為受了幾次打擊，把個人全變得頹廢了，如今只盼着作個平常的人，過着平淡的生活，能安穩的度這一世，就算極好，所以我才想尋求安慰精神的伴侶，好得到正經歸宿，你呢，和我一樣的天涯飄泊，正該同病相憐，而且你那藝術家的人格，像小孩的脾氣，都是我喜歡的，方才你說的話，我也不管真假，反正你以後若能心口相應，我絕不會負你，任笑予嘆道，姐姐，我對你說的話，不過只為教您明白，也算不枉我害了幾月相思，至於以後的事，我絕不敢有一點兒希望，更不敢對你有什麼要求，因為我正在極險的境地，性命還不知怎樣，怎能為愛你反害了你呢，慧娜聽了，更感激他的心術光明，不由加倍憐惜，好似自覺理應作他的保護人，又好似怕那楊大腳飛進來把他攆去，向前一湊，把他擁在懷中，低語道，你不要這樣說，咱們既然……就算處在同一命運上面，怎能分出你我，你不要發愁，只要用心，世上沒有難事，我定有主意教你逃出北平，即使不成，你，被他們捉了去，我也可以想法子救你出來，任笑予沉吟着道，我若真被他們捉去，恐怕誰也……說到這裏，忽又把底下的話咽住，改口道，姐姐，想不到你這樣有心胸，我這條命，從現在就交給你，但盼逃過這次難關，

情願終身……慧娜接口道，不必說這些遠話，你且閉住嘴兒，容我靜心想一想，任笑予便不作聲，靜悄悄過了半晌，慧娜忽然用手捂了任笑予臂膊一下，任笑予方一驚愕，慧娜已很高興的道，有了，我問你，方才來的三個偵探，都認識你麼，任笑予道，不，只楊大腳一個認識我，慧娜道，謝天謝地，你有救星了，任笑予不解道，怎麼，我有救……慧娜道，楊大腳八點就走了，他那換班來的夥伴，腦中只印着這房裏有我們娘兒倆，而且只注意進來的人，不會防備出去的人，那時你就可以預先把我的衣服穿上，打扮成女裝，從這房裏大模大樣的走出去，那新來的偵探，既不認識你，而且在夜間也沒看清我的面目，一定認爲是我出去，絕不理會，你這臉蛋兒又俊俏，天然的男生女相，只要換上女衣，言語上多留點兒神，我想絕不會被人看出破綻，你就一直的坐火車上天津，只憑這一改裝，車站上定能平安過去，到了天津，就上北海飯店去住，我這裏一脫開身兒，就去尋你，任笑予聽着，抱住慧娜叫道，姐姐，這法子真好，你太聰明了，我這時也不知是感激你，還是愛極了你，直恨不得一口把你吃下肚去，我定是前世作了什麼好事，老天才叫我遇見你……說着忽又沉吟道，可有一樣，還是不妥，那偵探知道這房裏有兩個人，我走了以後，他若瞧見房裏還是兩個人，豈不起疑，追究起來，定然連累了金奶奶和你，慧娜道，你真是小心眼兒，我和乾娘，所怕的只有你在這房裏被他們捉去，倘若你走開了，莫說偵探未必有這個心，即使他真個問起來，我們也可硬說這房裏原有三個人，方才他們在門口匆匆一看，本沒瞧真，最多也只落個納悶，這有什麼顧慮的呢，任笑予聽了，仍然靜默無語，慧娜道，你還沒想明白麼，任笑予道，我明白了，慧娜道，明白了，怎還怔神兒，哦，你是身上沒有錢，愁着……說着咳了一聲道，

真也巧，偏偏這些日我也太窮，不過還能對付湊一點，夠你的車票，和到天津以後幾天的用度，任笑予很悲酸的說道，現在我可沒法不麻煩你了，慧娜道，什麼話，你也不想，咱們是誰和誰，說着就從手上脫下兩個戒指，遞到他手裏道，你且收在身上，我乾娘那兒還有十多塊錢，可以分給你一半，作買車票用，這兩個戒指，到天津再換錢，可是只許當，不許賣，因為這都是我的紀念品，任笑予似乎正在暗泣，哽咽着道，姐姐這樣待我，我什麼也不能說了，不過你把東西都給了我，自己用什麼呢，慧娜道，你不必管我，我總有辦法，任笑予道，我知道你境况很苦，又那有許多辦法，慧娜道，人到急時，智計一生，辦法就跟着出來了，你根本不必顧慮這些，就說將來到了天津，舉目無親，那時該怎樣呢，再說倘然我不能隨你去，只你一個上天津，把這僅有的幾個錢用完了，又該怎樣呢，所以現在無須乎向遠處想，只求現在能逃出去，以後的事，以後再作道理，慧娜說完，想了想又道，你的身量，和我差不多，大約穿我的褲子旗袍全能可體，還有脚下的鞋……說着略一沉吟，就向下縮身挪到任笑予原來所藏的被疊旁，向裏面伸手，摸了半天，才摸着方才藏起的鞋子，拳起腿兒，向自己脚上一試，就笑道，這才是上天加護，你的鞋我既能穿，你就穿我那雙半高底的皮鞋走吧，這半高底鞋有意外的好處，你乍穿上必然不得勁的，可以免得一時忘其所以，露出男子大踏步的本相，而且鞋底一高，走路時腰兒必要扭擺，就更像女人了，再加你這俊臉兒，頭上戴着我那窄沿的藍呢帽子，簡直就是個時髦小姐，只記住少說話，神仙也瞧不破，等天快亮時，我就替你裝扮起來預備着，等揚大脚換班走了，同院鄰居還沒起來的時候，你就可以走了，慧娜刺刺的說了許多話，任笑予連一句也沒回答，慧娜說完問道，這主意我覺

着十分隱妥，你說怎樣，任笑予還不作聲，慧娜方覺詫異，向前湊進些問道，你怎麼……睡着了，怎不說話呢，說着仍未聽他答言，慧娜忍不住，才伸手過去，黑暗中忖度着地位，想去搖撼他的肩頭，不料錯摸到他臉上，猛覺手指沾濕，方知他正在哭泣，不由驚問道，你哭什麼……話未說完，任笑予已哽咽着道，姐姐，我才明白，你是真心救我，至於跟着到天津尋我的話，只怕是哄我，你那肯隨我去奔波受罪啊，慧娜愕然道，這是那兒說起，方才我牙清口白的，教你到天津住北海飯店等我，怎會不去，誰又說怕奔波受罪來，任笑予道，你方才不是說不能尋我去，教我到天津自己想辦法麼，慧娜聽了，方才恍然大悟，他是誤會了自己比喻的話，忙道，傻子，你真糊塗，任笑予道，我並不傻，倘若我走了以後，你不到天津去，我就逃出活命，也沒什麼意味，還不如在這裏守着，隨便死活呢，慧娜道，你怎把我看得這樣沒有信用，有得日後騙你，現在不管你好不好呢，任笑予道，這個理兒我很明白，可是方才你明明說，也許不尋我去，教我自己想法兒，慧娜道，你算聽訛了，不是這麼句話，我因為你怕我爲難，才說人到艱難時候，自有辦法出來，又作了比喻，比方我不到天津去，你也能自己想生活路兒，我到天津去，咱們倆也得合着想路兒生活，任笑予道，我聽你方才說時，就不是這個意思，慧娜着急道，你太……我的心敢對天日，只有不能立時同你走，你想，偵探們知道這房裏是乾娘和我住着，早晨若有一對兒年青女子走出去，他們能不疑心麼，只要攔住一問，你就算沒處跑了，再說我實不能離開乾娘，必得帶她同走，我本人便是沒有絲毫累贅，她也得要一兩天下工夫收拾呀，如今你說出這種不放心的話，除了當時隨你走，才可以教你相信，可是我實不能立時走，這真難死人了，任笑予道，姐姐不要着急，我

花 禁 兒 體

並不是逼你，你想，我在這樣境地裏，逃到天津也是舉目無親，所盼的只您一個，你尋了去，我任受什麼艱難困苦，也能幸福，倘然你不去，這世界上還有誰可憐我，恐怕除了自殺沒第二條路，那就不如拼着教他們捉去，便是死也離你近些啊，慧娜聽着他這段淒苦可憐的話，心裏真覺承受不住，自思他說的也是實情，本來在這患難之中，得到意外遇合，多日想思，才得如願，在愛情中又加上救命之恩，知己之感，怎會不把希望都放在我的身上，因為希望太深，才更生了顧慮，只怕我騙他，想來真也可憐，我在勢既不能隨他同走，又有什麼法子教他相信，放心到天津去等候呢，想着不由心中着急，又探頭向外看看，因為她在暗中久了，反覺窗上漸有亮光，好似將要天明的樣子，忙又縮進被裏，低聲道，天已快亮，你得預備着走了，快不要糊塗，想明白些，我準在三天內尋你去，任笑予不應，半晌才道，我不走了，死死活活，就在這裏吧，慧娜聽他如此固執，更為焦急，最後尋思無計，又禁不住任笑予的偎倚纏磨，慧娜竟一時失了定力，做出了極無理的事，便是把最大的犧牲，取得了任笑予的信任，過了很大時候，二人正在偎抱細語，金海棠忽然醒了，不住咳嗽，慧娜連忙推開任笑予，自己坐起，伏在金海棠耳邊，悄悄把方才自己所定主意告訴了，金海棠也深為贊成，這時窗戶才真個透進微光，慧娜便把自己的衣服取出幾件，先叫任笑予換上，金海棠問楊大脚可一直在院裏，慧娜聽了，心中一跳，想起自己前半夜尚還注意窗外，及至後半夜，顧和任笑予着意纏綿，竟沒留心窗外，但好像楊大脚沒有什麼動作，倘若他真個去空房睡了，自己豈不給任笑予失去逃走機會，想着忽聽院中楊大腳的聲音打呵欠，便向金海棠道，你聽，他不是院裏一夜麼，金海棠就叫道，楊大脚，你怎還在院裏，真一夜沒睡麼，楊大

山 生 狂

脚在外面答道，金嫂兒，你睡醒了，好傢伙，我可受得不輕，後半夜實支持不住，在那空房裏睡了有兩點鐘，這不是又凍醒了，只覺渾身發緊，今天不病就得念佛，你那兒棉被大枕頭，知道我這兒受的什麼罪，金海棠道，誰教你當差來，不知道當差不自在麼，楊大脚罵道，任笑予這小冤崽子，害苦了我，我幾時把他捉住，準得先咬他幾口解恨，任笑予在房中聽着，不覺打個冷戰，金海棠又道，楊大脚，現在什麼時候。楊大脚道，夜真夠短，天一亮就快七點了，媽的白等了一夜，那任笑予也沒來，好在我們的夥計快來換我下班了，說着又道，金嫂兒，你還不起麼，金海棠道，我這裏暖房熱屋的忙什麼，楊大脚道，好金嫂兒，你起來，給弄點水喝，我快渴死了，金海棠道，你等着，我還有翻身覺沒睡呢，慧娜忽一推金海棠道，咱們方便他一回，我也得喝水了，金海棠一聽，就走下炕去，拿出一柄水壺，在壺蓋上放了一個銅板，走出去將房門開了道縫兒，遞出水壺，叫道，老楊，你自己辛苦一趟，出胡同口向東拐，就有水鋪兒，勞駕給買一滿壺來，我們還用呢，楊大脚此際枯渴已極，就應聲接過壺去，開了街門走出，金海棠忙回頭向慧娜道，趁這時候，教任先生走吧，慧娜略一猶疑道，這太冒險，萬一出門和楊大脚遇上，可怎麼好，不如仍依我的主意，等他的夥計來換班時再說，金海棠點頭，這時任笑予已然把慧娜的內衣穿上，居然很爲可體，又下地去穿旗袍，却也長短相合，只是任笑予身體細瘦，不能適應衣服上凸凹的曲線，但總對付能穿，慧娜仔細端詳着道，居然很好，若再裝飾一下，就像個漂亮小姐了，說時聽外面楊大脚已然回來，金海棠忙遞出一個大碗，教他斟下了水，然後把壺接進，又關了門，慧娜才倒水進面盆裏，教任笑予洗面，接着就替他裝飾起來，在面上勻了脂粉，尋出一付耳環，卡在他

耳朵上，任笑予原留着很長的分髮，慧娜給梳得蓬散了些，用自己的窄沿小帽，給他戴上，從外面看，宛然是秀髮覆額，青雲壓鬢，再配着暈紅的嬌滴滴臉兒，竟好像個絕色的女郎，慧娜教他立起，自己立在數尺外上下端詳，見沒有一點破綻，而且丰韻嫣然，腰肢嫵娜，不由看出了神，情不自禁的走到他面前附耳說道，你真比我好看得多呢，任笑予不敢說話，只用手握着慧娜的玉腕，慧娜又低語道，少時一得機會，你就走了，也不得多說話，你只在路上留神，到天津住到旅館，最好裝作有病，萬莫出門，三兩天裏我一定尋你去。說着又似有意似無意的把任笑予胳膊擰了一下道，現在你總放心，我不會騙你了吧，正在這時，忽聽院內楊大脚似乎和人說話，接着又叫道，金嫂兒，我們夥計來了，你給照應着點兒，我要走了，金海棠忙開門出去，見楊大脚的夥計果已來了，就向楊大脚道，好吧，可是我也只能管點兒茶呀水的，若是房東來問，還得你們自己答對，我可不敢擔這容留閒人的包涵，楊大脚道，就是吧，你怎這樣小心眼兒，說着又向他那夥計囑咐兩句，便自走了，那夥計也退到那空房裏去，金海棠轉身回房，一推門兒，就見慧娜和任笑予二人正在擁抱接吻，不由大吃一驚，慧娜見金海棠進來，羞得滿面通紅，把任笑予推開，就撲到炕上，假裝着整理被褥，金海棠心裏詫異慧娜與任笑予本無情愫，怎在一夜之間，竟如此親密起來，但又怕羞壞了慧娜，就假裝沒看見，仍走到她面前，低聲告訴楊大脚已經走了，慧娜才轉身向任笑予道，你已經預備好了，可以走吧，任笑予點頭道，現在幾點了，慧娜看看手錶道，八點才過，任笑予道，到天津去的火車，不是八點三十分才開麼，我可以稍遲一會，在開車幾分鐘以前到車站才好，慧娜道，對了，上車就開，可以更隱當些，金海棠一聽，心中立刻明白他們是戀戀

難捨，恨不得再多廝守一時半刻，自己若在旁邊礙眼，未免太不知趣，便道：「若還有會兒工夫，我就去買些點心來，給任先生吃，省得餓着肚子。」慧娜道：「乾娘就給買點兒來吧，可是要快，遲了怕趕不上。」金海棠便走出去，慧娜關了房門，任笑予低聲道：「方才她看見了吧，慧娜道：『都是你拉拉扯扯的，多麼不好意思，不過咱們的事，早晚也得教她知道，倒不怕什麼，』任笑予道：『我又絮叨，你可跟着快去呀，』」慧娜道：「怎你還不放心我，任笑予笑道：『你別生氣，我不是怕你不去，是求你快去，你要知道我一個人舉目無親的苦處，』」慧娜嘆道：「這還用你說，你這一去，就把我的心帶走了，我能不能快快尋自己的心去麼，說着二人又纏綿了一會，金海棠便已回來，買了些鏢子包子等粗點心，任笑予草草吃了些，慧娜看時候將到，就向金海棠討了六元錢，給任笑予道：「你快走吧，不能再耽誤了，」任笑予又將眼光向慧娜深致眷戀和希望之意，才低語道：「我走了，金海棠聽楊大脚的夥計正在院中咳嗽，就攔住道：「那偵探正在院裏，你等一等兒，」慧娜道：「不，趁那偵探在院裏，正該出去，這樣才不致引他疑惑，又叮囑任笑予道：「你只低着頭兒，一直向外走，不要露出張惶的樣子，」任笑予應着，還似乎捨不得走，慢慢挪到門邊，對慧娜凝望一下，方才出去，慧娜見他走出，不由一陣心酸，但仍推着金海棠道：「你向門縫兒看看，金海棠忙到門邊向外偷視，見那偵探正在院中蹣跚着吸紙烟，任笑予低着頭，從他身旁走過，那偵探似乎很驚訝他的美貌，直着眼兒瞧望，任笑予走出街門，他還癡視不瞬，好像魂兒已隨着任笑予走了，金海棠方才放心，又覺好笑，就回身把情形告訴了慧娜道：「這偵探兩隻眼睛，沒一隻有用，他竟把任先生真當作女子，瞧着很動心，却不知他所等的人，和他擦肩走過，只要一伸手，就算發了大財，現在咱們這房

裏沒有私貨，我才鬆了心，該出去嘔這偵探了，慧娜道，你向他打聽打聽，任先生的仇家，到底是誰，我們明白了，日後也好……說着竟把底下的話咽了下去，金海棠明白她的意思，點了點頭，才走出門去，見那偵探正立在日影裏，晒着取暖，這人正在三十歲上下，本是遊手好閒少年出身，新近才投到警界，因具有沾花惹草的習慣，方才瞧見任笑予，大有驚豔之意，心想這是金海棠的什麼人，生得如此漂亮，正尋思設法勾搭，忽見金海棠走出，他忽的心中一轉，就想要和金海棠說說閒話，以便日後從中取事，當時迎着金海棠點頭兒道，金奶奶，您起得好早啊，金海棠道，對了，今天早些，若不是我外甥女兒要起早回家，這時我還正睡得香呢，那偵探道，方才出去的是你外甥女兒啊，常住在您這兒吧，金海棠道，來是常來，住可不常住，昨天來了，我緊留才住了一夜，這不是清早就走了，金海棠見這偵探有些神不守舍的樣子，就更生了嘔他的心，笑着道，你們弟兄太辛苦了，黑夜白日，不得清閒，你們訪拿任笑予，鬧得這麼緊，不知你可認識他麼，那偵探道，我沒見過任笑予，只聽楊大腳說過他的相貌，金海棠道，你不認識，怎能訪他，便是迎面遇上，不也是放過去麼，那偵探聽了，反以金海棠的話好笑，微晒着道，你不懂我們的事，比如訪查一件搶案，難道那盜匪非得見過面，才能捉着麼，金海棠笑道，對對，你們是有特別能耐的，本來各式各樣的大案子，都能破獲，何況任笑予這一個人呢，不過楊大腳他對你說任笑予是什麼樣兒，你說說，他若有說不到的地方，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兒，那偵探笑了笑，就把楊大腳所告訴的說了，金海棠道，他還沒說細緻，那任笑予不只面貌俊俏，真是男生女相，若換上女子衣服，不但瞧不出假來，還真能迷人，那偵探受金海棠奚落，還不明白，又搖頭道，金奶奶，你說

錯了，無論多麼漂亮的男子，若是假扮女裝，總有破綻瞧得出來，便是瞞得尋常人，也逃不過我們的眼，你記得前年本地破獲了一件外縣什麼小局長男扮女裝的案子，就是我第一看出來的，金海棠心中好笑，你才瞧着任笑予從身旁走出去，還自誇好眼力呢，但外面仍點頭道，你們真有兩手，我看任笑予算逃不出去了，那偵探道，那一定，巴掌大的北京城，若容他藏三天，我們就栽了，金海棠心想你還誇口呢，早已栽了，還等什麼三天，但又想起任笑予的事，想向他詢真相，就道，你們鬧得這樣風雷火急，任笑予那人很老實的，到底作了什麼事，那偵探本不該把公事向外人說，但他已迷上任笑予的姿色，正恨不得向金海棠表示好感，日後好圖謀她的外甥女兒，聞言便道，那任笑予才不老實呢，他作的事，又無恥，又混賬，不過這事也難怨，他是一還一報兒，金海棠道，怎樣呢，那偵探道，金奶奶，我告訴你，你可不許教別人知道，那任笑予不是住在廟裏麼，前幾個月有一位退了職的大官，先到廟裏去隨喜，忽的瞧見了任笑予，那大官是福建人，天生一種壞習氣，不知怎的看上了任笑予，就常常煩他畫些東西，又不斷來往，慢慢兒有了交情，據說那大官時常叫任笑予到宅裏去住，每去就住到跨院小花廳裏，那大官兒整夜的陪着他，談論畫理，以後漸漸鬧得風聲不好，大官兒爲要遮掩，就教他的一個最得寵的六姨太，和一位十七歲的小姐，跟任笑予學畫，那知學了沒一個月，六姨太太的行爲就改變了，她素來是對大官兒竭力把持，蛾眉善嫉，不肯讓人的，這時竟對大官兒顯出冷淡，每夜大官兒進房之際，她不是裝病，就是借題目把大官兒支到別人房中，大官兒不免生疑，偏巧這時任笑予對主翁的情形，也頗見冷淡，不似起初那樣宛轉服從，大官兒每去與他作長夜之談，常是弄得敗興而返，這兩件還不要

緊，最是那位十七歲的小姐，也變了樣兒，不肯用心上學，逢任笑予在宅中，她總向他房裏跑，若是任笑予走了，她也要到廟中找尋，大官兒耳裏也灌滿了種種的話，自然暗地留心，因爲大官兒每日睡得極晚，往往黎明即睡，黃昏便起，在整個的白天，他都在黑甜鄉裏，情知家人作奸，都在自己睡覺時候，於是在一夜睡而復起，約當早晨八點多鐘，他起床便溜到跨院小花廳去，向任笑予所住房裏一瞧，竟把他素日所疑惑的全行證實，原來那六姨太和小姐，正在長枕大被之下，和任笑予談心呢，要知後事如何，且看續集「同命鴛鴦」。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4 3191B

版 出 月 十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京 華 春 色 全 書 一 冊

實 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 劉 雲 若

校 正 者 周 曉 光

發 行 人 張 瑛

出 版 者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東 公 和 里 二 號

~~1611197~~